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8nB208

古雪哲禪師語錄

明 真哲說　傳我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陳弘緒序
    - 道忞序
  - 目錄
  - 請疏
    - 陳司理請疏
    - 熊少宰請疏
  - 住洪都翠巖寺語錄
  - 住翠巖寺語錄一
  - 住翠巖寺語錄二
  - 住翠巖寺語錄三
  - 住翠巖寺語錄四
  - 住翠巖寺語錄五
  - 住白法院語錄
  - 住建寧府黃巖寺語錄一
  - 住建寧府黃巖寺語錄二
  - 住建州佛頂寺語錄
  - 普說一
  - 普說二
  - 行實
  - 問荅機緣
  - 垂問
  - 入室
  - 頌古
  - 法語
    - 示春侍者
    - 示禪人
    - 示居士
    - 示靖藩李太夫人
  - 贊
    - 釋迦文佛銅像
    - 千佛名經

- 七佛
  - 序
  - 毘婆尸佛
  - 尸棄佛
  - 毘舍浮佛
  - 拘留孫佛
  - 拘那含牟尼佛
  - 迦葉佛
  - 釋迦牟尼佛
- 文殊大士
- 普賢大士洗象圖
- 觀音大士
- 送子像
- 檀香羅漢
- 布袋和尚
- 廬山香爐峰景法師
- 達磨尊者
- 石鞏藏禪師
- 龍池傳和尚
- 天童悟和尚
- 大覺山翁和尚寫寄
- 徑山雪嶠師太
- 真寂聞谷印師太
- 顓愚大師
- 雲門爾密滾禪師
- 五峰學禪師
- 龍池萬如禪師
- 少林道詮和尚
- 碧天太祖
- 體空受業師
- 自贊

◦ 書

- 復桐城汪刺史
- 復會稽滕孝廉
- 復南昌蕭憲副
- 復南昌周大參
- 復南昌李兵憲
- 復奉新宋御史

- 復安義劉廣文
- 復瑞州陳文學
- 復鎮江笪明府
- 復洪都熊廣文
- 復洪都熊少宰
- 復洪都陳司理
- 復洪都彭參議
- 復常州莊內翰
- 復建州周別駕
- 復建州謝進士（ 諱相）
- 復建州謝進士（ 諱玄銓）
- 復新建歐孝廉
- 復安義徐劉眾鄉紳
- 復南昌齊文學
- 復天童山翁和尚
- 復黃山恒證和尚
- 東龍池萬如和尚
- 復洞山元潔禪師
- 復洞山己任禪師
- 復法昌冰鑑禪師
- 復鼓山惟霖禪師
- 與佛頂觀長老
- 復九峰白長老

◦ 啟

- 復徐王眾鄉紳
- 復黃巖檀越
- 復黃巖耆舊
- 復佛頂檀越
- 復佛頂耆舊
- 復龍山檀越
- 復仰山檀越
- 復燕溪李又棻眾文學
- 復南橋李襲吳眾文學
- 復仁溪王楊張眾檀越
- 復吉田陳鍾子眾檀越
- 復高陽本族眾居士
- 復廣州劉總戎
- 復廣州劉司馬

- 東天童林野和尚
- 復南峰來雲禪師
- 偈一
  - 再參本師和尚
  - 參語風師太
  - 遊普陀
  - 雲門解制
  - 輓黃巖受業師
  - 送林野禪師之金沙
  - 悼黃檗以直禪師
  - 登雪竇
  - 示文峰
  - 乾谿晚眺
  - 休夏高明寺閱圜通疏
  - 再遊石橋
  - 徹凡請題牧牛圖
  - 漢萍請題雙龍杖
  - 送吳行效歸閩
  - 娑羅樹
  - 叢林十事
    - 巡照
    - 扯磨
    - 炊飯
    - 煮茶
    - 知印
    - 淨頭
    - 種田
    - 舂米
    - 斫柴
    - 燒火
  - 即韻酬黃介子居士
  - 即韻示漳州朱居士
  - 侍寮自警
  - 參禪偈
  - 庚辰除夕
  - 紙爆
  - 呈別本師和尚
  - 輓涵照教授師

- 白法結茅十詠
  - 定基
  - 開徑
  - 運木
  - 剪茅
  - 豎屋
  - 編籬
  - 引泉
  - 搭灶
  - 進火
  - 供佛
- 即韻贈長文宗侯
- 山居
- 西山懷古
  - 亮公禪師
  - 雙嶺玄真禪師
  - 翠巖守芝禪師
  - 翠巖可真禪師
  - 翠巖文悅禪師
  - 章江晦堂禪師
  - 香城順禪師
  - 雙嶺化禪師
  - 雲堂貫休禪師
  - 白法且喜禪師
- 即韻示楊建明居士
- 輓玄阿宗侯
- 悼喻均可文學
- 即韻示汪海渡刺史
- 甲申除夕
- 過田西禮令超禪師塔
- 示歐陽元珍居士
- 示方山子居士
- 印宗禪人送佛入山書此示之
- 即韻答燕及姜相國
- 題木如意
- 示行文宗侯
- 示魏明卿居士
- 示羅無塵居士

- 即韻答呼總戎
- 宿香城寺和寂音尊者韻
- 示鄧惟憲文學
- 示篤初居士
- 贈法空禪友
- 贈洪浪禪友
- 石幢即景
  - 石幢菴
  - 惺惺巖
  - 別傳峰
  - 師壇石
  - 一錫峰
  - 三笑洞
- 白法院即景
  - 亮公洞
  - 且喜崖
  - 石帽峰
  - 龍舌石
  - 象鼻峰
  - 選佛場
- 示行堅徒
- 香城即景
  - 香象橋
  - 石師關
  - 戒珠峰
  - 洗月池
  - 講經臺
  - 古硯石
  - 合掌柏
  - 揚眉樞
  - 青蓮石
  - 白雪谿
  - 羅漢壇
  - 將軍峰
- 哭本師和尚
- 次韻贈友

◦ 偈二

- 闢亮公洞

- 禮大寂禪師塔
- 寶峰懷友
- 辭寶峰請小參
- 送洋維那
- 即韻答舒八公茂才
- 石門道中
- 過匡廬訪[、/(、*、)]菴禪友
- 宿雷岸黃給諫谷口艸堂
- 贈古雲印菴主
- 凌霄崖懷遍融老宿
- 再遊龍雲寺
- 紀夢
- 贈竹菴法師
- 禮東林遠法師塔
- 黃給諫命含輝長老請住東林即韻辭之
- 再遊西林寺
- 偕[、/(、*、)]菴訪別峰法師不值
- 懷青閣
- 過東林和本師和尚壁間韻
- 五老峰
- 五乳寺
- 別[、/(、*、)]菴禪友歸西山
- 遊雲居次日大雪
- 輓顓愚大師
- 雲居除夕
- 仰天窩示眾禪者
- 瑤田寺
- 城崖山
- 酬慧習耆舊
- 即韻酬雪堂熊少宰過訪
- 懷干岸熊廣文
- 即韻酬士業陳司理
- 即韻答谷暘笪明府
- 翠巖寺即景
  - 釋迦峰
  - 迦葉峰
  - 缽盂峰
  - 達摩峰

    - 無雲嶺
    - 鐘鼓石
    - 磬石
    - 迎笑堂
    - 拍洪樓
    - 玅高臺
    - 洪崖橋
    - 雷護橘
- 蟠龍寺
- 登香城寺古基
- 即韻酬晦山禪友
- 送無住歸石屋
- 示獨尊上座
- 贈山翁和尚住青州大覺
- 即韻答天童奇和尚
- 寄己任禪師
- 詠筍寄觀首座
- 送玉浪上座南詢
- 示繼曇瑞侍者
- 送十虛禪人歸武夷
- 即韻送藏西堂之閩
- 示無塵道者
- 贈智閒禪友
- 示春侍者
- 示同山後堂
- 壽玉菴老宿
- 示兩序十首
- 示行耀齊文學
- 示普副寺
- 四旬初度
- 雪中領眾斫柴
    - 磨刀
    - 著屨
    - 呼伴
    - 入山
    - 選柴
    - 剪棘
    - 斫斷

        - 束起
        - 捶歸
        - 放下
    - 再住翠巖
    - 擬漁父辭十首
        - 天目高峰玅禪師
        - 天目斷崖義禪師
        - 靈雲鐵牛定禪師
        - 金陵碧峰金禪師
        - 玅果竺源盛禪師
        - 天真毒峰善禪師
        - 護國無用全禪師
        - 香嚴古溪澄禪師
        - 壽昌無明經禪師
        - 天童密雲悟禪師
    - 懷笑巖和尚四首
    - 焚萬松評唱
- 偈三
    - 即韻答鶴臺熊銓部
    - 謝函三蕭憲副送額
    - 次山谷韻答熊少宰
    - 酬黃山恒證禪師
    - 輓林野和尚
    - 輓箬菴和尚
    - 寄夜日杲書記
    - 即韻酬澹菴莊內翰過訪
    - 燈華
    - 贈天鼓震侄禪師
    - 贈古眉山侄禪師
    - 南昌槐李寺陞座
    - 宜川石鞏寺陞座
    - 臨川南源寺陞座
    - 旰江景雲寺
    - 旰江資福寺
    - 宿蕭君殿
    - 杉關道中
    - 石峽聞警
    - 杭川華嚴堂

- 龍興寺
- 龍吟寺
- 開放生池
  - 白眾
  - 問石
  - 修路
  - 運歸
  - 命匠
  - 下樁
  - 築隄
  - 掘土
  - 引泉
  - 植柳
- 弔黃巖受業師
- 禮碧天和尚塔
- 悼明吾黃居士
- 悼若俊黃文學
- 黃巖即景
  - 紫雲峰
  - 木毬峰
  - 碧天湖
  - 放生池
  - 解脫樹
  - 午時蓮
  - 貫華閣
  - 一味堂
  - 龍門橋
  - 金釵關
- 懷王東里御史
- 五穀巖
- 與振先居士話舊
- 弔國聘弟
- 謝愚谷繼曇若漚眾禪者助祭
- 辭來雲禪師請法
- 辭仰山專使
- 辭翠巖專使
- 示石堂陳孝廉
- 高陽鳳山寺

- 過報國訪天怡禪師
- 答瞻百鳴九眾文學
- 示維遠李文學
- 懷古沖李太宰
- 酬李又蓁眾文學
- 葺天曆菴
- 普濟巖
- 雪峰菴
- 示行璧行[殿/玉]兩文學
- 答謝龍光文學
- 與余尼生屹雲兩文學話舊
- 元度謝孝廉美斯周別駕率眾請法書此酬之
- 示行善吳孝廉
- 贈飛鄉謝文學
- 辭翠巖四請為淵閣黎作
- 佛頂即景
  - 螺髻峰
  - 西來峰
  - 羅漢洞
  - 解空石
  - 雨華巖
  - 寶蓋松
  - 石龜洋
  - 孕龍潭
  - 嘯月臺
  - 望雲亭
- 謝陳學夔眾鄉紳
- 建普同塔
  - 選山
  - 得地
  - 點穴
  - 啟壙
  - 鑿石
  - 起窯
  - 合鐵
  - 瘞骨
  - 植樹
  - 刱菴

        - 示張益叟居士
        - 又辭翠巖專使
        - 別周別駕洎眾鄉紳
        - 即韻別簡生傳公兩昆仲
        - 即韻別爾上梅生龍光眾文學
        - 即韻別嗣啟夏文學
        - 即韻示峽陽駱應眾文學
        - 別元熙文學
        - 示幻菴上座
        - 舟次桃源洞口和陳體泉司馬韻
        - 遊定光寺
        - 過隘嶺
        - 雪獅歌
        - 上灘歌
        - 獵人歌
    - 佛事
    - 雜著
        - 萬壽菴記
        - 寶鏡菴記
        - 僧護經序
        - 經論合鐫序
        - 輯鏡華錄序
        - 翠巖寺規約序
        - 黃巖寺規約序
        - 佛頂寺規約序
        - 募建大雄寶殿疏
        - 募鑄銅像疏
        - 募禪堂疏
        - 募建普同塔疏
        - 募浴室疏
        - 笑巖寶和尚語錄跋
        - 祭二親文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翠巖古雪禪師語錄序

佛法須人而傳甚於吾儒，儒所傳者，可以求之於六經、語孟諸書，不幸而不遇其人，其所傳者固未嘗亡也。釋氏自達磨大士東來，直指見性成佛，一切修多羅藏俱屬贅疣，何語言文字之可恃？然苟得其人，則雖拈椎豎拂、揚眉瞬目，無處不遇，何況語言文字？何況修多羅藏？是故其所傳者，實無可傳，命之曰別傳，傳無可傳，遍大地求之而卒不可得。古尊宿既已究明此事，視七尺幻軀與夫十方世界無不可涕唾棄捨，獨惓切於嗣法之無人，夾山致歎於石頭、風穴生悲於讖語，其皇皇汲汲，反甚凡夫似續之情，豈不以其人之難獲哉？臨濟一泒，自玅喜、中峰後已屬晨星，至隆萬間幾成絕響，僅天童密和尚噓枯吹燼，隱顯明州，瞿曇慧命不絕如線，吁可慨也。古雪禪師夙秉智炬，照徹人天，蚤歲讀天童老人錄，喟然曰：「是其末法之梯航乎？」遂策杖囊缽而往叩之，入門即被痛棒，已復鉗錘數番，師遂豁爾開悟，舉無量劫來生死根本一時擲向大洋。辛巳秋，來吾江右誅茅白法院，虎豹與偕、猿狖與處，師絕不以置懷。適香城諸剎恢復，翠巖僉議主叢林者非師不可，師遜讓再四，卒弗獲辭，乃始一笑而出。登座之後，朝暮提唱，縱橫玅密，吾江右數百年所未有也。今春，其高足上人出師語錄相示，俾弁簡端。予惟天童得師而續臨濟，何異風穴之首山念遍大地求之而不可得者，今乃猝然相遇，足稱希有盛事。昔真點胸說法翠巖，黃魯直為序其語錄，擬之行川之水、走盤之珠，政謂其無死句於中耳。吾無以擬師，即擬以翠巖之石鐘、石鼓，無邊聲響有時消歇，石鐘、石鼓之聲響無時而消歇也。是同？是異？請問之真點胸，余何敢妄揣？

弟子陳弘緒敬撰

翠巖古雪禪師語錄序

昔保寧勇禪師出楊岐之門，道聲不減雪竇，至於提唱之語，尤為精峭。嘗曰：「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玅德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成群，四箇作隊，向前村後村折得梨華李華，一佩兩佩，可謂抖擻尿腸，為人說禪。」而南堂欲公尚道：「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華人。」則說法之難也審矣。雖然，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為，無非佛事。故其示人也，或有以光明相好佛身焉，或有以飯食、臥具、衣服焉，或有以園林、臺觀、虛空焉，或有以菩薩化人、菩提樹、

清淨土焉，或有以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無為焉，豈僅曰語言文字乎哉？獨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故雖德山、臨濟棒喝交馳，終亦不廢語言三昧。然求其縱橫辯肆，樂說無礙，一以理勝，不詭俗、不淫陋，言言見諦、句句超宗，非揚眉有正法眼藏、點胸有涅槃玅心，而能若是乎？吾老矣，何幸尤及見翠巖哲公禪師其人者。公炙先師，實當天童旺化之日，一時鳳毛麟角爭相騰蹋，軒昂太白之門，唯公年齒最少，志願獨堅，鑿索斧搜，晝鞭夜策，汲汲皇皇，不間暑寒者十年，始浩然大徹。先師室中，箠尺極嚴，許可尤審，肯諾之聲未嘗為耆年假也。直以侍者參得禪，為公助喜，則其屬望於公也可知已。乃公方銳意住山，徑爾別去，遯跡亮公舊隱，耕雲種月，一钁十霜。由是洪州道俗相率捐貲贖古翠巖，挽公出世，為中興第一代祖，道遂顯著於時，卓哉公也。幻有師翁不云乎？「除卻釋迦老子，福慧兩足，有幾人焉？但於本領有實證，則龍天必不相負。」況公律身之嚴，求道之切，奉師之恭謹，事眾之勤，渠固宜龍天推出，無足為公怪者。獨其問荅提綱，星馳電卷，發揮玄賾，光闡大猷，駸駸乎山谷，所謂青山白雲，開遮自在，碧潭明月，撈漉方知，鐵石崩崖，霜弓劈箭。不受然鐙記剳，自提三印正宗，假令古佛出頭，也下一椎，定當乃足多耳。惜乎先師未之見焉，敬為序次，質諸當世明眼作家。

住東齊青州之大覺寺同門道忞撰

古雪哲禪師語錄目錄

序二
開堂疏二
卷一
　上堂小參晚參一
卷二
　上堂小參晚參二
卷三
　上堂小參晚參三
卷四
　上堂小參晚參四
卷五
　上堂小參晚參五
卷六
　上堂小參晚參六
卷七

上堂小參晚參七
卷八
上堂小參晚參八
卷九
上堂小參晚參九
卷十
普說一
卷十一
普說二
行實
卷十二
問答機緣
入室機緣
卷十三
頌古
卷十四
法語
贊
卷十五
書
卷十六
啟
卷十七
偈一
卷十八
偈二
卷十九
偈三
卷二十
佛事
雜著

古雪哲禪師語錄目錄終

陳司理請疏

伏以拍洪樓畔重續鷲嶺之煇，迎笑堂前又聽鯨鐘之響，人天共快，瞻注同心。恭惟古雪大和尚，百世津梁，五宗華岱。閒揮玅偈，一

天華雨覆栴檀；靜吐慈音，萬壑松風搖几席。鍾武夷之靈秀，寶筏渡盡迷津；膺天童之正傳，慧日高懸沙界。玉毫瑞相，飛來洪井丹爐；金口微言，錯落香城丈室。惟真公芝老之禪堀，是西山南浦之名區。雷護橘叢，留伴筍蔬清供；霧藏茶縷，烹殘沙石幽泉。嘆鳩盈馴鴿堂邊，幾歲珠龕版蕩；遂艸長散華筵內，頻年寶地塵霾。諸名德共深廓清之思，彼闡提猶恣猙獰之勢。雲端錫振，野豕弭耳以奔騰；座上香浮，耆臘諠呼而手額。茲值來復之候，適逢結制之辰，擊法鼓以震大千，灑甘露而蘇吹萬。祇園再闢，同隨正覺銖衣；化域方新，共仰清規囊缽。念居諸之過隙，須摧鐵壁銀山；慨逝者之如斯，專恃朝提莫唱。弘緒久淪塵濁，悔歲月之全虛；遙禮犍槌，識身心之有託。曾迓海昏法駕，忻依嶺際慈容。選佛場開，敢浪擬龐公之酬對；安禪影靜，庶長聞臨濟之宗風。聊布悃誠，冀垂鑒照。
弟子陳弘緒謹疏

熊少宰請疏

伏以末法將興，共禮玉毫之玅相；名山復振，群宣金石之微言。有待而隆，無誠不暴。恭惟古雪大和尚，風姿高邁，道性澄泓，受天童之法乳，雨露三乘；揚少室之宗門，雷霆曠代。固已包含眾善，擊汰群蒙。一千龍象隨高步，豈曰非時？萬里香華結勝因，寧唯異地？維此翠巖，夙稱巨剎。溯洪井之淵源，玄徽灝淼；澤神阿於漫漶，寶氣煇煌。所以精藍代起於雲煙，因而往哲留題於翰簡。夫何後嗣失守，致滋祖道麥夷，鞠茂艸於珠宮，聚農氓於紺殿，茫茫桑海，落落晨星？然而靈奇示幻，慧上人見夢裏之浮屠；縹緲呈因，諸童子識雪中之寶字。以故合緇流而發願，捐衣缽以為貲，贖自符宗，歸同趙璧。艸木蕪蕤，盡洗干戈之色；川原煥發，一新鐘鼓之音。應真飛錫以來遊，雲水聞鈴而畢集，不有宗工領袖，誰為後學津梁？用瀝凡情，祈垂愍度。伏望我師，表大覺為靈根，將與眾生共有；叩真空而不壞，豈唯聖者獨知？刊垂九帶，咸標指月之輪；辯示兩兒，若誘聚沙之塔。庶幾薝蔔香分，纔經手而並馥；醍醐味爽，乍灌頂以皆醒。誰云道岸先登？佇見寰區普耀，無辜勝會，永贊昌期。
弟子熊文舉謹疏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一

萬安龍德院嗣法門人傳我等編

山門。「俗氣都銷盡，斯門頓豁開，一回親得入，萬古絕塵埃。」
佛殿。「巍巍堂堂，輝輝煌煌，睹聞莫及，聲色全彰。既是聲色全彰，因甚睹聞莫及？海底金烏天上日。」
據室。「此是從上諸祖為湖海衲子抽釘楔、解黏縛底去處。哲上座到者裏如何施設？七尺烏藤為君決。」
眾護法、宰官、居士及諸山耆舊等請開堂。
拈疏。「百千法門，無量玅義，盡被諸大護法向毛錐子上漏逗了也。諸人還委悉麼？其或未然，卻請維那宣讀。」
法座。「高而無上，仰不可及，要識須彌燈王，步步同行同陟。」遂陞。
拈香。「此一瓣香，尊貴中尊貴，奇特中奇特，爇向爐中，專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道高堯舜，德邁羲軒。兵革頓銷，還同揖讓之世；漁樵樂業，時聞擊壤之歌。」
次拈云：「此一瓣香本自現成，豈從人得？八載執侍巾缾，一旦親蒙密印，幾度狂風吹八面，不曾移易一絲毫。今對人天眾前信手拈出，爇向爐中，專伸供養明州天童堂上傳曹谿正脈第三十四世上密下雲先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隨聲便喝，云：「還觀得麼？恁麼觀得，方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久參宿學，未舉先知。匹馬單刀，便請相見。」僧問：「祖庭復振，海眾雲臻，拈椎豎拂即不問，重續翠巖舊機緣一句作麼生舉揚？」師云：「石鐘石磬一齊鳴。」進云：「恁麼則雲卷千峰碧，谿流萬派新。」師云：「且得闍黎共證明。」問：「翠巖久據紅塵客，師今重整舊家風，如何是破沙盆底意旨？」師云：「七華八裂。」進云：「恁麼則燈燈續燄聯芳久，祖祖宣揚舌廣長。」師云：「未到闍黎在。」進云：「古人道：『此事如秋潭月影，靜夜鐘聲，猶是生死岸頭事。』超生脫死一句作麼生道？」師云：「紅爐燄裏浪滔天。」進云：「恁麼則斫卻月中桂，清光何處無？」師云：「且莫詐明頭。」僧禮拜，師乃云：「祖庭既復，四海同歡。祖令當行，千差坐斷。直得如天普蓋、如地普擎、如風普吹、如日普照，無一絲毫滲漏、無一絲毫囊藏、無一絲毫塵埃、無一絲毫間斷，淨瀛瀛、露堂堂、清寥寥、白的的，僧也如是、俗也如是、凡也如是、聖也如是，到者裏，一道平等，浩然大均，人人懷滄海之珠、箇箇抱荊山之璧，谿光野色共演真常，月渚風柯時譚般若，石鐘石磬恆鳴劫外之音，山缽山松獨聳雲中之秀，塵塵爾、剎剎爾、念念爾、法法爾，無一法不是真乘、無一念而非佛事、無一剎不是佛剎、無一塵不是祖師。所以

道：『一入信門，便登祖位。』翠巖如此告報，已是撒沙向諸人眼裏了也。若是[靄/刀]利衲僧，一撥便轉，又何待起模畫樣，畫地為牢，長期、短期、中期、下期，蛇足重添，執燈尋火哉？然雖如是，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華撲鼻香？」(敘謝不錄)復舉：「波斯匿王白佛：『勝義諦中還有世俗諦不？若言其有，智不應二；若言其無，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世尊云：『大王昔於龍光佛所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亦無聞。無說、無聞，是名一義、二義？』今日或有問翠巖一二之義，但向他道：『落霞孤鶩齊飛，秋水長天一色。』復有一偈舉似大眾：雞犬喧喧穢法筵，緇流聞見每悽然，今朝喜對爐煙靄，願祝堯仁億萬年。」維那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當晚，小參。「清淨圓明古道場，松杉環繞尚蒼蒼，全提祖印光寰宇，須是吾宗逸格郎。還有逸格超群者麼？出來互相酬唱。」僧問：「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既是丘山，為甚絕點埃？」師云：「腦後看取。」僧禮拜，師乃云：「現成公案，不勞擬議尋思；覿體無私，祇貴全身擔荷。若也擔荷得的當，便可全提祖印，獨步大方，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有時孤峰頂上墾土耕煙、有時十字街頭拖泥帶水，卷舒出沒，任運縱橫，總在古道場中，不曾斯須相離。任是三世諸佛出頭來，也侵他一毫不得；任是一切異類眾生群居雜處，也污他一毫不得。所以道：『彌滿清淨，中不容他。』如是則生滅去來不異鏡中之像，聖凡迷悟還同水上之漚。諸公還識當人本有底古道場麼？」豎拂子，云：「向者裏薦取。若也未薦，直須通身白汗，恢復一番始得。所以道：『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譬如翠巖古剎湮沒百有餘載，雞羊犬豕蹂躪其間，不是諸山耆舊、諸大護法戮力重興，安得鼓鐘再振，受用現成？諸公要識眾耆舊等苦心麼？也只為成就後昆，於此古道場中恢復自己本有道場。祇如本有道場又且如何恢復？一吸吸盡西江水，一踢踢倒須彌盧，拈得翠巖無柄杓，卻是曹谿古缽盂。昔翠巖可真禪師嘗參慈明，自負天下無可意者。一日，與金鑾善侍者山行，議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磐石上，曰：『若向者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真左右視，擬對之，善叱曰：『佇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真自媿悚，即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腳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至此？』真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真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瞋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者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真悚然，求指示，明曰：『汝問我。』真理前語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言下大悟。」師云：「慈明用頂上鉗

錘，敲出鳳凰五色髓。真老於言下吐氣，撲碎驪龍明月珠。雖則師資玅協，啐啄同時，檢點將來，未免喫翠巖手中痛棒。何故？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

淵監寺請上堂。僧問：「鉤頭毒餌，吞吐誠難，直饒總不恁麼，早已喪身失命，如何得自由去？」師云：「獨腳蜘蛛夜渡江。」進云：「庭前柏子、青州布衫、麻三斤、乾屎橛即不問，如何是翠巖斬新條令？」師云：「腳跟下痛與三十棒。」進云：「恁麼則洪崖一滴水，散作九垓霖。」師云：「一言已出。」問：「名藍復振，爐[革*(苟-口+用)]弘開，如何是鍛煉凡聖底句？」師云：「石火迸青天。」乃云：「淵默雷聲，尸居龍見，缽盂裏走馬，虛空中放箭，一箭射著無位真人，倒騎牛兮入佛殿。且道：那箇是無位真人？聽取一偈：輔得慈明三十年，綿綿正脈至今傳，撥開向上機關子，洪井深深浪拍天。」

玉知客請上堂。僧問：「今年已前即不問，三十日到來事若何？」師云：「通天徹地。」進云：「畢竟死歸何處？」師云：「鐵蛇橫古路。」進云：「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云：「切忌斬頭覓活。」乃云：「大道廓然，了無向背；靈機卓爾，迥絕根塵。一切處現成，亙古今常露，不與萬法為侶、不與千聖同廛、不逐四時推移、不共群芳凋謝。所以道：『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微塵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諸兄弟！也須實參、實究、實悟、實證，到恁麼田地始得，不是說了便休底事。只如今，隔牆、隔壁、隔谿、隔山，青、黃、赤、白，李四、張三，便分析不出。作麼生是不隔底道理？過、現、未來，寒暑迭更，纔逢八月中秋，又是臘月三十，念念不停，新新不住，作麼生是不離當念底意旨？向者裏著得隻眼，覷捕得透，便可統剎海於毫端，擲大千於方外，促一劫為一日、延一日為一劫。如是，則二六時中，折旋俯仰、運水搬柴、迎賓待客、作揖打躬，全彰本地風光，一一騎聲蓋色。然雖如是，更須知有末後一句，方能去住自由，殺活自在。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即今年窮歲盡，節換時移，作麼生是末後一句？還委悉麼？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復舉：「盤山禪師道：『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真出家。』大慧云：『若能如是，捏目生華。』大眾！要見盤山則易，要見大慧則難。翠巖不惜眉毛，為諸人下箇註腳：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歲旦，悟園頭請上堂。「新年頭，新號令，覿面提持，高低普應，直得黧奴白牯俱放寶光，露柱燈籠同時納慶。當恁麼時，如意子鞠躬向前問訊云：『恭喜！賀喜！和尚新年千如意，萬如意，腳下兒

孫遍大地。』山僧道：『你是第幾箇？』如意云：『我是第一箇。』拄杖子出來道：『老兄低聲！你恁麼駁駁斑斑、曲曲彎彎，要作翠巖兒孫也未得在。』山僧道：『木上座何得壓良為賤？殊不知：曲中有直直中曲，六六原來三十六。』大眾！要識曲中直麼？」以手拍左膝，云：「向者裏薦取。要識直中曲麼？」以手拍右膝，云：「向者裏薦取。縱饒如是薦得，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豈不見？米胡遣僧問仰山云：『今時人還假悟也無？』山云：『悟即不無，爭奈落第二頭何？』僧歸，舉似米胡，胡深肯之。大眾！悟既落二，且作麼是第一頭？」良久，云：「披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洪井邊。」

上元，解制，熊少宰請上堂。「聖制既滿，台旆光臨，不落言詮，便請相見。」僧問：「一棒全提，古今不異。請問和尚：如何是不異底境界？」師云：「徹骨徹髓。」進云：「衲僧到此還有行腳分也無？」師云：「截斷腳跟。」進云：「若遇銅頭鐵額漢來，和尚又作麼生與他相見？」師云：「正好與他三十棒。」進云：「也須另著眼始得。」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乃云：「大事未明謂之結，活捉虛空敲出血；大事已明謂之解，蟭螟吞卻東洋海。解非解，結非結，倒跨楊岐三腳驢，等閒挨落天邊月。大眾！還會麼？會得，也是眼裏一粒黃金屑。會不得，他時撞著黑面老兒打算飯錢，莫怪翠巖預先不為諸人說。」復舉：「提刑郭功甫過訪白雲端禪師，雲為上堂。『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遠訪白雲之勤，此頌非惟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卻鶻臭布衫。』乃云：『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功甫因此有省。雲印以偈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腳？金烏夜半遼天，玉兔趕他不著。』大眾！白雲遠祖善舞太阿不犯鋒鋩，正所謂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今日乃天上月圓之際，堂中解制之辰，伏承少宰特特入山設供，命山僧舉揚般若。山僧昨夜倦來即眠，枕上不曾作得山頌，現前諸公亦無鶻臭布衫可脫。無布衫可脫是真獨脫，無頌子可謝是真報謝。豈不見？仲尼一見溫伯雪，了無文字并言說。然雖如是，道火何曾燒著舌？雖慚戛玉鏗金，且圖應時應節。」乃云：「村歌社舞鬧翻天，是處青燈徹夜縣，但得胸中群惑盡，不須更問祖師禪。」

上堂。「佛祖頂[寧*頁]一機，佛祖罔測；天人腳下一著，天人莫知。沒蹤跡處，萬象樅然；正見聞時，纖塵不立。所以道：『聖名凡號總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若是大丈夫漢有殺人不眨眼底作略，直下承當，便可橫揮寶劍，獨據寰中，截斷葛藤，掀翻窠臼，二六時中壁立萬仞，見佛見祖如生冤家。偶然道箇佛字，漱口

三日；特地說箇受戒，掩耳而趨。到者裏，聖解尚不生，況復更隨世間喜怒哀樂、殺盜淫妄、貪瞋癡等習氣所轉？所以道：『幾回生，幾回死，生死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且道：如何是無生底句？寶山一寶親披露，遍界騰輝不染塵。」復舉：「白樂天侍郎參鳥窠禪師，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窠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云：『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窠云：『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翁翁行不得。』白禮拜。大眾！古人與麼荅話，大似看鋼鐳著生鐵。翠巖即不然，忽有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攔腮便摑。伊若道：『三歲孩兒也解恁麼行。』但向他道：『莫將支遁鶴，喚作右軍鵝。』」
浴佛，上堂。「毘藍園裏，九龍吐雨沐金軀；洪井洞邊，一盆惡水當頭潑。潑即不無，且道：釋迦老子即今在甚麼處？」豎拂子，云：「大眾！還見麼？若向者裏見得，則箇箇獨尊，不勞外覓，本來清淨，淨亦不居，行棒也打他不著、行喝也喝他不得。苟或未然，縱饒日日澆香水，洗到驢年也不清。」
開爐，陞座。僧問：「世尊拈華，迦葉微笑，還是結制時節？解制時節？」師云：「旭日銜青嶂，晴雲洗綠潭。」進云：「恁麼則翠巖、靈鷲，不隔纖毫。」師云：「闍黎甚處得者消息？」僧便喝，師噓一聲。問：「從上宗乘，請師提唱。」師云：「百尺竿頭輥繡毬。」乃云：「翠巖啟大爐[革*(苟-口+用)]，柴炭渾無半塊，一雙赤手空拳，鍛盡凡情聖解。且道：鍛盡後如何？火裏蜘蟟吞卻螃蟹。」復舉：「天童和尚上堂，云：『禹門院裏結制，須與諸人一議，不用諸人參禪、不用諸人會理，單單不許瞌睡。若也瞌睡，一棒打出骨髓。』天童先師雖是為眾竭力，不免犯手傷鋒。既是不用參禪、又不用會理，正好臥藤蘿下，塊石枕頭，因甚不許瞌睡？翠巖即不然，而今若有善睡底，山僧卻令侍者汲洪源水，烹武夷茶請他。何故？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冬至，小參。「一剝一復，物極則變，魯史書雲，漢宮添線，直得釋迦峰畔石筍抽條，洪井谿頭寒冰發燄。且道：無陰陽地上還有剝復也無？趙州東壁挂葫蘆。」復舉：「七賢女同遊屍陀林，一女云：『屍在者裏，人在甚麼處？』一女云：『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遂感帝釋雨華，云：『諸姊有何所需？我悉當供給。』姊云：『我家七珍八寶無不具足，但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云：『若要者三般，卻沒有。』姊云：『既無此物，將何濟人？』帝釋因往問世尊，佛云：『我弟子中諸阿羅漢皆不會此義，唯諸大菩薩乃能知之。』」師云：「者七箇臭老婆，纔向死骷髏上嗅得些氣息，便向帝釋面前賣弄。當時賴遇帝釋放過，翠巖若見他索者三般

物，便與攔胸一蹋蹋倒，教伊至今起不得。雖然，只如一姊云：『作麼？作麼？』諸姊便悟去。又作麼生？還知麼？掬水月在手，弄華香滿衣。」天中節，上堂。「明明百艸頭，明明祖師意，百艸頭今日同採，百艸湯大家共浴。還曾夢見祖師意麼？若也夢見，一任長伸兩腳眠。苟或未然，莫道夜長日短多蚊子，剔起雙眉正好參。」

晚參。「翠巖重興後，有則奇特因緣舉似大眾：此去十里許，居民王氏家有銅範初生像一尊，不知降自何年。一夕，託夢其妻室云：『我於此住得不安，願歸翠巖。』王氏夫婦素不知敬信三寶，初猶忽之，既而託夢者再，乃驚異之。適典客霞公過其門，王氏具述此像所以欲離之意，霞乃忻然請歸供養。大眾！金人入夢，教法始布，支那太子還山，宗風必當丕顯。然此奇特因緣正要奇特人證據，若作奇特話會，未免蹉過釋迦老子。敢問大眾：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因甚釋迦老子不住俗家，願歸僧寺？」

因祖塔涌出寺西北隅，晚參。「釋迦說法，多寶佛塔證明。古剎重興，祖師靈塔出現。鐵鐘宛爾，玉骨如新。且道：是那箇祖師底靈塔？」豎拂，云：「還見麼？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名？」

晚參。舉：「天童山翁和尚一晚入堂，大叫云：『適來欄中不見了牛，普請大眾把火上山尋牛去。』一僧纔出，翁便低頭歸方丈。」師云：「天童欄裏牛雖不見，要且頭角全彰。翠巖一頭水牯牛常在欄中，祇是無蹤跡可尋。敢問大眾：既是常在欄中，為甚卻無蹤跡？」

晚參。「愁愁，一夜悽惶半白頭。喜喜，忽然撞著自家底。歇歇，瓮裏何曾走卻鱉？休休，佛是西天老比丘。會得者四轉語了，切忌向翠巖門下過，一棒打折驢腰，莫言不道。大眾！既是會得了，為甚要喫棒？」一僧云：「放過即不可。」師云：「未在。」僧無語。良久，復顧眾，云：「者箇且置，畢竟如何是自家底？」眾無語，師云：「若總道不得，山僧為諸人下箇註腳。」乃云：「時寒，不煩久立。」

受淨贏贏、江谷、王海、深深、明明，眾佛子為僧，小參。「父母未生淨贏贏，父母既生淨贏贏，淨贏贏兮絕承當，獨露摩尼珠一顆。摩尼光射斗牛寒，爍破河山千萬朵，回看火宅未醒人，不啻披枷兼帶鎖。枷鎖脫，始超江，尊貴天然百谷王，會得明明祇者是，信步深深海底行。」

靈宗禪人請上堂。「南泉斬貓、歸宗斬蛇、金牛喚飯、趙州喫茶，盡謂是宗門向上全提底時節，仔細簡點將來，俱未作家。何故？淨

白地上不可撒沙。」復舉：「趙州因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老僧在青州作領布衫，重七斤。』山僧初看此話，如蚊子咬鐵釘相似，及至打破漆桶，始知饅頭是麵做。今日或有問翠巖：『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但向他道：『冬日朔風寒。』」成道日，值中旭上人送到衲衣，上堂。豎拄杖，云：「大眾！看看，釋迦老子來也，說道：『奇哉！普觀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遂喝一喝，云：「黃面老漢！將謂你睹星悟道有多少奇特，猶作者箇說話。喚甚麼作妄想？阿那箇曾執著？翠巖今日為汝諸人打開籓籬，翻轉釋迦老子舊案。奇哉！普觀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春至百華開，黃鶯啼柳上。旁邊或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與麼說法，美則美矣，爭奈不及時節。』翠巖但向他道：『冬行春令。』」復舉：「雲門大師示眾，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卻是饅頭。』大眾！齋堂裏饅頭一任你橫吞豎咬，作麼生是諸人明底心、悟底道？」遂以拄杖卓一下，喝一喝，復頌云：「尼連河側諦思惟，觀察眾生得度時，六載後緣方始熟，憐兒豈惜兩莖眉？既不惜眉毛出來，畢竟成得甚麼邊事？三事衲衣青嶂外，一爐沉水白雲中。」

安奉本山歷代祖位，兼募復千僧田，上堂。「諸祖法位，亙古不移；諸祖化緣，隨時更變。其隱也，如羚羊挂角；其顯也，如曇華乍開；其建立法幢也，如千江月影；其普度群迷也，如洪爐雪片。降伏鏡裏魔軍，成就夢中佛事，翻穢邦為淨土，攪酥酪作醍醐，無法處說法、無祖處作祖、無名處彰名、無相中示相，隨方自在、隨處稱尊、隨機現形、隨緣導物，緣盡則隱、緣熟則現。所以道：『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大眾！既是本無出沒，只如翠巖未興以前，十八代祖師畢竟在甚麼處安立？若知得落處，則祖師與諸人眉毛廝結，同失、同得，同死、同生，同暗、同明，同照、同用。如是，則諸人便是活祖師、祖師便是諸人，諸人與祖師無二、無別。既是無二、無別，又用特地設位安奉作麼？不見道：『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復舉：「五祖演禪師投機偈云：『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大眾！還識五祖老人立地處麼？翠巖為汝指出：『山前一片閒田地』，從來無變易。『叉手叮嚀問祖翁』，猢猻入竹筩。『幾度賣來還自買』，桑田何代成滄海？『為憐松竹引清風』，此際全歸掌握中。既歸掌握，畢竟如何受用？」下座，與兩序大眾同到祖師堂拈香上供。

上堂。僧問：「真不立，妄本空，因甚又道諸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師云：「壑風吹磬斷，杉露滴華開。」進云：「坐斷十方

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如何是密移一步？」師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僧禮拜，師乃云：「今朝臘月十五，屋角梅華正吐，長連床上衲僧，承當切忌莽鹵。不莽鹵，焦尾大蟲原是虎。」喝一喝。

除夕，小參。「年窮歲盡，貧富一般忙；送舊迎新，僧俗同攀例。是故，數日以來，若內、若外，若兄、若弟，漿洗底漿洗、補綴底補綴、砍柴底砍柴、蹋碓底蹋碓，爛搗熟米果，細捏穀華糖，磨不停輪、鍋不停沸，蔬果雖不甚豐，齋供且喜俱備，直至今朝獻佛前，大家作禮同分歲，分歲了喫茶，喫茶了瞌睡，睡到五更睡正濃，報鐘又是從頭起。大眾！且道：是世法耶？是佛法耶？若作佛法商量，貶向二鐵圍山。若作世諦流布，何異三家村裏俗漢？到者裏，須是箇大休、大歇、大解脫漢，直下打成一片，方能任運無拘，也不見有佛法可欣、也不見有世法可猒，也不見有生死迷悟、也不見有年月日時，動靜一如，古今一致，物我一體，根塵一源。所以道：『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為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為體。』大眾！除卻揚眉瞬目、折旋俯仰、下喝頓腳、豎指擎拳，阿那箇是法身？委悉麼？如未委悉，流年莫虛擲，華髮不相饒。」

考工夫，夜參。「立程途，定期限，大似虛空㘞窟窿。較迷悟，考得失，何殊嚼飯餧嬰兒？豈不見？高亭隔江見德山招手便橫趨而去，水潦被馬祖一蹋蹋倒，起來便道：『百千法門、無量玅義，只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臨濟喫黃檗三頓痛棒，便道：『元來佛法無多子。』你道者三箇老古錐當時如何做工夫？德山、馬祖又如何考較？須知此事無汝用心處、無汝湊泊處，你纔上蒲團，掌眉努目，惺惺地思量卜度時，早已蹉過了也。直饒你不思量、不擬議，未免坐在黑山鬼窟裏。古人不得已作死馬醫，向第二義門與你和泥合水，說道『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與麼稱提，已是八字打開了也。爭奈根性遲鈍，不能領略，遂將此話蘊在八識田中，時刻追究，謂之看話頭做工夫。宋時有箇大慧禪師，常握竹篦鉗鎚學者，一時宗風大振，不減馬祖。嗣後相襲成風，皆以看話頭為參禪。凡學者一進門來，師家亦不管青黃皂白，便掇出一句死話頭與他參，或云你看念佛底是誰？或云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或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或云父母未生已前，那箇是你本來面目？學者亦不辨邪正，纔禮拜起，便云求和尚一箇話頭。癡人！《五燈會元》上好少哩，因甚要千里萬里去求知識話頭？殊不知，領得一句話頭，死獦狚地去念，念到彌勒下生也不會悟道，又不若念念阿彌陀佛，還不虛度時光。所以，天童先和尚但有求話頭者，劈頭便打，云：『老僧祇會打頭，沒有甚麼話頭。』山僧初炙爐鎚時猶信不及，每自忖云：『佛法要玅當微細開

示，為甚麼問著便打？將以為非耶？和尚望重一時，將以為是耶？焉得痛打便是佛法？』每日入室，長跪合掌，涕泣交流，悃求開示，和尚惟加痛棒，山僧疑團愈切，迷悶悽惶，二六時中如聾若啞。一日，請益次，又被痛打一頓，乃云：『老和尚沒頭腦，祇是打。』和尚云：『你作打會那？』山僧方釋然，如夢忽覺，始信者一棒提持卻勝三寸舌頭百千萬倍。雖然，今日若執一棒提持，未免亦成死法。山僧者裏有時棒喝交馳，石火電光追不及，有時平田淺艸，和泥合水笑嘻嘻，有時叫伊看話頭，有時不叫伊看話頭，因人而施，初無實法。所以道：『若將實法與人，土也消不得。』今晚一七已滿，毋論工夫得力、不得力，各依單次出班相見。」考畢，師乃云：「參貴真參，悟須實悟。實悟得底，出言吐氣自然如函蓋相稱，箭鋒相拄。諸兄弟皆是英靈倜儻漢子，各各氣宇如王，祇是工夫未到。工夫若到、見地若親，莫說德山、馬祖、黃檗、臨濟，縱使黃面瞿曇到來，且喚伊提艸鞋著。何故？不是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蹋上頭關。」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一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二

嗣法門人傳我等編

住翠巖寺語錄

元旦，上堂。拈香祝聖畢，乃云：「九上三登，持燈覓火；百城遍歷，入海算沙。布毛吹落西子湖，婆兒氣象；腳尖踢破飛鳶嶺，三老生涯。無著、天親，同阬無異土；德山、臨濟，餿飯祭閒神。直得隔山見煙便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不出家而頓徹心源、不參方而頓明差別、不動步而經歷河沙剎海、不晤對而勘盡天下宗師，總春夏秋冬為一時，會得喪榮枯同一致，猶未是衲僧分上事。有時延一日為一劫、有時促一劫為一日，有時拈頭作尾、有時拈尾作頭，有時殺人不用刀、有時活人不用劍，有時全活即殺、有時全殺即活，有時全賓即主、有時全主即賓，有時把住黃頭碧眼飲氣吞聲、有時放行白牯黧奴放光動地，然雖如是，猶是建立邊事，未出化門。所以道：『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卻物為上，逐物為下。』又道：『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且作麼生得箇出身底活路？到者裏，也須是恁麼人始得。所以道：『承當恁麼事，須是恁麼人。若是恁麼人，何愁恁麼事？』即今春光明媚，春日熙和，春色蒼茫，春風浩蕩，各各分上同添一歲。且道：無位真人年多少？還委悉麼？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復舉：「浮山遠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遠云：『大者如兄，小者如弟。』」師云：「諸人還識遠公意旨麼？一不成，二不是，杖頭歷歷清風起。」

上元，上堂。「智燈常燦，不屬晦明；心月孤縣，了無圜缺。六凡四聖皆為此月之光，萬別千差悉是此燈之影。諸人若於影未彰、光未發時覷得透去，盡大地無纖毫過患，撮十方如粟米粒，拈燈籠來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雖然如是，麻三斤、乾屎橛、三腳驢子弄蹄行即不問，汝諸人且道：日月燈明佛即今在甚麼處？還會麼？鳥啼華發春風裏，社舞村歌化日中。」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九十日中參得底，不勞拈出。數千里外學來底，閣向一邊。覿面無私，便請相見。」僧問：「大事未明，名為結制；大事已明，始為解制。正當解制一句作麼生道？」師云：「雪晴山脊現。」進云：「謝師指示。」師云：「杓卜聽虛聲。」僧便喝，師云：「好一喝，祇是你不知落處。」問：「結制與解制，不同亦不異，如何是無同異底句？」師云：「屋角梅華開已遍，谿邊弱柳

正揚眉。」乃云：「春日晴，春鳥鳴，春華吐蕊春樹萌，西來大意十分明，演若迷頭心自惸。不須惸，迦葉峰前路坦平，春江浩淼春水盈，春風無恙片帆輕，況值九旬功告成？住者仍住行者行，舟行、陸行，遠行、近行，一任迢迢，東浙與南京，芒鞋蹋破歸來也，依舊雙眉眼上橫。然雖如是，中途或遇卒風暴雨，前面是焦尾大蟲，後面是南山鱉鼻，左邊是萬丈懸崖，右邊是無底深阬，當恁麼時，進不得、退不得，左不得、右不得，作麼生是諸人出身底活路？若也道得，獨步丹霄。若道不得，莫道翠巖山勢險，前頭更有最高峰。」復舉：「歸宗禪師因僧辭去，宗云：『甚處去？』僧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諸方有五味禪，山僧者裏祇有一味。』僧便問：『如何是和尚一味禪？』宗便打。黃檗和尚聞，云：『馬師會下出八十餘員善知識，箇箇屙漉漉地，唯有歸宗較些子。』」師云：「大小歸宗正是驢揀溼處尿，說甚麼較些子？直是未在。翠巖者裏也沒有甚麼一味、五味，愛暖同烘榾柮爐，破寒共植青松樹，飢則雲堂恣飽餐，倦來壞衲支頭睡。眾中或有睡不著、喚不醒底衲僧，要向諸方學五味禪去，但向他道：『途中善為。』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大悲生辰，上堂。「金沙灘上，醜態異常；玉浪堆中，癡心轉甚。是處放憨賣俏，隨方撒土揚沙，惱亂天下眾生，三十烏藤有分。」豎拂，云：「即今又向山僧拂子頭上現出千手千眼，口喃喃地說道：『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為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為說法。』山僧道：『大士！大士！少賣弄。我且問你：居士身已現了，作麼生是所說底法？』大士道：『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擲拂子，云：「放過一著。」復云：「大眾！還識現前皈依底劉居士麼？三年以前，山僧因避兵泖潭，居士冒暑相訪，為竟夕之談，中間自序參見諸尊宿機緣，末云弟子做工夫至急切處，只要殺人時如何？山僧云試借刀看。士沉吟，山僧便掌，士釋然作禮。嗣後，山僧住翠巖，居士復寄書云『自蒙指示後，雖隨緣應物而不挂寸絲者，自在獨露一頭，展開兩手，其何敢忘寶珠峰頂一掌之恩？』復以高峰海底泥牛偈演成四首云：『海底泥牛銜月走，忽聽海門師子吼，泥牛顫得口開張，吐月流涎三百斗。巖前石虎抱兒眠，懷中迸出乳如泉，腥聞百族咸相造，尾埽成堆一口吞。鐵蛇鑽入金剛眼，眨緊眼皮蛇尾亶，驀然突出頂門來，獨露獰猙誰敢瞷？崑崙騎象鷺鷥牽，牽至眉端遇普賢，喝下崑崙騎著象，一行白鷺上青天。』大眾！高峰大師從無中唱出，可謂耀古騰今；劉居士向矢上加鐵，不妨風流儒雅。山僧杜撰亦有一偈：露柱著靴行水面，燈籠乘馬到峰前，爐中飛出三冬雪，碓觜華開香滿天。」卓拄杖，下座。復喚劉居士近前，云：「作偈作頌，意識卜

度，得來祖師門下，貴在當機，當機道得，始見真參實悟。試問居士：如何是金剛正眼？」士云：「無所視。」師云：「未在，更道。」士云：「瞎。」師云：「放汝三十棒。」士禮拜。

廬山隱光禪人送米入山飯僧，上堂。僧問：「承古有言：『世間有五種不易。』如何是不易底事？」師云：「黃龍猶在。」進云：「更有一種不易是甚麼人？」師云：「面南看北斗。」進云：「學人一番提起一番新去也。」師云：「鄭州出曹門。」問：「扭合虛空架萬弓，歸來龍象隱重重，當仁不讓多英俊，虔請吾師一句通。」師云：「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進云：「燈籠露柱笑和尚時如何？」師云：「腳跟下蹉過了也。」進云：「畢竟承誰恩力？」師豎拂子。進云：「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師云：「兔子喫牛妳。」乃云：「西山僧喫廬山米，世上人修天上因，施受諦觀如夢幻，當陽現證本來身。大眾！上是日月星辰、雲霞煙雨，下是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悉是空華，皆非實相，那箇是本來身？」豎拂，云：「還見麼？若向者裏證得，高超三界、獨拔四生。若證未得，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所以，勞他黃面大師屈曲垂慈，多方接引，千說萬說，打盡葛藤，直至法華會上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放出眉間白毫，大光普照。當恁麼時，還有文字相也無？還有言說相也無？還有心緣相也無？言說、文字皆離，爭奈群疑滿腹，旁邊幸有箇文殊大士是他屋裏人，知他屋裏事。乃云：『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豎拂，云：「者箇是放底光明，那箇是實相義？」擊拂，云：「橫塘宿鷺斜飛起，幾隻銀鮈挂樹腰。」復舉：「青原思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思云：『廬陵米作麼價？』」師云：「大眾！還識青原老漢立地處麼？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張不空居士六旬初度，請上堂。「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大眾！昨夜老聃倒騎青牛上三十三天，撞著帝釋，云：『憍尸迦！恭喜，賀喜。』帝釋云：『賀喜箇甚麼？』老聃云：『憍尸迦！汝不知耶？我南閻浮提內長定鄉間，六十年前生下箇優婆塞，字曰張不空，敬信三寶，勤修十善，他日善法堂中又添一人，是故特來相賀。』帝釋云：『善哉，善哉！希有，希有！但願普天之下皆持五戒、修十善，則干戈偃息，河海晏清，獄可空，刑可措。』閻羅老子聽見，忽然從地涌出，云：『好大哥！爾賞善、我罰惡，假使普天之下皆持戒修善，我輩當作何事？』正恁麼時，舜若多神出來，震聲一喝，云：『住！住！者裏是甚麼所在？說善、說惡，說賞、說罰？豈不見？老聃道有物渾成，先天地生。既是先天地

生，汝二人作麼生賞得？罰得？既賞不得，天堂曾弗住；既罰不得，地獄豈能留？然雖如是，我更為你勘過者老漢。』遂趨前，云：『老聃！你道有物渾成，是甚麼物？字之曰道，是甚麼道？若也道得，我將舍身為床座而供養之。若道不得，椎折你青牛腳。』老聃被伊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依舊倒騎青牛歸達磨峰下，默然而坐。眾中還有為老聃出氣者麼？出來與翠巖相見。如無，翠巖卻請木上座為渠出氣去也。」卓拄杖，云：「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圜光色非色，壽山何啻大椿年？塵沙劫又塵沙劫。」喝一喝。

無住道人請上堂。僧問：「大道不分男女相，如何是大道？」師云：「步步蹋著。」進云：「蹋著後如何？」師云：「長江依舊向東流。」乃云：「無知是真知，無見為正見，無住為淨住，無心是道心。道心既生，凡情自盡；凡情既盡，聖解不留。掣開金鎖玄關，直透向上一竅。且如何是向上一竅？山雲海月俱拋卻，贏得莊周蝶夢長。」

余行一、行嗣二居士請上堂。「薩陀波崙賣心肝而求般若，焦磚打著連底凍；怛薩阿羯舍全身而求半偈，剎竿頭上仰蓮心。乃至斷臂安心、推門折腳、一口吸盡西江水、半路俄聞丹桂香，者一隊不唧溜漢，雖是醫得眼下瘡，爭奈剜卻心頭肉？殊不知，紅塵堆裏，人人鼻孔遼天；赤肉團邊，箇箇壁立萬仞。青峰杳靄，綠樹陰濃，魚躍鳶飛，樵歌牧唱。斷崖雪瀑，轟動地之晴雷；幽谷煙霞，布遙天之秀色。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了也。眾中還有出類拔萃、獨脫無依者麼？若有，便可與祖佛為師、人天作眼，可以移風易俗、釋縛解黏，可以點鐵成金、點金成鐵，不求福而福至、不修慧而慧生、不祈嗣而嗣滿寰區、不延齡而齡同龜鶴。然雖如是，人從建昌來，卻得武昌信，又作麼生？參。」

佛誕陞座，兼請監寺、書記、監修、侍者及謝淨修尼齋。僧出，畫圜相，云：「正恁麼時，還是降生耶？涅槃耶？」師云：「鐵牛吞大象。」進云：「和尚何不別道取一句？」師云：「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乃云：「三腳驢纔生，兒孫遍天下；一字不著畫，文彩已全彰。鈯斧拈來，玉殿瓊樓齊現；扇子既破，犀牛蹄角分明。若向者裏著得隻眼去，便見得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是最初第一杓惡水；金團選家，玉象跨日，入摩耶腹、降淨飯宮，分手指天地作大師子吼，上下及四維無能尊我者，是第二杓惡水；末後於靈山會上拈起金色波羅華瞬視大眾，是第三杓惡水。西天、東土，四七、二三，乃至天下老和尚，被此三杓惡水一潑落盡眉鬚，縱使城東老姥、調達魔王，乃至三界內外，若男、若女，若老、若少，跛鱉盲龜、蝦蟆蚯蚓，悉無迴避處。山僧今日特

為諸人雪屈，卻將一杓惡水潑者黃面老漢去也。」乃云：「美如西子離金闕，嬌似楊妃下玉樓，猶把紅羅扇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天中節，上堂。舉：「天童悟和尚云：『今朝五月五日，知事頭首請老僧陞座，應箇時節，老僧無計可處。何以？雄黃燒酒固也不可，要且無箇銅錢買糯穀，思量到計窮力極，忽然得箇富不有餘、貧無不足底平等法門，正可以與世移風易俗。』遂豎起雙拳，云：『祇將者兩箇大粽子供養大眾，一任橫咬豎咬，忽然咬著自家底，直教人人飽足，免得窮廝煎、餓廝炒。為甚如此？到底終輸自家寶。』」師云：「天童老漢大似空拳誑小兒，若是者箇粽子，莫道現前大眾無下口處，縱使三世諸佛出來，看即有分。翠巖者裏有飯噇飯、無飯歠粥，不將角黍纏、不用蘭湯浴，隨儉隨豐，千足萬足。足即不無，試問大眾：如何是自家寶？」拽拄杖，便下座。

優婆夷禮《千佛名經》披剃，請上堂。「頂相巍難見，今朝始豁開，眉間舒佛眼，刀下斷凡胎。有髮還須剃，無鬚不用栽，末山芳躅在，紹續是英才。」復舉：「昔有秀才參長沙岑禪師，因看《千佛名經》次，遂問：『百千諸佛祇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沙云：『黃鶴樓崔顥題詩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才云：『不曾。』沙云：『得閒題取一篇好。』大眾！長沙古佛善應來機，爭奈措大猶忙，遂辜鶴樓勝概。今日或有問翠巖：『百千諸佛居何國土？』但向他道：『碧玉殿流聲浩浩，紫金光涌汗淋淋。』」

天童悟和尚十週忌辰，上堂。僧問：「十方無縫罅，四面亦無門，天童老人即今向甚處行履？」師云：「鑊湯爐炭裏，驢胎馬腹中。」進云：「和尚虔誠設供，未審還來赴也無？」師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進云：「恁麼則盡大地衲僧皆飽足去也。」師云：「闍黎分上又作麼生？」僧禮拜，師乃云：「束無邊太虛空為一棒，二十餘年朝打暮打，不曾打著一人；拈百億須彌盧為一舌，六坐道場橫說豎說，不曾說著一字。山僧昔年行腳在鳳陽潁州，幸自可憐生，無端被一陣業風吹到寧波府太白山下曲彔床邊，撞著者沒面目底老凍膿，將錯就錯，拜了幾拜，究竟不曾聽得一言。既不曾聽得一言，則無恩可報；既不曾說著一字，則無法可傳。既無法可傳、無恩可報，則設忌燒香豈不皆成虛套？且作麼生說箇不虛底道理？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

重開古港，上堂。僧問：「師今登座，海眾雲臻。從上宗乘，請師一舉。」師云：「秤鎚浮水面。」進云：「恁麼則千古風規今日猶在。」師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進云：「昔日百丈開田，為眾說義。今日翠巖開港，與眾合作麼生？」師云：「終不為

蛇畫足。」進云：「恁麼則緊捎草鞋，大家普請去也。」師云：「莫待雨淋頭。」問：「成就文殊智海，先入普賢行門。如何是文殊智海？」師云：「寸草不曾留。」進云：「如何是普賢行門？」師云：「萬法齊彰現。」進云：「文殊、普賢即今在什麼處安身立命？」師豎拂，云：「見麼？」進云：「處處分明猶礙眼，密移一步始相親。」師云：「如何是密移底消息？」進云：「金鋤不動土，水到自渠成。」師云：「未在，更道。」僧禮拜，云：「功不浪施去也。」師云：「過一邊立。」乃云：「湍水橫流二百年，香臺無像篆無煙，今朝直濬洪谿路，看取禪燈萬古傳。大眾！洪谿路淹，鍬鋤可濬；曹谿路塞，大禹難疏。到者裏如何著力？若也諳得落處，不費纖毫力，觸處自流通。所以道：『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如是則滔天沃日處涓滴不留，積石飛埃中波濤無盡，縱使滄桑迭易，佛國巍然，舟壑夜移，禪燈宛爾，直得洪谿與曹谿並遠、湍水共法水同源，正恁麼時，且歸源一句作麼生道？水流西澗朝東澗，雲起南巒過北巒。」

上堂。「舍戒定慧，縱貪瞋癡，謗諸佛，毀於法，不入眾數，終不得滅度，是一闡提人分上事。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玉潔冰清，滴水滴凍，是奴兒婢子邊事。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劍刃上翻身、冰凌裏走馬。若到翠巖門下，勘過了打。畢竟如何？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復舉：「三祖大師云：『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卻前空。』」師喝一喝，云：「大小祖師猶有者箇在。」

洞山己和尚請上堂。僧問：「四七西天傳法旨，二三唐土永流芳，自從五派支分後，一段真風到處揚。如何是臨濟宗？」師云：「棒敲師子骨。」進云：「如何是曹洞宗？」師云：「白鳥入蘆華。」進云：「臨濟、曹洞，是同？是別？」師云：「清風對明月。」進云：「恁麼則落華無背面，流水自東西。」師云：「何不向自宗上道取一句？」進云：「掀翻五位無偏正，劈破三玄作兩邊。」師云：「好與三十棒。」問：「佛日昇天，法雷震地，臨濟家風即不問，如何是五位君臣底句？」師云：「草深無異路。」進云：「如何是君？」師云：「金殿寥寥絕見聞。」進云：「如何是臣？」師云：「玉階密密向邊行。」進云：「如何是君視臣？」師云：「桂輪皎皎映波心。」進云：「如何是臣向君？」師云：「環佩珊珊拜聖明。」進云：「如何是君臣道合？」師云：「半夜日頭光爍爍。」進云：「祇如五宗收不得，三藏莫能詮，又作麼生？」師云：「擺手出章江。」進云：「恁麼則玲瓏巖畔玉華開，迦葉峰前金果熟去也。」師云：「瞻仰有分。」乃云：「寒鴉立雪，夜半正明；孤鶴巢松，天曉不露。明穿玉線，暗度金鍼，五位宏開，三根

普利，埽盡法中姦獘，整起洞上頹綱，直得留雲峰畔瑞氣騰空，寶鏡池邊祥光耀宇，此是洞山己和尚戴角披毛、橫身為物處，諸人還知著落麼？若也知得，便見古釋迦不先、今彌勒不後，新豐洞不淺、滹沱河不深。然雖如是，渠我交參、正偏回互即不問，汝諸人且道：釋迦峰與彌勒峰聚首對談何事？還委悉麼？無孔笛逢氈拍版，吹吹拍拍韻高寒。昔洞山己公參天童先師，問：『人境俱忘，未審主人公在甚麼處？』先師把住，云：『道！道！』山就手一推，先師遂拓開，山禮拜，先師又一腳蹋住，云：『道！道！』山攔腳一拳，先師便打，山便出。大眾！玲瓏巖峻，古策風高，一腳一拳，星飛電卷，非特解搖鱗尾，抑且善捋虎鬚。既然如是，為什麼向他家麤瓮裏淹殺？」乃顧專使，云：「試道道看！」使無語，師云：「蒼天！蒼天！」

師誕日，兩序大眾請上堂。僧問：「頂[寧*頁]本父母，歷劫共團圞，時中無觸背，處處露慈顏。如何是本來父母？」師云：「無影樹頭風颯颯。」進云：「養育恩深，劬勞德重，大地椿萱，如何報荅？」師云：「不萌枝上月團團。」進云：「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真報恩。」師云：「闍黎報恩一句作麼生道？」進云：「拾得驪珠光燦爛，相將攜手上高峰。」師云：「一椎粉碎。」問：「昨夜庚星現，今朝師子鳴，千峰呈瑞彩，萬派慶無生。如何是無生底句？」師云：「雲收山嶽露。」進云：「頭頭無滯礙，處處自天然。」師云：「雨過竹風清。」進云：「恁麼則南極黎明宣壽域，北風半夜舞三臺。」師云：「波斯入漢關。」進云：「祇如和尚壽量還落延促也無？」師云：「劫石有銷日，此翁無老時。」進云：「學人現在生死中如何出得？」師云：「三生六十劫。」僧一喝，師云：「野干鳴。」進云：「不得中郎鑑，還同野舍薪。」師云：「秤錘蘸醋。」問：「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為生義？」師云：「白雲影裏怪石露。」進云：「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為死義？」師云：「綠水光中古木清。」進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為甚被生死之所流？」師云：「廚庫對山門。」進云：「恁麼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隨聲便喝。師云：「喝即不無，無生句子即未在。」進云：「不勞重註腳。」師便喝。問：「爐飄玉篆，燭秉金蘭，第一義諦即不問，祝延一句請師宣。」師云：「釋迦峰頂萬年松。」進云：「恁麼則滿堂雲水咸加額，共祝師年等太虛。」師云：「八十翁翁牙不動。」進云：「昔日世尊初生時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未審他以何為尊？」師云：「無孔鐵鎚當面擲。」進云：「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又作麼生？」師云：「知恩方是報恩人。」進云：「祇如和尚今日生辰又以何為尊？」師云：「萬岫聳寒色。」進云：「恁麼

則大眾禮拜去也。」師云：「禮拜直須頭點地。」乃云：「甲寅年，甲戌月，癸未日，癸亥時，高陽村裏深閨內，黑頭生得白頭兒。大眾！山僧本命元辰、年庚八字一時說向諸人了也，還有善推詳者麼？若推詳得出，五行羅不得，三界豈能收？其或未然，慶生何似無生慶？慶得無生生死休。」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立知事頭首，上堂。僧問：「不禮須彌王，便登師子座，為是神通玅用？為是法爾如然？」師云：「師子堀中師子，栴檀林裏栴檀。」進云：「祇如少林五葉遍界芬芳，為甚臨濟一枝寰中獨秀？」師云：「還他嫡骨兒，獨步乾坤外。」進云：「與麼則人人全象力，箇箇奮師威。」師云：「放汝三十棒。」進云：「萬國共知金屋貴，六街齊聽靜鞭聲。」師云：「也不消得。」問：「一句臨機，賓主齊現，如何是賓主句？」師云：「燈籠入露柱。」進云：「如何是賓？」師云：「觸目是埃塵。」進云：「如何是主？」師云：「覿面無儔侶。」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大地盡皆春。」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腦後自薦取。」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說起愁人愁殺人。」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橫按莫邪無佛祖。」進云：「臨濟兩堂首座同喝，賓主歷然，和尚正令當行，賓主在什麼處？」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禮拜，師云：「猶欠一著在。」進云：「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師云：「好與三十棒。」乃云：「唆臨濟噣棒，心毒如蛇；昇兜率白椎，口甜似蜜。皮膚脫落，腦後更下一椎；明暗雙忘，機前雷轟四喝。直饒不入者保社鼻孔，先穿刈得三百箇祖師舌頭拖地，翠巖今日拈條斷貫索子，將者夥破落戶一串穿來，頓向無陰陽地上，非特毗贊宗乘、紀綱法社，要使爪牙俱備，攫霧九霄，羽翼齊成，摶風萬里。正恁麼時，共相建立一句作麼生道？玅舞正應誇遍拍，三臺須是大家催。」

開爐，上堂。僧出眾，禮拜起，便喝，云：「若論第一義，被某甲一喝百雜碎了也。且道：又作麼生觀？」師云：「楚雞不是丹山鳳。」僧打圜相，云：「即今捏聚收來時如何？」師以拂子一劃。進云：「祇如不收不放，請師道。」師云：「蝦蟆口裏一粒椒。」僧一喝，師云：「再喝看。」僧又喝，師云：「野干鳴。」進云：「巍巍逼塞虛空際，歷落當陽亙古今。」師云：「餿飯泥茶餅。」進云：「和尚莫謾人好。」師云：「保福道底。」問：「朔風寒凜冽，法雨潤蒼生，撥轉紅爐燄，佛祖一齊烹。既是開爐，為什麼不施柴炭？」師云：「凍徹你骨髓。」進云：「箇中還有不假鍛煉者麼？」師云：「鄂杜月頻滿，瀟湘人未歸。」進云：「目前景象人皆見，燄裏明珠幾箇知？」師云：「闍黎還知麼？」進云：「利劍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師云：「布袋裏老鴉。」僧便

喝，師亦喝，僧又喝，師云：「三喝、四喝後又作麼生？」僧拂袖歸眾，師云：「放過一著。」乃云：「亙天烈燄，金鐵俱鎔；出匣靈鋒，蛇龍盡斬。直得黃頭碧眼飲氣吞聲，臨濟、德山望風斂衽，更若分迷、分悟，落盡眉毛；說性、說心，橫屍萬里。縱使露堂堂、明歷歷，正是貼肉汗衫。分玄要立主賓，何異野狐涎唾？到者裏，須是出格英靈，不顧危亡，全身拶入，始得獨脫無依。正恁麼時，如何是獨脫無依底句？透過荊棘林，斫倒栴檀樹。」以拂子擊禪床，喝一喝。

非浪禪人請上堂。「一念未生已前，淨羸羸、赤灑灑，盡大地無纖毫過患；一念既生之後，亦淨羸羸、赤灑灑，遍十方沒半點塵埃。既沒半點塵埃，又無纖毫過患，為甚麼十箇有五雙，到者裏一似撞牆撞壁。還知麼？巨浪涌千尋，澄波不離水。」復舉：「雪峰禪師因僧參，峰問：『那裏來？』僧云：『覆船來。』峰云：『生死海未渡，為甚麼覆卻船？』僧無語。歸，舉似覆船，船云：『你問我。』僧理前問，船云：『渠無生死。』大眾！還識渠麼？長長底箇矮子，光下頷箇鬍兒。」

晚參。「山僧昨晚不曾落堂，堂中走卻禪師，左右鄰單不覺，大家高枕鼾呼。鼾呼即不無，或若被人竊去衣缽時如何？」僧云：「家賊難防。」師云：「恁麼則闍黎著賊了也。」僧無語，師云：「你問我。」僧理前問，師云：「者老賊。」復舉：「溈山問仰山：『天寒？人寒？』仰云：『大家在者裏。』溈云：『何不直說？』仰云：『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溈云：『且須隨流。』」師云：「溈仰父子主賓互換，縱奪可觀，仔細檢點將來，一人理上偏枯、一人事上不足，要得事理圓融，更買草鞋行腳始得。」

人日，晚參。「人日晴，天下平；干戈偃，聖賢生。聖賢既生，且道：是何面目？」豎拄杖，云：「大眾！見麼？分明月在梅華上，看到梅華香已遲。」僧問：「如何是無陰陽地？」師云：「蹋著即禍生。」「如何是無根樹？」師云：「繫驢橛。」「如何是叫不應山谷？」師云：「相隨來也。」

因事，晚參。「山僧撥草方外十有餘年，學得箇海上偎方，一向祕惜，不妄宣傳，今晚不免說向諸人去也。此方不假望、聞、問、切，不假鍼炙、按摩，丸藥、末藥、草藥、君臣藥總不消得，祇是不得作世法會、不得作佛法會，若能直下領得、用得，頓使身病、心病、佛病、祖病，乃至禪和子八萬四千毛病一時頓愈。諸人切須記取記取，諦聽諦聽。」乃連作打呼聲，歸方丈。

晚參。「佛法相見，不比尋常。低頭擬議，歧路亡羊。不亡羊，頭角分明沒處藏。且那箇是分明底頭角？」喝一喝。

晚參。「竹梆一響攙先去，雲版三鳴尚未歸，道念若同情念切，倒騎白象步如飛。眾兄弟！逐日上去下來，那箇是騎底白象？若委悉得，箇箇是活普賢。如或未知，翠巖為汝指出。」便拽杖，歸方丈。

晚參。「六七十員窮衲子，夜寒無絮晝無禪，霜風颯颯侵毛骨，無位真人聞不聞？大眾！颯颯霜風，千林木落，箇箇皆聞，作麼生說箇不聞底道理？若委悉去，寒暑莫能侵，死生得自在。其或未然，但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貼單，小參。「有名有位，東西相對；無位無名，大地平沉。大地既平沉，諸人向甚麼處安立？」首座便喝，師云：「喝即不無，親切道一句看。」座云：「選佛場中親及第，人人鼻孔盡遼天。」師云：「放過一著。」眾禮拜，師歸方丈。

人日，杜偉之居士預慶四旬，請上堂。「頂門眼正，始明棒下無生；胸次情枯，乃能逢緣不惑。外不被六塵所惑，則見色如盲、聞聲如響，雖處塵勞，不為塵染；內不被六識所惑，則三際頓斷，一念不生；中不被一切語言文字所惑，則能脫羅籠、出窠臼，改禾莖為粟柄，易短壽作長年。所以臨濟祖師道：『達摩西來，祇是覓箇不受惑底人。』即今眾中莫有不受惑者麼？試出來說說看。如無，山僧因齋慶贊去也。」卓拄杖，云：「裂破塵勞網，還他英偉人。」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二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三

嗣法門人傳我等編

住翠巖寺語錄

上堂。僧出打圜相，云：「箇裏不許商量，請師別通一路。」師以拂子打圜相，拋向後。進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師云：「何得把髻投衙？」進云：「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師云：「木龍雖有角，未必解騰雲。」進云：「已飛霄漢外，何勞更下錐？」師云：「腳跟下好與三十棒。」問：「喚作一物即不中，未審喚作甚麼？」師云：「蚊子上鐵牛。」進云：「污染不得底人還假修證也無？」師云：「誰是其人？」進云：「突出目前。」師云：「切忌錯認。」進云：「覿面擊開無盡藏，頭頭涌出自家珍。」師云：「好人不肯做，更要屎裏臥。」問：「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如何是驚人浪？」師云：「當頭三十棒。」進云：「如何是稱意魚？」師云：「自領出去。」僧便喝，師云：「亂喝。」進云：「老漢話頭也不識。」師云：「雪峰道底。」問：「談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去此二途，作麼生得恰好去？」師云：「鐵鷂飛雲外。」進云：「祇如古人道：『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和尚五參，未審又說箇甚麼？」師云：「事無一向。」進云：「恁麼則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云：「你試舉目前底看。」僧禮拜，云：「靈山受記，不異今日。」師云：「且緩緩。」問：「南泉斬貓，劍為不平離寶匣，兩堂為甚臨機道不得？」師云：「伏惟尚饗。」進云：「未審南泉是何心行？」師云：「一任敲磚打瓦。」進云：「趙州戴草鞋，藥因起死出金鈪，救得貓兒，即今何在？」師豎拂子。進云：「今日翠巖堂中也無貓兒，爭得要且箇箇擒龍捉虎？和尚又作麼生？」師云：「一狀領過。」進云：「手提殺活金剛劍，誰敢當頭正眼看？」師云：「如何是金剛劍？」僧便喝。師云：「三十棒，一棒也不饒。」問：「人人鼻孔遼天，箇箇舌頭拖地，本分一著，為甚有明與不明？」師云：「未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進云：「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卻被生死之所流轉？」師云：「知之一字，眾禍之門。」乃云：「碧水丹山，盡是當人自己；鴉鳴鵲噪，無非古佛家風。乃至妄想昏沉、無明煩惱、三毒四倒、九結十纏，一一精明、一一解脫。所以道：『一切障礙即究竟覺。』然雖如是，鍼眼魚吞卻嘉州大象即不問，你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為甚麼卻是饅頭？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

上堂。僧問：「五參提唱，百丈成規，照例施行即不問，如何是繼往開來底句？」師云：「高低山色朝昏見，斷續鐘聲遠近聞。」進云：「與麼則一回拈出一回新也。」師云：「你試拈出看。」進云：「曉風凄玉樹，霜月照瓊枝。」師云：「重說偈言。」乃云：「千山萬水來，尋師決大事，將謂有法求，原來沒巴鼻。日裏不得閒，夜間不得睡，抬磉路又遙，搬柴山難跂，肩頭腫似桃，腳皮如粉碎，腰又酸、頭又悶，粥又稀、菜又淡，衣又單、風又利，才到爐邊偷箇閒，又被人家生論議，仔細思量著，好悽惶、好生受也。眾兄弟！眾中或有箇擔版漢出來道：『長老！寶華王座上須是說些禪、說些道、說些玄、說些玅，何得一味世諦流布同兒戲？』翠巖但向他道：『擔版漢！你豈不見？黃面老子說道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大眾！還見實相麼？大磉八人抬，小磉四人舁。」

平古法堂基，上堂。僧問：「言前薦得猶落今時，如何是言前薦得底句？」師云：「月高林影盡。」進云：「有人不向佛法僧求到者裏，和尚還有安頓他處麼？」師云：「霜重柳條疏。」進云：「只如功德天、黑暗女移奪他不下底，未審他具甚手眼？」師云：「洪州紙貴。」進云：「某甲則不然。」師云：「你又作麼生？」進云：「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卻須彌不是山。」師云：「驢揀溼處尿。」乃云：「法燈既滅法堂摧，蒿棘成叢瓦礫堆，今日淨除無一物，祖師何事不歸來？」驀拈拄杖，云：「正恁麼時，木上座跳出來說道：『老漢寮語作麼？即今千指圍繞，四海同堂，赤肉團頭，壁立萬仞，阿那箇不是祖師？』」靠拄杖云：「一釣便上。」復云：「以虛空為堂，聚白雲為蓋，不假椽柱棟梁，不屬住空成壞，呼釋迦為奴，使達摩為价，正恁麼時，且道：是誰境界？」一僧出眾作禮起便歸位，師便打。

上堂。僧問：「千華座擁，四眾咸瞻，方便多途即不問，一門超出事如何？」師云：「鐵蛇橫古路。」進云：「恁麼則頂[寧*頁]流出師子乳，點化凡身即佛身。」師云：「蝦跳不出斗。」進云：「只如今日我公飯僧請法，用報師恩，未審他先師還來鑑也無？」師云：「何處不逢渠？」進云：「刀山劍樹翻筋斗，天上人間任往還。」師云：「也是重說偈言。」乃云：「十八灘頭遇一人，面目渾無徹骨貧，百尺竿頭進一步，擊碎珊瑚誇巨富。富非富，貧非貧，喚牛作虎渾閒事，功位雙超始是親。正恁麼時，如何是功位雙超底句？寒松靜夜無虛籟，老鶴移棲空月巢。」復云：「山僧昔在百城煙水時，有箇同參字羅峰，從儒入釋，氣宇不凡，聚首天童，未幾分攜至西江，雅為獨尊我公所推重，頃聞在粵中已遷化了也，山僧深為太息。乃者，我公過訪翠巖，齎金設供，命舉宗乘，用報

師恩。山僧因詰其鍼芥之由，我云：『曾問先師：「大事未明，如喪考妣時如何？」答云：「呼喚不來。」「大事已明，因甚亦如喪考妣？」答云：「追悔不及。」某於言下打破漆桶。』大眾！羅峰與麼荅話，祇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忽問翠巖：『大事未明，如喪考妣時如何？』但向他道：『路旁華表柱。』『大事已明，因甚亦如喪考妣？』『階下破芒鞋。』」

佛成道日，獨尊上座薦鑑、進二禪人，請上堂。僧問：「智慧德相，本自圓成，六載雪山，為明何事？」師云：「山桃葉落霜風急。」進云：「恁麼則大地含靈，齊成正覺去也。」師云：「梅萼香飄清晝寒。」進云：「驀然打失瞿曇眼，剎剎塵塵正體彰。」師云：「乞兒見小利。」問：「夜睹明星即不問，圜成三聚事如何？」師云：「剎竿頭上風車子。」問：「此二亡人，一明一暗，離此二途，請和尚道。」師云：「金鎖兩頭搖。」進云：「恁麼則雷音震大地，聾人親得聞。」師云：「聞後又作麼生？」進云：「亡人承法力，直超涅槃城。」師云：「者句最親切。」乃云：「一人就路還家，一人離家就路。離家就路，寸步不曾移；就路還家，通身無影像。便恁麼去，猶在半途，何況辛苦六年，睹星半夜，說迷說悟，點肋點胸？撿點將來，不免喫翠巖手中痛棒。大眾！還知棒頭落處麼？若委悉去，便見得大地含靈本不曾迷，釋迦老子亦不曾悟，鑑、進二禪客元不曾死，目前四眾等亦不曾生。所以道：性真常中求於迷悟生死了無所得。既無所得，則釋迦老子亦不可得、大地含靈亦不可得、目前四眾亦不可得、鑑進二禪亦不可得、說底不可得、聽底不可得、所說之法亦不可得、此不可得亦不可得。與麼見得，正是黑牛臥死水，未得脫灑在。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死人無數，灼然出得荊棘林是好手。正恁麼時，脫灑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枯樹雲充葉，凋梅雪作華。」

打七，晚參。「本自絕思議，無端要起期，期中疑未息，大家要打七。七日七夜不許眠，通紅猛火著油煎，煎得虛空頭腦裂，眉鐵迸出珊瑚月。且道：迸出後如何？海門東畔是新羅。」復舉：「歸宗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宗云：『即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眼，空華亂墜。』」師云：「歸宗老漢固是作家宗師，其奈眼孔太窄。或有問翠巖：『如何是佛？』劈脊便棒。『如何保任？』連棒打出。且道：與歸宗是同？是別？」

上堂。僧問：「如何是金剛正體？」師云：「萬年床上雪漫漫。」進云：「如何是當人玅用？」師云：「缽盂峰畔古松青。」進云：「從體起用時如何？」師云：「洪爐翻玉浪。」進云：「攝用歸體時如何？」師云：「大地絕纖埃。」進云：「體用互呈時如何？」

師云：「鼻孔下頭大。」進云：「體用已蒙師指示，如何是新婦騎驢阿家牽？」師云：「前三三，後三三。」進云：「不是輪他肌骨好，大抵風流出當家。」師云：「你道譚、董二將軍竟日商量何事？」僧云：「過。」師云：「未是當家在。」問：「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卻白雲宗不玅。意旨如何？」師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進云：「如何是宗？」師豎拂子。進云：「草枯巖裂時，宗在甚麼處？」師云：「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進云：「恁麼則龍歸大海波濤壯，虎到深山意氣雄。」師云：「念言語漢。」乃云：「十五日已前，爾不得住我者裏，竹密不妨流水過；十五日已後，爾不得去我者裏，山高那礙白雲飛？正當十五日，雲橫四野，水滿雙谿，去住自由，彼我無二。維那手中巡香版，忽然[跳-兆+孛]跳上非非想天，擘瞎摩醯首羅三隻眼，石門和尚倒騎洪崖先生，雪精鑽入露柱鼻孔裏去也。水口廟裏，譚、董二將軍擲下寶劍，呵呵大笑，云：『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你輩瞌睡禪和子，晝三、夜三，開眼也睡、合眼也睡，還曾睡醒也未？」卓拄杖，云：「吽！吽！」便下座。

晚參。「明朝一七已完，村前有箇王媽媽，今日到寺中恭恭敬敬下一請帖，帖中道：『你們打七禪師盡是學般若菩薩作堂頭底坏子，百劫千生難逢難遇，明朝攀請列位到他家喫頓如意底放參飯。』祇是飯中醍醐也有、毒藥也有。你若不喫他底，不免饑羸憧惶；喫他底，又被鬧殺。且道：喫底是？不喫底是？」眾無語，師云：「真箇可憐生。」良久，復云：「不見身心世界，亦未見自性在，一拳打破虛空，猢猻走入布袋。」

謝靈杲、三目、無隱三專使天童埽塔歸，上堂。僧問：「庚峰設奠，知恩報恩。知恩報恩即不問，肋下還拳事若何？」師云：「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進云：「恁麼則麟角鳳毛俱是瑞，栴檀薝蔔一般香。」師云：「親言出親口。」乃云：「鄞江此去三千里，總在先師一塔中，百十餘旬遊歷遍，芒鞋蹋破見同風。同風已見，消息已通，法乳已酬，真風已扇。還有不假遊歷、不出戶庭，直下見得先師靈塔底麼？其或尚留觀聽，不免當陽指出。」以拂子打圜相，云：「見麼？覿面不明此一著，回頭何啻隔千山？昨來天童林野奇和尚云：『千里同風彼此知，睽違許久弗無疑，前朝接得真消息，始信渠儂不負師。』道場山翁忞和尚云：『天童法乳潤閻浮，若箇知恩解報酬，颯颯千林秋色暮，真風何意扇南州？』大眾！二大老舌如利劍，眼似銅鈴，尋常訶佛罵祖，抑古排今，為甚麼卻放翠巖小長老出一頭地？不見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然雖如是，翠巖已被二員老賊活埋在無底阬裏了也。諸人還知利害麼？更有奉和道場法兄三偈舉似大眾道：峰峰頂，鐵船浮，掣電機鋒不

易酬，佇看楊岐真嫡骨，高提三腳跨神州。巾缾共侍白峰時，往事而今尚可追，幾度向爺誇幼弟，憐才豈惜兩行眉？不才深媿繼天童，推獎猶欣見古風，誰謂分光非佛日？毫端已現一輪紅。」

立春，小參。「霜華布地，冰樹參天，凍鎖千谿，寒封萬岫。正與麼時，無言童子出來報道：『今日東君行正令，霜華冰樹豈能留？』翠巖道：『子何以見得？』他道：『葭管已飛灰。』翠巖道：『葭管已飛灰，東君在何處？』童子便禮拜。大眾！且道：童子是會了禮拜？不會禮拜？若辦別得，春冬同一際，往復任隨流。若辦不得，歲華空復晚，鄉思不堪愁。昔有僧問雲門禪師：『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五。』大眾！雲門一曲可謂今古罕聞，白雪陽春祇是難為接拍。今日正當臘月二十五，還有會得雲門一曲底麼？翠巖固是病體支離，也無玅音可和，聊為應箇時節與大眾聽聽。」以拂子擊香案，高聲唱云：「你若無心我也休。」

除夕，上堂。僧問：「眉毛分八字，鼻孔大頭垂，迷悟不干懷，合作麼分付？」師云：「空中書卍字。」進云：「祇如父母未生前，者一著落在甚麼處？」師云：「燄裏結寒冰。」進云：「三十日到來又作麼生？」師云：「青山常在白雲中。」進云：「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師云：「未必。」乃云：「事無巨細，貴在力行；理無深淺，玅在徹見。徹見則事事皆如，力行則頭頭合道。山僧昨來肩竹過落馬嶺上，無端蹋破舜若多神鼻孔，直得百億須彌一時粉碎，章江惡浪徹底俱乾。香嚴老子從天降下，拍手高歌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半倉穀；今年貧，大倉小倉無一升。』山僧隨聲便喝云：『老老大大，俗氣也不除。』大眾！祇如脫俗一句作麼生道？還知麼？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復舉：「北禪賢禪師云：『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且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大家喫了，向榾柮火唱村田樂，免得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天童林野和尚云：『古德烹露地白牛分歲，天童煮透海烏雞過年，不用文武火燒，放下自然頓熟。』大眾！烹牛、煮雞，二老不妨奇特，爭奈美食不中飽人餐。翠巖者裏無牛可烹、無雞可煮，祇是一味平常麤茶淡飯與大眾分歲。何故？人情若好，喫水也甜。」

元旦，上堂。僧問：「元正啟祚即不問，斬新號令請師宣。」師云：「杲日正東昇。」僧打圜相，云：「者箇還有新舊也無？」師云：「寒蟬抱枯木。」進云：「祇如鏡清道有、明教道無，又作麼生？」師云：「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進云：「恁麼則二途齊坐斷，獨露一輪紅。」師云：「舌上覆金錢。」乃云：「鬧市裏識取天子，百草頭薦取老僧，老僧面目了無故新，天子威光豈有遐邇？既無遐邇，則含元殿上、釋迦峰前不隔寸絲，當陽顯露。既已

顯露，且道：如何相見？」乃起身鞠躬，云：「萬歲，萬歲，萬萬歲。」下座。
晚參。「三年倚杖谿頭寺，千指團圞話歲寒，誰是金毛師子子？不妨吼出大家看。有麼？有麼？」僧問：「鐵牛喫盡欄邊草時如何？」師便打。進云：「石人遇石虎，相看早晚休。」師復打，云：「且道：棒頭落在甚麼處？」僧畫圜相，師復打。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聲未絕，師便打，云：「是人？是境？」僧擬議，師連打退，云：「學語之流。」復云：「還有問話底麼？」眾不出，師云：「拋鉤釣鯤鯨，卻釣得箇蝦兒。」
小參。「過年經五日，紛紛來賀新，通紅席帽下，都是舊時人。大眾！昨日知客引箇戴席帽底漢子到方丈相見，山僧深深向伊作揖了，起來遂問：『尊駕高姓？』伊云：『黃梅道底。』『請教大號？』伊云：『臨濟道底。』『高隱何鄉？』伊云：『和尚何得忘卻？』大眾！山僧被者漢一拶，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眾中還有記得底麼？試出來說說看。既是舊時人，因甚不諳他住處？委悉麼？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昔日嫌。」
上堂。僧問：「子韶格物、玅喜物格，請師一言分明剖析。」師云：「籬頭吹觱栗。」進云：「如何是格物？」師云：「微風搖古木。」進云：「如何是物格？」師云：「細雨滴巖華。」進云：「格物與物格相去多少？」師云：「長江水上波。」進云：「明皇斬畫像，彼中頭落意作麼生？」師云：「片葉飄庭際，西風萬里秋。」進云：「恁麼則一劍橫飛，兩頭俱落去也。」師云：「殷勤送出荒郊外。」僧便喝，師云：「亂喝。」進云：「莫將鶴唳誤作鶯啼。」師云：「棺木裏瞠眼。」乃云：「禪堂裏繞露柱經行，步步蹋著；齋堂裏拈瓦碗喫飯，下下咬著；蒲團上疊雙膝打坐，心心念著；乃至東廊上、西廊下、東司頭、火爐邊，處處撞著。既是撞著、念著、咬著、蹋著，則一一分明、塵塵解脫，因甚一七、二七，坐到三更、五更，畢竟不得疑團獦狚爆地從胸落？」喝一喝，云：「無繩休自縛。」復舉：「襄州華嚴禪師上堂，云：『大眾！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下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平地摝魚蝦。守廓侍者出眾。一釣便上。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廓又喝，嚴亦喝。兩箇漆桶相揩。廓禮拜起曰：『大眾！看者老漢一場敗闕。』又喝一喝，拍手歸眾。普州人送賊。嚴下座，歸方丈。釣得金鼇即便休。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眾打一頓趁出再理。』竿絲連夜釣。穴曰：『趁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錯下名言。嚴方息怒。鐵鑄面皮。穴舉似廓：『傳言送語，有甚了期？』廓曰：『你

著甚來由勸者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卻我者話，也已喫華嚴三十棒了也。』穴曰：『雖然如是，此話已遍天下。』不信道。大眾！舉已舉了，註已註了，還知二老著落麼？不惜眉毛，更為諸人拈出。電卷星馳，龍驤鳳翥，敗闕則二俱敗闕，作家則彼此作家，還有單刀直入底麼？若無欒布作，爭得見韓光？」

請知淨化主，上堂。僧問：「放出堀中師子吼，震遍三千及大千，收回直下無蹤影，收放一句請師宣。」師云：「露柱穿靴水上立。」乃云：「清淨身原自絕塵，也須入水見長人，休論桶箍爆不爆，乞米乞炭何妨道？柳巷華衢信步行，鍋子由來鐵鑄成，已到未到喫茶去，風前有路超調御。毫端建剎亦尋常，一柱明明掌一梁，驀地打開無目面，瓦解冰消全體現。且道：那箇是現底全體？滿撒珍珠羅帳裏。」喝一喝。復舉：「文悅禪師初參大愚芝，芝曰：『來何所求？』曰：『求心法。』芝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家趁色力健，何不為眾乞食？我忍飢不暇，何暇為汝說禪乎？』悅不敢違。未幾，芝移翠巖，悅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芝曰：『佛法不到爛，卻宜為眾乞炭。』悅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芝曰：『堂司乏人，今以煩汝。』悅受之不樂，恨芝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箍忽散，自架墮落，忽然開悟，頓見芝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芝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悅不及吐一辭而去。大眾！芝老並不曾教伊看話頭、做工夫，為甚麼悅公便悟去？還知芝老為人處麼？野色更無山間斷，天光直與水相通。」

解制，謝靈知藏齋兼普請栽松，上堂。僧打圜相，云：「祇者箇三世諸佛不知有，黧奴白牯卻知有，因甚有結？」師云：「鐵馬沉寒水。」進云：「作麼生解？」師云：「雪晴天地春。」進云：「結解同源，縛脫不二，如何是同源不二？」師豎拂，云：「見麼？」進云：「既解之後，向甚麼處去？」師云：「看腳下。」進云：「未動腳跟前一步，看來原不涉程途。」師云：「也是雲居羅漢。」乃云：「紙燈吹滅，古路全彰；疏鈔俱焚，靈光獨朗。正要滅胡種族，何期誤入桃源？一條白棒橫拈，萬古威風凜冽，更說即心即佛，何殊癩馬繫枯樁？縱使非佛非心，也是烏龜行陸地。直得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一槌粉碎黃金骨，也未是性燥漢，那堪更向黑山下、鬼堀裏東思西想，說我坐禪、提話頭、做工夫，活被周金剛笑殺。跳出黑山鬼堀一句作麼生道？瘦石連雲坐，青松帶雨栽。」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僧問：「人法俱空本絕蹤，曹谿更立五家風，手拈鐵棒敲殘月，萬別千差直下通。既是人空、法空，和尚更付何法？」師云：「春至百華開。」進云：「祇如世尊初轉法輪，四眾俱從一門超

出，未審是那一門？」師豎拂子。進云：「雖然果證無生國，爭奈遭他毒藥何？」師云：「上座也跳不出。」乃云：「野渡無人舟自橫，果然親到者裏，大地山河一隻眼，何妨爍破乾坤？沒溺天下人，須是紅爐玉浪。鋪華新錦上，還他春谷雪門。一機既投，千機頓赴；一處既徹，萬法全彰。所以道：『承當恁麼事，須是恁麼人。若是恁麼人，何愁恁麼事？』正恁麼時，續燄聯芳一句作麼生道？釋迦峰畔春風急，四朵曇華一夜開。復有一偈：中原楚粵與雲間，異地同參濟北禪，分得翠巖峰頂月，大千何處不團圞？」

佛誕日，靈宗禪人請上堂。僧問：「蜀魄連宵叫，鶵鳩終夜啼，圜通門大啟，何事隔雲泥？如何是圜通門？」師云：「幽禽忽起藤華落，澗瀑吹聲度石橋。」進云：「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始得知。」師云：「你道陜府鐵牛因甚吞卻嘉州大象？」進云：「鐵牛且置，祇如世尊今辰降誕，和尚還有慶贊句子也無？」師云：「向日荷新卷。」進云：「恁麼則香水驀頭齊灌沐，莫教錯過老金僊。」師云：「迎風柳正青。」乃云：「韶陽要打殺，趙州不喜聞，落華浮別澗，流恨滿江村。大眾！古今禪客盡道韶陽透頂透底、知恩報恩，者一棒打得極好。又道趙州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佛也沒奈伊何。與麼見解，未出常情，有甚麼交涉？殊不知二大老祇圖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翠巖今日也不行棒、不行喝，一味笑臉相迎，和南合掌，淨點武夷茶三盞，熱燒朮香湯一盆，與伊從頭洗滌一遍，不是攀條攀例，亦非報德報恩，可中有箇向合水和泥處一腳蹋翻，不妨通身慶快。慶快即不無，且道：昭王二十四年以前向甚處與伊沐浴？峨嵋原不離西蜀。」下座。浴佛畢，復舉：「藥山與遵布衲浴佛次，山云：『汝祇浴得者箇，要且浴不得那箇。』遵云：『把將那箇來。』山休去。大眾！者箇適來已浴畢，如何是那箇？」一僧云：「掬水月在手，弄華香滿衣。」師打一棒，歸方丈。

小參，僧問：「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文殊七佛之師，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云：「洲白蘆華吐。」進云：「把斷要津，不通凡聖，罔明初地菩薩為甚出得女子定？」師云：「園紅柿葉飛。」進云：「大定等虛空，廓然無出入，正恁麼時，喚甚麼作定？」師云：「草深蛇性悅。」進云：「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師云：「未放你在。」乃云：「未上堂，先上嶺，遵古規，赴普請。擔版歸，說法竟，無耳人，始解領。領即且置，作麼生是所說底法？道遠芒鞋破，肩疼打拄撐。」復舉：「睦州禪師喚僧，僧回首，州云：『擔版漢！』大眾！者僧從無始劫擔一片版，忽被睦州老漢覷破，直至如今不肯放下，眾中還有放得下

底麼？」眾默然，師驀拈拄杖，云：「你者一隊擔版漢，不打更待何時？」一齊打散，歸方丈。

晚參。「九十春光忙裏過，百千妄慮靜中消，繁興不出那伽內，道定尸羅共一條。大眾！道共、定共同具此心，心定則諸妄不生，心明則諸惡不作，所以，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錯底路？』州云：『明心見性是不錯底路。』現前諸公還曾明得自心也未？若也明得，則終日忙忙，那事無妨。所以道：『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如是，則一切戒門、定門、慧門一時具足，不假外求。其或未明，祇是忙過一生，殊無所益。塵勞中人固為身家兒女，浮名浮利忙，出家比丘或住菴、或入眾，亦不免為口體忙，舉世未見有為生死無常著忙者。溈山云：『無常老病，不與人期，朝存夕亡，剎那異世。』言念及此，則口體可忘、身家可棄。昔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鬼使來捉，僧云：『吾以主院事忙，未暇修行，容七日後同去何如？』使云：『待歸白大王，若許即如命。』七日後，鬼使復來，遂尋此僧不見。試問大眾：七日前來尋得見，七日後來為甚麼尋不見？」眾下語不契，師代云：「片雪點紅爐。」

萬歲牌成，行裁汪居士請上堂。「一人端拱無為，萬國咸歸至化，干戈偃息、河海澄清，豈不是聖諦第一義？著衣持缽，埽地焚香，拽木上高灘，褰衣渡深水，衝風冒雨，戴月披星，豈不是聖諦第一義？乃至紅塵堆裏、火宅頭邊，挈斗持衡，沽鹽買醋，豈不是聖諦第一義？與麼觀得，則不離火宅便獲清涼，不斷髮鬚高超正覺。三車是甚閒家具？八教何異碗鳴聲？然雖如是，達摩祖師因甚對武帝云廓然無聖？橫按莫邪全正令。」喝一喝。復舉：「世尊成道後在逝多林中趺坐，有二商人以五百乘車經過林畔，有二車牛不肯前進，山神報言：『林中有聖人成道，經逾四十九日未食，汝當供養。』商人入林，果見一人，乃問云：『為是梵王耶？帝釋耶？山神耶？河神耶？』世尊微笑，舉袈裟角示之，商人頂禮，遂陳供養。」師云：「釋迦老子無端被山神覷破，卻向二商人面前納場敗闕，你道那裏是他敗闕處？」豎拂子，云：「聱？更為頌出：梵王帝釋山河神，著相耽名喪本真，拈起袈裟如薦得，當陽自證法王身。」

無塵白夫人請上堂。僧問：「第一義諦即不問，今日陞堂事若何？」師云：「驀地喚回霜夜夢，舉頭唯見月當空。」進云：「恁麼則萬古晴空絕是非。」師云：「剎竿頭上仰蓮心。」進云：「祇如古人道：『萬法本閒，唯人自鬧。』如何是本閒底道理？」師云：「青松滿地栽。」進云：「恁麼則橫身三界外，獨露萬機前。」師云：「放汝三頓棒。」乃云：「耆闍山上獻珠，草枯鷹眼疾；鹿門寺裏插髻，雪盡馬蹄輕。所以道：群靈一源，假名為佛。

佛既是假名，則一切世間僧、俗，男、女，聖、凡，迷、悟，乃至山河大地、草樹園林，悉是假名。回觀四大六根，如空中華、鏡中像、水中月、日中影，如是則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僧不是僧、俗不是俗，男不是男、女不是女，凡不是凡、聖不是聖，全體即佛，無成、不成，全妄即真，無證、不證，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不離萬派而歸一源。正恁麼時，歸源一句作麼生道？眼中有翳須挑刮，鏡上無塵不用摩。昔舍利弗因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惟：『此姊見佛，不知得忍？不得忍？我當問之。』纔近，便問：『甚麼處去？』女云：『如舍利弗與麼去。』弗云：『我纔入城，汝當出城，云何言如舍利弗與麼去？』女云：『諸佛弟子當住何所？』弗云：『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云：『諸佛弟子既依涅槃而住，我如舍利弗與麼去。』溈山哲云：『一人出城、一人入城，何言如舍利弗與麼去？若人知得舍利弗、月上女二人去處，十二時中動轉施為無非住諸佛大涅槃。若也未知，業識忙忙，無本可據。』大眾！舍利弗雖然深入虎穴，爭奈猢猻弄黐？月上女固解倒捏蛇頭，正是蠟人向火。大溈順朱填墨，未免依草附木。翠巖今日向猛虎口裏奪食去也，不居煩惱宅、不臥涅槃床，漢地不收秦不管，倒騎驢子下淮揚。」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三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四

嗣法門人傳我等編

住翠巖寺語錄

受建州黃巖寺請，上堂。師至法座前，拈帖，云：「文彩未彰，家音已達；文彩既彰，弩牙頓發。弩牙既發，且道：箭頭落在甚麼處？」遞帖與維那，云：「便請維那分明剖露。」陞座。僧問：「金風體露消殘暑，千里秋江一棹通，八字打開文彩現，請師主法紫雲峰。未審和尚去即是？不去即是？」師云：「百尺竿頭五兩垂。」進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云：「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進云：「九萬里鵬纔展翅，數千年鶴便翱翔。」師云：「君子可八。」乃云：「谿山千里隔重重，順逆灘頭一棹通，迂取故人歸故國，鳥啼華笑總春風。」豎拂，云：「大眾！還見故人麼？若向者裏見得，則舉足動步無非自己道場，瞬目揚眉盡是故鄉田地，一見一切見、一明一切明、一真一切真、一證一切證。住也，雲橫幽谷；去也，雁過長空。譬如寶鏡臨臺，無形不鑑；鏞鐘在虡，有扣即鳴。如是，則若去、若來，了無眹跡；或彼、或此，豈有乖殊？況黃巖古剎原是故山，而白髮高檀扁舟遠至，焉敢飾辭固讓？理應直下承當，但赴黃巖則違西江道舊、住洪井又辜閩嶠來機，到者裏，畢竟如何即是？」喝一喝，云：「雷音已遍河沙國，南北東西共一家。」

蕭氏優婆夷禮《千佛名經》，請上堂。僧問：「真風已遍三千界，蓋色騎聲事若何？」師云：「兔角杖挑潭底月。」進云：「迦葉峰高則且置，向上一句請師宣。」師云：「龜毛繩繫太虛空。」進云：「不是堅持冰雪操，爭見梅華滿樹新？」師云：「崖州萬里。」問：「赤手提臨濟宗風，白棒開群生正眼，四眾臨筵，請師垂示。」師云：「風並秋濤急。」進云：「太虛寥廓煙雲盡，古澗寒泉徹底清。」師云：「不許臥龍蟠。」進云：「恁麼則赤肉團邊孤迥迥去也。」師云：「古廟裏師子。」乃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飢則喫飯，寒則添衣，金風拂拂，玉露垂垂，雁飛南浦，魚躍深池，當恁麼時，無法可求、無罪可懺，無佛道可成、無生死可斷。雖然，拄杖[跳-兆+孛]跳上天即不問，汝且道：龍女手中珠從甚處得來？」擊拂，云：「千佛不知何處去，蕭蕭黃葉滿庭除。」復舉：「趙州禪師因婆子問：『弟子是五障之身，如何免得？』州云：『願一切人生天，願婆婆永沉苦海。』大眾！趙州與麼荅話，

雖是本分鉗錘，爭奈語驚時聽？忽有問翠巖：『五障之身如何免得？』但向他道：『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
九日，晚參。「黃華冷笑秋容瘦，紅葉暗瞋朝露寒，不必登高望鄉國，山河百億鏡中觀。大眾！祇如鏡子破了、山河隕了、一雙肉眼盲了、兩隻臭腳跛了，當與麼時，寸步不能移、泰山不能見，何況察秋毫、登萬仞？縱使絳囊莫酒難釋其災，鶴氅黃冠罕能自救。若向者裏有箇出身活路去，樹樹皆秋色，頭頭是故鄉。脫或未然，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
開爐，上堂。僧問：「昔日天童老人道：『太白山中儘有柴，一株不許眾人搬，不是老僧多護惜，祇要諸人徹骨寒。』未審老人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雲送千峰雨。」進云：「正當恁麼時，未審是誰家風月？」師云：「天寒萬壑冰。」進云：「祇如今日人天普集，選佛場開，條令斬新，如何施設？」師云：「燈籠沿壁上須彌。」進云：「恁麼則一拳築破虛空面，佛祖齊教立下風。」師云：「腳跟下與汝三十棒。」乃云：「今冬雖然結制，不說第一義諦，截斷老胡葛藤，滅卻西來大意。為甚如此？達摩師不是祖，太末蟲吞卻虎。」喝一喝。
晚參。「昨夜驪龍打瞌睡，頷下明珠曾不祕，東海波斯竊得歸，驀地一椎成粉碎。驪龍睡眼忽瞠開，不見明珠始大哀，攪海翻空尋不得，誰知祇在一塵該？」登拂，云：「大眾！還識驪珠麼？」擲下，云：「是甚閒家具？」
晚參。「逼人打七，大似牽牛上壁；將心覓心，何殊入海尋鍼？豈不見？教中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你輩懵懂禪和，二六時中半睡半醒、半真半假，要測佛祖玅智、洞達本地風光，正類螢火爇須彌。且道：畢竟如何是佛智？庭前種葛苣，葛苣生火箸，火箸長蓮華，蓮華結木瓜，木瓜纔剖破，一顆大芝麻。若向者裏會得，許你測佛智。其或未然，總是影響之流。」復舉：「法眼禪師示眾，云：『見山不是山，見水何曾別？山河與大地，都是一輪月。』三交嵩和尚云：『大小法眼未出涅槃堂，三交即不然，見山河與大地，刀錐各自用。』大眾！二大老提持箇事如指諸掌，仔細檢點將來，一人事上偏枯、一人理上不足。有人道得事理完全句，許伊是箇[靄/刀]利衲僧。」良久，云：「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華飛。」
上堂。僧問：「斬釘截鐵，本分提持，轉位投機，如何舉唱？」師云：「馬頭安兔角。」進云：「釋迦峰[跳-兆+孛]跳上天，缽盂山驀地粉碎時如何？」師云：「牛背刮龜毛。」進云：「山前一片閒田地，蹋著方知寸草無。」師云：「如何是閒田地？」僧一喝，師云：「猶未蹋著在。」乃云：「翠巖有句話頭，不假著意參求，若

人直下薦得，成佛也是縣疣。且道：是甚麼話頭？」拽拄杖，便下座。

靈宗化士請上堂。「赤腳復科頭，長年衣冀埽，欲飯五湖僧，隆冬賣卻襖。如此為眾心，福多享不了，更有貼肉衫，及時應料掉。大眾！正當天氣凝寒，料掉貼肉衫子，且道：如何度日？冰河纔燄發，枯樹亦華開。」

上堂。僧問：「無心即是戒，如何是無心戒？」師云：「野色籠寒霧，山光斂暮煙。」進云：「迦葉道倒卻門前剎竿著，又作麼生？」師云：「煬帝開汴河。」進云：「佛之一字尚不喜聞，今日翠巖因甚為蛇添足？」師云：「你放寶劍在甚麼處？」僧擬議，師便打，乃云：「禪乃佛心，戒乃佛行，教乃佛語。誦佛語、行佛行、達佛心，便是活佛；迷佛心、壞佛行、背佛語，便是眾生。翠巖今日將佛與眾生縛作一束，擲向章江，免得諸人取一舍一，倚門傍戶，不得自由。然雖如是，倚天長劍即不問，你一口吸盡西江時如何？可憐敗國亡家恨，萬古春風吹不消。」

安義徐進士、王孝廉請上堂。首座問：「錦章遠至，聖境高推，入廛垂手，群機普應。如何是入廛垂手底事？」師云：「覓火和煙得。」進云：「即今四眾圍繞，群英畢集，又作麼生與他勘辦？」師云：「擔泉帶月歸。」進云：「六根未具，眹兆未分，還有利生處也無？」師云：「秤錘飛上九重天。」進云：「六根已具，眹兆已分，且道：生又如何利？」師云：「識得衣珠，管取旛風不動。」進云：「更有一問，請師直荅。」師云：「認明燈火，從他橋水偕流。」行音居士問：「弟子不會問佛法，問句世法時如何？」師云：「何得話作兩橛？」進云：「化了別人財，成就他家事，未審自己還有功德分也無？」師云：「無功德。」進云：「勸人向上引導同流，為甚麼卻無功德？」師云：「倚天長劍逼人寒。」士禮拜，師乃云：「本來面目離色、離聲，劫外風光非僧、非俗，離婁、師曠聞見難施，張儀、蘇秦智辯叵測，天地以之覆載，日月以之照臨，七金五嶽以之崔嵬，萬渤千谿以之流注，草樹以之扶疏榮暢，風雲以之聚散飄颻，君以之協和萬邦，臣以之股肱王室，士君子以之孝弟忠信，庶人以之耕牧漁樵、商賈負販，西方聖人以之睹星雪嶠，東魯先覺以之設教杏壇，天下宗師以之弘開爐[革*(苟-口+用)]、烹佛烹祖。所以道：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豎拂，云：「大眾！還識此恩麼？若向者裏見得，則柳巷華衢無非彌勒，酒樓肉案盡是釋迦，夜夜觀星，時時成道，三大阿僧祇不離當念，百千香水海祇在一塵。不來相而來，笑看鐵鋸舞三臺；不見相而見，猛燄爐中飛雪片。如是，則五龍城內、達摩峰前，不隔纖毫，時常覿面。豈不見？紫團居士啟中道：『磬敲螭

臥，剖五宗未剖之宗風；塵拂鳳棲，窮千聖無窮之聖諦。』大眾！即今塵已拂了、磬已敲了，作麼生是未剖之宗風、無窮之聖諦？」喝一喝，云：「鐵船未泛龍江上，寶月先輝雁塔前。昔龐居士參馬大師，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馬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龐於言下大悟。大眾！馬大師游刃磅礴，目無全牛；龐居士葉落知秋，動絃別曲。今日忽有問翠巖：『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但向他道：『待汝推倒五老峰即向汝道。』更為頌出：滄江歲晚問關津，野水連天不見人，不是一回親吸盡，爭明浩浩劫前春？」

除夕，上堂。僧問：「一年已盡，是夜將除，衲子家風如何通信？」師云：「松敲半巖雪。」進云：「恁麼則天上年光回北斗，人間春色報南枝。」師云：「竹覆一谿冰。」進云：「祇如古人活剝泥牛與大眾分歲，翠巖者裏又作麼生？」師云：「薄剡明月，細切清風。」乃云：「一歲幾終，星回斗轉；四時迭易，月冷風高。若向月冷風高處薦得，則百怪自消，不假大儺旁磔；若於星回斗轉處薦得，則一物常靈，誰更貪生惜死？所以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既不逐四時凋，即今臘盡春回時如何？」擊拂，云：「無言童子笑呵呵。昔龍牙禪師因僧問：『二鼠侵藤時如何？』牙云：『須知有隱身處始得。』僧云：『如何是隱身處？』牙云：『還見儂家麼？』大眾！九重深密，水潠不通，還他龍牙老漢。若是翠巖即不然，忽問：『二鼠侵藤時如何？』但向他道：『城上已吹新歲角，窗前猶點舊年燈。』更為頌出：侵藤二鼠叩龍牙，見得儂家路轉差，何似寒梅深雪裏？一年一度一開華。」

元旦，上堂。僧問：「村歌社舞鬧駢闐，柳眼梅腮淑氣添，百草頭邊親切句，請師拈起祝堯年。」師云：「雲藏無縫襖。」進云：「金鳳穿林過，曇華匝地開。」師云：「春到不萌枝。」進云：「空裏忙忙書卍字，錦上鋪華又一重。」師云：「火中突出金師子。」進云：「為復是神通玅用？為復是法爾如然？」師云：「一聲哮吼震乾坤。」進云：「學人到者裏，只得兵隨印轉去也。」師云：「矮子泥壁。」乃云：「正法眼藏，春色來青嶂；涅槃玅心，晴光轉綠蘋。實相無相，社舞村歌，原野上微玅法門，兜樓畢力正氤氳。祇如世尊拈華，迦葉因甚卻微笑？眉鐵迸出遼天鷂。」喝一喝。

上元，上堂。僧問：「自從少室燈傳後，續燄聯芳滿大唐。如何是續燄聯芳底事？」師云：「瓮中道士乾坤闊。」進云：「與麼則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云：「十影神駒立海涯。」進云：「昔日臨濟大師有箇三玄三要底句，今當人天眾前，請師指示。」

師云：「次第問將來。」進云：「如何是第一玄？」師云：「崖前石虎抱兒眠。」「如何是第二玄？」師云：「九曲黃河徹底乾。」「如何是第三玄？」師云：「槫桑人種陝西田。」「如何是第一要？」師云：「遼空飛木鷂。」「如何是第二要？」師云：「機前擒虎豹。」「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扇子高[跳-兆+孛]跳。」進云：「如是則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云：「閒言語。」乃云：「喚作竹篦則觸，萬象森羅常滿目；不喚作竹篦則背，聾盲瘖啞成群隊。觸不得，背不得，猛燄爐中光烜赫。不得有語、不得無語，又作麼生？日頭正晝打三更。」

晚參。「蚖蛇戀穴，固是不堪評品；撩起便行，亦非後人模範。衲僧家，母固母必、母取母舍，可行則行、可住則住。其住也，不離寶華王座，遍現天上人間；其行也，歷盡塵沙剎海，依然不出戶庭。且道：衲僧家有何長處得如是自在？」擊拂，云：「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元來總是歌。昔文殊師利菩薩問維摩居士云：『菩薩於生死有畏，當何所依？』士云：『當依如來功德之力。』殊云：『菩薩依於如來功德之力，當何所住？』士云：『當住度脫一切眾生。』大眾！維摩居士固是古佛再來，遊戲生死海中，隨類度脫，得大無畏。祇如文殊是會了恁麼問？不會恁麼問？若道是會了問，既是會了，又問作麼？若道是不會，文殊為七佛之師，焉有不明此段道理？者裏著得隻眼，便見文殊、維摩同阬無異土。昨熊少宰來書云『客冬因大襄勞頓，不及赴參請之末質問疑義，特寄淨資設茶供眾，兼命茶話。』大眾！即今茶已喫了、話已說了，還有疑情頓釋底麼？知音不在頻頻舉，達者還須暗裏驚。」

退院，上堂。「斬新法椅舊堂頭，退鼓何緣響未休？短杖欲敲閩嶠月，不徒懷土事閒遊。眾中還有共相出手底麼？」(問荅敘謝畢。)復云：「承乏三年已過期，葛藤延蔓又牽枝，如今剪斷枝和蔓，一任狂風上下吹。且道：還有吹不動底麼？」自云：「有。如何是吹不動底？」拈拄杖，下座，便行。

熊少宰、陳司理洎通郡合山諸護法耆舊等留師再住翠巖，上堂。「重重主伴聚谿頭，同德同心固挽留，既是業緣猶未了，何妨添餌再拋鉤？衝浪金鱗自知時節，追風良驥豈在加鞭？但能唱拍相隨，自然聲和響順，不唯宗風不墜，且使法社恆新。是故，世尊說法，梵王、帝釋、天子、大臣為之啟請，長者、居士為之布金植樹，文殊、普賢、目連、鶖子諸大士為之贊襄法化，十方諸佛為之出廣長舌、吐微妙音，互相激揚、互相贊歎，俾一切博地凡夫未信者信、未證者證、未解脫者令得解脫、未滅度者令得滅度。然在釋迦老子及諸大士分上原無尊卑優劣，亦無佛及眾生等見，所以道：『滅度一切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大眾！既無眾生得度，祇如千聖

出興當為何事？還會麼？不因紫陌華開早，爭得黃鶯下柳條？」(敘謝畢。)復舉：「黃龍南禪師退院歸，示眾，云：『去時一谿流水送，歸來滿谷白雲迎，一身去住非去住，二物無情似有情。』大眾！黃龍老人卷舒無礙，得大總持即且置，祇如現前諸公為留山僧歸寺，往往來來、去去住住，那箇是非去住底？」乃起立鞠躬，云：「孟春猶寒，恭惟護法耆舊起居多福。」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兩堂共聚究無生，幾箇曾親悟現成？倏忽一期今已滿，請師方便示群情。」師云：「厚翳未曾落，毛輪焉得消？」進云：「鴻鵠衝雲漢，何處不逍遙？」師云：「走煞闍黎。」乃云：「仲春朔，寒梅漸逐香風落，桃華李華相次開，靈雲睡眼俄驚覺。謝三郎，諾不諾？等閒拽脫岸邊椿，南北東西隨處泊。然雖如是，忽遇白浪滔天時如何？」擊拂，云：「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復舉：「應菴遠祖示眾，云：『三十三州七十僧，驢腮馬面得人憎，諸方若具羅龍手，今日無因到淨明。』翠巖續貂，亦有一偈：十三郡縣百餘僧，寒餓同甘絕愛憎，百結疑情如頓息，團團夜日自明明。」

佛誕，熊少宰請上堂。「形興未質，白淨王宮初誕日；名起未名，天人殊號幾經更？大眾！且道：形名未兆以前，者一著落在甚麼處？」豎拂，云：「還見麼？若向者裏委悉得，則無剎不現，隨處稱尊，迭為主賓，互相唱和。若在法王，法王中尊；若在人王，人王中尊；若在宰官，宰官中尊；若在長者、居士，長者、居士中尊；若在天、人，天、人中尊。雖非天、非人，而能天、能人；非佛、非祖，而誕佛、誕祖。所以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大眾！還見我麼？優闐雕不得，顧陸畫難成。」復頌云：「鋸解秤錘分兩段，驢拖三腳到深宮，不須更問如何是，優缽羅開烈燄中。」

其旋葉居士懺報母齋，請上堂。僧問：「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三世諸佛從之受生。如何是無依道人底體？」師豎拂，云：「見麼？」進云：「恁麼則知恩有分。」師云：「作麼生是報恩底句？」進云：「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師云：「剎竿頭上仰蓮心。」進云：「謝師證明。」師乃云：「齋戒沐浴，三聖同倫；惡殺好仁，千賢共轍。是故，成湯之網，仲尼之釣。子堅終身蔬食，德及魚羊；隋侯親獲夜光，恩沾蛇虺。一缽和羅飯聖僧，現在母陞淨域；九旬忉利天說法，至今語播人間。所以道：大孝釋迦尊，歷劫報親恩。果能擴此一點孝思，非但可以報罔極、酬乳哺，即超凡入聖、脫死了生，恢恢乎游刃有餘地。昔育王大千禪師示眾云：『諸人從無始以來，飲乳如四大海水、積骨如毗富羅山，那箇是諸人最初底父母？』大眾！大千老漢卻似對萱親覓阿孃，然雖如是，知恩者少。諸人要見最初父母麼？玉容寂寞倚闌

干，梨華一枝春帶雨。更有一偈舉似大眾：積骨逾富羅，飲乳若滄海，最初父母顏，毫髮不曾改。葉公知此恩，蔬食週六載，正值聖人生，千祥如霧靄。命我說伽陀，萬峰齊喝采，母子常不離，芙蕖綻埃塏。」喝一喝，下座。

天中節，張不空居士請上堂。僧問：「門縣雙艾虎，五毒已全消，應時及節一句請師直道。」師云：「翠竹籜分青嶂裏。」進云：「恁麼則人人有分去也。」師云：「黃鶯聲老綠楊中。」進云：「天童老人豎起拳云：『祇將者箇粽子供養大眾。』和尚又作麼生？」師云：「滯貨不勞拈出。」乃云：「空山寂歷，杳絕煩囂，鼉鼓未嘗諠，龍舟不聞競。祇見秧鍼刺木，老農賡陌上之歌；榴火噴空，白鷺墜炎天之雪。誰管薤賓節屆，禁足時臨？但見殿閣風涼，杉松月冷。當恁麼時，好箇太平氣象。無端突出三閭大夫道：『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翠巖隨聲一喝，云：『住！住！眼華作麼？』大眾！三閭若知得者一喝底落處，便可和其光、同其塵、忘得失、喪我人，免得汨羅江上抱石自沉，直至如今無出身處。諸人還知出身處麼？」擊拂云：「但得香蒲浮茗碗，不須角黍膩人牙。」

結夏，上堂。僧問：「夏雨連綿落，當陽細指陳，何當重禁足，特地鼓埃塵？」師云：「金烏吞玉兔，幾箇是知音？」進云：「恁麼則聖凡無異路，權引有多門。」師云：「畫龍焉能致雨？」進云：「爭奈波底月明天不夜，爐中香靄室常春？」師云：「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問：「火雲初布，爐[革*(苟-口+用)]重開，消息分明，請師舉示。」師云：「門前八字牆。」進云：「直透萬重關去也。」師云：「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云：「破草鞋。」乃云：「翠巖今日結夏，不論寅昏晝夜，逼得無位真人箇箇通身汗下。大眾！且道：無位真人還有身也無？」

晚參。「一期又過一七，衲僧須自著急，莫待老病龍鍾，仰天揮淚無及。所以道：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眾兄弟，不用悲，丹朱元是帝堯兒。」

上堂。僧問：「臨濟大師示眾有三句，如何是第一句？」師云：「猛虎當途踞。」「如何是第二句？」師云：「貓兒倒上樹。」「如何是第三句？」師云：「秤錘生鐵鑄。」進云：「恁麼則學人薦取去也。」師云：「你向那一句中薦得？」進云：「橫按莫邪全正令，佛祖從教立下風。」師云：「且緩緩。」問：「南泉斬貓即不問，趙州戴草鞋明甚麼邊事？」師云：「春來草自青。」乃云：「眉毛眼睛常在一處，各不相見，雖然不相見，彼此不隔線。眾生諸佛常共一屋，各不相知，雖然不相知，晝夜未嘗離。如今有等鹵莽禪和，聞翠巖與麼提持，便點胸點脅道：『我會也。』忽若鍼眼

魚吞卻四大海，瘦蚊子踢倒須彌盧，又作麼生商量？」喝一喝，云：「簾疏月到床。」復舉：「鹽官安國師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安云：『與老僧過淨缾來。』僧移淨缾至，安云：『卻放舊處著。』僧移至舊處，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安云：『古佛過去久矣。』」師云：「國師婆心片片，未免指鹿為馬。者僧只解移缾度水，不覺放光動地。諸人要見本身盧舍那麼？」拽拄杖，便下座。

晚參。「四方戎馬雜沓，老幼逃竄紛紛，唯有深山窮谷，理亂付之不聞。既是理亂不聞，正好商量此事。昔藥山禪師因高沙彌參山，問：『甚處來？』高云：『長安來。』山云：『我聞長安甚鬧，是不？』高云：『長安雖鬧，我國晏然。』山云：『你還從請益得？從看經得？』高云：『也不從請益得，也不從看經得。』山云：『大有人不請益、不看經，為甚麼不得？』高云：『不道他不得，祇是不肯承當。』大眾！承當二字在諸人分上大似土上加泥。雖然如是，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翠巖門下承當底固不少，祇是不得。敢問大眾：既肯承當，為甚麼不得？毫氂有差，天地縣隔。」

上堂，僧問：「鼓聲纔罷，海眾雲臻，覿面相呈，請師的的。」師云：「無毛鷂子貼天飛。」進云：「昔日臨濟大師示眾有四喝，請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寶劍？」師云：「佛祖亦不留。」「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云：「野狐爭敢近？」「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云：「你是黑漆桶。」「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云：「千山絕點埃。」「如何是向上事？」師便打，乃云：「小暑六月節，天道向東行，蟋蟀走上壁，腐草化為螢。況值月初滿，日干又上吉，沐浴裁衣，經絡開市，栽種牧養，件件皆宜，祇是不宜瞌睡。所以孔夫子道：『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拄杖子聽得山僧作如是說，出來道：『長老寶華座上須是與人抽釘拔楔，何得一味世諦流布？』山僧隨聲便喝，云：『你者死木頭曉得箇甚麼？豈不見？我本師和尚云「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大眾！要見第一義麼？歸堂去。」

晚參。「園頭送上李子一雙，山僧不敢偏眾獨享，有一語問大眾，若道得，相當與你平分。若道不得，山僧依舊偏眾去也。古人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在衲僧門下明得甚麼邊事？」一僧云：「百華叢裏過，一葉不沾身。」一僧云：「阿誰欠少？」師皆不諾。一僧請代，師云：「偷心死盡眼麻迷，石女夢中毛卓豎。」

晚參。「一七二七，無眠失食，盡力追尋，杳無消息。有消息，鼻孔眼睛都打失。大眾！正當打失時如何？」一僧云：「通身慶快。」師云：「你見箇甚麼道理？」僧擬議，師便打。

中元，解制，請上堂。僧問：「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高高峰頂，如何通信？」師云：「有眼還如盲。」進云：「恁麼則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云：「轉身一路作麼生？」僧一喝，師云：「三喝四喝後如何？」進云：「一句全提無少剩。」師云：「未在，更道。」進云：「今日曾居士遠來設齋，薦拔一句作麼生？」師云：「遍界獨露。」進云：「全憑一句無生忍，劍樹刀山勢自摧。」師云：「重說偈言。」問：「聖制告圜即不問，報本追親事若何？」師云：「野水瘦時秋潦退。」進云：「本來真父母，佛眼覷不見，和尚還見不？」師云：「白雲斷處舊山寒。」進云：「恁麼則曠劫椿萱恩已報，不須重誦蓼莪章。」師云：「[靄/刀]利衲僧，一撥便轉。」問：「九旬禁足即不問，大鵬展翅事如何？」師云：「非汝境界。」進云：「扇竭滄溟無滴水，森森露出珊瑚枝。」師云：「信你不及。」乃云：「四五年來，江西、浙東撥草瞻風，已得大死底禪客并現前檀越所薦慈母，今日一箇箇教伊活，且作麼生活？」豎拂，云：「無陰陽地華重發。兩三箇月晝參、夜參，廢寢忘餐，未得大死底禪客，今日一箇箇教伊死，且作麼生死？」擲拂，云：「萬象森羅無可睹。大眾！要識大死底人麼？即你本來母是。要識大活底人麼？即你嫡骨兒是。而今有等活了、死不得底，往往認賊為子，正所謂拋卻甜桃樹，沿山摘醋梨。又有一等死了、活不得底，未免滯殼迷封，譬如困魚止澼，鈍鳥棲蘆。要得子母團圜、死活一致麼？翠巖更煩木上座為汝念一道無盡藏真言去也。」卓拄杖，下座。

晚參。「西天結夏，原為禁足護生。此土起期，祇貴明心見性。即今一期已滿，各自思量，還曾明得心、見得性也未？若真箇見得自性，則無生可護、無足可禁、無夏可結、無制可解，出沒卷舒盡在圜覺伽藍之內，殺活縱奪全歸當人掌握之中。所以道：『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大眾！且道：鐵船水上浮，是殺耶？是活耶？」一僧云：「章江波底紅塵起，西山頂上浪華生。」師云：「且道：龐公即今在甚麼處？」僧云：「覿面相呈。」師打，云：「也少你一棒不得。」

因事，晚參。舉：「寶壽和尚會下有僧參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話，久之，未有省發。一日，作街坊聞二人相毆，云：『你得恁麼無面目？』豁然頓悟，歸呈所得，壽印之。」師云：「目前箇箇是有面目底，那箇是無面目底？」眾下語不契，僧請代，師云：「老漢也須喫一頓始得。」

師四十，眾請上堂。僧問：「滿園芳菊糝黃金，閩海泥牛誕活麟，攫得白峰峰頂月，祥光耀處淨無塵。四眾臨筵，願聞慶贊。」師云：「空中尋鳥跡。」進云：「遍界雖無著眼處，分明一點座中

圜。」師云：「興化道底。」乃云：「與佛同年生，生平好罵佛，佛法渾不諳，世法又淈[泳-永+盾]。大眾！既不通世法，又不諳佛法，如何敢罵佛？」喝一喝，云：「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

九日，張不空居士請上堂。僧問：「威音已前，輝天鑑地，未審以何為證？」師云：「山峻石頭高。」進云：「不惑之後，耀古騰今，如何保任？」師云：「地肥茄子大。」進云：「趙州七百甲子，寶掌千歲春秋，祇如無位真人壽年多少？」師云：「蘇州有，杭州有。」進云：「恁麼則腹裏嬰兒頭似雪，巖前石虎吼如雷。」師云：「借人面具舞三臺。」乃云：「有生有滅，識錮情封；無滅無生，澄潭止水。直得兩頭俱坐斷，一法不當情，猶是歧路邊事。到家一句作麼生道？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復舉：「龐居士偈云：『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真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大眾！你看者俗漢子被馬大師鈍置一上，便能廓清五蘊，吞盡十方。諸人要見無相法身麼？竹馬纔離步，霜華又到頭。」

授戒，晚參。「參禪不受戒，騏驥蹄先壞；受戒不參禪，秋月罩雲煙。禪戒俱不明，生生墜火阬；禪戒俱透徹，與佛何殊別？」驀豎如意，云：「大眾！還見佛麼？若向者裏見得，則禪即是戒、戒即是禪，自無偏枯之弊，豈有先後之殊？若是中下二機未能直下領略，必先受戒以約身心，然後參禪以開知見，知見既正則不被一切境界之所搖動。所以道：『心縛於境界，覺想智隨轉，無所有及勝，平等智慧生。』大眾！且道：如何是平等智慧？」撫几，云：「雨催燕子歸巢疾，風撼桐花落檻遲。」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四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五

嗣法門人傳我等編

住翠巖寺語錄

熊少宰、陳司理等為師四旬入山設供，請上堂。僧問：「法王法誕喜重逢，台旆聯翩陟梵宮，萬指臨筵齊側耳，祈師一語壽寰中。」師云：「北斗面南看。」進云：「恁麼則瑞草生嘉運，林華開早春。」師云：「鐵笛橫吹宇宙清。」進云：「直得迦葉峰頭祥霧起，缽盂山畔慶雲生。」師云：「眾宰輔證明。」進云：「少宰壽章中道：『天童懷嫡乳，白法豎宗風』，未審嫡乳在甚麼處？」師豎拂子。進云：「恁麼則處處逢彌勒，門門遇善財。」師云：「放汝三十棒。」乃云：「年登彊仕一無成，鶴髮催人兩鬢生，何意文星耀寒谷，松杉深處降台旌。台旌既降，翠竇增輝，曲糸条高陞，合談何事？若說忘形死心，正是枯椿繫癩馬。更或行棒行喝，何殊操瑟立齊門？到者裏，畢竟作麼生即得？」豎拂，云：「見麼？一處真，千處百處一時真；一處見，千處百處一時見。譬如師子之毛，無一莖不是金色；栴檀之木，無一片不具幽香。在天而天中高明、在人而人中尊特，在朝而朝無弊政、在野而野無怨言，乃至紅塵堆裏、鬧市頭邊，若俗、若僧，若男、若女，一一天真、一一明玅，更無毫髮隱覆，祇貴直下承當。所以道：『若人見幻本來真，是則名為見佛人，圜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大眾！要見佛身麼？年年驂野鶴，蹋破嶺頭雲。」復舉：「裴相國遊洪州開元寺，睹壁間所畫高僧像，遂問黃檗禪師云：『儀容可觀，高僧何在？』檗呼裴休，裴應諾，檗云：『高僧何在？』裴當下大悟。」師云：「黃檗固是作家爐[革*(苟-口+用)]，善能點鐵成金。裴相國不昧夙因，等閒一撥便轉。諸人還知二大老鍼芥相投處麼？」卓拄杖，云：「驀地喚回霜夜夢，抬頭唯見月當空。」

獨尊上座請上堂。僧問：「空劫以前，本自無生，無生即不問，預慶事如何？」師云：「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進云：「此猶是學人疑處，直截一句請師道。」師云：「白鼻崑崙舞柘枝。」問：「四十年來諸惑盡，高提白棒指群迷，指迷法要，願垂慈示。」師云：「明月蘆華君自看。」進云：「恁麼則兩頭俱坐斷，八面起清風。」師云：「十八灘頭鳥作窠。」進云：「人人咸和無生曲，願祝吾師壽萬春。」師豎拂，云：「者箇壽年多少？」進云：「與水牯牛同春。」師乃豎拂，云：「大眾！見麼？三世諸佛向者裏示現受生，分身百億，移華兼蝶，至歷代祖師向者裏垂絲擲

釣，拋三放兩，買石得雲。饒翠巖到者裏，畢竟如何施設？不入洪波裏，爭見弄潮人？」

中旭耆宿送僧伽黎至，請上堂。僧問：「千佛送袈裟，慶世尊之成道；耆衲呈法服，祝和尚之遐齡。未審其中事是同？是別？」師云：「千華叢裏一華新。」進云：「可謂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云：「剎竿頭上風車子。」僧禮拜，師乃云：「金色伽黎異樣精，線行畦路似生成，披來獨踞華王座，說法分明不是聲。既不是聲，所說底是何法？還有證據得底麼？若證據得，便見得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聲，夢幻泡影全體無生，涅槃玅心當陽顯露。所以道：『塵說、剎說、熾然說，無間歇。』既無間歇，因甚十箇到者裏有五雙不聞？委悉麼？劍閣路危終易度，趙州關險實難行。」復舉：「阿難問迦葉尊者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更傳何物？』尊者呼：『阿難！』難應諾，尊者云：『倒卻門前剎竿著。』大眾！推倒即易，扶起即難。翠巖今日為阿難扶起剎竿去也。」卓拄杖一下，喝一喝，下座。

諸郡化士歸，上堂。「敲遍千門萬戶，戴月披星；奔走四海五湖，衝寒犯暑。忘軀為法，堪作典型；垂手入廛，是大化主。眾生慳囊既破，衲僧功行齊圜。所以道：為人如為己身，彼此事辦。正恁麼時，自他兼利一句作麼生道？數點方外雲，幾處人間雨。」復舉：「黃龍南禪師因化主歸，上堂。『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為熟者不易、四端坐受食者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甚麼人？』良久，云：『噇！』便下座。大眾！黃龍祇知有難，不知有易。翠巖即不然，世間有五種不難。作麼生是化者不難？隨色摩尼耀膽寒。作麼生是施者不難？泥彈博將金彈丸。作麼生是變生為熟者不難？一氣炊成恣飽餐。作麼生是受者不難？谿壑同歸滄海寬。且道：第五種不難又作麼生？黑華貓子面門斑。」

香城，請上堂。「借順公法座，展太白家風，誰解當機互相酬唱？」僧問：「眾僧塔樣即不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鐵蛇鑽不入。」進云：「既是本無縫罅，為甚今日始得合卻頂子？」師云：「不因夜來雁，爭見海門秋？」問：「古鏡重開，順翁法席仍舊；浮屠圜頂，翠巖機用斬新。斬新句子，乞師垂示。」師云：「山空雲自在。」進云：「恁麼則含靈俱有賴，無處不騰輝。」師云：「天淨月孤圜。」問：「慈風普扇，眾靈歸窣堵波中；翠竇重輝，遍界立達摩峰下。因甚又離寶所，特降香城？」師云：「戶外竹敲千嶂月。」進云：「臨濟正宗委在和尚，因甚正法眼藏向瞎驢邊滅卻？」師云：「覿面有機人不薦。」問：「白雪谿頭古道場，多年箇裏絕商量，今朝喜見金毛現，不審如何為舉揚？」師云：「聲前有路超今古。」進云：「如何是無縫塔？」師云：「適來已

道過。」進云：「如何是塔中人？」師云：「鼻孔無半邊。」乃云：「空華落處洞無痕，誰解生前究此源？雲裏堵波新露穎，直令枯骨盡沾恩。大眾！兵戈之後，處處白骨遍野，目擊悽然，生無所託、死無所歸，此等蓋為生時唯貪世樂，沒後不免沉淪，及至禮骨鞭屍，遲了八刻。我輩衲僧家高蹈世表，不與物移，名利不干懷、得失不為念，生則以叢林為家、死則以普同為塔，既無暴露之慘，又無凍餓之憂，正好向百骸未散之前究取本源一著，便見六道四生，生生死死、苦樂逆順皆如空華，都無實有。昨來請啟中道『搐鼻示人，久歇堀中師吼；點胸躡嶺，重聞天外龍吟。』」豎拂，云：「大眾！即今順婆婆與真點胸同在山僧拂子頭上作大師子吼了也。諸人還聞麼？其或未聞，不免再打葛藤一上。要知此事，便如造塔一般，雖是現成山水、現成石頭，若無青烏選擇、巧匠琢摩，終不能成。始自開基定向，終至疊石合鐵，方是歇手時節。我輩學道亦然，本源佛性雖是現成，若不遇明眼宗匠指點琢摩，終成廢器。始自腰包行腳、撥草瞻風，終至囫地一聲，方是合鐵時節。非特我輩為然，即從上佛祖及天下諸善知識各各有一段合鐵時節。正恁麼時，如何是合鐵底句？一點鋒鋩露，千峰瑞色新。昔有僧問古德：『如何是無縫塔？』德云：『囫圇磚。』翠巖即不然，或有問：『如何是無縫塔？』但向他道：『一層山石一層灰。』『如何是塔中人？』『團圞相對坐，共語不知名。』」

開爐，上堂。「一住谿頭寺，五開沒燄爐，誰是銅頭客？當機捋虎鬚。」僧問：「庫樓新就，七尺單成，箇箇剔起眉毛，明明諸佛同體。請問：如何是諸佛底體？」師云：「石頭土塊。」乃云：「打開自己庫藏，一物渾無；運出自己家珍，受用不盡。三世諸佛受用不盡、歷代祖師受用不盡、一切眾生受用不盡，既是受用不盡，因甚一物渾無？者裏薦得，石頭土塊盡是精金；脫或未然，玉殿瓊樓翻成蔓草。正恁麼時，爐[革*(苟-口+用)]弘開，轉凡成聖一句作麼生道？萬機休歇無餘事，正是心空及第時。」

上堂。僧問：「倒握烏藤，乃佛乃祖之宗綱已振；安居半月，鍛聖鍛凡之爐[革*(苟-口+用)]且精。祇如非聖、非凡，非佛、非祖又作麼生？」師云：「百尺竿頭舞柘枝。」進云：「恁麼則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師云：「須彌因甚倒卻一角？」僧擬議，師云：「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沉吟。」進云：「承師有言：『庫藏揭開，萬疊銀山成粉碎。』祇如銀山粉碎是者邊事？那邊事？」師云：「海枯終見底。」進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今日不打闍黎。」進云：「家珍運出，一莖青草現瓊樓。祇者一莖草因甚如此奇特？」師云：「大地無人識。」進云：「祇知樵子徑，那曉鳥道

行？」師云：「直饒行鳥道，終未達其源。」乃云：「山僧近來咳嗽，肌膚未老先皺，無力旦望五參，一句與君說透。且道：是那一句？」咳嗽一聲，便下座。

觀初禪人請上堂。僧問：「禪律並開，人天普會，共住之要，尸羅為先。尸羅即不問，如何是恁麼事？」師云：「十八灘頭鳥作窠。」乃云：「千里百里，擔囊負缽，皆是為戒而來，其奈翠巖無戒可授。三年五年，摩褌擦褲，皆是為法而住，其奈翠巖無法可傳。既無戒可授，又無法可傳，今日登壇，憑何利物？」豎拂，云：「四角團圞無底缽，當陽拈出莫遲疑。」

愿、海、旋、沆四禪人請上堂。「愿海旋沆修淨供，供養四海僧伽眾，承茲勝行滌前愆，烈燄爐中飛彩鳳。」喝一喝。

靈峰不立耆舊三週忌，志充禪人請上堂。「修身慎行，保全髮膚，菽水承歡，左右奉養，是人子事親之孝；方袍圜頂，執侍巾缾，無思不服，唯命是從，乃弟子事師之孝。且道：衲僧家以何為孝顰？」喝一喝，云：「若明得者一喝落處，則無恩不報、無德不酬。脫或未然，聽取葛藤：玅性圜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眾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釋迦老子為汝諸人一槌粉碎了也。試問大眾：既是無有生死，為甚不立耆舊化去三年，影也不見？」豎拂，云：「還見麼？祇憑此段真消息，戴角披毛遍剎塵。」

體幻禪人等偕普明尼請上堂。僧問：「傾囊敬飯五湖僧，不待金牛喚始明，法令已行三界外，請師一語示無生。」師云：「空中騎鐵馬。」進云：「渠儂盡是英靈漢，為甚轉身不得？」師云：「被底放風箏。」乃云：「苾芻苾芻尼，求戒復求法，弟兄十二人，人人不欠乏。既不欠乏，復求何事？沙囊如未開，梧蛇難自吐。」

成道日，開大鍋，請化主，募大殿，兼謝何介甫居士齋。

上堂。僧問：「靈峰親坐斷，萬象寂無形，正眼從茲豁，誰看中夜星？」師云：「玉華墜處山河隱。」進云：「始本原不二，悟境何多門？」師云：「金錫敲時虎豹驚。」進云：「恁麼則掀翻海嶽求知己，撥亂乾坤見太平。」師云：「古廟裏師子。」乃云：「夜半睹星悟道，鍋是鐵造。毫端現寶王剎，千重百匝。種穀決不生粟，介爾景福。且道：各化一方有何所長？鐵船款乃泛滄浪。」

打七，晚參。「七日便要悟道，一鍬便要穵井，井深必假工成，道近剎那可省。且道：省後如何？雪覆萬山寒，孤峰仍露頂。」

除歲，大覺和尚寄天童先和尚頂相至，上堂。「巍峨頂相，千聖難窺；赫奕威光，萬靈叵測。一一騎聲蓋色，頭頭邁古超今。遍現百億州都，了無蹤跡；歷盡塵沙歲月，杳絕春秋。若非嫡骨兒孫，爭解全身描出？大眾！大覺法兄以至公無我之手眼，描得至尊無上之

面目，毫髮無差，遠寄西江，以表同門法印。適來迎笑堂中已自當陽展示，諸人還曾親見也未？若也見得親切，便可遐暢先宗，扶衰起弊。其或見刺未抽，不免重重指註。」遂展手，云：「見麼？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兮金博金，泗洲聖向揚州現，鐵樹華開香滿林。」

歲朝大雪，恆輝知浴五旬初度，請上堂。僧問：「元正啟祚，萬物咸新。斬新條令即不問，如何是本來父母？」師云：「恆輝遍界。」進云：「如何是現在父母？」師云：「遍界恆輝。」進云：「如何是未來父母？」師云：「箇箇絕囊藏。」進云：「三世父母蒙親指，報恩一句請師宣。」師云：「一枝梅綻萬家春。」進云：「恁麼則萬邦歌舜化，千古樂堯年。」師云：「祇知白雪寒侵骨，誰信紅爐凍殺人？」問：「新年頭佛法即不問，尼父因甚五十猶學易？」師云：「春風初解凍，乳燕漸歸巢。」進云：「如何是易？」師云：「太極收不得。」乃云：「父母未生前，恆輝遍界；父母既生後，遍界恆輝。與麼見得，便知四十九年無非可斷，百千萬歲無壽不延。是故，賢聖生時，瑞雪慶雲常現；象龍所至，深淵峻石俱靈。然雖如是，欲明石裏無瑕玉，須薦生前不老人。」卓拄杖，下座。

晚參。「若論此事，譬如野火燒山一般，星星之火順風一吹，縱使萬壑千峰、枯枝腐草，一時鞠為灰燼。且道：燒盡後如何？青山依舊白雲中。」

上元，留兩序兼薦玉菴承公，上堂。「燈月交輝，未為真照；主賓互換，方見作家。若非異目超宗，爭解同生同死？所以，建大廈非一木之能，濟巨川非一人之力。然靜久思動，人之常情；去去又來，叢林通例。且坐斷去來，不涉動靜一句作麼生道？」擊拂，云：「棒頭喝下承當得，遍界無非碧玉菴。」

晚參。「一期曾未竟，心識已紛飛，壁角抄方語，閒房話別離。曲談猶夢夢，直指謾孜孜，珍重參玄客，精神莫浪施。」復舉：「芝禪師上堂，云：『翠巖路險巇，舉步涉千谿，更有洪源水，滔滔在嶺西。』」師云：「山僧即不然，翠巖路坦平，南北任君行，誰信鼓鐘石，朝朝夜夜鳴？」

解制，上堂。「昨日有人從河北來，卻得江西信，說道西山頂上，去冬凍折一株老松，壓倒五百人家屋子。今春鐵樹宮前，又被人偷去一員古井。唯有杏華村裏無底草鞋甚賤，一分買得一雙。諸人明日出山去，各須買取，不得忘卻。」便下座。

涅槃，上堂。僧問：「未離兜率降王宮，處處巖花綻曉風。向道如來原不滅，雙林何事去匆匆？」師云：「竹密不妨流水過。」進云：「恁麼則石火電光追不及，大千沙界現全身。」師云：「如何

是世尊底全身？」僧彈指，師云：「且莫認奴作郎。」問：「毘藍初誕，已顯本具之尊；雙樹言歸，直示無生之體。請問：如何是無生之體？」師云：「遲日江山麗。」進云：「九天雲影淨，遍界悉清輝。」師云：「瞎老婆吹火。」乃云：「毘藍園裏不曾生，雙林樹下何曾滅？祇此不滅與不生，便是眼裏黃金屑。所以世尊道：『若道吾滅度，即非吾弟子；若道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畢竟如何？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復舉：「秦跋陀禪師問生法師云：『法師講何經？』生云：『《涅槃經》。』陀云：『如何是大涅槃？』生云：『涅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是涅槃義。』陀云：『者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生云：『涅槃之義豈有二耶？某甲祇如此，未審禪師如何？』陀豎如意，云：『見麼？』生云：『見。』陀云：『見箇甚麼？』生云：『見禪師手中如意。』陀將如意擲地，云：『見麼？』生云：『見。』陀云：『見箇甚麼？』生云：『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陀云：『觀公見解未出常情，何得名喧宇宙？』生不能加答。大眾！生公說法能使頑石點頭，因甚向跋陀面前重重納敗？益見畫餅不可充饑，敵勝還他師子。敢問現前大眾：如何是大涅槃？」眾下語不契，乃云：「諸人要見大涅槃麼？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下座。

結夏，上堂。僧問：「三月安居，泥裏洗土，勦絕一句作麼生道？」師云：「雨花橋畔水，今古向東流。」進云：「莫是他安身立命處麼？」師云：「逐逐駑駘步，且非師子花。」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云：「方木逗圜孔。」乃云：「疾風暴雨來，滿庭水漉漉，不必再三請，我自登曲彔。中途不許停，古廟不許宿，拶斷虛空筋，舌頭原是肉。」喝一喝。復舉龐居士偈，拈云：「『護生須是殺』，尼寺覓胎髮。『殺盡始安居』，枯椿繫老驢。『要會箇中意』，泥蛇咬鱉鼻。『鐵船水上浮』，熱處冷颼颼。大眾！龐公葛藤已為汝等勦絕了也，還有直下知歸底麼？脫或未然，九旬策起雙眉看，一點疑消萬法通。」

端午，上堂。僧問：「天童先和尚云：『到底輸卻自家寶』，如何是自家寶？」師云：「持燈覓火人無數。」進云：「一刀斫盡虛空時如何？」師云：「你刀子在甚麼處？」進云：「禮拜去也。」師云：「口銜羊角。」乃云：「五月五，是端午，河下競龍舟，鄉間纏角黍，往來今古人，歲歲常如此。衲僧家，越今古，日夜不曾眠，剋期超生死。且道：生死作麼生超？」擊拂，云：「懸崖撒手後，遍界赤條條。」復舉：「天童山翁和尚因僧問：『人間此日划龍舟，鼉鼓聲聲競碧流，林下道人無別事，請師顯露箇宗緜。』山展拂子，僧云：『恁麼則覿面無私去也。』山云：『刺瞎汝眼。』

大眾！覿面無私，近來禪和箇箇會說。刺瞎汝眼，十箇有五雙茫然。試問大眾：拂子在山翁和尚手裏不曾動著纖毫，因甚卻刺瞎者僧眼？若也會得，盡大地無一纖毫過患。若也不會，直須到西天問取阿那律。」

晚參。「武寧細茶是化來供眾底，進賢黑豆是供山僧底。供養山僧底大眾有分，供養大眾底山僧亦有分，山僧與大眾非二亦非一。眾中未得入頭底直須薦取，山僧已得入頭底須向大眾邊會取。即今茶已飲了、豆已喫了，大眾邊事且置，祇如山僧終日與諸人同行、同住、同坐、同起，還有親見山僧面目底麼？試出來說說看。」一僧云：「武寧細茶。」師云：「武寧細茶與山僧面目有甚交涉？」僧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師以如意連打兩下。

上堂。「禁足半閱月，足不離地走，赤肉團邊無位人，汗珠日落兩三斗。大眾！無位真人本無相貌，因甚卻有汗出？還知麼？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昔臨濟祖師上堂云：『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箇無位真人，常在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攔胸擒住，云：『道！道！』僧擬議，濟拓開，云：『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長沙和尚聞之，乃云：『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大眾！二老盡力提綱，爭奈時流不免錯認，互說異端，所以差以毫氂，失之千里。翠巖也下一著，要與二大老相見。」卓杖，云：「猛虎咬大虫，泥蛇吞鱉鼻。」

上堂。僧問：「把住則黃金失色，放行則瓦礫生光。不逐四時凋、不落聖凡數底來，未審把住即是？放行即是？」師云：「葫蘆牽蔓上長空。」進云：「只如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又作麼生？」師云：「姑蘇城外寒山寺，黃鶴樓前鸚鵡洲。」僧舉坐具，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如何是風流底句？」進云：「口吞佛祖，眼蓋乾坤。」師云：「好與三十棒。」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馬腹驢胎。」進云：「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意旨如何？」師云：「前三三，後三三。」乃云：「山僧昨晚與堂主商量道：『天氣炎烝，說得幾句淡話也不濟事，明早不陞座也罷。』堂主云：『旦望五參，諸方常套，既為求法，豈懼炎烝？猶冀慈悲，以法布施。』山僧云諾，歸到室中，不覺酣睡，忽作一夢，夢見瞌睡魔王與尖觜蚊子在僧堂中廝鬧甚喧。瞌睡魔王道：『你者畜生太煞無狀，我此堂中兄弟箇箇是剋苦真參底，三更五更不眠不坐，你何得貪己口腹，啾啾亂鳴，咂彼肌膚？』蚊子道：『你者魔王且莫懵懂，古往今來被你魔過多少禪和子，如螺螄蚌蛤，昏昏昧昧，空喪天日，喫盡無限生受，盛盡無限香板，若不是我深錐痛箚，爭得睡眼豁開？』兩箇喧競不已，雲門

扇子忍俊不禁，從旁跳出，撲地與伊一擊，兩箇直得疾走無邊。忽報鐘鳴，山僧醒來，始知是夢。大眾！昨夜床上作夢，今朝座上說夢，且道：夢話還當得上堂法語也無？若道當得，盡大地人無有一箇不作夢者，又用祖師西來作麼？既當不得，今日上堂當說何法？還聞麼？其或未然，待你睡醒來再與你道。」

上堂。僧問：「大顛擯首座、翠巖擯堂主，是同？是別？」師云：「天地懸隔。」進云：「大顛擯首座，淆訛在甚處？」師云：「指東瓜，罵葫蘆。」進云：「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師云：「果然。」問：「傀儡線斷事如何？」師云：「六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乃云：「六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若到翠巖門，一文也不直。何謂如此？山深無六月。大眾！諸人箇箇在深山中經冬過夏，還識山中景況麼？脫或未知，山僧為汝指出。」卓拄杖，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慧習耆舊六旬，請上堂。僧問：「金風飄則梧葉落，玉露降則桂子生。如何是未生前事？」師云：「珠峰頭倒卓。」進云：「已生後又如何？」師云：「溪水向東流。」進云：「此猶是衲僧現成途轍，撥轉上頭關又作麼生？」師云：「腳跟下痛與三十棒。」進云：「常將日月為天眼，指出須彌作壽山。」師云：「須彌未為峻，日月未為明。且道：如何是高明底句？」僧便喝。師云：「喝即不無，須是有句始得。」進云：「如何是句？」師云：「禮拜著。」進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云：「今日且放過。」問：「祖禰邊事即不問，祝延一句是如何？」師云：「海棠花發正新秋。」進云：「祝延一句蒙師指，水牯牛有多少甲子？」師云：「背陰山子向陽多。」進云：「恁麼則春秋不相涉，乾坤弗能收。」師云：「你道潘閬倒騎驢，因甚跌殺王番綽？」進云：「謝師答話。」師云：「有甚麼交涉？」乃云：「六十歲處胎出胎，即紹伏陀密多之衣缽；六十年學道得道，可繼順、瑛二老之芳塵。然此亦是曲徇時宜，大權方便，故示有佛、有祖，有出、有入，有得、有失，有促、有延，聊將蜜果子換汝苦葫蘆。若約衲僧分上，本無許多事。所以道：『我智力如是，慧光照無量，壽命無數劫，久修業乃得。』」豎拂，云：「大眾！者箇豈不是慧光？且道：修習何業得如是長壽？」擊拂，云：「合掌柏凝千古翠，青蓮石噴萬秋香。」

斫柴回，晚參。「若論此事，便如斫柴一般。山愈深，柴愈厚；柴愈厚，故刺愈多。刺棘既多，則下手最難，須是有權巧方便始得。你若眼目不清，氣力綿眇，刀子又鈍，下手又不子細，非但不能取柴，連手腳亦刺得稀爛了。又有一等，刀子也快，氣力亦充，眼目亦精明，祇是不肯著力，雖到山中東覷西覷，不覺夕陽斜照，一日

過了，收拾歸來，非但無可蓄積，即炊茶飯亦不足，及至風雨霜雪依前，不免凍餒之患。若是箇具眼老樵，預先看定某山柴深、某山柴淺，某處路直捷、某處路縈迂，然後緊峭芒鞋，磨快刀子，一到山中便將荊棘一刀斫盡，然後取柴，縱有通紅山查、絕好毛栗也不暇顧，一氣斫完，收拾挑歸，歸到家中，放下擔子，颺下柴刀，不知何者為柴、何者為刺，但遇烹茶炊飯時，信手拈來，用之不竭，一任寒風蕭蕭、凍雪飄飄，香積廚中燄倍高。眾中有等影響禪和，畢竟道翠巖譬喻得不親切。何故？此事原不假功勳得，豈向外邊求？才出門時已蹉過了也。大眾！蹉過且置，祇如不蹉過一句作麼生道？」眾默然，師云：「既道不得，今晚直捷為你們道破。」遂拈拄杖一齊打散，歸方丈。

解夏，上堂。「社燕巢空，秋林木落，消息分明，時人不覺。意下丹青，紛紛圖度。休圖度，楊歧驢子三隻腳。」喝一喝，下座。

王行達、行立居士薦親，請上堂。僧問：「超凡入聖即不問，了生脫死一句作麼生道？」師云：「當陽無向背。」進云：「未審王氏所薦二親歸何國土？」師云：「並蒂芙蕖火裏栽。」乃云：「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存，廢詩停社遙相慰，何似譚宗共報恩？大眾！罔極恩深，殞形莫報，縱使生事以禮、死葬以禮、祭之以禮，亦不過世間之孝，惟有佛力、法力、賢聖僧力是破闇之明炬、出苦之梯航，使其永斷苦輪，高陞樂土，豈不是人子之大孝？然尤有一等信根微劣底，便道：『人生在世，親逢知識耳提面命尚不能領略，何況歿後神識杳冥，焉能聞法超昇？』殊不知？世人之情，逢樂境則耽戀不捨、遇苦境則厭離心生，因其厭離之際便有可化之機。譬如渡章江相似，中流忽遇怒浪驚濤，即平日極不信心者亦同聲疾呼觀音名號，是故三世諸佛視此苦海眾生如一子想，所以乘機化導不遺餘力。我等纔起一念厭離心，便與諸佛感應道交，截流到岸，更復何疑？雖然，有苦、有樂，有昇、有沉，有欣、有厭，有佛、有眾生，蓋是常情，且道：宗乘中事如何理論？」豎拂，云：「會麼？香飄丹桂知無隱，月墮金莖在處明。」

黃山恒證禪師請上堂。僧問：「太白令行天下，滹沱燈耀十方，分燈列燄即不問，千里同風事若何？」師云：「天涯海角同肝膽，楚水吳山不隔塵。」進云：「若非親得天童旨，焉能普應大千機？」師云：「秋風吹八極，木落露千山。」進云：「恁麼則均沾法乳去也。」師云：「壁上畫碁盤。」乃云：「天都峭拔，別是人間；洪井幽深，信非凡境。古佛光搖四面，面面輝煌；白雲淡鎖千峰，峰峰挺秀。若作境致會去，蹉過黃山法兄；若作玄玅商量，辜負翠巖長老。直饒總不恁麼，未免墮阬落塹。正恁麼時，同參一句作麼生道？慈光直射西峰上，翠靄高凝紫石間。」復舉：「馬祖遣僧馳書

訊徑山欽禪師，欽開緘，見書中祇畫一〇相，乃拈筆於〇相中著一點，依舊封回。後來忠國師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師云：「馬祖搖頭，徑山擺尾，大小國師靴裏動指。」下座。

開爐，聖修禪人請上堂。師陞座，維那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師云：「文殊來也，諸人還見麼？」那出眾作禮，師云：「將謂是文殊。」那云：「適來也不差。」師云：「猶隔天涯在。」那云：「小陽時至，爐[革*(苟-口+用)]宏開，鍛鍊聖凡，憑何旨的？」師云：「眉間迸出吹毛劍。」進云：「恁麼則燄裏明珠光燦爛去也。」師云：「莫將黃葉作金錢。」乃云：「聖凡修證路千差，眼裏金塵耳裏沙，爐面撥開山寺火，眉鬚墮盡見丹霞。大眾！彌天烈燄已撥開了也，木佛舍利燦爛光明已當陽呈露了也，諸人還見麼？若也見得，便可大開爐[革*(苟-口+用)]，鍛聖鍛凡。脫或未然。」豎拂，云：「火星迸也，急須照顧眉鬚始得。」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五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六

嗣法門人傳我等編

住翠巖寺語錄

佛成道日，澹菴莊內翰送大獅子吼額至，洪爐禪人請上堂。僧問：「南浦雲開，宗風大扇；西山日出，祖印重光。法窟當興即不問，獅王大吼事如何？」師云：「野狐倒退三千里。」進云：「可謂正覺峰前千古秀，無雲嶺上一枝新。」師云：「風吹石臼念摩訶。」進云：「全憑補衮調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師云：「大家共證明。」問：「靈山正令，翠巖權衡，祇如高沙彌來，和尚作麼生接？」師云：「不入洪爐裏，爭見是精金？」問：「一句當陽真面目，千聖傳來盡無為。無為即不問，如何是真面目？」師云：「撲碎菱花鏡，通身是慧光。」僧禮拜，師乃云：「王宮初降日，已作獅子吼，何事入深山，特地觀星斗？還會麼？洪爐燄燄浪花飛，雪白眉毛生腦後。」復舉：「蘇東坡內翰參佛印禪師，值入室次，印云：『此間無坐榻，學士來作甚麼？』士云：『暫借和尚四大作禪床。』印云：『老僧有一問，學士若道得，即請坐；若道不得，輸下玉帶子。』士云：『請和尚問來。』印云：『老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學士向甚麼處坐？』士無語，遂留玉帶以鎮山門。大眾！東坡無語且置，試問諸人還道得否？」眾下語不契，師云：「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定太平。」

熊少宰送大雄寶殿金額至，小參。「佛恩難報，佛法難聞，佛理難明，佛世難值。所以，教中道：『諸佛出世如優曇缽羅華，時一現耳。』大眾！要知三世諸佛不離自心，是故，自心眾生滅則佛現，自心眾生生則佛隱。然一切眾生生滅流注，念念不停，爭得諸佛時時出現？諸佛既不現，則一切佛法亦不現，一切佛宮殿亦不現，一切佛妙莊嚴具亦不現，一切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亦不現，一切佛殊勝希有事亦不現。既皆不現，則一切眾生無由瞻仰、無由起信、無由種天人之福、無由越三塗之苦、無由聞難聞之法、無由報難報之恩。譬如翠巖祖庭自淹沒以來，殿閣莊嚴一切化為烏有，四鄉善士雖欲植福，無地可植；雖欲聞法，無處可聞；雖欲報佛深恩，無因可報。幸有護法善神先懸雪上之讖，諸山耆舊同罄缽中之餘，諸大宰官、居士或以翰墨為佛事、或以金玉為佛事、或以讚揚為佛事、或以毀謗為佛事，乃至五湖衲子半夜敲門，頻年擊柝，口勞舌沸，骨露皮穿，所以嵯峨寶殿頓還唐宋舊觀，煥爛銀鉤倍增巖巒秀色。山僧本是一箇精光窮漢，上無片瓦、下無卓錐，道不足以恢弘

佛祖、德不足以感動天龍鬼神，智短才疏，緣微福薄，豈能建立大功、成就大事？此蓋全賴護法耆舊及諸賢衲之力。今則佛殿已成、佛恩已報，且道：如何是諸佛正法？試舉箇古人公案與列位商量。昔梁武帝問達摩祖師云：『朕自即位以來，造寺度僧不計其數，未審有何功德？』摩云：『無功德。』帝云：『為甚無功德？』摩云：『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帝云：『如何是真功德？』摩云：『淨智玅圓，體自空寂，如是佛法，不以世求。』大眾！對病下藥、因時制宜，須是達摩祖師。若是翠巖即不然，或問造寺度僧有何功德？但向他道：『水漲船高，泥多佛大。』或云：『如何是淨智玅圓，體自空寂？』但向他道：『明辰上正梁，大家齊著力。』」

豎天人師殿，上堂。「雪中寶殿，久已呈祥；雲裏畫梁，兮朝方豎。布金施粟，檀那深植無漏之因；竭力勞心，衲子同圜未了之願。大功既就，大用全彰、大智洞然、大機普應，轉法輪于塵際、現寶剎於毫端，直得百億虛空同聲喝采，恒沙諸佛靡不光臨。所以道：我此道場如帝珠，十方諸佛影現中。大眾！即今四眾畢集，萬指圍繞，豈不是現底影子？且道：諸佛在甚麼處？」豎拂，云：「一梁聳拔青霄上，六戶常明翠竇間。」

開爐，上堂。「山僧自住翠巖以來，七載之間，八度結制，皆以五七間敗屋為禪堂，以三寸舌頭為爐[革*(苟-口+用)]，以鐵如意子為鉗鎚，冷灰堆裏間或爆出一顆、兩顆，祇是不堪上眼。獨有今年迥與尋常不同，九夏三秋之間卻以六七十里山溪為禪堂，以牽板篾纜為爐[革*(苟-口+用)]，以汀州清流樹為鉗錘，一期之間鍛鍊得一夥銅頭鐵額漢，箇箇可以為梁、為棟。大眾！若據山僧見解，一向用底卻是小爐[革*(苟-口+用)]，謂之作死馬醫，縱使醫得活來，不耐風霜、不靳熬鍊；今年用底卻是大爐[革*(苟-口+用)]，若能受得，即成一行三昧，又謂之玅莊嚴三昧、無盡藏三昧。大眾！且道：今冬結制還是用大爐[革*(苟-口+用)]邪？小爐[革*(苟-口+用)]邪？」喝一喝，云：「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

迎佛登殿，晚參。「佛殿雖有新舊，佛身原無大小，隨分拈一毫頭，盡現八十種好。」拈杖，云：「者豈不是一毫頭？還見八十種好麼？」喝一喝，云：「直饒親見得，也是眼裏黃金屑。」

除夕，解制，熊少宰設普茶，請小參。「一歲除，群機息，倉廩雖罄空，且無私債逼。祖師禪，休外覓，斷磚碎瓦盡隋珠，木頭竹葉皆荊璧。衲僧家，須委悉，百年三萬六千朝，回首看來駒過隙。既解制，重打七，自己心頭須著急，心頭不急眼不開，未免因循虛度日。且道：不虛度時如何？淨名原是老維摩。」

陳行遂居士請上堂。僧問：「共說無生話，千古羨龐公，檀那今再請，煩師一線通。」師云：「蒿箭射虛空。」僧禮拜，師乃云：「蒿箭射虛空，虛空百雜碎，全機獨露時，超出世出世。大眾！隨順慳貪、嫉妒、嗔恚、愚癡，造種種業、受種種苦，是世間法；勤修六度萬行，永斷九結十使，乃至菩提涅槃、真如解脫，是出世間法。世間法如病，出世間法如藥，以無上之玅藥，起必死之膏肓，病盡藥除，即玅劑靈丹亦成長物。所以道：眾生罪業深可怖，於百千劫不見佛，漂淪生死受眾苦，為是等故佛興世。」驀豎拂，云：「佛已出興也，諸人還見麼？若也見得，則無罪不除、無願不遂，可以盡凡情、可以躋聖位；脫或未然，好將江上沫，覷等夢中身。」

無改優婆夷請上堂。「三冬無煖氣，止水不藏龍，一語具三玄，瓊花開碓觜。所以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有時恁麼中不恁麼、有時不恁麼中卻恁麼，有如是操略，得如是自在，乃能東湧西沒，纖毫無改，出生入死，隨地稱尊。且道：正當恁麼時如何？山盡疑無路，谿回別有村。」

出郡歸，晚參。舉：「臨濟大師示眾，云：『有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常在家舍，不離途中。且道：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大慧云：『賊身已露。』」師云：「山僧出郡數日便不在家，你們終日在家便不曾出路，作麼生說箇常在途中、不離家舍底意旨？」眾下語不契，師云：「山僧為汝拈出。一句定綱宗，須是大慧老漢；一語分玄要，還他臨濟大師。且道：翠巖又作麼生？」擊香几，云：「單重交折。」

古眉山侄禪師請上堂。「坐斷十方時，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密移一步處，山依舊是山、水依舊是水。於密移處薦得，便能顯大機、發大用，權衡佛祖、提唱宗乘，不向毒海裏汩沒；於坐斷時便休，終是鶻臭布衫、炙脂帽子。所以道：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正恁麼時，如何是身裏出門底句？頷下眉毛倒插天，南山起雲北山雨。」復舉：「楊岐禪師上堂，云：『薄福住楊岐，年來氣力衰，寒風吹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起死柴頭，且向無煙火。』大眾！楊岐遠祖提持箇事如指諸掌，爭奈熟處難忘？翠巖則不然，薄福住翠巖，天寒髮不芟，故人從遠至，默對口喃喃。既是默對，因甚口喃喃？澄潭不許蒼龍蟠。」

上堂。「以洴澼纊為事，須有不龜手之藥；以射猿猴為事，須有養由基之箭；以超生死、越涅槃為事，須有爍迦羅之眼。此眼一開，方能辨龍蛇、別緇素，梯航萬有、津濟群靈。所以道：生死海中以眼為津梁。然此亦是曲為，今時途中受用即不無，向上一著即未

在。且如何是向上一著？戳瞎爍迦羅眼後，黧奴白牯盡揚眉。」復舉：「仰山問中邑禪師：『如何得明見佛性？』邑云：『譬如一室六窗，內有一獼猴，外獼猴喚云：「猩猩！」內獼猴應諾。如是六窗俱喚俱應。』山云：『承和尚譬喻，無不明了。或若內獼猴睡著時如何？』邑下禪床，執山手云：『猩猩！與你相見了也。』大眾！能近取譬，中邑可謂仁矣，惜乎被仰山一拶，未免手忙腳亂。翠巖即不然，或有問：『如何得明見佛性？』劈脊便棒。何故？免得猩猩貪瞌睡，勞他六戶喚頻頻。」

涓涓胡佛子等披剃，請上堂。僧問：「凡胎刀下盡，頂相歷然彰；棒下無生旨，請師為舉揚。」師云：「霜葉已辭原上樹。」進云：「與麼則親入洪崖社，凡心即佛心。」師云：「冰花尚鎖洞中泉。」僧禮拜，師乃云：「百千佛法不出一掌，直下知歸猶隔霄壤。既是知歸，因甚又隔霄壤？九苞鳳尚縈金網，且裂破網羅一句作麼生道？和風吹愛日，冰樹自涓涓。昔趙州禪師示眾云：『北方來者與之上載，南方來者與之下載。』大眾！趙州老漢雖善撥轉天關，掀翻地軸，未免隨人上下。翠巖則不然，南方來者光剃頭、淨洗缽，北方來者淨洗缽、光剃頭。若人會得，不妨四楞蹋地。」

成道，豎毘尼、應供、香積三堂，謝定邦二監修，程齡伯居士薦母，請上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一點星輝，千差頓徹。或演毘尼、或惟一默，或應供于天上人間、或分飯于香積佛國，或陞忉利度現在之母、或坐雪山指群靈之月，正眼觀來，總不出者箇時節。若知者箇時節，則生而非生，滅亦不滅。雖不滅、不生，卻能現男、現女，現俗、現僧，定國安邦，成家立業。正恁麼時，且道：程門朱氏畢竟在甚麼處？」豎拂，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復舉：「教中道：『世間一切諸凡夫，信是法者甚難得，若能勤修清淨福，以昔因力乃能信。』大眾！祇如今辰檀越飯僧薦母，豈不是清淨福？作麼生是法？」卓拄杖，下座。

何介甫居士請上堂。「異類中行底始可受得人天供養，一切不會底乃能親與佛祖為師。祇如西天打鼓、東土作舞、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又作麼生？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卻著破藍衫。」頌云：「一年一度修香供，山愈崚嶒海愈深，不是多生培福智，肯將黃葉博黃金？」下座。

舉慶西堂，瑩、如二禪人薦師三貧，請上堂。僧問：「千眼頓開，十方坐斷，未審亡靈向甚處遊履？」師云：「湘之南，潭之北。」進云：「外不住凡聖、內不住根本底人來，還受得人天供養麼？」師云：「趁出三門外。」進云：「遍界且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座中圜。」師云：「你眉鬚因甚墮落？」僧無語，師云：「猶欠分明在。」乃云：「未學參禪且學陶，流泉夜夜鼓寒濤，一聲驚斷幽人

夢，湧出摩尼價倍高。」豎拂，云：「大眾！還見摩尼麼？當陽如未委，問取慶西堂。」
除夕，上堂。僧問：「本無去來，為甚麼迎春送臘？」師云：「天左旋，地右轉。」進云：「古人烹露地白牛與眾分歲，和尚又作麼生？」師云：「金剛圈，栗棘蓬。」進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明日來，與你三十棒。」師乃云：「屋廬已蓋了，要緊是搬柴，搬盡渾無事，端趺享歲齋。」下座。
元旦，上堂。「牢山道士儼如仙，章水老儒年八十，涯岸不封疆不分，同聽法王義第一。所以世尊道：『十方諸佛國，惟一無二乘。』孔子道：『吾道一以貫之。』老子道：『抱一為天下式。』諸人若了得一，無事不畢、無教不明、無疑不息。大眾！今朝恰逢元旦一，且道：一在甚麼處？」拽拄杖，便下座。
上元，解制，尊禪人六旬，請上堂。「月遲遲，燈燦燦，囚地一聲全體煥，但能不昧獨尊兒，逝水年光何必筭？白蘋洲，綠楊岸，處處枝頭花爛熳，燕語鶯啼總是春，爭奈狂心猶未斷？整芒鞋，削扁擔，千山萬山恣遊翫，前途忽遇把關人，莫教忘卻舊公案。且作麼生是舊公案？上元原是正月半。」喝一喝，下座。
法雲菴智玉禪人請上堂。「大智無分別，而玉石判然；大法絕階梯，而升沉宛爾。未明大法，逐境生情，情重則永劫沉淪、情亡則立地解脫。立地解脫則無分別，大智廓爾現前。大智既現前，則剖石出玉、拈玉為石，移頭作尾、以尾為頭，然後運大悲心入生死海，或布施、或愛語、或利行、或同事，以四攝法接一切人，皆其土苴緒餘，不費纖毫鹽醬。若能如是，是真持戒、是名佛子。所以道：佛子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佛位既入，且道：如何履踐？法雲在處為霖雨，心月隨方破暗迷。」
佛誕，如僧優婆夷請上堂。僧問：「雪山六載即不問，七步稱尊事若何？」師云：「千年石虎誕麒麟。」進云：「雲門道：『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又作麼生？」師云：「拔出腦後楔。」乃云：「入王宮又出王宮，片月何曾下碧空？一念未生前薦得，通身頓現紫金容。所以道：『一念心清淨，即是佛出世；一念心染污，即是佛滅度。』是知一念頓空，則凡聖齊泯、染淨雙亡。於雙亡後，何妨六臂三頭？正齊泯時，不礙千形百狀。所以，具足優婆夷雖無女業，示受女身，素服清潔，常能大捨，遂於忍辱波羅蜜中具足十種波羅蜜。八歲龍女以旁生之身具菩薩之行，須臾之間變成男子，直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大眾！要知無垢世界麼？即汝現前一念清淨心是。所以，僧問馬祖大師：『如何是佛？』祖云：

『即心是佛。』大眾！除卻四大五蘊，那箇是汝心？」卓拄杖，云：「日破浮雲宇宙清。」

上堂。「真性本無生，浮生皆幻；四大是假借，有借必還。動轉還風，煖氣還火，涕唾還水，骨肉還地。如是，四大各還，真性不滅；四大和合，真性不生。所以道：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翠巖所說不生不滅之法，用薦王門黃氏早悟真常之性，同趨解脫之場。大眾！祇如黃氏四大離散已周一載，眼、耳、鼻、舌悉同灰壤，縱使紫金光聚，渠亦不見；獅子吼音，渠亦不聞。作麼生說箇薦拔底道理？還知麼？無見見時為正見，不聞聞處是真聞。」擊拂子，下座。

移佛像過新應供堂，獨尊上座請上堂。「坐斷十方底人，直須密移一步；密移一步底漢，依然坐斷十方。有如是胸襟、負如是氣概，始能鼎新革故，在處稱尊，拈尾作頭，隨機導物。正恁麼時，頭正尾正一句作麼生道？一口平吞十八灘，臥龍飛躍起波瀾。」喝一喝。

送本山歷代祖位入尊宿堂，上堂。「道眼圜明之謂尊，德臘俱高之謂宿，古今共坐一堂中，浩浩商量舊題目。大眾！且道：舊題目中所說何事？莫是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麼？且喜沒交涉。莫是說真如涅槃、菩提解脫麼？且喜沒交涉。莫是說善惡因果毫氂無差麼？且喜沒交涉。莫是說三玄三要、四禁五位，乃至千七百則葛藤麼？且喜沒交涉。既都不是，畢竟如何是舊題目？」豎拂，云：「見麼？若向者裏覷得透，不妨與古尊宿同起、同坐，同入、同出，始堪消受人天供養，開鑿人天眼目，所謂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是故，先師住天童時，特立先覺堂以祀歷代諸祖，朔望率眾炷香瞻拜，且勒石以紀其事。山僧初住翠巖，亦曾陞座告眾，設位安奉，但未有堂，今于大殿東特立一堂，名曰尊宿，以奉本山歷代諸祖。蓋先覺、尊宿名異旨同，朔望禮儀仍照先師成式，後之說法此山者皆可相繼而入。大眾！祇如本山尊宿歷梁、唐、宋、元滅度已久，即今山僧設位、檀越設供，且道：還來赴也無？翠巖不惜眉毛，為諸人挑剔看。」拈拄杖，云：「饅頭饎子初烝熟，一缽盂邊散一枚。」

住白法院語錄

新僧堂成，羅鳳山居士請小參。「石帽峰頂，選佛場開，一句當天，萬機頓息。果然頓息去，便可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人人常光現前，箇箇壁立萬仞，不勞肯綮修證，直下及第心空，鋤月耕雲盡是西來大意，開

單展缽無非古佛家風。所以道：『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眾兄弟！且道：那箇是安然底體？莫是喝一喝、拍一拍麼？莫是豎一拳、頓一腳麼？莫是畫一圜相作女人拜麼？如斯舉措，盡是弄精魂漢，所謂依他作解，障自悟門。而今諸方多是學底禪，往往向知識口角邊、方冊上東卜西卜，忽然卜得一機一境，便道我會也。似則也似，是即未是，縱饒你學得十成無滲漏，說得攢華簇錦、巧玅鐵新，及到眼光落地時，一點也用不著。何故？從門入者不是家珍，直須自胸迸出，始可蓋天蓋地。白法者裏舖席初開，也無差珍異寶與諸人搬弄，憶得昔年在太白峰前拾得一籃栗棘蓬、幾箇金剛圈，拋向諸人面前一任吞透。若也吞得落、透得過，不妨擺手出章江。其或未然，七尺單前高著眼，莫教空過好時光。」復舉：「王常侍參臨濟大師，偕入僧堂，侍云：『者一堂僧還看經麼？』濟云：『不看經。』侍云：『還參禪麼？』濟云：『不參禪。』侍云：『未審教伊作甚麼？』濟云：『一箇箇教伊成佛作祖去。』侍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濟云：『將謂你是箇俗漢。』」師云：「臨濟若無後語，洎被打破蔡州。然雖如是，未免旁觀者哂。今日鳳山居士入山設供，偕山僧入僧堂，他既不問如之若何，山僧亦不曾向他道：『教伊成佛作祖去。』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除夜，小參。「臘月三十日到來也，還有脫灑自由底衲僧麼？出眾[跳-兆+孛]跳看。」僧問：「如何是白法境？」師云：「石帽峰高日月寒。」「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亮公洞裏笑相親。」「如何是人中意？」師云：「腳下泥深三尺。」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打，云：「放過即不可。」進云：「恁麼則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華裏過來香。」師云：「切忌詐明頭。」乃云：「年盡、月盡、日盡、時盡，好箇到家消息，爭奈無人諦信。卻道：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悽悽客路悲霜鬢。試問堂中眾弟兄，胸次疑團盡未盡？若也盡，當陽顯出毘盧印，印破十方無邊太虛空，掀翻八萬四千塵勞阱，剎剎皆為解脫場，塵塵總是大圜鏡，從他四序推移、八風飄鼓，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常在定，也無生、也無死、也無老、也無病、也無迷悟并凡聖，翻憶西來碧眼胡，道箇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也是缽盂口上重添柄。雖然，祇如雲門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作麼生？五九盡處又逢春。」復舉：「天童先和尚因僧問：『學人遠來，要問和尚討箇佛做。』童云：『佛也是你分外事。』」師云：「斬釘截鐵，本分宗師，直下知歸，罕逢達者。還委悉麼？渾身已在含元殿，何事嘮嘮問帝都？」

歲旦，小參。「年新、月新、日新、時新，三陽開泰，萬物咸新。」驀拈拄杖，云：「唯有山僧拄杖子，不屬陰陽與故新，有時卓在孤峰頂上，壁立萬仞；有時突出十字街頭，和光同塵。若向和光同塵處與拄杖子相見，大似浮雲遮日面；若向壁立萬仞處與拄杖子相見，未免重添眼裏釘。去此二途，畢竟向甚處與拄杖子相見？」卓一下，云：「還會麼？若向者裏見得，和光同塵處灼然壁立萬仞，壁立萬仞處不妨和光同塵，有權、有實，有照、有用，雙明、雙暗，全主、全賓。如是，則終日喫飯不曾嚼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挂一縷絲、終日行不曾移一步、終日說不曾動口脣。所以道：諸人總被十二時辰使，山僧使得十二時。然此猶是向下論量，若也向上提持去，直得三世諸佛不敢正眼覷著，歷代祖師箇箇飲氣吞聲。且道：拄杖子有甚長處得恁麼奇特？」擲下云：「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復舉：「鏡清因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荅話。』清云：『鏡清今日失利。』明教因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為甚麼卻無？』教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教云：『明教今日失利。』」師云：「說有道無即不無二大老，若是新年頭佛法，總未夢見在。今日或有問白法如何是新年頭佛法？但向他道：『拄杖正開封。』他若擬議，劈脊便棒。且道：是有？是無？試定當看。」

香城請弘戒示眾。「昨夜壇上石羅漢得得走過西天，相訪優波離尊者。尊者見羅漢騰空而來，倉忙起身，恭迎就座，遂問：『屈荷仁者金錫遙臨，有何見教？』羅漢云：『遠來無別，特有所啟。佛出世時，以佛為師；佛滅度後，以戒為師。尊者乃吾佛大弟子，持戒第一。當此像法之際，我南閻浮提眾生貢高我慢，障閡嫉妒，不奉戒律、不守威儀，乃至殺盜妄淫、十惡五逆，中外相侵，尊卑倒置，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徒悖其師者有之、弟逆其兄者有之，因此國界不安，兵戈四起，血流漂杵，骨積成山。尊者何不乘悲願力，分身剎塵，廣弘戒法，普利人天耶？』尊者喟然太息，云：『善哉！仁者乃能為閻浮提眾生作大請主，可謂內祕菩薩行，外現是聲聞。第某螢火之光，焉能破其闇昧？況震旦國中原有大乘氣象，若僧、若俗，皆是大乘根器，一聞千悟，得大總持，自有當當性戒，了無持犯之殊，豈假區區相名，妄生縛脫之見？所謂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參禪？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一切障閡即究竟覺。』正作是語時，被山僧聽見，震威一喝，云：『你者兩箇老凍膿，大似徐六擔版，各見一邊。若知我祖師門下向上關

捩子，爭肯恁麼道？』作是語已，復喝一喝。二公逡巡而退，各歸本位。大眾！前一喝且置，敢問後一喝意作麼生？試道道看。若道不得，山僧打葛藤去也。不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即不生。」豎拂子，云：「大眾！者箇豈不是境？畢竟阿那箇是心？若向者裏覷得倜儻分明去，不妨向聲色頭上坐、聲色頭上臥，處處全彰，頭頭顯露，不落見聞知覺、不墮意想情塵，淨贏贏絕承當，赤灑灑無回互。等閒吐一詞，三藏莫能詮；尋常行一步，鬼神莫能測。非是不參禪，都緣無禪可參；非是不受戒，祇緣無戒可受。雖知有為虛幻，而不輕小善；雖達罪性本空，而不造諸惡。所謂無我、無作、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忘。近代有般狂禪偽學，開口便引六祖『心平何勞持戒』之說以自覆其短？啖肉飲酒，靡所不至。癡人！我且問你：六祖還得心平也未？若道未得心平，因甚卻傳五祖衣缽？若道已得心平，因甚又從智光律師受戒？殊不知？古人一時抑揚之說、對機之談，便乃撥無因果，自招殃禍。又有一等盲修瞎煉、耽名著相之徒，不諳無作戒體，祇管膠柱鼓瑟，執藥成病，單單以受持衣缽為戒。殊不知？持戒但束身，非身無所束。從上大律師如道宣、本嵩輩，何嘗不達毗尼性體來？又有一等，也不參禪，也不受戒，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但祇剃光了頭，便言我是禪師。癡人！我且問你，喚甚麼作禪？具箇甚麼眼目便可以為人師？難道曉得兩部、三官、血盆、壽生、高王等經，便可稱禪師耶？更有一等，自暴自棄，自甘客作，開口便言：『受戒參禪是禪和子事，我們是應赴和尚，便放肆些也不妨。』癡眾生！吾佛制戒，且令七眾同受。《梵網經》云『一切國王、王子、百官受位時，應先受菩薩戒。』一切鬼神救護王身、百官之身，王臣且令受戒，何況毀形壞服，稱大比丘而不受佛戒耶？昔洞山問僧云：『世間何物最苦？』僧云：『地獄最苦。』山云：『不然，向此袈裟下失卻人身，是為最苦。』大眾！且道：作麼生出得此苦壑？山僧為汝註破。若要世世不失人身，直須嚴持戒律；若要頓超三界，應須洞達唯心。已上所舉近代法門流弊、諸方種種偏執，總是不達唯心境界，故起種種分別。昔本嵩律師因楊無為請問終南宣律師所述毗尼性體，嵩荅以偈云：『情智何嘗異？犬吠蛇自行，終南的的意，日午打三更。』大眾！你道律師不識禪得麼？若識得此偈落處，始名真奉律。山僧續貂亦有一偈：日午打三更，冰華燄裏生，誰識南昌郡？便是古洪城。」

白總戎請就香城，論《梵網經》，并啟華嚴萬佛會，小參。「大法離文字，至理絕言詮，處處露真機，塵塵揚玅諦。所以道：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玅訣。到者裏，不可以眼覷、不可以耳聞、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識識，須是大根、大器、大

丈夫漢，向生佛未分前、睹聞莫及處直下承當，全機透脫，便可高揖釋迦、不拜彌勒、婢視聲聞、奴呼菩薩。如是，則三藏十二分教還同故紙，祖師西來無風起浪，天下老和尚橫說豎說總是熱碗鳴聲，上不見有諸佛可攀，下不見有眾生可度，內不見有自己，外不見有大地山河、森羅萬象，一片本地風光凝然獨露，一著本來面目廓爾現前。然雖如是，更須知有轉身一路，始能顯大機、明大用，殺活自在，照用並行，無佛處示佛、無祖處作祖、無言處演言、無相中現相，或現天大將軍身鎮干城於閫外、或現丈六比丘身斷鬚髮於雲間，或慈、或威，或順、或逆，以同事攝現百億身，全承此箇威光，不假他人氣力，可以祝無疆之聖壽、可以報罔極之深恩、可以定國安邦、可以延齡益算。以此懺愆，無愆不滅；以此集福，無福不臻；以此保子孫，綿綿瓜瓞；以此續慧命，燄燄聯輝。所以，千佛萬佛，佛佛同源；大乘小乘，乘乘普利。到者裏，心外無法，法外無心。一瞻一禮，全明心地法門；一香一華，盡是舍那境界。故《梵網》云『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各坐菩提樹，一時成佛道。』」豎拂，云：「釋迦老子即今在山僧拂子頭上成等正覺，轉法輪，度眾生了也。諸人還見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復舉：「梁武帝請傅大士講《金剛經》，士陞座，撫尺一下，便下座。誌公和尚問云：『陛下還會麼？』帝云：『不會。』誌云：『大士講經已竟。』大眾！武帝祇索一顆夜明珠，大士便打開無盡藏，直得七珍八寶一時現前。然雖如是，若不得誌公證明，洎成瓦礫拋卻。」乃顧視左右，云：「眾中還有別寶者麼？」卓拄杖一下，喝一喝，復云：「殺人刀即活人刀，定國安邦勳業高，提起此刀能自斷，凡情聖解一時超。」

示眾。舉《梵網》放火焚燒戒，乃云：「黃面瞿曇原來膽小，若據山僧見解，要明菩薩心地大戒，直須大大底放一把火，將目前頑山笨石、敗葉枯枝，以至三千大千世界燒得乾乾淨淨，洞無一物，諸人本源心地不妨覿體現前。所以道：『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隕。』虛空既消隕，何處得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來？又何處得樓臺屋宅、鬼畜昆蟲來？如是，則上無能害之人、下無可害之物，誰是菩薩？誰是眾生？誰是持戒人？誰為犯戒者？所謂般若大智如大火聚，擬之則燎卻面門，直饒你不擬，亦未免眉鬚墮落。且道：畢竟作麼生？」良久，云：「從來無背面，隨處任縱橫。」

遊廬山歸，示眾。「茫茫極目起烽煙，拄杖思量走上天，誰識此間原自穩？歸來仍可伴雲眠。大眾！還識此間麼？三世諸佛於此間利生、演揚玅法，歷代宗師於此間全提正令、拔楔抽釘，一切異類於此間舍身、受身，橫出豎沒，大浸稽天此間不溺、劫火洞然此間不壞、毗嵐飄鼓此間不移，二六時中折旋俯仰、去來動靜不離此間，

縱使遊遍匡廬、雲居、天台、南嶽，乃至歷盡百億須彌盧不可說浮幢王剎亦不離此間。所以道：『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若果親到此間，便可倒戈卸甲，海晏河清，凡聖情忘，生死見謝，虎無所施其爪、兵無所投其刃。正與麼時，不動尊如來出來道：『長老還曾到此間麼？』山僧云：『到。』不動尊云：『長老既到此間，便該千穩百當，為甚麼惶惶怕怖，東奔西走？』山僧呵呵大笑云：『老凍膿，也許你大膽，祇是要脫炙脂帽子更進一步始得。』且道：畢竟如何？深洞白雲無住著，不妨飛去又飛來。」復舉：「天童先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不動尊？』童云：『此去徑山五百里。』」師云：「天童先師貫用金剛寶劍，覿面全提，者僧若知落處，便好百草頭上卸卻干戈。今日或有問山僧：『如何是不動尊？』但向他道：『露柱騎牛登五老，燈籠蹋雪返西峰。』久立，眾慈伏惟珍重。」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六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七

嗣法門人傳我等編

住建寧府黃巖寺語錄

山門。「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且道：那箇是不出門底祖父？」拽拄杖便入。
佛殿。「家中原有佛，毋勞向外求，一番親見面，頓破古今愁。」便禮拜。
伽藍。「黃巖翠巖，隨處作主。整頓頹綱，惟我與爾。」
祖堂。「鴃舌鄉，產祖國，共商量，無可說。象骨老師曾輥毬，何似黃巖新棒月？」
韋馱。「滄海桑田，銅駝荊棘，梵剎尚依然，全是金湯力。從茲應更著精神，扶起宗風振八閩。」
據室。「罵詈佛祖，鞭笞龍象，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為甚麼如此？發機須是千鈞弩。」
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覆燾萬物，長育群靈，以德以仁，無偏無黨，爇向爐中，奉為北闕之至尊，用祝南山之聖壽，伏願五風十雨再見陶唐之時，萬國九州共樂羲皇之化。」次拈云：「此一瓣香，囫圇無縫，八面玲瓏，隱密難描，萬方普現，源流有據，現前四眾，共知時節，不違次第。二回拈出，爇向爐中，專申供養明州天童堂上傳曹谿正脈第三十四世上密下雲先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僧問：「西江久已振三玄，閩嶠迎歸道愈傳，未動腳跟前一著，請師端的為人宣。」師云：「七尺烏藤敲白月。」進云：「祇如入塵垂手又作麼生？」師云：「萬竿翠竹掃清風。」進云：「世尊說法，天雨四華。黃巖陞堂，有何祥瑞？」師云：「優缽羅華遍界開。」進云：「春回百谷華鋪錦，月到千峰樹續燈。」師云：「解吹無孔笛，何處不聞聲？」進云：「與麼則一回親見得，鼻孔盡遼天。」師云：「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問：「斬新日月，特地乾坤。日月乾坤即不問，斬新特地事如何？」師云：「鐵鷂搏空際。」進云：「翠巖已布天童令，閩嶺從今法再新。」師云：「金釵鎖碧流。」進云：「人人皆頂戴，因甚不知歸？」師云：「春色無高下，華枝自短長。」進云：「恁麼則枯木龍吟去也。」師云：「腦後依前欠一槌。」僧禮拜，師乃云：「煙霞深處，寶藏不虧；敝垢衣中，夜光無價。無端對演若之鏡，遂爾泣楊朱之歧。江北江南，怖頭狂走；拌身拌命，把火尋燈。參遍濟洞兩宗作家，添得胸

次一團知解，末後到太白山下，撞著箇極惡底知識，痛與腦後一槌，直得家中寶藏、衣裏夜光一時百雜碎，從此跛跛挈挈、如聾如瞎，祇圖向亮公洞裏嘯月眠雲，豈料洪井谿頭業風頓發？吹出人天眾前，未免撮土為金，喚七作八。所以本山護法耆舊謬采虛聲，飛書屢召，無奈葛藤延蔓，驟歷三秋，今春始獲一辭。西江檀護，買棹章江，沿途所經州邑，不啻三千龍象、萬里香華，一到家中，恍如隔世。因思童顏問道、皓首還鄉，行解荒蕪，有負師友。既到者裏，當談何法可報深恩？記得福州古靈神贊禪師行腳回，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靈去垢，靈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業師回首視之，靈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曰：『汝行腳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靈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業師於是告眾致齋，請靈說法。靈乃登座，舉唱百丈門風，業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大眾！有縱、有奪，有殺、有活，古靈可謂青出於藍、冰寒於水。現前兄弟箇箇有一座佛殿，六門放光，晝夜無間，當此滄桑之後，能使金碧輝煌，百廢具舉。即此殊功偉績，一一天真，但肯回機自悟，誰敢道佛不聖？箇箇可以師範天人，人人可以梯航萬有，正恁麼時，如何是梯航萬有底句？」拈柱杖，云：「紫雲已布東風雨，遍界優曇次第開。更有一偈：百城煙水太茫茫，二十餘年苦備嘗，今日迂歸雲裏寺，碧桃開遍滿林芳。」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師下座。

清明埽受業塔，兼謝汪斐然居士齋，上堂。「未祭雙親塋，先埽諸祖塔，非是不親親，祇緣深重法。眾兄弟！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門治世之法。割愛辭親，方袍圓頂，以戒定慧度貪嗔癡，識心達本，徹證無為，是吾門出世之法。且道：諸祖出世以何法接人？」豎拂，云：「見麼？若向者裏見得，則一切世法即是佛法，生滅去來全體不動，森羅萬象觸目皆如，遍現十方剎塵，不離無縫塔裏。所以道：『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楊子江心把柁、須彌頂上張帆，百億舜若多神，撐篙底撐篙、盪槳底盪槳，驀然觸落東海龍王一對眉毛，直得驟雨傾盆，迅雷震地，釋迦老子卻向摩羯陁國裏口喃喃地說道：『我此法印為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遊方，勿妄宣傳。』大眾！黃巖已宣傳了也，還識此法印麼？若也識得，得大利益，受用無窮，便能以此法印接一切人，紹隆祖位，永斷輪迴。脫或未然，不免再打葛藤一上。荒塚壘壘，埋盡古今豪傑；野狐隊隊，穿空大小骷髏。縱饒富比石崇，尊同萬乘，三寸氣斷，萬事皆空，衰草寒煙，焄蒿悽愴。悲歌薤露，淚雨空灑於夜臺；祭列蒸嘗，紙錢徒爇於翁仲。到者裏，父

子至親不能相替、夫婦至愛不能相替、師徒至密不能相替，惟有自悟無生法忍，方能出生入死，自在自由。所以道：惟有佛菩提是真歸仗處。大眾！菩提之法充塞人間，不遇明師，對面千里，所以諸祖乘悲願力前後出興，誨我童蒙同出火宅。如此恩義重逾丘山，設藻陳芹何足云報？直須識取自己一座無縫塔子，則五欲塵埃不埽自盡，無明荒草不拔自除。正恁麼時，諸人無縫塔畢竟在甚麼處？」拈拄杖，云：「祭華已吐清明節，乳燕將鳴穀雨天。」

不染耆舊七旬賣田設供，兼謝黃、陳兩護法過訪，請上堂。僧問：「法令當行，千差坐斷。坐斷即不問，如何是法令？」師云：「剎竿頭上煎餡子。」僧禮拜，師乃云：「從心所欲能不踰矩，見色聞聲還同石女，從今更不染諸緣，一片私田盡棄捐，雨笠煙簑高挂壁，笑看露地白牛眠。大眾！且道：露地白牛還有鼻孔也無？」擊拂子，云：「聞一以知十，還他君子儒。」

佛誕，振先陳居士祈嗣，請上堂。僧問：「一手指地又指天，周行七步震三千，當機一句真消息，今日請師為眾宣。」師云：「露柱夜懷胎，燈籠朝育子。」進云：「識破不值半文錢。」師云：「未具摩醯眼，誰能捋虎鬚？」進云：「雲門信手橫拈棒。」師云：「打殺後如何？」僧一喝，師云：「未在。」乃云：「露柱夜懷胎，燈籠朝育子，囚地一聲，大振先祖。十萬八千僧伽耶，歲歲香湯浴老爺，須信爺兒原不二，爛泥堆長白蓮華。」豎拂，云：「大眾！者箇豈不是兒子？且道：爺在甚麼處？」擲下拂子，起身以手指天地，便下座。

高陽本族偕諸戚屬請上堂。僧問：「闔族同熏五戒香，高陽宗祖愈增光，滹沱正脈流今古，四眾臨筵願舉揚。」師云：「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峰。」進云：「翠竹黃華古佛心，其中消息幾人明？」師云：「誰家樹不春？」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卻風流。」師云：「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之物空啾啾。」僧一喝，師云：「果然。」問：「海天嚴淨黃巖境，別立門風事更奇。如何是更奇底事？」師云：「綠暗紅稀日，山山啼子規。」進云：「當機一句，賓主分明。如何是賓主句？」師云：「扶桑夜半日頭明。」進云：「如何是主？」師云：「鼻孔慣遼天。」進云：「如何是賓？」師云：「眉毛展不伸。」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蹋斷谿橋無片語。」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白棒高提接四鄰。」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牽羊納璧且稱臣。」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不共羲皇侶。」進云：「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僧一喝，師云：「野干鳴。」問：「翠色重重露，黃華日日新。翠色重重即不問，如何是黃華日日新？」師云：「刺破眼

中睛。」進云：「如何是黃巖境？」師云：「天湖掩映雙輪影。」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兀坐唯聞流水聲。」進云：「人境蒙師指，超宗事若何？」師云：「無舌童兒唱凱歌。」僧一喝，師云：「黃巖用不著。」僧禮拜，師乃云：「春風扇處百華妍，九族生天豈浪傳？同里同宗皈且戒，芙蕖火裏愈光鮮。大眾！寒族叔侄、弟兄，及諸親戚、鄰里、鄉黨數十餘人，衝風冒雨，負米登山，受戒皈依，揮金設供，請談無上般若，以作苦海舟航。大眾！須知即此一念真誠便是自性般若，不假外求。般若智光既現，則殺、盜、淫、妄一切惡事自不肯為；惡事既不為，則雖居紅塵，不被塵染，豈不是火裏芙蕖、人間忉利？所以宋文帝云：『若使率土之濱皆遵佛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大眾！正當此時，如何是安家樂業、共享太平底句？」拈拂，云：「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寧。」

上堂。「佛法本無多，日日陞堂說，解將雙眼聞，始信渠無舌。大眾！即今箇箇口裏有三寸舌頭，那箇是無舌漢？」豎拂，云：「春風多在綠楊岸。昔日有箇賣柴底漢，得錢三文即以施僧，重置缽盂，歸家五里，步步歡喜，報得後身為王，名拘留沙，隨所住處，東西南北五里之地隨掘皆得三缽金錢。大眾！拘留沙王前生寒微，三錢之施遂感為王。黃如翊兄弟登山皈依，設供請法，且道：來生當得何報？直超三界外，豈戀九重宮？復有一偈：如珚如翊復如琥，瑕玷渾無貴力行，已具三多超八難，生前正好究無生。」

真如菴主悟虛請上堂。僧問：「心包太虛，此則心外無法。祇如今日齋主求出世因，和尚畢竟示他何處安身立命？」師云：「不因西嶠殘冰盡，爭見東山一帶春？」進云：「某甲即不然。」師云：「閻黎又作麼生？」進云：「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贏來一度新。」師云：「泰山廟裏賣紙錢。」問：「如何是出世之因？」師云：「鐵人騎鐵馬。」進云：「不會。」師云：「蹋破萬重山。」僧禮拜，師乃云：「正法眼藏，含裹十虛；涅槃玅心，全超萬象。於全超處悟得，則十方虛空一時消殞；向含裹處知歸，則翠竹黃華無非真如般若。所以三祖大師道：『一有多種，二無兩般。』昨夜玅應峰頂，歧、梅二仙倒騎黃鶴，入諸人鼻孔裏去也，直得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諸人還知麼？」擊拂，云：「爛柯樵子疑無路，挂樹壺公玅有家。」復舉：「乾峰和尚上堂，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卻往徑山去。』峰云：『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大眾！乾峰向高高峰頭鼓浪，雲門向深深海底颺塵，雖是同死同生，未免手腳俱露。黃巖今日將者兩箇老漢縛作一團，拋向龍門橋下一齊淹殺，然後日日普請。何也？園中茶已老，隴上麥初黃。」

圜戒日，立兩序，定規矩，黃、陳眾護法請上堂。僧問：「欲明大法綱宗，須是古規重整。如何是大法綱宗？」師云：「仲尼原是孔夫子。」進云：「如何是古規重整？」師云：「雀巢中有定風枝。」進云：「祇如斬新條令一句又作麼生？」師云：「七星壇上祭東風。」進云：「恁麼則全憑弘護力，大振古叢林。」師云：「壁上畫棋盤。」翼中居士問：「不問有句、不問無句，祇如黃巖今日扶起剎竿，請和尚通箇消息。」師云：「萬人叢裏奪高標。」進云：「此猶是有句。」師云：「識取鉤頭意。」進云：「和尚莫瞞大眾好。」師云：「居士亦不得瞞山僧。」士禮拜，師乃云：「天命之謂性，家家有柄無星秤；率性之謂道，夜半日輪當午照；修道之謂教，方圜規矩隨時妙。所以道：『欲知佛法，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理既自彰，則戒光從口出，有緣非無因，一一蓋色騎聲，時時循規蹈矩。時節既至，則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重重主伴交參，箇箇氣吞寰宇，選官、選佛殊途同歸，現俗、現僧津梁末世，成就空華佛事、振作水月道場，總不出此時節。所以，眾護法請啟中道。昔時龐馬聚頭，冤家狹路；此日瞿曇覿面，緣幸三生。大眾！瞿曇既已覿面，畢竟當談何事？」豎拂，云：「君看馬上紅纓紱，便是去年雙秀才。」

孝廉石堂陳居士請上堂。僧問：「他方行化廿餘年，法鼓雷音振大千，台旆請登閩嶺座，還鄉一句請師宣。」師云：「萬派皆歸海。」進云：「還鄉一句蒙師指，財法均施事若何？」師云：「不是傾盆雨，爭教萬卉榮？」僧禮拜，師乃云：「一靈真性，非聖非凡；三教法門，有同有別。其別也，或束帶立朝、或餐霞僻谷、或現三十二相、或示勝熱婆須，開合縱橫、卷舒殺活，隨宜通變，不滯一隅；其同也，無非欲正人心、去邪術，斷意中之三毒，復本有之一真。一真既明，則萬別千差一時坐斷，六凡四聖總是空華。所以道：『知是空華，即無輪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無，本性無故。』現前諸公箇箇具此本來佛性，但能親見一回，便可超凡入聖。正恁麼時，如何得親見自性？」擊拂，云：「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

陳惟任居士祈嗣，請上堂。僧問：「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腳下行。如何是腳下底兒孫？」師云：「眉橫鼻直。」

問：「如何是五穀巖新境？」師云：「榴華照眼明。」進云：「和尚大法王，無短亦無長，本來非皂白，隨處現青黃時如何？」師云：「枝頭金果正纍垂。」乃云：「諸佛不違眾生所願，所以求男女者得男女、求富貴者得富貴、求智慧者得智慧、求成佛者得成佛。眾生皆是諸佛所生，所以休戚相關，患難相顧，分身塵剎，拯溺救焚。譬如時雨普滋，三草二木、五穀百華悉得生長，惟有焦芽

敗種、枯根壞蘗，縱遇五風十雨不能發生。亦如窮子捨父逃走，傭賃展轉，甘心客作，父雖時時懷子，子無一念思親，所以伶俜辛苦，無有休歇。正恁麼時，曠劫窮兒歸家就父，因甚父全不顧？」卓拄杖，云：「一馬生三寅，石牛攔古路。」

寶峰眾禪人請上堂。「七眾同心，百里遠來，請法為求福，龜毛眼上栽。大眾！此眼未開，直須求慧；此眼已開，正好修福。福慧二種，如鳥兩翼、如車兩輪，車無輪而不轉、鳥無翼而不飛。福德既足，智慧益深，方可自利，亦可利人。所以，釋迦老子稱為兩足之尊。然雖如是，正眼看來，不異龜毛兔角。正當此時，那箇是正眼？馬渡寶峰，張江葉范。」復舉：「興化禪師因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禮拜，化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卻向古廟裏躲得過。』大眾！者僧只有先鋒，且無殿後，姑置勿論。祇如興化道：『向古廟裏躲得過。』且道：古廟在甚麼處？」怡闍黎云：「說法已竟。」師云：「說法即不無，畢竟古廟在甚麼處？」怡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師便下座。

雪峰眾禪人請上堂。「著衣持缽是第一義，禮懺誦咒是第一義，受戒聞法是第一義，種田鋤地是第一義，送客迎賓是第一義，作揖打躬是第一義，乃至文字語言、山河大地、鶯啼喬木、蝶舞芳叢，無非是第一義。你纔擬議思量時，便不是了也。直饒你百不思、百不想，亦是黑山鬼窟下活計，未會第一義在。畢竟如何？解接無根樹，堪捶海底燈。」復舉：「臥輪禪師偈云：『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六祖大師偈云：『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大眾！臥輪不善用心，大似無繩自縛。六祖雖是對病說方，其奈以五十步笑百步。黃巖即不然，陸地千波涌，長江一滴無。」

佛誕，峽陽王無說居士等請上堂。「儒月道星，佛日古今，品藻固的，眼底迷雲，豁開涯岸，何須各立？大眾！三大聖人朝來向山僧拄杖頭邊一時降誕了也，諸人還知麼？其或未知，山僧卻請木上座為汝點破。諸人要見魯司寇麼？」驀拈拄杖向左邊卓一下，云：「向者裏薦取。諸人要見柱下史麼？」拈拄杖向右邊卓一下，云：「向者裏薦取。諸人要見悉達太子麼？」復拈拄杖向中間卓一下，云：「向者裏薦取。大眾！木上座已為諸人點破了也。且道：三箇老漢面目何似？莫是貌似陽虎麼？且喜沒交涉。莫是騎青牛，過函谷，鬚鬢皓然底麼？且喜沒交涉。莫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底麼？且喜沒交涉。既都不是，諸人見處又作麼生？試出來說說看。」良久，云：「悉達太子見諸人不會，卻回迦毘羅國去也，惟有孔、李二老尚留震旦。當恁麼時，拂子出來道：

『孔、李且置，吾聞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和尚何得道回迦毘羅國去？』大眾！拂子不妨[靄/刀]利，要且未見鑿頭方。畢竟如何？峽陽街在劍州河。」

到槐李寺，乘空禪人請上堂。「一月印千江，一燈光萬戶，一句破群疑，一機超佛祖。薦得此機，則機機普應；透得此句，則句句明宗。直得社舞村歌同揚聖諦，鳥啼華笑悉露玄機，誰言新建山高多法窟，南昌地闊少禪庭？即今湖光瀲灩，樹色蒼茫，槐李枝頭尚垂唐宋之雨露，薜蘿門內儼然樂土之風規。到者裏，人人壽量等虛空，箇箇法身無變易，祇貴自達自證，從來無欠無餘。所以道：『楞伽寶山高，四面無行路，惟有達道人，乘空自來去。』大眾！要識楞伽寶山麼？」卓拄杖，云：「不在西，不在東，祇在勞生日用中。」下座。

到石鞏，蘭城關主請上堂。僧問：「千峰雪覆，百獸潛蹤，杲日當空，全身獨露。如何是獨露底句？」師云：「幽谷春蘭香正發。」進云：「如何是恁麼不恁麼總得？」師云：「八尺眉毛頷下生。」進云：「如何是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云：「把斷關津水莫通。」進云：「恁麼則華開碓觜，大地全收。」師云：「三千里外定淆訛。」問：「慧祖垂機一隻箭，唐至于今千餘年，幸遇和尚重赴席，願示無為度群迷。觸色聞聲，有為底事，畢竟如何是無為？」師云：「髑髏粉碎始知音。」進云：「但願不惜婆心力，指點群迷向上機。」師云：「三汲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庭前階下草。」問：「石鞏中興三十載，今朝弓箭喜重拈。如何是聖箭？」師豎拂子。進云：「如何是一箭穿卻半箇聖人？」師云：「拽出髑髏去。」乃云：「沒下手處，不覺水盡山窮；掉轉身來，依舊張弓架箭。箭鋒相直，罕遇作家。半箇聖人，言中有響。所以精金百鍊，始見光輝；錯節盤根，方明利器。直饒空空湛湛，絕朕無依，正是半箇聖人。縱使穿楊手、神臂弓，未是全提金鏃。」拈拄杖，卓三下，云：「若向者裏領略得，便解殺活同時、卷舒一致，佩三玄戈甲、震四喝雷霆，隨方建立法幢，在處解粘釋縛。豈不見？此山始祖慧藏禪師因三平來參，便云：『看箭。』平劈開胸，云：『此是殺人箭。如何是活人箭？』祖彈弓弦三下，平禮拜，祖云：『三十年架一張弓、兩隻箭，祇射得半箇聖人。』大眾！師資會遇，千載一時，劈開胸襟，直下領荷，豈不是特達英靈？為甚麼祇是半箇？者裏揀辨得出，許伊具擇法眼。諸人還知落處麼？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卻白雲宗不玅。」

到南源，洪爐禪人請上堂。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正恁麼時，請師露布。」師云：「洪爐飛片雪。」進云：「恁麼則育龍潭

畔谿聲浩，盡是吾師演法音。」師云：「未曾飽喫廬陵米，休把蒲團當作天。」乃云：「本源一著，離相離名；格外一機，全收全放。全放處，終日合水和泥，不妨壁立萬仞；全收時，長年壁立萬仞，不妨合水和泥。如是見得，則前身、後身還同電影，眾生、諸佛總是空華。所以昔日哲祖向空華影裏乘悲願力示生臨汝，鏟草南源，入翠巖之室，轉圜木之枕，踞大溈之法席，啟烹佛之洪爐，道振一時，法流千古。山僧昨以赴請歸閩，道過臨川，合山耆舊咸謂哲祖再來，特特遠迎，請陞此座，舉揚般若，正眼看來亦不異空華現前。諸公解向空華影裏中興祖庭、樓臺殿閣聳出雲間，豈不是夙植勝因，故能恢此弘業？諸公更能悟取本源一著，則箇箇是祖師再來，並無秋毫差別，死生出沒觸處全彰，南北東西隨方利物。正恁麼時，且道：如何是隨方普利底句？」喝一喝，云：「育龍潭上風雷動，遍界為霖不露蹤。」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七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八

嗣法門人傳我等編

住建寧府黃巖寺語錄

陳如珪居士等迎歸天曆忉利寺，請上堂。僧問：「忉利移來在曆臺，九旬玅法一言該，二親已展千秋孝，始信宗門有傑才。如何是一言？」師云：「十字街頭吹尺八。」進云：「祇如一子出家，九族生天，又作麼生？」師云：「四海同甘雨，千林共早春。」進云：「合族皈依，古今罕見，殷勤請法，當獲何功？」師云：「人人鼻孔盡遼天。」進云：「與麼則一回親見性，無煩誦蓼莪。」師云：「如何是見性底句？」進云：「青山常在白雲中。」師云：「好與三十棒。」僧禮拜，師乃云：「衣錦還鄉，可以榮親，而不可以報親；陞天說法，可以報親，亦可以利人。所以道：大孝釋迦尊，歷劫報親恩。大眾！祇這一點孝心，刀割不開、斧斫不斷、入火不爇、入水不濡，可以通儒釋、貫今古、超去來、越生死。所以道：孝順乃至道之法，孝為百行之先，孝為為仁之本，乃至感天地、動鬼神、筍抽凍竹、魚躍層冰、娥江屍湧、鼓腹超升，無非是此一點孝心發現。若無此孝心，則與禽獸不異，一切罪垢由此而生，舍身、受身，從劫至劫，不聞父母、三寶名字。名字尚不聞，又豈有鞠我、育我、出入腹我及受戒聞法之事？故經中云：『敬師長者，今生始遇明師長；孝父母者，今生始得好父母。』大眾！生事以禮，死葬以禮，祭之以禮，乃至揚名聲、顯父母、育子孫、續宗祖，是在家人之孝。且道：出家人當以何法孝親？」豎拂，云：「若向者裏見得最初父母一面，是真孝子，是名報恩。故先德云：『流轉三界中，恩愛莫能捨，棄恩入無為，真是報恩者。』大眾！山僧棄愛出家二十餘年，遍歷名山大川，受盡千辛萬苦，祇學得此無為之法。合族諸公殷勤啟請，舉揚般若，亦無非說此無為之法。憶得三十年前隨先嚴藏修此地，先嚴曾有聯云：『本來是箇光棍子，為甚在世界中裝模作樣？』大眾！先嚴此語宛與本來無一物同一關捩，諸人還識得本來麼？若也識得，便解無為。脫或未然，不免當陽點破。」拈拄杖，云：「要識本來者箇光棍麼？」以拄杖左邊卓一下，云：「這裏是。要識世界中裝模作樣底麼？」以拄杖右邊卓一下，云：「者裏是。所以風穴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正恁麼時，畢竟立即是？不立即是？』」擊拂，云：「家國傾亡後，鄉關信不通，回途

能復玅，孤鶴出銀籠。更有一偈舉似諸公：香隨金錫覆高陽，誰謂還鄉道不香？但自一心空十惡，不煩神足上天堂。」

天中節，巖邊陳如璋居士偕眾姓請上堂。「若論此事，譬如久客還故鄉一般，即此五穀巖乃山僧讀書之所，天曆臺是山僧幻影投胎之地，巖邊、埂頭、前坪、栗坪乃山僧世代之親鄰。然離鄉既久，鄉間景況乃至親戚老少姓名盡情忘了，今雖歸家，舊時親友皆不能認、舊時地名皆不能記，必求常在家中之人一一指點，某處為前坪、某處為栗坪、某處為巖邊、某處為埂頭、某處為天曆臺、某處為五穀巖，某為叔侄、某為兄弟，心中一一領略分明，然後應酬交接秋毫不紊。我輩學道亦然，從無始劫來迷卻本有佛性之家，向外狂走，家中佛法盡情都忘，輪迴於四生六趣既久，必須求大善知識開示指點，始知回頭。故達摩祖師云一念回機，還同本得。然回機之後，更須微細操履，始能及盡玄微，深明差別。所以道：『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現前列位鄉親暮夜負米設供請法，即此一念便是涅槃心，若能永斷諸惡、常修眾善，一旦瞥然開悟，如山僧還故鄉一回，則一切佛法本來現成。所以高峰道：『祇是舊時人，不異舊時行履處。』大眾！且道：還鄉後如何行履？」拈拂子，云：「慣使艾人驅魅鬼，頻拈蒲劍斬邪神。更有一偈舉似大眾：我是昔人非昔人，氈氄敝衲不沾塵，一回曳杖還鄉黨，無數鄉親是法親。」

上和文學張玄隱、瞻百等迎至普濟巖，請上堂。「三十年前到上和，重重樓閣碧嵯峨，而今再擁籃輿至，極目凄清感慨多。大眾！萬事無常，猶如飛埃過目，有成必壞，還同兔角龜毛。所以經中道：『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大眾！且道：妄作麼生滅？莫是持經持咒，禮佛念佛麼？且喜沒交涉。莫是擯除聲色，屏絕見聞麼？且喜沒交涉。莫是閉眉閉眼，澄心靜坐麼？且喜沒交涉。莫是萬緣休歇，一切不為麼？且喜沒交涉。所以，張拙秀才道：『斷除妄想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既不許趣真，復不得斷妄，畢竟如何得與真相應去？」豎拂，云：「見麼？若向者裏覷得透，則川流嶽峙、華笑鳥啼，法法純真，塵塵顯露。所以道：『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渾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是知了即聖賢，不了即凡夫。當其未了之時，祇向兔角龜毛上較長短、論得失；既了之後，便能越死生、齊物我、融得喪、超因果。所以道：諸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欣厭。於無欣厭處，不妨遊戲塵沙剎海，或為帝王、或為宰輔、或為比丘、或為居士、或為童男、或為童女，乃至僻壤遐方、深村窮谷，一一普現色身，處處作大知識，使彼迷頭狂走之輩箇箇知有本地風光，長揖四生，永超八難，豈不是普濟萬

方？若以七寶五穀、玉帛金珠，不過濟一時一世、一鄉一郡之饑寒困苦，爭得名為普濟？正恁麼時，如何是普濟萬方底句？澗下石龜相對語，崖前雪瀑散天華。」下座。

上皐文學江君俊、李振凡洎眾鄉親等迎至圜明菴，請上堂。僧問：「萬國同尊是法王，千年一遇降茲鄉，鏗鏘天樂迎將至，處處圜明願舉揚。」師云：「千尺金峰凌碧漢。」進云：「與麼則當陽無背向，覿體露全機。」師云：「數行寶樹入青雲。」問：「遠迎象駕，求法皈依，未審吾師將何指示？」師云：「玄關倒插無鬚鎖。」進云：「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時如何？」師云：「千山勢到嶽邊止。」進云：「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又作麼生？」師云：「萬派聲歸海上銷。」僧禮拜，師乃云：「大風起兮雲飛颺，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英雄帝王撥亂反正、創業垂統之後，榮歸故鄉，慷慨悲歌之詞也。毀形守志節，割愛辭所親，出家弘聖道，誓度一切人，此大雄法王棄萬乘、辭二親，入道之初誓，千古之模範也。且道：人王、法王，是同？是別？若道是同，一箇居塵、一箇出塵，事跡懸殊，染淨迥別。若道是別，救世婆心原自不差。到者裏，如何得融通合一去聱？大眾！當知利名夢醒，人我情空，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偃自心之戈鋋，歸自心之正道，便是人中之法王；創法席於十方，施法恩於四海，隨機導物，釋縛解粘，便是法中之人王。所以永嘉祖師道：『法中王，最高勝，河沙如來同共證，但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盡。』大眾！當知此如意寶珠祇在衣裏，不假外求，但能上無攀仰、下絕己躬，自然圜明瑩徹，猶如月映千江。所以華嚴會上無數日宮天子、月宮天子、人間天子、閻羅天子、大梵天王、阿修羅王、迦樓羅王、娑竭龍王、緊那羅王，乃至主晝神、主夜神、主風神、主雨神、主江神、主海神，皆是大權菩薩示現受生，或慈、或威，或隱、或顯，或僧、或俗，或男、或女，無不乘此如意寶珠光明、無不乘此如意寶珠神力，廣利有情，同離火宅。然雖如是，或若衣破形銷、人亡家喪時，此珠畢竟在甚麼處？不惜眉毛為諸人道破。」乃以拂子擊香臺，朗聲唱云：「聲光著兮四海颺，寸土不留兮是故鄉，千江一月兮應無方。」復以拂子連擊香臺兩下，下座。

普慧耆舊送衲衣至，兩序慶誕，請上堂。僧問：「師親俱報，孝行已全，壽同列祖即不問，未審生從何來？」師云：「一片紫雲籠嶽頂。」乃云：「一衲珍藏十數秋，相傳原自老堂頭，而今惠及黃巖叟，日日披來接上流。大眾！若是上流之士，不假言詮，一點便知，千差頓息。所以布毛才吹，侍者狂心便歇；衲衣未脫，興化道眼圜明。道眼既明，則終日著衣，不曾挂著一縷絲；終日說話，不曾動著舌頭。如是見得，則生即不生、滅即不滅，於不生不滅地，

不妨現百億身入生死海，提拔四生同悟同證。正恁麼時，如何是頓悟無生底句？翡翠蹋翻荷葉雨，鷺鷥衝破竹林煙。昔唐太宗皇帝誕日，語大臣長孫無忌曰：『今日朕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何也？朕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憾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晏樂乎？』大眾！聖明天子間世一出格言，孝行千古可風，我輩沙門釋子雖無晏樂之事，罕有傷感之心，人莫不有父、人莫不有母，人莫不有生、人莫不有死，各宜悲傷感慨，思量求出生死報父母之法，則不空來人間世矣。且道：如何是出生死報父母之法？」卓拄杖，云：「無根樹上華常發。」下座。

佛頂心安耆舊等請上堂。「未到佛頂底，用盡機關，終日覬覦不得到；已到佛頂底，息慮忘緣，長年任運不肯住。雖然不肯住，究竟未嘗離佛頂；雖然不得到，爭奈盡力跳不出。正恁麼時，且道：佛頂在甚麼處？」卓拄杖，云：「雪庭臂斷心安後，鐵樹華開月上時。」

圜戒日開爐，普滋閣黎等請上堂。僧問：「兩堂結制即不問，請問和尚：如何是聲前句？」師云：「峰尖翻巨浪。」進云：「聲前一句蒙師指，濟上家風事若何？」師云：「井底種桃華。」進云：「恁麼則黃巖號令傳千古，今日當軒一句新。」師云：「聾人爭得聞？」乃云：「黃巖寺裏開爐，乾柴受用不盡，逼得寒氣高飛，通身自絕百病，冷病、熱病、毛病、懶病、膏肓病、八萬四千煩惱病一時俱消。諸病既消，便見心地戒光本自圜滿、本自逍遙，行也逍遙、坐也逍遙、動也逍遙、靜也逍遙、生也逍遙、死也逍遙。雖然，歧梅真人跨鶴下雲端，因甚蹋折龍門橋？」喝一喝，云：「一雨普滋三草秀，六華彌布四山凋。」

立春日，悅監院請上堂。僧問：「考鐘伐鼓，大眾雲臨，送舊迎新即不問，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三面狸奴腳蹋月。」進云：「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如何是萬象主？」師云：「兩頭白牯手拏煙。」進云：「恁麼則法王殿上傳新令，大地齊彰劫外春。」師云：「剎竿頭上仰蓮心。」問：「寒暑推遷即不問，如何是不遷義？」師云：「萬年松在最高峰。」進云：「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意旨如何？」師云：「拄杖頭邊挑日月。」進云：「識得東風面，枝枝總是春。」師云：「一翳在眼，空華亂墜。」僧禮拜，師乃云：「與眾同樂，故能常樂；與眾同安，故曰大安；與眾同參，故名普參；與眾同證，故為圜證。圜證之後，始能荷負法門巨任，掌握叢林大綱。大綱既整，眾目齊張，除卻焦芽敗種，無有不沾其恩澤者。正恁麼時，如何是圜證底句？劫外春光常溢目，庭前鐵馬慣嘶風。」

除夕，小參。「今年歲月不虛度，了卻平生三大事，一父母、二師長、三檀護。鞠育恩深同雨露，先埽塔，次埽墓，豐碑已得大文字，施義田、矜孤孺，紀綱再整酬知遇，此是山僧三大事，試問諸人：大事還曾了也未？如未了，火急參、火急悟，韶光不可等閒度。且道：悟後如何？有相身中無相身，寒暄歷盡渾如故。」復舉：「雪竇顯禪師示眾，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未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大眾！雪竇老漢大似為他閒事長無明，雖然如是，恩大難酬。黃巖續貂亦有一偈：萬事浮雲眨眼過，吹毛頻用不須磨，聞風破膽人無數，誰敢當機問若何？」喝一喝。

元旦，上堂。「入新春，說新法，眉毛寬，虛空狹。拶得開，全機活，無根樹，華齊發。華即且置，如何是無根樹？」拽拄杖，便下座。

斷菴書記五旬，請上堂。僧問：「不問有生、不問無生，如何是廣度眾生底法？」師云：「今春春色早，桃李隔年開。」進云：「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師云：「莫戀藤邊蜜，休貪夢裏珍。」進云：「謝和尚指示。」師乃云：「色身有生有滅，法身無滅無生，踢斷虛空脊骨，金烏夜半常明。大眾！要會半夜金烏麼？為汝分明指出。」拈拂，云：「眼觀春色如流水，昨日少年今白頭。」

燈節，益叟張公偕眾耆舊請住佛頂，上堂。僧問：「皎月當空，寧有高低之不普？真燈照世，本無晝夜之可分。月即且置，請問如何是真燈？」師云：「照燭不留影。」進云：「誠知佛頂高而無上，望不可及，未審還照燭也無？」師云：「大家在裏許。」進云：「好景好時人盡曉，無根樹子孰能知？」師云：「你還知麼？」進云：「知。」師云：「如何是無根樹？」僧翻筋斗而出。師云：「笑殺旁觀。」問：「上元節已竟，光陰密變遷，如何是不遷不變底意？」師云：「高燈偏照遠。」進云：「聖量現前無得失，凡情盡處是何人？」師云：「演若不迷頭。」乃云：「同門為法太殷勤，三度飛書到紫雲，但得人人歸佛頂，心燈寒燄不分分。大眾！不分而分，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分而不分，鞭起陜府鐵牛，吞卻嘉州大象。正恁麼時，分即且置，如何是心燈？千珠浮碧澗，雙蓋偃青松。」

解制，上堂。「結是自己結，解須自己解，春風開遍故園華，爭奈枯根容未改？大眾！且道：枯根未改，還怪得春風也無？」喝一喝，云：「那箇男兒不丈夫？」

大士誕日，忉利函公偕眾檀越請上堂。僧問：「大士示生即不問，群機普應事如何？」師云：「無底籃中赤鯉多。」進云：「祇如西

江檀護耆舊再四攀迎，如何得不辜負去？」師云：「迷雲如未散，覿面隔千山。」余居士問：「知識難遇，大法難逢，請問如何是法？」師云：「山僧原是高陽人。」進云：「今日非昔比，悟道即超凡。」師云：「今昔原無異，迷悟自殊途。」士禮拜，師乃云：「過去正法明，現前觀自在。觀既自在，則聽亦自在；聽既自在，則生亦自在；生既自在，則死亦自在。如是，則隱、顯，去、來，他方、此界，無在而不自在，是故示現千臂千眼接引群迷，直令六道四生箇箇得大自在。所以道：『觀音玅智力，能救世間苦。』大眾！且道：如何是觀音玅智？」擊拂子，云：「擊碎虛空雙耳門，掀翻忍界成忉利。」

圜戒日，謝復菴居士等請上堂。僧問：「受波離戒律，習馬勝威儀，祇如隔壁聞釵聲即破戒，戒如何持？」師云：「聚螢豈可爇須彌？」進云：「三壇等施，六度齊修，如何是齊修？」師云：「俊鷂貼天飛。」進云：「如何是漸修？」師云：「烏龜階下立。」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師云：「龍虎在何處？」進云：「面目分明，當機不露。」師云：「切忌認奴作郎。」乃豎拂，云：「雪嶺末後拈華，黃巖日日豎拂，猛虎咬殺大蟲，枝頭梅子正熟。」擲下拂子，云：「戒光非色亦非心，有何背兮有何觸？」喝一喝。復舉：「龐道玄居士偈云：『迷時愛欲心如火，心開悟理火成灰，灰火本來同一體，當知妄盡即如來。』大眾！龐公雖是鍛過底精金，爭奈猶涉程途？在黃巖即不然，灰火本來同一體，當知箇箇是如來。」

玄六、豎宗、玅協眾禪人請上堂。「沒世無聞，君子所疾；知恩不報，先聖所呵。末法僧徒見利忘義，思源報本能有幾人？是故，筆尖點出金剛眼，至今照耀乾坤；橋邊拾得夜光珠，亙古芳聲不墜。正恁麼時，拾得夜光即且置，如何是金剛眼睛？若能道得，是真報恩。脫或未然，虛生浪死。」眾屏息，師云：「山僧卻請木上座為諸人點出金剛眼睛去也。」乃豎拄杖，云：「仰嶠蒼煙盡，樵川秋水清。」

新鑿放生池工竣，赴佛頂，請上堂。僧問：「百丈大義即不問，如何是普度群迷底句？」師云：「積水留新月。」進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底來又作麼生？」師云：「開池貯錦鱗。」僧禮拜，師乃云：「胎卵濕化原同一體，江河池沼並出一源，達其源、明其體，始可頓超三界、長揖四生。是故，衲僧家有時殺、有時放，有時平高就下、合水和泥，有時聳漢侵雲、壁立萬仞。壁立萬仞處，螻蟻蚯蚓躋攀無門；合水和泥時，錦鱗紅尾感恩不盡。今則高隄已築、積水已澄，湛似寒潭、圜同新月，九夏劬勞即且置，一源深達時如何？」拈拂，云：「當門徹底明如鏡，無數鯨鯤躍浪來。」復

舉《梵網經》第二十不行放救戒語畢，乃云：「大眾！世尊道：若見世人殺畜生時，應方便救護，解其苦難。祇如南泉斬貓、歸宗斬蛇，當恁麼時，作何方便可以救得？若能道得，是真護生。其或未然，不免為諸人點破。」豎拂子，云：「黿鼉魚鱉并蝦蟹，盡在常光一道中。復有一偈舉似大眾：開池不為聚浮財，欲使群生離禍胎，煩惱海中能解脫，峨峨佛頂任徘徊。」

因事普說。「留得殷勤請得真，龍驤虎驟各生嗔，須知叢社千秋下。應羨忘軀為法人。大眾！天地間有二種法：一曰王法、二曰佛法。復有四種人：知法守法、知法犯法、知法為法、不知法為法，是為四種人。知法守法者，在世間則為君子、為賢人，出世間則為高僧、為德士。知法犯法者，在世間則為小人、為殘賊，王法所必誅，出世間則為裨販、為邪魔，三途所必陷。何謂知法為法？即今天下弘宗演教，據位稱師者，自知無上玅法旨趣，復為法求人以紹續此法，使燈燈不斷者是。何謂不知法為法？即今天下有志衲子，腰包頂笠，撥草瞻風，親明師、求益友，決擇此無上玅法者是。譬如今日之事，西江耆舊遠齎合省護法書幣，冒險乘危，四番請歸翠巖。豈不是為法？本山耆舊鳴鐘擊鼓，羅拜遮留，豈不是為法？留得愈堅，請得益切。一則曰我輩千辛萬苦，重興翠巖，原為和尚；一則曰我家和尚在江右十餘年，化導已久，嗣法有人，今始歸家，坐席未暖，豈可復出？兩家議論不一，未免嗔心忿起，言語參商。大眾！即此一段公案，千古之下可為標格。何故？若為爭勢利、競人我而嗔，則非衲僧家事。今既為法而爭，則嗔者、罵者，請者、留者，與夫堅臥不起者，皆足為叢林盛事。天下出家之徒，儻箇箇肯如此忘軀為法，則佛法日盛，自不至有犯法之事。更舉箇古人公案與諸公商量。昔風穴沼禪師于郢州衙內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穴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卻嗟蛙步[馬*展]泥沙。』陂佇思，穴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穴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穴曰：『見甚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穴便下座。大眾！今日江西緇素請去，黃巖耆舊留住，一眾共知。且如何是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底道理？」眾下語不契，丘居士請代，師乃云：「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耘田向日輪？」

文學李又蓁居士等請至燕溪，上堂。「綵結曇華不偶然，萬家生佛現閩川，燕溪春漲瀟湘浪，看取新龐泛鐵船。大眾！鐵船浮處，凡聖全超；生佛現時，天人罔測。所以，毘耶城內、勝熱門中，現百

億之神通、示無邊之三昧，或分香積之飯、或決善財之疑。是故，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一多相含，真俗並照。或經世，則景星燦、慶雲騰；或出世，則曇華開、道樹長。雖普利萬方，而親疏有序，不類墨子之兼；雖同居五濁，而恩愛情空，不染凡夫之習。故進而致君澤民，則為萬家生佛；退而修身鍊行，則為一代高賢。然雖如是，若在祖師門下看來，不異鏡中之華、波底之月。且道：祖師具何眼目得如是超邁？」拈拂，云：「屏山直躡青雲上，燕水滔滔竟不流。昔崔尚書參國一欽禪師，請問：『弟子出家得否？』欽云：『居士出不得家。』崔云：『弟子出將入相，為甚出不得家？』欽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後來駙馬李遵勗閱此公案，忽然大悟，乃述偈云：『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大眾！要會無上菩提麼？分明為諸公點破。」擊拂，云：「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翥鳳、六奇諸禪侶偕眾耆舊迎至鳳山，復放生池，請上堂。「鳳山勝地，故里名藍，雖陵谷屢遷，而鐘鼓無恙。歷代知識向者裏各出手眼，演毘尼，合煙戶，抽石筍，書梵字。山僧頃以祭埽還鄉，合山耆舊屢迎說法，然佛祖語句充棟汗牛，舉世無人聽著，況山僧以爝火之光耀於太陽之下，何異牧唱漁歌？且千聖出世，說法利生，因時救弊。弊若不革，則法即不靈；法既不靈，說之何益？譬如治病相似，黃連、甘草、附子、人參，貴圖去疾；疾若不去，則人參、附子亦為長物。然治病固有緩急，革弊亦有後先，所謂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山僧有箇救弊玅法，不假變齊、變魯，自能合乎至道；不勞減煙、減灶，自然斧劈不開。今日既承雅召，到者裏豈可緘口？」豎拂，云：「聞聲見色是尋常，春暖山華處處香，但得主人恒不昧，任他六戶各分房。昔鼓山永覺和尚住此山時，因僧問：『如何是無作戒體？』覺云：『林中石筍透天高。』進云：『一塵不染底人來時如何？』覺云：『三十棒趁出。』大眾！鼓山老漢者三十棒打得極有理，祇是不合時宜。今日或有問：『如何是無作戒體？』山僧但向他道：『池中魚勿網。』『忽遇一塵不染底來時如何？』『天外鳳常鳴。』更有一偈：半畝塘開古寺門，魚蝦正好施洪恩，燕溪且有垂綸禁，況是親親佛子孫？」

檀越王、楊、張偕眾居士請至仁溪，上堂。「若論此事，便如倡義殺賊一般，先須公舉一位韜略俱全、智勇兼備之士為首，然後布號令，定賞罰，嚴節制，整戈甲，更須探偵賊巢在何處？賊路自何來？賊眾有多寡？賊陣作何狀？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既知賊陣形勢，方乃發兵勦除，對陣交鋒，自可一鼓而下，活捉渠魁，搗其巢穴，然後班師凱旋，稱功定爵，大者為公，次者為侯伯，又其

次者子男。我輩學道亦然，先以自心大智為義首，次以自心淨戒為戈甲，兼以三明六度及八萬四千諸波羅蜜為師旅，然後奮大勇猛，生擒六賊，盡殄群魔，群魔既盡，則自心法王隨方示現，在處稱尊，始可坐致太平。然雖如是，外賊易破，家賊難防，正當此時，六賊交侵，如何抵敵？」喝一喝，云：「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破釜沉舟同力戰，魔軍倒退入無門。昔龐道玄居士偈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大眾！龐公既捨不得出家，又歡喜說大話，幸賴有一張吸盡西江底口，不然，三十拄杖一下也饒不得。後來有箇楊無為居士卻云：『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閒工夫，更說無生話？』大眾！楊公雖是頂門具眼，爭奈俗氣不除？山僧即不然，無男可婚，無女可嫁，既遇故鄉人，便說故鄉話。且道：如何是故鄉話？至仁溪闊從魚躍，大義橋高任客行。更有一偈舉似大眾：非官非佛亦非神，何故村村送迓頻？合里但能修十善，繽紛華雨四時新。」下座。

元度謝孝廉、美斯周別駕、振公周文學等迎至蓮華寺，上堂。僧問：「按下紫雲頭，便踏蓮華上，為是神通玅用？為是法爾如然？」師云：「峰臨城外層層秀。」進云：「恁麼則十聖三賢難測度，人間天上任逍遙。」師云：「石到溪邊箇箇圓。」進云：「恭惟和尚過化存神，人天交慶。」師云：「上座又作麼生？」進云：「人人本具。」問：「西來大意，請師直指。」師云：「通都橋下水，日夕響晴雷。」乃云：「風飄敗葉，莫景蕭條；露滴金華，寒香馥郁。榮枯迴別，幻化無殊，凡迷不惺，妄遭淪墜。是故，維摩大士親證此如幻解脫三昧，遂能隨類現身，入塵勞海，或語、或默，或隱、或顯，以四攝法廣引同流，共證此如幻解脫三昧。當其居毘耶離城之際，示有玉帛而無貪戀、示有刑罰而無嗔怒、示有妻妾而無染著，蓮華不足以喻其清潔、秋月不足以喻其孤明，即此火宅炎炎便作清涼世界。現前諸公若能親證此如幻解脫三昧，則箇箇是金粟再來，不妨撫治邦家，又安宗社，孝以事親，忠以事君，慈以御下，惠以濟物，全理全事，無是無非。所以道：『知幻即離，不假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雖然如是，紫芝山頂即不問你，平政橋邊道將一句來。」眾下語畢，師乃云：「一回及第心空後，方信橋流水不流。昔有僧問智門禪師：『蓮華未出水時如何？』門云：『蓮華。』僧云：『出水後如何？』門云：『荷葉。』大眾！智門與麼荅話，固是截斷眾流，仔細檢點將來，猶有依傍在。今日或有問山僧：『蓮華未出水時如何？』但向他道：『開元石烏龜。』『出水後如何？』但向他道：『揚州朱頂鶴。』更有一偈：三十年前到水西，樓臺幻出與天齊，如今擊目蓬蒿遍，誰復區區被幻迷？」

通都橋首張魁軒居士等請上堂。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請問和尚：如何是常住相？」師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水打空城寂寞回。」進云：「祇如眾居士肅潔猊座，慇懃請法，畢竟將何指示？」師云：「城東打鼓城西響。」進云：「恁麼則道不虛行，遇緣即應。」師云：「園內華開園外春。」問：「諸檀為法念頭堅，冒雨衝風設供筵，坐佛頂[寧*頁]姑緩問，途中受用請師宣。」師云：「紫芝峰上浪滔天。」進云：「從來慣吸西江水，今日平吞建地雲。」師云：「孔子原是山東人。」進云：「允矣人天調御者，果然無處不稱尊。」師云：「滂沱秋雨連宵下，洗盡塵氛道眼開。」僧禮拜，師乃云：「若論此事，便如建通都橋一般，第一要橋不堅牢、第二要橋梁平正、第三要橋屋完備，三者既全，萬無一失，任他怒浪驚濤衝突不動、千妖百怪搖撼無門，度馬、度人永無沉溺之患。我輩學道亦然，先以三聚淨戒為橋不，次以那伽大定為橋梁，更以般若玅智為橋屋，果能具此三種，則茫茫苦海一任往來，隨順世緣了無罣礙，可以回既倒之狂瀾、可以援已溺之黎庶、可以陰翊王化、可以普度迷流。雖然，可中有箇漢子常在他鄉，不離本地，且道：還假橋梁舟渡也無？長空今古月輪孤。」復舉：「龐居士偈云：『先須持五戒，方始得人身，有財將布施，身即不窮貧。若行十善業，聞道得天人，天人生滅福，來去如車輪。有為接梵世，不及一毫真，更欲談玄玅，只恐法王嗔。』大眾！還識一毫真麼？分明為諸公點破。」拈拄杖，云：「城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

到龍德，檀越盧參華等請上堂。問：「師子之兒未能返擲，報恩一句乞師拈出。」師云：「鶴飛千尺雪，龍起一潭冰。」進云：「可謂身心奉塵剎，艸木亦霑恩。」師云：「白雲乍可離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進云：「恁麼則無行而不與，縱奪在臨時。」師云：「山盡疑無路，溪迴別有村。」乃云：「父少而子老，舉世所不信。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銀碗盛雪，明月藏鷺。其或未諳，山僧直下為諸人點破。」乃以如意向空中畫[十〇]。「更有一偈：延汀虔吉千餘里，繞道來看老法嗣，豈是師資情未割？祇緣慧命寄懸絲。」下座。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八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九

嗣法門人傳我等編

住建州佛頂寺語錄

據室。「三藏十二部拈過一邊，千七百葛藤束之高閣，若是伶俐衲僧，到此便知下落。」卓拄杖一下。
當日眾請開堂。
師至座前，拈疏，云：「請轉法輪，是王臣事，玉振金聲，毫端已露。儻或未見、未知，便請維那宣讀。」讀畢，師指法座，云：「此座高廣，無人能上，欲破天荒，何須固讓？」便陞。
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此一瓣香，手捏不聚、斧斫不開，陸沈萬指叢中，了無依傍；吐氣千峰頂上，自有知音。次第三回拈出，專申供養寧波府天童寺上密下雲先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僧問：「結蓋香雲彌佛頂，漫天法雨出龜洋，二十年前有此語，今朝得見法中王。請問：如何是法王法？」師云：「螺髻峰頭著眼看。」進云：「恁麼則一毫頭上金星現，點出真燈焰九州。」師云：「如何是真燈？」進云：「且喜了祖今重出，頓使茲山破寂寥。」師云：「依稀越國，彷彿揚州。」僧禮拜，師乃云：「未出黃巖，已到佛頂；未陞法座，已露玄機。便如是見得，則不離本際，可以遊化十方；不動干戈，可以澄清海宇；不居廟廊，可以贊襄王化；不假爐[革*(苟-口+用)]，可以陶鑄聖凡。到者裏，是句亦剗、非句亦剗，如擊石火、似閃電光，不容擬議尋思，祇貴單刀直入。且道：入後如何施設？」拈拄杖橫膝上，云：「橫按莫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復起身敘謝，云：「山僧林中散木、爨底焦桐，忝為太祖末孫，未能媲美芳躅，茲承護法檀越暨眾耆舊不忘悲願，互作主賓，再四相招，命主此席，深慚蟲負，不足光揚。記得一則現成公案，不妨對眾商量。昔三聖禪師上堂，云：『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興化禪師上堂，云：『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大眾！二大老舉揚臨濟綱宗，可謂透頂透底，譬如善舞太阿，收放自在。且道：佛頂又作麼生？」拈拂，云：「無鬚鎖子兩頭搖。復有一偈舉似大眾：百里藍輿赴遠迎，寸心豈是釣虛名？欲恢祖道酬高厚，願見黃河百度清。」上首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玉溪居士丘石廬等預慶師誕，請上堂。僧問：「老僧入夢誕高陽，才出母胎葷不嘗，四十四年前底事，請師為眾廣敷揚。」師云：

「空華休覓蒂。」乃云：「百年三萬六千朝，修短窮通等朝露，欲知無量壽世尊，恰好今年四十四。」
師誕日，掃碧天太祖塔，兼祀開山無了禪師像，上堂。僧問：「佛本不生，和尚今朝露面；塔原無縫，師翁此日放光。為是示真實相？為是開方便門？」師云：「白萍紅蓼對秋江。」進云：「恁麼則一聲囫地無餘事，祖德宗功悉已酬。」師云：「哮吼還他師子兒。」乃云：「東建西甌三梵剎，龍山、佛頂與黃巖，摩霄窣堵分三處，須信真人骨不凡。大眾！昔世尊涅槃，舍利靈骨亦分塔三處：一在龍宮、一在天上、一在人間。先祖乘悲願力示生末運，中歲出家，實有佛祖行履，故化去二十餘年，雖日換星移，而三處靈塔宛然無恙。且道：祖翁修何行業，依正二報得如是殊勝莊嚴？」拈拂，云：「松因露頂年年翠，竹為無心節節高。昔無了禪師參馬祖得法，初隱此山，繼住泉州龜洋，示寂後經二十載，靈塔為山泉淹沒，門人啟塔，見全身浮於水面。閩王聞之，迎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曰：『可還龜洋舊址建塔。』言訖，異香普薰，傾城瞻禮。大眾！大善知識隨處稱尊，生死去來猶如昨夢，因甚無了禪師不住府庭，要還舊址？」一僧云：「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師便下座。
初祖諱日，兼謝張檀越，上堂。「二十年前，山僧為檀越參禪，檀越為山僧建寺；二十年後，山僧為檀越住寺，檀越為山僧參禪。大眾！住寺、建寺各乘夙願，互作主賓，如西天之須達、東土之蕭梁、曹谿之陳亞仙、雪峰之藍長者，自古迄今共見、共委。祇如參禪一事，雖父子至親不能相代，何故說檀越為山僧參禪？」喝一喝，云：「你若無心我也休。」復舉：「初祖示寂，建塔熊耳。後三年，魏使宋雲自西域回，見祖於蔥嶺，手攜隻履翩翩獨逝，乃問祖：『何往？』祖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啟棺，惟革履一隻，奉詔取遺履於少林供養。大眾！死而復活，隻履西歸，古今盡作奇特話會，錯過祖師了也。殊不知？有生、有死，有去、有來，盡是假形，皆非真實。諸人要見真祖師麼？」下座，同到案前，拈香上供。
開爐，上堂。僧問：「三條椽下鈍置聖賢，七尺單頭沈埋佛祖，未審還許學人隨緣放曠、任性逍遙也無？」師云：「未到懸崖撒手時，豈可隨緣虛度日？」進云：「恁麼則聚會群龍姑縮爪，養成頭角待風雲。」師云：「直須拶透牢關去，莫待臨春點額回。」僧禮拜，師乃云：「大佛頂上豈假爐[革*(苟-口+用)]鉗錘？黑漆桶中必須開示悟入。開口便棒，豈不是開示？入門便喝，豈不是開示？乃至猿啼霜月、華發寒枝，豈不是開示？諸人還悟得麼？還入得麼？若向者裏悟得、入得，火燄日日為三世諸佛說法。脫或未然，

爐邊受冷人無數，賣卻心肝始得閒。昔地藏琛禪師因僧參，乃問：『諸方佛法近日如何？』僧云：『浩浩地商量。』藏云：『諸方浩浩地商量，爭如我者裏種田博飯喫？』大眾！地藏老漢固是本色家風，爭奈效尤者眾？佛頂即不然，諸方種田博飯喫，爭如我者裏浩浩地商量？且道：作麼生商量？欲破浮生千劫夢，且趺深夜一爐香。」

持平耆宿請上堂。「空中寶塔尚為法來，諸人云何不勤為法？大眾！勤即且置，如何是法？」拈拄杖，卓三下。復舉：「亮座主參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不？』亮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亮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亮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卻是虛空講得。』亮不肯，便出，將下階，祖召云：『座主！』亮回首，祖曰：『是甚麼？』亮豁然大悟。」師云：「虛空無口，為甚卻講得經？大眾！試說說看。」眾下語畢，師乃云：「聲前歷歷無私句，切忌時人亂度量。」

開普同塔基，上堂。「林間無數土饅頭，盡是當年學道流，道眼已知空泡沫，遺骸未免葬荒丘。大眾！葬了便休，因甚又要建塔？」卓拄杖，云：「普收同一處，坐斷百千差。」復舉：「忠國師以化緣將畢，乃辭代宗皇帝。帝問：『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國師云：『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國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大眾！國師好所塔樣，祇是無人解觀。今日或有人問無縫塔樣即且置，如何是普同塔樣？佛頂但向他道：『普請開基去。』」

定兩序，革單銀，黃巖悅監寺請上堂。僧問：「當家種艸由來別，解向毘盧頂上行，吾師若有親分付，請對人天大眾陳。」師云：「且滿三年願，再扣萬重關。」進云：「一句了然超百億，大家穩坐喫饅頭。」師云：「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乃云：「一舊、一新，一進、一退，賓主交參，東西易位，要整法門紀綱，直須革盡積弊。若是爭單銀為施利，不異假衣賊人。果然圖悟道、了死生，堪入師子群隊。所以道：『物以群分，方以類聚。』正與麼時，忘軀為法一句作麼生道？祇奉一人天地貴，從他諸道自分權。更有一偈：深慚暗昧乏兼才，兩處叢林並主裁，珍重股肱休惰怠，調羹端的貴鹽梅。」

除夕，上堂。「春砌墓，夏開池，秋間登佛頂，節外又生枝。改門路，定風規，不運石，便挑泥，終歲忙忙營世諦，何曾閒坐話無為？大眾！且道：如何是無為？喫齋分歲了，向火詠新詩。」

元旦，上堂。僧問：「舊臘已盡，新春未回，祇如今日若何安頓？」師云：「庭前古柏年年翠。」進云：「當機一句無私語，不

動干戈定太平。」師云：「聾人爭得聞？」乃云：「陳年舊債尚未全還，斬新葛藤又從頭起，箇中有一句不涉新陳、了無變易，諸人若能知得，便可頓空舊債，截斷葛藤。且道：是那一句」？拈拄杖，云：「燈籠吞卻庭前柱。」卓拄杖，下座。

立春日，大悟堂，小參。「舊歲忙了一冬，新春豈可空過？大家打起精神，坐參七日莫臥。豁然大悟一番，百結疑團頓破。且道：頓破後如何？師姑原是女人做。」

解制，兼為開山、中興兩祖像開光，上堂。僧問：「如何是解制底句？」師云：「出門休動步，家舍莫停留。」進云：「如何是涅槃心？」師云：「十字街頭石敢當。」進云：「如何是差別智？」師云：「東西南北門相對。」乃云：「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東方來底東方去、西方來底西方去、南方來底南方去、北方來底北方去。大眾！且道：龜洋祖師與碧天和尚從何處來？若知得者兩箇老漢來處，則眉間白毫大光普照，便可與歷代祖師重開生面。其或未然，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華也笑人。」

涅槃，上堂。「二月中春節，崖華在處開，瞿曇伎倆盡，依舊入輪迴。」喝一喝，下座。復問眾云：「佛已成道，為甚又入輪迴？」維那云：「憐兒不惜兩莖眉。」師打一棒，歸方丈。

為靈宗化士對靈，小參。「八千里外慕道趨風，十五年來為眾行乞，大願雖未完，大行已無敵，胡為彼上蒼，遽喪我良弼？靈宗！靈宗！王侯將相悉傾心，丈六金身何難畢？五羊城裏既知歸，快須究取真消息。靈宗！要知真消息麼？杜鵑啼處百華新，九九原來八十一。」擊拂一下。

挺然、自暉、覺源眾耆舊請上堂。僧問：「佛頂至高，誰人能到？」師云：「春日自暉空。」問：「翠巖佛法，大師子吼。佛頂宗風，如何舉揚？」師云：「雲有出山勢。」進云：「殺人刀、活人劍，如何是殺活底意旨？」師云：「前三三，後三三。」乃云：「竹邊筍稚，漸露鋒鋩；園裏茶芽，旗鎗競展。乃至岸柳含煙，庭華笑日，一一呈淨妙法身，頭頭示西來大意，因甚南泉斬卻貓兒？大眾！試道看。」眾下語畢，師卓拄杖，云：「百華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峰深處啼。」

極、華兩禪人薦本師朗然，請上堂。「賣被單以求法薦師，棄庵舍而千里行腳，受勞受怨而輔弼叢林，廢寢餐而究明向上一著，子孫長能若此，師親一定超脫。雖然，一人食時難令眾飽，縱有孝子賢孫不能相代，何況章水閩山，死生異處？談玄說妙他又不聞、豎拂拈椎他又不見，作麼生說箇追薦底道理？還知麼？一念頓空塵界殞，無處無時不朗然。」

興福寺，請上堂。僧問：「為法忘軀，如何得法？」師云：「鳥啼華落處，雲散月明時。」進云：「得法之時，如何益眾？」師云：「毒鼓當軒擊。」進云：「益眾之時，何處圓滿？」師云：「寶劍劈頭揮。」乃云：「諸佛出世，補網張風；祖師西來，泥裏洗土。古今善知識，全提、半提，千說、萬說，總是種空華、撈水月。所以道：德山棒、臨濟喝，猶國家之兵器，豈得已而用之？何故？蓋為諸人各各具有一段大事因緣，淨如秋月、寬若太虛，五欲塵埃染他不得、毘嵐猛風吹他不動，本無迷悟，豈有聖凡？大眾！既然如是，因甚有苦、有樂，有貴、有賤，有壽、有夭，有智、有愚？到者裏，直須知有始得。山僧方外行腳二十餘年，別無所得，也祇知有者一段大事因緣。今日挺然諸公迎至興福，無非為舉揚此一段大事因緣現前。大眾！若能知有者一段大事因緣，始可隨機赴感，不動些毫與諸眾生作不請友，可以興無邊之福、可以示無盡之慧。正恁麼時，如何是知有的句？」拈拂，云：「曲徑通幽處，禪房華木深。復有一偈：金碧輝煌已四朝，堂前毒鼓未聞敲，斬新舉起滹沱令，應見門風轉更高。」

淳、淨兩禪人請上堂。僧問：「廣額屠兒性太獰，朝朝宰殺度生平，何為放下剛刀日，立地能知佛一尊？」師云：「惡人偏作大。」進云：「生佛由來無二相，只須當下解翻身。」師云：「南山石虎因甚咬殺大蟲？」進云：「昨日晴，今日雨。」師云：「未解翻身在。」僧禮拜，師乃云：「修羅嗔，諸天樂，纏縛無由得解脫。整心慮，趣菩提，一念回機月滿溪。大眾！且道：菩提作麼生趣向？」擊拂，云：「截斷是非關，秤錘浮水上。」

立秋日，上堂。「若論此事，便如今日立秋一般，金風纔扇，溽暑潛消，一葉飄空，千林漸稿，祇見鴈聲嘹喨，遠從塞北而來，燕子呢喃，卻自空巢而去。我輩學道亦然，道風纔扇，煩惱頓消，一念既空，千機自息，視三界猶燕壘，觀五陰若浮雲，出沒無心，去來自在。所以道：秋風涼，秋夜長，未歸客思，故鄉現前。大眾！不是琉球、日本，箇箇常在故鄉，不必思量得。雖然，鄉中有箇無鼻孔的漢子，還曾看見也未？若也親見一面，便可永超生死，普利人天。其或未然，寒暑密移人易老，髮鬚漸白世難留。」

圓普同塔，上堂。「八省檀越施財，五湖龍象施力，經營未及期年，雲裏浮圖幻出。枯骨既已沾恩，勞生更須委悉。且道：委悉箇什麼？死死生生何日了？富羅積骨未為高。」豎拂，云：「當陽見得無生法，曠劫輪迴當下超。」復舉：「教中道：『建塔有三種意：一表人勝、二令他敬、三為報恩。若凡夫比丘有德望者亦當建塔，餘者不合。』大眾！且道：佛頂建普同塔是為凡夫耶？為聖人耶？」拈拄杖，云：「幾多羅漢騰空去，古洞依前覆白雲。」

受洪都縉紳耆舊請，再住翠巖，上堂。「千里馳書七度迎，三年絡繹未嘗停，鬧籃已自無心入，爭奈毘嵐八面生？大眾！且道：毘嵐大起，還有吹不動者麼？」自云：「有。那箇是吹不動底？」拈拄杖，云：「三日後看取。」

授佛頂觀長老衣，上堂。「衣以表信，且道：釋迦老子衣自何來？法乃傳心，祇如威音王佛法從誰得？者裏見得，始是出格英靈。信者與他三千棒，不信者也與他三十棒。試問大眾：不信者三十棒，理所當行，因甚已信者亦與他三十棒？還知麼？無授受中親授受，還他眼目人天人。」

靖藩韶武殿下請　　師陞座。拈香祝聖畢，乃云：「戒壇已應千年讖，道樹常榮萬古春。今日王臣敷寶座，是誰解共慶真人？還有共相建立底麼？試出來酬唱看。」眾默然，師乃豎如意，云：「千聖百王師，祇此真如意，壽量等太虛，豈止千百億？還會麼？菩提樹上覺華開，須是難兄與難弟。所以道：兄弟添十字，同心著一儀。大眾！且道：如何是同心底句？」放下如意，云：「燈籠入露柱。」復云：「自古聖帝明王，無不歸心佛乘，欽崇祖道。今日韶武殿下誕日，特設伊蒲，敦請山僧於光孝古寺舉揚大法，上報四恩。山僧深慚行解荒蕪，不免聊舉古德公案，以赴來機。昔台州光孝德光禪師因宋孝宗皇帝欽詔入內觀堂賜座，請問云：『朕心與佛心，是同？是別？』光云：『直下無第二人。』帝云：『如是則佛即是心，心即是佛。』光云：『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帝大悅，賜號佛照禪師。大眾！還知佛照直指孝宗大意麼？」拈如意，云：「四海共遵王化遠，千秋常慶德星高。」

靖南王母如幻李夫人請上堂。僧問：「菩提樹下轉大法輪，華誕千秋，請師慶祝。」師云：「靈椿初毓秀，丹桂正飄馨。」進云：「今日靖藩太夫人隨類教化，畢竟如何得頓成佛去？」師云：「菩提樹老葉常春。」進云：「彈指頓超無垢界，永證金剛不壞身。」師云：「欄杆頭上石師子。」僧禮拜，師乃云：「三千年一實之桃，是王母家常受用底，不煩他獻；玄圭白璧淨潔無瑕，是王母本自具足底，不假他呈；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之大椿，是王母久已培植底，不勞他覓。然則受王母之請，陞光孝之座，畢竟將何慶祝？記得昔年在太白峰前、壏[土*(天/韭)]堆裏拾得一顆鎮海明珠，光輝赫奕，久蘊囊中，今日四眾臨筵，不免當陽拈出，非特為王母祝無量之壽、延無量之祥，且使五羊城裏若男、若女，若俗、若僧，箇箇知有祖師西來大意。」遂豎如意，云：「見麼？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下座。

平藩下劉章京請上堂。僧問：「離卻向上機，請師直指休歇處。」師云：「鎮海明珠常燦爛。」進云：「恁麼則搖頭擺尾去也。」師

云：「滔天白浪實難衝。」僧禮拜，師乃云：「紅塵堆裏建精藍，鐘鼓笙歌共指南，解向聲前明祖意，賢于須達是同參。大眾！昔須達多從菩薩位現居士身，為供佛故，向舍衛城中布金贖園，正區畫時，六天宮殿一時俱現。今日新菴劉公嘗於五羊城裏造像建剎，安養眾僧，直欲頓悟本來，不冀天人福報，茲以佛誕日，偕叔侄、兄弟及諸同袍揮金設供，敦請山僧登臨此座，舉唱宗乘。大眾！且道：向上宗乘中還著得語言文字也無？還著得思量分別也無？還著得見聞覺知也無？既皆著不得，且作麼生舉唱？」喝一喝，云：「若向者裏明得，則萬井笙歌咸揚玅諦，塵沙國土常誕佛身，移西竺於東方，變炎邦為淨土。所以，香至王子達磨尊者明得者一著子，遂於大梁普通七年庚子特特航海梯山而來，傳佛心印。山僧亦以大清庚子來至仙城，接佛聖像。大眾！且道：接佛像與傳佛心是同？是別？若道是別，仙城原在粵東；若道是同，山僧不是達磨。正恁麼時，心像同別姑置勿論，且道：佛既降生，現在何處？」拈拂子，云：「弟兄叔侄同肝膽，扶豎宗風播五羊。復有一偈舉似大眾：後先庚子到仙城，接佛傳心事不輕，信得此心原是佛，鐵舟何處不縱橫？」

靖藩下曾副戎請上堂。僧問：「五羊城外龜峰寺，千古名藍此日新，幸值宰官同請法，願垂一語度群生。」師云：「熏風吹四野，艸樹綠陰陰。」進云：「可謂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師云：「最是荷華盛，香飄滿穗城。」進云：「昔日賢于插艸，今朝曾公建寺，未審是同？是別？」師云：「兩彩一賽。」進云：「古今一貫，千聖同途。」師云：「亦有不同處。」進云：「西禪請師說法，且喜入門，未審和尚如何相待？」師云：「當頭棒子不輕拈。」進云：「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歸海上消。」師云：「念得甚好。」僧禮拜，師乃云：「有真實行，始可福利人天；具殺活機，方能權衡佛祖。是故，宗門下事卷舒操縱，一切臨時，有時掃蕩，則人境俱奪、凡聖雙亡，直得三世諸佛、歷代祖師齊立下風；有時建立，則禪律並行、主賓互換，任他斷碎瓦，艸木叢林同放寶光。所以道：『欲知佛法，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正恁麼時，且道：掃蕩是？建立是？還會麼？西郊金碧重輝處，東粵宗風再振時。」復云：「昨德宇曾公請啟中道：『西禪古剎，東粵名藍，雖戒行精嚴，賴住持以立教，而玄風精峻，須臨濟以開宗。』大眾！建剎布金為弘宗教，可謂功不浪施，苟非乘大願輪，焉能豎茲偉績？山僧今日忝承嚴命，猊座高陞，不免舉則陳爛葛藤，與大眾商量。昔大宋曾學士嘗參雪竇禪師，請問參禪旨要，竇彈指一下，云：『便向者裏領略得，多少直捷。儻向文字中尋求，白雲萬里。』學士於言下大悟。大眾！跨千里烏騅，

須有拔山之力；擊當軒毒鼓，應帶返魂之香。」卓拄杖，云：「翠巖今日直捷指示，還有當下領略者麼？」復卓拄杖一下，喝一喝。靖藩下馮、滕、李、郭眾宰官請上堂。僧問：「擊鼓陞堂即不問，因齋慶讚事如何？」師云：「繽紛華雨正滂沱。」進云：「恁麼則法施、財施等無差別。」師云：「打麵還他州土麥。」進云：「祇如臨濟大師道：『大凡演唱宗乘，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請問和尚：如何是一句語具三玄？」師云：「五月荔枝鮮。」進云：「如何是一玄門具三要？」師云：「狀元紅最玅。」進云：「如何是第一玄？」師云：「簇錦攢華在樹顛。」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皮核俱拋味自全。」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善買何須用半錢？」進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還記得三玄句子麼？」進云：「和尚答過了也。」師云：「是何意旨？」僧擬議，師打，云：「三玄、三要是甚閒家具？」問：「熏風鳴殿角，法雨已均滋，向上全提句，祈師決眾疑。」師云：「瑪瑙盤中珠宛轉。」進云：「恁麼則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也。」師云：「琉璃殿上月徘徊。」僧禮拜，師乃云：「浩浩塵中先須辦主，識得真主始可報不報之恩、行難行之事，非特枯業海、蕩罪山，且將八萬四千煩惱海翻為諸佛清淨慧海、八萬四千塵勞門轉為諸佛大解脫門。所以道：塵勞之儔為如來種。然雖如是，銅沙鑼裏滿盛油即不問你，芥子吸乾滄海水時如何？」豎如意，云：「六榕寶塔高峨峨。」

天童先和尚諱日，靖藩下何參戎請上堂。師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兩朝帝主欽崇，萬國兒孫並震。打佛打魔一棒，本絕去來；從天降下五羊，迥超色相。爇向爐中，專申供養天童堂上上密下雲先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上首白椎竟，僧問：「護國雷音遍界聞，傾誠豈啻兩將軍？欲酬罔極無如法，安得迷雲作法雲？」師云：「慣將如意子，擊碎太虛空。」進云：「未審何門金氏聞法之後當生何處？」師云：「本來無相貌，隨處任縱橫。」僧禮拜，師乃云：「斷葷血以保親年，卻勝割股；求般若以酬罔極，先須賣心。賣卻心肝，般若自現；般若既現，則十方虛空一時消殞，本來父母觸處全彰。所以道：『如我心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雖然，有一人不求般若，亦無心肝可賣，且道：此人居何國土？還見麼？一機投密室，萬古憶天童。昔天童先師因居士問：『弟子持咒念佛可了得生死不？』先師云：『了不得。』士云：『作麼生始了得生死？』先師打云：『向者裏會得方了得生死。』士云：『和尚還有生死不？』先師云：『你若有時我也有，你若無時我亦無。』大眾！生死大事各宜自悟自了，何故道你有我亦有、

你無我亦無？還知先師為人處麼？」豎如意，云：「五羊兩浙七千里，護國天台不隔絲。」

中元日，平藩下楊守備請上堂。「玅淨明心，本無迷悟；凡情未盡，仍假證修。所以，玄沙築破指頭，父生天界；目連親證羅漢，母脫輪迴。是知：情均天倫，應之則疾；法無疏戚，感之在人。果能一念回機，親見本來面目，則盡十方界情與無情一時成佛，豈有父母宗親不得解脫？雖然，懷州牛喫禾，因甚益州馬腹脹？你若會得，不妨高超三界。其或未諳，莫道地官曾赦罪，臺前業鏡不饒人。」

迎佛還山，謝兩藩及眾宰官，上堂。「佛身曠劫已圓成，豈待磋磨始見精？今日紫金光燦爛，方知護法有同心。大眾！現前列位護法，自心本來是佛，與佛無二，且曾承佛授記，現王臣身，故能發廣大心、造廣大像、居廣大位、植廣大福。福慧既足，將來依正二報莊嚴亦與佛無二。所以道：佛身者，即法身也，從無量功德智慧生、從六波羅蜜生、從慈悲喜捨生。大眾！即今佛身已生、莊嚴已畢，且道：千里歸舟憑誰發棹？還會麼？四海龍王同送佛，秋深猶見雨傾盆。」復云：「山僧人微德薄，願重力綿，頃荷　兩藩及闔省宰官同心合德，捐俸開爐，一火鑄成丈六金身，復蒙王舟遠送、台旆俯臨，今當起程之際，不免上舉佛語，少荅涓埃。昔世尊在靈山會上告梵王帝釋云：『世間有人能於我法未滅盡時造佛像者，當來於彌勒佛初會說法即得解脫，當知造佛聖像為三十二相之因。』大眾！世尊言無虛妄，當生敬信。據此，則現前僧俗男女凡有為佛施財、施力，乃至化者、鑄者、磨者、補者、迎者、送者、種種飲食華香供養者，將來皆得親證三十二相之果。然雖如是，山僧既無財可捨，又無力能施，僅於丙申春為靈宗化主題得一疏，且道：將來得何果報？披毛遊火聚，戴角混塵泥。」

平藩下都綱司實宗、活源迎至永泰寺弘戒，請上堂。「新舊兩都綱，遼陽萬里至，既登毘尼壇，共豎大法幟。更有諸同袍，同心復同志，揮金設伊蒲，請說第一義。第一義，絕囊藏，城上宣揚有畫角，枝頭漏洩是桄榔。既然如此，焉用列祖出興？還會麼？不因風撼庭前樹，爭見山華滿院香？昔世尊云：『吾今來此世界八千返，為此地上凡夫、癡闇之人說，我本盧舍那心地中初發心中常所誦一戒，光明金剛寶戒是一切佛本源。』大眾！光明金剛寶戒是為癡闇人說，忽遇不癡不闇、靈利倜儻底來，如何相接？寸絲俱脫落，痛與四藤條。」下座。

賈總臺設齋，請上堂。「虎頭城外蓮華國，到來龍象同休歇，狂心歇處即菩提，笑看一華開五葉，葉底常敷無量光，光中晝夜為宣揚。且道：宣揚箇什麼？炎炎火宅諸男女，盡是蓮邦大法王。大

眾！既是蓮邦法王，則舉足動步無非極樂，山林城郭總是西方，因甚教中又道『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蓋為狂心未歇、智眼未開，不免為欲火之所燒逼，是故勞他黃面長者屈曲垂慈誘以三車，方得出離火宅露地而坐。大眾！若據衲僧門下，直饒露地而坐，正好喫棒，棒下薦得，始得脫灑自由，去住無礙，然後回途火宅，打鎖敲枷，進而致君澤民、文武俱備，退而修功立德、易俗移風，直令啀喍嗥吠之流一一變作金毛哮吼。所以，昨來賈總臺請啟中道：『摶空師下，寒艸綠而百獸潛蹤；愛日象行，霜葉紅而群狐遯影。』大眾！即今狐兔已潛蹤了也，且道：摶空師子在甚麼處？」喝一喝。復舉：「教中道：『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大眾求福不回。』《詩》稱：『愷悌君子，博施濟眾。』夫子尊為聖人，因甚億劫捨身不如聞經生信？諸人還識此經麼？其或未知，不免重重指註。」拈拂，云：「白者非紙黑非墨，語言文字咸超越，北俱盧洲馬喫鞭，南贍部洲牛出血。」卓拄杖，下座。

黃都閫請上堂。「國有定亂劍，四海晏清；家無白澤圖，千妖絕跡。直得凡聖情解，毫髮不留，迷悟牢關，一椎粉碎，方有少分相應。所以道：『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卻天魔膽。』」豎拂，云：「即今慧劍高提，誰是當鋒者？」眾屏息，師云：「若無欒布作，爭得見韓光？」復舉：「黃山谷太史參晦堂禪師，請問佛法大意，堂云：『夫子道：「吾無隱乎爾。」那裏是夫子無隱處？』黃屢呈語不契，疑悶久之。一日，隨堂山行次，值木樨華開，堂云：『學士還聞麼？』黃云：『聞。』堂云：『吾無隱乎爾。』太史直下頓悟。大眾！晦堂老人向頂門上痛下針錐，黃太史於百艸頭邊罷卻戈戟。諸人還識伊針芥相投處麼？」拈拂，云：「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

耆庵劉居士偕男彝修文學請上堂。「若論此事，譬如良醫治病一般，若是扁鵲、耆婆，標本自知緩急，一望顏色，再切脈理，細詳受病之淺深，次擇良方之可不，然後應病與藥，無有不瘥者，斷不肯以死方頭、果子藥賺誤人家男女。諸人還知麼？三藏十二部是死方頭、千七百公案是死方頭、五家宗旨是死方頭，你若不諳機宜、不辨時節，縱饒說得玄之又玄、玅之又玅，將五家宗旨從上公案穿鑿殆盡，總成毒藥，反添學者知解之病。所以道：玅義玄言春細雨，莫教污我本來心。若是本色宗師，信手拈來無非是藥，斷不肯以死法繫綴人，有時建立、有時掃蕩，放行把住，一切臨時。所以道：師名醫王行正令，能與眾生治心病。大眾！且道：心病作麼生

治？」拈拂云：「爛研巴豆三千顆，瀉卻諸方五味禪。昔晦庵朱夫子嘗參開善謙禪師，深究祖道，一日述偈云：『齋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密，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大眾！且道：如何是無為法？」拈拄杖云：「詩成五字三冬雪，筆落分毫四海雲。」

佛成道日，常山胡宮保偕太夫人宋氏請上堂。僧問：「明星一睹歎奇哉，劫外曇華雪嶠開，宮保請陞師子座，祈師直指活如來。」師云：「優缽羅華燄裏開。」進云：「恁麼則頭頭盡露瞿曇面，大地山河絕點埃。」師云：「說食終不飽。」進云：「祇如宮保設供請法，獲何功德？」師云：「山愈高兮海愈深。」進云：「可謂不忘靈山記，共撫沒絃琴。」師云：「一語定乾坤。」問：「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因甚夜睹明星方成佛道？」師云：「憐兒不覺醜。」進云：「祇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和尚今日如何舉揚？」師云：「燈籠沿壁上峨眉。」進云：「可謂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師云：「如何是菩提座？」進云：「東西十萬，南北八千。」師云：「未在。」乃云：「大悟得大機，大機方可成大事；大人具大智，大智乃能明大用。所以，大機之用，石火難追；大用之機，電光莫及。薦得此機則無機不透，明得此用則無用不該，可以掃蕩天魔、可以剪除禍亂、可以安邦鎮國、可以入聖超凡，不假苦行六年，頓證如來德相。正恁麼時，且道：如來德相在甚麼處？」豎拂子，云：「一點明星輝寶蓋，萬家生佛鎮虔南。」

送佛還山香城上藍諸剎，請上堂。西堂問：「昔日世尊升天為母說法，旃檀瑞像迎歸；今日和尚入閩報親，粵王金像同出。兩彩一賽即且置，千佛同源是若何？」師云：「雙溪水捧山盂獻，萬壑松敲鐘鼓迎。」進云：「一剎那際入正受，互參三世玅難思。」師云：「且得闍黎共證明。」進云：「祇如護法耆舊七請和尚始肯回山，如何是轉功就位底句？」師云：「一身俱是病，百念總寒灰。」進云：「大冶規模鎔盡後，瓶盤釵釧總成金。如何是轉位就功？」師云：「戴角披毛行異類，牽犁拽耙已多年。」進云：「白玉毫難藏瓦礫，紫金光豈掩蓬蒿？如何是功位俱隱？」師云：「綠樹啼黃鳥，青松擁翠嵐。」進云：「千岌雲山俱坐斷，寒綃蒙首涕慵收。如何是功位俱顯？」師云：「五年再到洪崖寺，一路人皆訝老僧。」進云：「萬本蒼松俱合抱，一天華雨正繽紛。」師云：「爭奈猢孫騎鱉背？」進云：「祇如十六王子請佛大轉法輪，未審法輪如何轉？」師云：「今日正陞座。」堂禮拜，云：「萬古宗風今再振，千年模範喜常新。」師云：「歸位著。」乃云：「本來無住著，萬里長空騰野鶴；隨處任縱橫，一波不動碧潭清。是故，衲僧

家有時碧潭止水、有時野鶴孤雲、有時敝屣閻浮、有時珍重陽燄，去來動靜無非為人，風雨雷霆悉皆成物。正恁麼時，去來無礙即且置，作麼生是不涉去來底句？」豎拄杖，云：「昨來風雨度章江，今日寶華仍再據。」(敘謝不錄)復舉：「世尊道：『吾今來此世界八千返，為此娑婆世界坐金剛華光王座。』大眾！釋迦老子大似為他閒事長無明，來來去去有甚麼了期？檢點將來，好與三十痛棒。然雖如是，知恩者少，負恩者多。更有一偈：七請再來原為佛，三年家舍在途中，如今佛已還家舍，截斷千差振祖風。」

為藏西堂對靈，小參。「雪崖公！雪崖公！三度迓我我不來，及至我來你又去，人雖去矣，言猶在耳。不逐除夕去，不隨元旦來，覿面無人識，頭白一嬰孩，者箇是你昔年所呈底法身句子。誰家沒有佛？一掌解攔腮，月落虎城畔，翛然歸去來，者箇是你臨末梢頭得力底句子。祇此一偈，一機已足，千古萬古，豈待豎拂拈槌始是光揚列祖？雖然如是，更有箇末後句，今日不免為你點破。」卓拄杖，云：「杜宇聲聲啼未休，盡是斬貓親切句。」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九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十

嗣法門人傳我等編

普說一

除夕，普說。「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眾兄弟！且喚甚麼作理？即汝各各本具、廣大靈明玅淨底心是。祇如理又作麼生通？直須縣崖撒手，絕後再穌一番，始能通達，始消得他信施、報得他恩德；苟或未然，粒米寸絲盡須披毛戴角償還他。即今臘月三十日到來，舉眾仍忻然笑談自若，曾不念古德聞一言半句不明，直下飲食無味、坐臥不安，每見日落西山，便垂泣云：『我今日工夫不得力，光陰又虛度了，爭奈何？』是故縣梁刺股、繼晷然膏，晝三夜三，時刻無間，直至啐地折、嚗地斷，方始罷參。何況一年又虛度了，己事未明，痛哭流涕不徹，又豈有工夫戲笑雜談耶？大抵參學人先要題目認得清，題目若認不清，纔有纖毫不耐煩便要告假，纔有些些病痛便生怨嗟，此無他，只為視叢林猶驛館、行苦行若當官，竟不思自己行門，非倚眾莫能成就。若認得題目清，拌身、拌命，入泥、入水，俱不辭勞。祇如山僧自進院已來，每日劫劫波波灑埽寮舍、修葺殿宇，毋論淨穢，一以身先也，祇為題目認得清，所以不惜勞苦、不避忌諱，盡心盡力行向前去。如今有底便謂某人祇是好出頭，便受許多累，我們又不思量做人，討者許多累作麼？大眾！者般底喚作障蔽魔王，自不能行，反障他人。你看釋迦老子因地中為我等故，舍身舍命，經無窮劫無有疲猒，難道也是好出頭耶？殊不知為人如為己身，彼此事辦。頃承諸公棄菴舍、捐缽資、撥繁冗、忘位貌，光贊祖庭，助揚法化，遂使紀綱頓整，內外一如，誠可謂千載一時。久參宿學各自知時，不假山僧饒舌；後進初機，也須猛著精彩，究到徹頭徹尾始得。先聖道：『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尋常嬾惰，不肯操履，便說我不思量做人，一朝業緣既至，被人推出，祇恐無回避處。若說我當時也曾見作家來，爭奈觸事面牆？若道我當時不曾見作家，又成妄語。若道我當時親知識，祇為本分事，那裏打帳做人？難道做人又是分外事？恁麼又話成兩歇。眾兄弟！人身難得，佛法難聞，知識難遭，怖心難發。倘能居安思危，生大怖畏，念生死苦，發菩提心，既遇知識，忘軀炙侍，既聞佛法，知者篤行之、不知者審問之，庶不虛度此身。如今人多是臨渴掘井，忙時抱佛腳，病苦臨身，煎逼不過，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到此方來問做工夫，了生死事。癡人！如今要做世間功名，也須芸窗下篝燈十

餘年苦工纔得成就，何況要學無上菩提之道，了脫曠大劫來生老病死等苦，豈是容易底事？所以道：欲隆佛種，須紹門風。諦審先宗，是何標格？昔文悅禪師親近翠巖芝老，纔入室求開示，芝云：『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家趁色力康健，且為眾持缽去。』悅領疏，遂去化米。歸來，又求開示，芝云：『天寒，且為眾化炭，佛法不怕爛卻。』悅又化炭。歸，白芝云：『某甲已事未明，乞和尚慈悲指示。』芝云：『堂司乏人，你且為我料理。』悅恨不去心。若是如今禪和子，早已卷包跑路了也。他卻不然，祇是自恨、自疑，自鞭、自逼。一日坐後架上，桶箍爆斷，忽然大悟。山僧昔住白法時，有西山懷古十首，中有懷悅公一首云：『乞米乞炭任堂司，為法忘軀敢固辭？痛恨自心疑未瞥，桶箍忽散展雙眉。』大眾！且道：悅公見箇甚麼道理便悟去？芝老既是大善知識，因甚不教人看話頭做工夫，三回四轉祇教人化米化炭作職事？且道：還有指示？無指示？若道無指示，悅公為甚便悟去？若道有指示，則三家村裏負販漁樵皆會佛法，又用祖師西來知識出世作麼？者裏甄別得出，方識芝老用處，如善射人，箭不虛發。翠巖今日承諸山種種護念，不化米而米至、不化炭而炭來，職事雖不齊，箇箇皆是有德業者，同心同德，一切兼攝。趁此百事現成、色力康健之際，正好努力參、努力學、努力行苦行。行門若足，福緣自備；學問若到，習氣自銷融。參到無可參處，至理自通達；至理既達，便與祖師無二無別。且道：祖師即今在甚麼處？時寒，伏惟珍重。」

普說。「佛法無人說，開口成雙橛，雖慧不能了，喫飯便知飽。譬如暗中寶，晝夜光皎皎，無燈不能見，開眼便不薦。大眾！山僧與麼道，且道：是發明古人意耶？違背古人意耶？若撿點得出，始具參學眼。其或未然，不免葛藤一上。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無非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作世間燈。是故釋迦老子纔出胞胎，便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豈不是以一大事因緣示一切人，作世間燈？後來有箇跛腳阿師說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卻，貴圖天下太平。』豈不是以一大事因緣示一切人，作世間燈？及至臨末梢頭，對人天眾前拈起金色波羅華，獨飲光默契其機，遂破顏微笑，豈不是以一大事因緣示一切人，作世間燈？嗣後達摩大師特特航海梯山而來，說道：『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向嵩山山下面壁九年，方於深雪堆中接得箇半臂神光，豈不是以一大事因緣示一切人，作世間燈？五傳至曹谿，法遍支那，二枝五派，萬別千差，無非以一大事因緣示一切人，作世間燈。是故臨濟喫黃檗三頓痛棒，豁然大悟，便道：『元來佛法無多子。』後來建立許多間門破戶，所謂三玄、三要、四賓主、四料揀等，豈不是以一大事因緣示一切人，作世間燈？曹洞親契寶鏡

三昧，於無中唱出正偏五位、三墮四禁，金鍼玉線，敲唱雙行，豈不是以一大事因緣示一切人，作世間燈？溈仰暗機圜合，體用互呈，豈不是以一大事因緣示一切人，作世間燈？雲門於睦州嶮崖之下，拾得秦時[車*度]轢鑽，便道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豈不是以一大事因緣示一切人，作世間燈？法眼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指示諸人一大事因緣，作世間燈。乃至臨濟正宗的的相承，迄我天童老人於銅棺山頂徹悟此大事因緣，便道：『情與無情煥然等現。』後來說法二十餘年，祇以一條白棒示一切人，作世間燈。山僧既承嗣天童，因甚不行棒行喝，祇管打葛藤、說道理？不見道：『慈悲之故，有落艸之談。』然則世間燈相續不斷，暗中寶覿體現前，諸人還知落處麼？若知得此寶落處，便可傳從上佛祖不傳之燈，燈燈續燄，常照世間，永無有盡。現前僧俗不避風雨、不惜劬勞，遠來翠巖，或求戒、或求法、或隨喜、或助揚，無非為一大事因緣，莫非宿植德本，故獲遇茲勝會？然此一大事因緣，各各具足、各各現成，祇因無始以來，妄習深厚，乍聞此事，如風過樹頭，是故從迷至迷，生死相續。所以釋迦老子道：『若諸世界一切眾生，其心不淫，則不隨其生死相續。』又道：『若諸眾生，其心不殺、不盜、不妄，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此四種清淨明誨，三世諸佛所共叮嚀，若能遵依，便超三途；更能修定，方超六欲；更能修慧，頓超三界。大眾！且道：慧如何修？你但二六時中，放下一切善惡諸緣、放下一切閒學閒解，提起一句本參話頭，如屑落眼中相似，千方百計，祇要出卻眼中屑，更不思食、思睡、思財、思欲，一切人我是非、無明煩惱不須排遣，自然瓦解冰消，忽然屑出，眼光如故。當此劫火之餘，白骨遍野，平日親朋法侶，十無一存，可見人命無常，呼吸難保，生死二字，僧俗貴賤皆所不免。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兩句現話，豈可不知？因甚不肯努力真參，虛懷請益？大抵今時參禪不得力者，總為體面放不下，生怕裝村、生怕落下風。殊不知？祇者護惜體面底心，便是無量劫來生死根本。豈不見？慈明冒難參汾陽，經二年不許入室，凡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日進方丈，白云：『自至法席已經二載，念歲月飄忽，時不待人，有失出家之利。』語未竟，陽拈棒連打，明痛極，失聲請救，陽以手掩其口，明豁然大悟，乃云：『是知臨濟道出常情。』高峰參雪巖，纔開口便痛棒打出。天童先師周旋龍池老人左右二十餘年，池唯加罵詈，不假詞色。若是如今琉璃餅子禪，生怕捱著，纔相警策，便道：『老凍膿不識好惡，輕我、慢我。我如此為護叢林、如此精誠求道，博不得箇好詞色、覓不得句好言語。』心憤憤、口悱悱，恨不插翅而去。嗟夫！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現前諸公皆是英靈倜儻漢子，豈假山僧絮絮忉忉？幸自

鞭逼、自挨拶，不顧得失、不顧危亡、不護體面，則生死根本自斷、大事因緣自明。大事因緣既明，則一切法即是佛法，又豈待開兩片皮、掉三寸舌，然後為說佛法哉？今晚因省愚禪人為乃師圜戒設茶，山僧因茶普說，因說示眾。然則說已說了、註已註了，若作佛法會，入地獄如箭射；不作佛法會，亦入地獄如箭射。離此二途，轉得一機，不妨來方丈通消息。」

普說。「五夏已前，專精戒律，無繩而自束；五夏已後，方許聽教參禪，掘地覓青天。正當不前不後時，且道：受戒是？參禪是？[靄/刀]利漢向者裏挨拶得入，便見腳跟下有條通天大路，千聖牢籠不住，眾魔潛覷無門，直下坐斷報化佛頭，不落證修階級。豈不見？青原初參六祖，便問：『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云：『子曾作甚麼來？』云：『聖諦亦不為。』祖云：『落何階級？』云：『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眾兄弟！青原既知聖諦亦不為，又用見祖師作麼？不見道：『不經敏手，終成廢器。』丹霞於途中遇禪者，聞有選佛之說，遂詣西江參馬祖，纔相見，便作整冠束帶勢，祖云：『子緣不在此，可往南嶽見石頭去。』霞便去見石頭，依前作整冠束帶勢，頭云：『著槽廠去。』若是如今學者，便道堂頭不具眼，我們選官底人如何作得槽廠裏事？霞依教便去。異日，石頭云：『來日佛殿前鏟艸。』一眾各備鍬鋤，霞獨洗頭，胡跪殿上，頭便與剃髮，復云：『子莫要受戒麼？』霞便掩耳而出。眾兄弟！你道丹霞見甚麼道理便掩耳而出？莫是撥無因果麼？且喜沒交涉。須知此事貴在英靈特達之士，向未舉已前薦得，自然如水投水、似空合空，不落理路窠臼、不被知解糾纏、不假爐[革*(苟-口+用)]鉗鎚、不費師家鹽醬。你看六祖、石頭，何嘗嘮嘮忉忉為丹霞、青原打葛藤來？所以山僧尋常向諸人道：『要急相應，直須向佛未出世、祖未西來時會取。』你道佛未出世、祖未西來時，還有許多名號也無？還有四聖六凡種種差別也無？還有戒可受、有禪可參、有教可聽也無？眾兄弟！須知本來無事、本來現成、本來平等、本來解脫，祇因迷頭認影，遂至向外馳求。所以道：『演若達多失卻頭，狂心歇卻即無事。』《圜覺》云『知是空華，即無輪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楞嚴》云『玅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生死。』《法華》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教乘中、宗門下，千般譬、萬般喻，滿口道破，和盤托出，爭奈自己夙無靈骨，命根不斷，偷心不死，動是隨語生解，逐境飄流，見人說有便著有、見人說空便著空、見人說無事便坐在無事甲裏。譬如彊盜打劫相似，見人說此屋有寶便信道有，或向道無又疑是無，直待一拳打破門來一看，原來真箇是空底，方悔從前虛費許多氣力，平日偷心，當下頓歇。學道亦然，你若偷心不死，縱

使學得一知半解、轉得一機兩機，坐到純清絕點、身心俱忘，也未是到家底消息。眾兄弟！時光倏忽，歲月蹉跎，纔方結制，又是一月了也，直須努力，不可等閒。況是千里萬里，受盡波吒，行腳到翠巖，經冬過夏，豈是為片衣口食？無非要發明己躬大事。翠巖者裏，也不管你五夏前、五夏後，也不管你[靁/刀]利、不[靁/刀]利，也不管你是老、是少，纔進門來，便覿面提持，開口見膽。你若信得及、見得徹，直下四楞蹋地。昔世尊在日，有一大富長者子，名曰億耳，投佛出家。為求道故，日夜精勤，行諸苦行。以精勤故，遂致身體尪羸，足破血流，意欲退道。佛知其故，乃謂耳曰：『爾在家時，善彈琴不？』曰：『能。』佛曰：『絃太急太緩時如何？』曰：『聲不成曲。』佛曰：『不急不緩時如何？』曰：『曲韻方成。』佛曰：『我佛法中，求道亦然。太急則疲倦，太緩則懈怠，適中則道成矣。』耳奉教，不逾月，遂證阿羅漢果。如今眾中，精勤者固多，懈怠者亦不少，倘能受戒、參禪、行行學事皆如調絃相似，緩急得中，則思過半矣。且道：沒絃琴上，如何著力？各各請歸堂，明朝是初一。」

解制，普說。「違真順俗，未脫根塵；卻謝招陶，猶存取舍。翠巖法社，迥異諸方，去亦不招、來亦不拒，真亦不立、俗亦不違。若是摩霄俊鶻，直下承當，跳出金剛圈、吞卻栗棘蓬，便解石女腰邊橫裁兔角、鐵牛背上倒刮龜毛，須彌頂上行船、鄱洋湖裏走馬，拈取香至國與新羅國門額，不為分外。到者裏，佛亦是塵，更說甚麼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淨亦不著，更說甚麼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清、濁既亡，心、佛無二，雜念、淨念皆為解脫，成法、壞法無非涅槃，柳巷華衢、淫坊酒肆，漁樵耕牧、將相公侯，一一現本身舍那，處處示當體阿逸。既然如是，佛印因甚又道蘇學士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祇是不知性命落處麼？眾兄弟！灼然有他恁麼道，你若不知性命落處，縱饒胸羅萬卷，筆瀉千篇，諸子百家、五經十七史，乃至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一時會盡，到眼光落地時，半點也用不著。豈不見？魯哀公問性命之道於孔子，子曰：『分於道之謂命，形於一之謂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之謂生，化窮數盡之謂死。是故，命者，數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大眾！生死始終、陰陽變化之理，孔夫子固分析得甚詳，若是無生、無滅，無始、無終者，一著子畢竟不曾點得破。為甚不點破？急則治其標。我祖師門下談佛性之理即不然。昔異見王問波羅提尊者曰：『佛性在甚麼處？』者曰：『性在作用。』曰：『若當作用，幾處出現？』者曰：『當作用時，其處有八。』曰：『八處出現，當為我說。』者曰：『在胎為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

足運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大眾！佛性、精魂，是一？是二？若道是二，正是撥波求水；若道是一，又是認影迷頭。到者裏，須是自悟始得。你若自悟一回，便見得根根塵塵周遍法界，生滅去來本如來藏。所以文殊問菴提遮女曰：『生以何為義？』女曰：『生以不生生為生義。』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為生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為生義。』曰：『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為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為死義。』大眾！菴提遮女說道理、打葛藤即不無，殊不知鼻孔被文殊大士穿卻。今日或有問翠巖：『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為生義？』劈脊便棒。『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為死義？』連棒打出。若明得棒下意旨，便知得自己性命落處，回觀菴提遮、波羅提、佛印、孔子之說，皆為剩語。今晚因少宰熊公遙寄淨資，為眾設茶解制，山僧不免引些陳爛葛藤與大眾作箇熱鬧，其實此事不在言句上。所以少宰昨來書中自序云：『少年曾參圜通諸老，灼知此事不由言說，即今萬念寒灰，獨此因緣如魚在水。』大眾！你看此老雖在金紫行中，猶能不昧般若正因，等閒說箇喻子，多少親切。諸人若能二六時中履踐此事，如魚在水、如鳥翔空，則結制也在裏許、解制也在裏許，生也在裏許、死也在裏許，乃至動靜去來、折旋俯仰，無有不在裏許者。雖然，祇如魚鳥俱潛、水空並隕時，此段因緣又作麼生？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復云：「卻謝招陶亦偶然，雁門也是老婆禪，一回入得洪崖社，五濁泥中綻白蓮。」

普說。「今宵不必宣規約，打起精神透祖關，言下豁然開正眼，始知結制亦無端。正眼既開，不在限；正眼未開，出眾決擇。」眾不出，師乃云：「問得也好，不問更高，問去荅來，於本分中了無交涉。豈不見？香嚴參溈山，山云：『聞子在百丈問一荅十、問十荅百，此皆是聰明意識邊事，試向父母未生前道將一句來。』嚴不能荅，乞山說破，山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嚴云：『今日乃知畫餅不可充飢，此生誓作箇長行粥飯僧，決要明者一著。』子一日因聞擊竹聲打破漆桶，遂遙望溈山，禮拜云：『溈山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破，何處有今日？』復述偈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大眾！祇者兩句已自透頂透底，如今人參禪不得力，蓋為所知障耳。所以道：『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又有箇跛腳阿師參睦州，幾度扣門不容見，一日又去扣門，州云：『誰？』云：『文偃。』州開門，文纔跨入，州遂推上門，云：『秦時[車*度]轢鑽。』文被拶折腳，忽然大悟。你道：他當時問頭也未置得，因甚便悟去？良遂棄講參麻谷，谷見來便閉卻門。遂

再去，谷纔見，又荷鋤往園中去，遂有省，乃云：『某甲若不來見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歸謂學徒云：『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夫為善知識者，當慈悲方便接引後昆，為甚見人來參總不理荅他？且道：麻谷為人在甚麼處？臨濟在黃檗會下三年，不曾問一句話。一日，因睦州教問：『如何是佛法大意？』三度發問，三度被打。當時黃檗因甚亦無指示？若覷得黃檗心行破，便見得麻谷、溈山、睦州等同阬無異土。近代宗師得此機用者，不道全無，祇是少。學者纔求開示，便授一箇死話頭。學者思量得一句合頭語，一荅荅了，師家連忙印證云：『好！好！』虧你祇是要明差別公案便好為人，遂將五家宗旨一齊向伊註破，祇是自己分中依舊黑漫漫地。如此行徑，正所謂日中灌瓜，擾苗令長，但知與兒酥酪，消與不消都總不知。你若消不得，酥酪亦成雜毒。自餘分玄、分要，配三、配五，大法、小法之流，固是不堪齒錄。時當末法，明眼宗師固少，正因行腳者大似披星揀月，祇是趁熱鬧，圖軟暖，貴耳賤目，聽見三千、五千處，便道是真善知識，青黃不辨、菽麥不分，及到叢林中，自己事且不著急，祇管管人閒事，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某知識慈悲肯為人說，某知識有福報，肯為眾，某知識有學問，語句鐵新，走過幾箇叢林，見得幾員知識，便以老參自居，空腹高心，向無眼人前稱王稱鄭，妄自尊大，及到明眼面前，依舊來不得，不免納降款。似此等輩，謂之州縣白蹋僧打野榔漢，打殺千千萬萬，有甚麼罪過？又有一等[靄/刀]利些底，將古人殘羹餿飯築向一肚皮，也作得幾首歪偈、轉得幾轉套語，及至勘驗將來，毫無實據，依稀彷彿，鹵莽顢頇，也不管自己穩當、不穩當，祇圖宗師說箇是、說箇好，便歡喜不了，拈徵別代一齊都安排得停停當當，祇是手卷拂子一到手，便向三家村裏旋蒸熱賣去，甚至付而又取、取而又付，師資矛盾、兄弟仇讎，古風埽地，目擊寒心。此無他，蓋為末上擔簽行腳便無正因耳。法華舉云：『行腳人須具正因始得，不是遊州縣、翫山門景致過日子，蓋為生死事大，尋師訪友，決擇疑團。』誠哉是言！從上諸祖現身塵剎、豎立法幢，無非要人發明生死大事。即翠巖初興，恆產未復，錢穀亦不足以安眾，內外職事一年拮据，東家化幾斗、西家化幾升，無非成就湖海有志高衲，於此名山大剎中了脫生死大事。諸公不憚劬勞，千山萬水到翠巖，晝三夜三，無眠失食，也祇要決擇生死大事。千里之行，一步為初；九旬之期，今夜為始。毋論堂內、堂外，皆當痛為生死真切做工夫。日前有幾箇禪和子再三要求進堂，見山僧不允便哭，山僧祇是好笑。難道禪畢竟要在堂內始參得？堂外便參不得禪耶？殊不知？鑊頭邊、東司上，乃至搬柴運水、舂米扱磨，總是諸人放身命處，祇為你心麤，頭頭錯過。如今

要得急切相應，但將從前知識處學得底、冊子上記得底、零零碎碎解得底，盡情拋向東洋海裏，胸次中虛虛閒閒、寬寬曠曠，更須生起三種大慚媿心：一者自念我與釋迦老子無二無別，祇因不達本地風光，所以流浪生死經無窮劫，而今幸得人身六根完具，又逢善友得聞正法，即今若不討箇分曉，將來又被業識牽向驢牛肚裏翻筋斗去，有甚麼了期？此豈不是大可慚媿底事？二者古德千言萬語及天下知識橫說豎說，無非直指此事，而今開卷便是銀山萬疊，見知識說話似鴨聞雷，問著本分事口如膠黏，教中呵為啞羊僧，此豈不是大可慚媿底事？三者兩鬢垂雪，一事無成，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此實可慚可媿、可羞可恥。奮起三種慚媿心了，疑情自然發得起、工夫自然做得上，不著更問人。別人為你說底都是死法子，一部《禪關策進》祇是箇切字註腳，你若生死心不切，直饒從朝至暮、從暮至朝，說到彌勒下生也沒交涉。今晚聚首百餘員皆老成篤實之士，且無虛頭伎倆，九十日內要了無量劫來生死事，不是等閒，直須切上加切、猛上加猛，驀地築著、磕著，要透祖師關捩也不難。且道：如何是祖師關？待諸人一一打破漆桶來與汝註破。」告香，普說。「古人不復見，古規不大行，古風欲墜地，古道焉得明？欲明古道，須行古規，古規既清，古道自振。何者為古道？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何者為古規？三八入室，旦望五參是。然旦望五參，不過提綱挈要，唯入室一著乃細密鉗錘，所謂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昔慈明參汾陽，經二載不許入室，凡有所訓皆流俗鄙事。是故先德說法，觀時觀機，不妄下刃、不輕發藥，一發刃、下藥，必使命根斷、百病除，百病既除，藥亦無用。學者服藥，未得通身汗下者，固不在言，已得通身汗下者，往往執藥成病，所謂閨閣中物舍不得，譬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昔夾山未見船子之先、洛浦未見夾山之先，皆害此病，若不遇大手眼宗師，卒難整頓。現前兄弟，各各氣宇如王，一知半見，不道全無，要得透頂透底，頭尾相稱，祇恐達摩峰未肯點頭在。適來參頭為眾啟請云：『現前兄弟，各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伏望慈悲，開示因緣。』大眾！祇者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一段因緣，已是為虛空乞耳穴了也，何況舉古舉今，說長說短？於諸人本分中祇益戲論。且道：本分中如何通信？若道不得，山僧不免為須彌安鼻孔去也。」豎拂子，云：「見麼？箇箇眼裏有珠，必定是見。」擊拂，云：「聞麼？人人耳中有竅，畢竟是聞。聞底不是聲，見底不是色，聲色全真，見聞不隔。所以道：『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眾兄弟！還了得麼？若真箇了得，便見得生即無生、死本無死，更說甚麼生死事大？日月往來，春生夏長，四序推遷，靈臺不變，更說甚麼無常迅速？然雖

如是，也須實證實悟始得。你若一向學將來、解將去，爭奈生死到來，依舊手忙腳亂，譬如說食，終不飽人。所以參貴真參、悟須實悟，莫打野榧弄虛頭，虛度一生，一失人身，萬劫不復。豈不見？佛果在五祖會下機辯迅捷，每呈伎倆時，五祖祇是不肯他，佛果以為用心行移換人。五祖道：『你他日著熱病打時，方思量老僧話在。』佛果忽然而去，在金山果遭熱病打一頓，病中著忙，方思五祖之言不虛，病愈即歸五祖，後因聞頻呼小玉話，始得打破漆桶。大慧天資敏利，英俊過人，參了一十八年禪，諸方老宿無一不印可，他祇是不肯自欺，及至天寧，聞熏風自南來話，始得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可見先德皆從實證實悟中來，所以光明烜赫，照耀今昔。日前有箇禪和到翠巖，頗聰明，也有些猢猻伎倆，祇是到結角羅紋處便來不得，因放他在侍者寮，要朝夕鍛煉。一晚，問他：『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他云：『今晚不向和尚道。』山僧道：『你與麼荅話，何曾夢見？』他云：『和尚不肯某甲，諸方自有人肯我在。』山僧道：『你他日著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後在侍者寮大病一場，叫爺叫孃、撒屎撒尿。不逾月起單，到諸方便付屬去了。大眾！可見古今不相及，不啻天淵；古風欲墜地，於此可見。翠巖者裏不敢效諸方大宗師輕易放行，縱使拈得、頌得，石火電光也來得、入理深談也來得，更須審你悟處真實始得；縱使悟處真實，更須驗你行處真實始得，所謂解行相應，名之為祖；縱使解行相應，更須用處親切始得。你若大法不明、宗旨不透、用處不親，臨機不免瞎人眼目，如何為人抽得釘、拔得楔、解得黏、釋得縛？奉勸現前兄弟，須看先德典型，莫逐今時流弊。從今告香之後，有鼻孔者，遇挂牌時，不妨入室中披肝瀝膽，微細決擇。未得入者，直須抖擻精神，豎起脊梁，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孔并作一箇疑團，莫管他是、莫管他非，莫管他古、莫管他今，晝夜忙閒、行住坐臥，茶不知茶、飯不知飯，疑來疑去、逼來逼去，左不得、右不得，吞不得、吐不得，死不得、活不得，百不得時忽然失腳，蹋破虛空，平沉大地，譬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那時方見告香入室也是多事、旦望五參也是多事、了生脫死也是多事、成佛作祖也是多事。雖然，若守著者箇見解，坐在無事甲裏，正是膏肓之病，拄杖不在，荅帚柄聊與三十。」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十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十一

嗣法門人傳我等編

普說二

安樂堂，普說。「竹椽茅瓦蓋新堂，堂角春風布綠楊，到此盡成安樂漢，百骸四體一時康。大眾！百骸安樂則一心安樂，一心安樂則百骸安樂。所以道：心外無別法，法外無別心。《淨名》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楞嚴》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心中所現物。』《般若》云『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如是會得，則身病、心病、凡病、聖病，不假扁鵲、盧醫，一時解脫；六度萬行，不須經歷阿僧祇劫，當下圓滿。然後遇茶喫茶、遇飯喫飯，寒則添衣、熱則乘涼，到與麼地，始為得大安樂。從上乃佛、乃祖親到此地，更欲一切人皆得大安樂，故說大法以安其心、立常住以安其身，述因果罪福以啟迪其敬信。所以《梵網經》云『八福田中，看病第一。若父母、師僧、弟子病皆供養令瘥，如佛無異。』高菴禪師云：『貧道常閱藏典，諦審佛意，不許比丘坐受無功之食。每遇辰朝，偕諸弟子持缽乞食，心無高下，使獲福者一切均等。』後所稱常住者，本為老病不能行乞者設。山僧昔閱律部，佛在世時，每月兩巡寮。一日，至一寮中，見一比丘涕泣不已，佛云：『汝泣何為？』比丘云：『飢渴病苦故。』佛云：『汝幾日不飲食耶？』比丘云：『已經七日。』佛云：『何以無人瞻侍？』比丘云：『以臭穢故，皆猒嫌而去。』佛云：『汝不須泣，吾當親自瞻侍汝。』遂為易淨衣，浣其污者，給以飲食，復以兜羅綿手為其按摩，云：『汝今安不？』比丘云：『世尊！金手一按，遍體安樂。』佛因為說苦、空、無常之法，比丘言下證阿羅漢果。歸至講堂，聲鐘集眾，普諭其事，復云：『若同居比丘有病，必當互相瞻侍。若猒棄去者，得無量罪，非吾弟子。』大眾！者便是釋迦老子為一切眾生安身安心底第一箇榜樣也。高峰妙禪師居山時，有若瓊禪者病中思醋，峰於四十里外乞醋與之。復思浴，峰亦給侍之。瓊因浴睹影，忽大悟，述偈云：『三十年來顛倒，今日一場好笑，孃生鼻孔豁開，放出無毛鐵鷂。』者便是第二箇為學者安身安心底榜樣也。先和尚初住天童時，每以延壽堂未立為恨。一日，因雲間錢鄉紳求嗣，先師遂開導伊捐資建堂，施藥錢如命，堂成，錢遂得子。其時山門雖有土木之役，先師一月必數次至堂慰問開示，故堂中常有坐脫立亡者。者便是第三箇使學者身心俱安底榜樣也。真歇了禪師嘗有涅槃堂偈云：『訪道論交實可傷，經年獨臥

涅槃堂，門無過客窗無紙，爐有寒灰席有霜。病後始知身是苦，健時多為別人忙，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妨。』大眾！還識得安閒法麼？若果識得，非特八苦交煎，縱使劍樹刀山、鑊湯爐炭，亦自安閒。其或未然，同是有漏色身，爭免八苦煎逼？山僧初住翠巖，即欲立一堂以安老病，其奈福緣淺薄，三年始成。今特請某為堂主、某為行者，尚冀仰效佛祖之標榜、俯念疾病之酸辛，勤加照拂，使彼身心調適，直到大安樂之地，則功不浪施矣。且道：如何是大安樂底去處？愛日到門先曬背，和風送暖不添衣。」

普說。「理須頓悟，乘悟并銷，白雲斷處見明月；事在漸除，因次第盡，黃葉落時聞擣衣。大眾！須知事無理外之事，理無事外之理。若單悟理不除事，此人有眼無足；若單除事不悟理，此人有足無眼。若能理事圓融，行解相應，此人方有語話分。大眾！要識事麼？祇你二六時中，胡思亂想，起貪瞋癡、造種種業底猢猻子是。要識理麼？祇你一念未生以前，無欲無依、無見無聞底主人公是。你若親見得主人公一面，猢猻子自然不敢作怪。所以祖師門下，玅在頓悟，頓悟之後，觸境逢緣，自能隨處作主，縱有無始妄習，一時銷融，譬如夜夢千秋，覺已隨滅。你若單除事不契理，謂之盲修瞎鍊，直饒向六根門頭死獦狚地去遏捺，爭奈猢猻子依前跳梁，不能馴伏。所以道：但得本，莫愁末。在今天下出家者如牛毛，得本者如麟角，所以正宗寂寥，叢林衰落。現前諸公冒險乘危，不遠千里百里來求大戒，便是末法精進光明幢。假使普天下出家者皆如諸公，何愁佛法不興？但受戒亦非小事，律中道：受戒後不得離依止。依止即和尚、阿闍黎，謂依止和尚、阿闍黎，可以進道故。間有愚鈍者，終身不得離依止。如今受戒者，七八日內，草草匆匆，三壇說話尚聽不清，何況微細條章？歸到家中，衣缽束之高閣，戒相視同故紙，從年卒歲，不見依止一面，何況說欲羯磨？昔迦葉佛時，有一比丘，度諸弟子，不勤教誡。中有一人，廣行非法，命終墮落為龍。龍法七日一受，對火燒其身，肉盡骨存，苦不可忍。自知宿命本作沙門，不持禁戒，師亦不教，遂生瞋念，欲害其師。其師一日同五百商人泛海，龍遂捉船，且云：『汝擲下此比丘，始放汝去。』眾問其故，龍如上答。眾即欲捉此比丘置水中，比丘言：『不須見捉，我自投水。』因此殞命。大眾！據此因緣，為師難，為徒不易。師不教誡，過在師；教而不聽，過在徒。所以今晚有三件事，先與諸公斷過。受戒之後，不能依止叢林者，凡遇冬夏戒期，必詣依止省覲，無犯自說清淨，有犯發露懺悔，此是一。受戒之後，當立志參學，不得仍行應赴等事，此是二。受戒之後，當朔望誦戒及學大乘經典，不得為檀越誦血盆、三官等偽經。儻有不遵者，即九師及同壇上、中、下座皆得鳴鼓而攻，追其衣缽。昔世尊

謂采菽氏云：『若比丘輕慢佛語，犯眾學戒，九百萬歲墮泥犁中。其間罪人，手生鐵爪，相摑肉墮，痛苦難忍。』眾學戒，梵語突吉羅，五篇中之最輕者，犯此輕戒，尚受如此長夜之苦，何況犯五篇中之最重者，其苦尤甚。大眾！人命無常，眨眼便是來生，當念泥犁苦，發向上志，專精持戒，努力參究，究取自己主人公，一朝打失布袋，親見一回，始知理事不二，頓漸無殊。且道：除卻頓漸，理事如何通信？白雲斷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擣衣。」

普說。「參禪須求玅悟，不可掠虛；發言須契正宗，不可儱侗。儱侗則正宗不達，卒落野狐之群；掠虛則悟門不親，終滯知解之網。所以道：參須真參，悟須實悟，闍羅大王不怕多語。近代學者祇因悟門不親、學處不玄，所以語多滲漏，如群盲摸象，各說異端，互相是非，取笑識者。豈不見？阿難尊者於楞嚴會上聞佛開示，身心蕩然，得無罣礙，自知心遍十方，見十方空如觀手中所持葉物，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玅明元心，心精遍圜，含裹十方。反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虛空之中吹一微塵，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了然自知，獲本玅心，常住不滅。大慧杲禪師於『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言下直得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此二尊宿因聞法得悟，悟中境界說來自然不同。雪巖欽禪師於堂中經行，忽見面前如地陷一般。天童先和尚過銅棺山頂，豁然大悟，便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你看真箇悟得底，說出悟由，自然親切。略舉一二，可見從上尊宿無不從真參實悟中來，所以發出一言半句，如木杻羹、鐵釘飯，無你咬嚼處。你若是夙有靈骨底，直下打破漆桶。你若不會，便須薶頭真參，豈可掠虛謾人？寒山大士云：『我見謾人漢，如籃盛水走，及至到家中，一點也無有。』教中所謂大妄語成下無間獄，豈是小事？現前諸公雖未徹悟，且不掠虛，一聞結夏之說，內外踊躍，不懼炎烝，頓忘寢食，要向九夏之中了決無量劫來生死疑團，便是正因。行腳衲子今晚當起期之初，有幾件事先與諸公議過：第一不得閒坐、第二不得妄想、第三不得瞌睡、第四不得學轉語、第五不得念話頭，依得此五件事，敢保一切禪病自然脫落。大眾！須知此事元不涉文字語言，天下老和尚萬不得已，垂一機、一境，開口見膽，要你直下徹去、休去、歇去、生死病根頓盡去。譬如良醫相似，據你所害底病下一劑藥，要你通身汗下。其或服藥不效，便須另覓良方，不可向人道：『我病雖未愈，藥已喫得純熟了。』而今念話頭者亦然，十年、二十年抱箇死話頭去念，卻向人道：『我工夫做得純熟了，話頭不間斷。』癡人！你若不求玅悟，縱念百年，有何所益？此近代參學者大病，牢牢靠著一句話頭，如乞兒杖子相似，縱遇知識當機直指，渠亦不顧。又有一等鹵莽禪和，被知識逼拶得緊，祇管去學轉語來唐塞，

也不管自己悟不悟，信口胡柴。豈不見？雲居初住菴時，興化問：『權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居無語，化云：『情知你答不得者話，不如禮拜了退。』可見古人慎重，不妄發言。至若瞌睡、妄想，參禪通病，不待細言。古德云：『若人靜坐不用功，何年及第悟心空？直須提起吹毛利，要剖當陽第一義。』可見閒坐取靜亦是大病。」驀豎如意，云：「大眾！山僧提起吹毛，也還見第一義麼？」擲下，云：「急著眼覷。」

普說。「百舌無聲鵙又鳴，物情迭變洵堪驚，胸中未得空諸有，萬象依前翳眼睛。大眾！一切諸法本來空寂，不待離散敗壞而後為空。天地若不空，則不消隕；日月若不空，則不沉沒；山河若不空，則不崩竭；四大五蘊若不空，則不離散；乃至三界二十五有、內外諸法，皆是空華，都無實有。若知得一切皆無有實，便是出生死底捷徑。所以道：『知是空華，即無輪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無，本性無故。』大眾！既無生死，又無輪轉，為甚六趣昇沉，至今不息？良以一切眾生從迷至迷，不覺不知，隨順業識，妄生執著，於無生死中妄見生死、於無是非處妄起是非、於無人我處妄分人我、於無遷變處妄見遷變。所以道：『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又道：『如我心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故龐居士向一口吸盡西江水言下心空，及第二祖於覓心了不可得處始得心安。心既不可得，則六根、六塵、六識、十二處、十八界及一切諸法皆不可得；一切諸法既不可得，則本來面目觸處全彰。」驀豎如意，云：「還見本來面目麼？你若未得心空底，畢竟喚作如意子。要且不見本來面目，者箇說話喚作入理深談。你若未得心空，見人說道理便作道理會、見人向上提持便作玄玅會、見人說空便著空、見人說有便著有，譬如矮子看戲，隨人上下。日前有箇禪客入室中請益，云：『達得無常、苦、空是小乘法，如何是大乘真空？』山僧便打，客茫然。諸人還知棒頭落處麼？若也知得，則四句俱離、百非頓絕，盡無邊香水海、遍微塵國土是自己一箇清淨法身，求於空、有二相了不可得。其或未然，冬至日長、夏至日短，瞬息百年，三途路險。珍重！」

普說。「九夏須臾盡，秋風又再旬，時時不空過，方契本來人。大眾！山僧一夏以來不持咒、不誦經，困即打睡、健即經行，可謂不空過。諸人一夏以來扇竹、扇木，收米、收穀，亦可謂不空過。眾中有等懵懂禪和便道：『翠巖老漢說無事禪，我們一夏以來嘮嘮攘攘，七上八下，雖是行得些苦行、博得些癡福，究竟禪不曾參得、道不曾悟得，正是空過日子。和尚一月以來不上堂、不開示、不談宗、不論義，爭得不空過？』大眾！與麼見識，何異三家村裏俗漢？我且問你，本來分上還著得者閒家潑具也無？所謂金屑雖貴，

落眼成翳。昔有一老宿一夏不曾為眾說話，會下有僧嘆云：『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二字也難得。』老宿聞得，乃云：『閣黎莫[斯/言]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叩齒云：『適來不合恁麼道。』鄰舍有老宿云：『好一釜羹，被一顆鼠糞污卻。』雪竇顯禪師拈云：『誰家釜內無一兩顆？』大眾！要識鼠糞麼？參禪學道是鼠糞、成佛作祖是鼠糞、談玄說玅是鼠糞。要識清淨羹麼？更舉一則古人公案與諸人聽。昔仰山夏末上溈山省覲，溈云：『子一夏作甚麼？』仰云：『鋤得一片畬，種得一籮粟。』溈云：『子可謂不空過。』仰云：『和尚一夏作甚麼？』溈云：『日中一食，夜後一寢。』仰云：『和尚也可謂不空過。』道了乃吐舌。溈云：『寂子何得自傷己命？』大眾！溈仰父子主賓互換，縱奪可觀即且置，祇如仰山吐舌，溈山因甚道寂子自傷己命？若撿點得出，也許你是一員無事衲僧。其或未然，時中切不得空過。」

普說。僧問：「施主殷勤請陞座，未審吾師有何垂示？」師云：「昨夜南山虎咬大蟲。」乃云：「梵語阿彌陀，此云無量壽，若能直下自承當，狐貍便作獅子吼。獅子既吼，群狐腦裂，吹毛出匝，凡聖不留。縱使無量壽世尊到來，也須斬為三段，更說甚麼樂邦淨土？何殊翳眼見空華。指東劃西，大似止啼拈黃葉。豈不見？六祖大師答韋刺史道：『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常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睹彌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祇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與諸人移西方於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不？』眾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祖言：『大眾！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大眾！六祖大師已開口見膽，一時說破了也。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便與古佛齊肩，不須向外馳求。所以長蘆賾禪師云：『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則上無諸佛之可念，下無淨土之可生。佛事門中不舍一法，故有念佛三昧開示往生法門。』東土自遠公結社之後，念佛者甚多，著淨土文者毋慮數十家，雖有抑揚偏重之說，未嘗非毀禪宗，獨龍舒王日休所述淨土文中力排禪弊，且引無根不稽事跡為證，即草堂五祖、真如、惠古諸大尊宿皆遭貶斥。然王公原文祇有十卷，今所傳者增廣二卷，大抵排禪之說乃無知庸妄之談，斷非王公本意。頃因無念

禪者偕眾檀入山設供，特攜此文質正山僧，擬募緣鏤板，故對眾點破，免致以訛傳訛，疑誤後學。不是山僧執參禪為是、排念佛為非，念佛、參禪總是先佛法門，遇上根利智教伊參禪，中、下二機即令念佛，對機說法。何是？何非？譬如害熱病底與他涼藥、害冷病底與他熱藥，病盡藥除，非但禪淨二門，即諸佛諸祖及天下善知識百千方便，總是止啼黃葉，都無實義。正恁麼時，藥病兩忘、生佛無二即且置，敢問大眾：無量壽世尊即今居何國土？還知麼？白蒲華中藏不得，紅塵堆裏現全身。更有一偈舉似大眾：禪淨相兼也不妨，娑婆寧復異西方？頂門未具超宗眼，莫把虛空較短長。」

行實

辛茆臘，頑石禪人設茶，偕兩序大眾稽首請云：「諸佛出世皆有生緣，歷祖降靈各敘行腳。吾師續天童之正脈、復翠巖之禪庭，三載開爐，千指圍繞，願示行由，以開來學。」師云：「日出西方夜落東。」眾云：「不會。」師云：「且歸本位坐，看取畫虛空。」眾歸位，師云：「山僧本無姓字，亦無方所，無端於甲寅年十月初四日亥時，幻現於建寧府甌寧縣之高陽鄉。前一夕，先母余氏夢一老僧，鬚眉如雪，從峨嵋來借宿，乃分娩。甫出胎，遂不茹葷血。先父陳氏，諱之奇，為邑庠生，嘗謂人曰：『吾先代多好善樂施，每遇饑歲，倉廩為之罄空，後世子孫必有起者。觀此子沉潛溫敏，動止有則，似非常兒可比。』因命名國賓，字賓王。稍長，隨父讀書於山寺中，極喜聞梵唄之聲，每晨盥漱畢，即同胡跪結印，默持準提咒三七遍。年十六，翻然有出世之志，乃隨先祖出家於黃巖，禮本師上體下空薙染，命名真哲，字若魯。嘗自思曰：『此世界中不知有幾許人，人中有幾許凡、幾許聖，即此世界憑何而立？』一日，閱中峰警策歌，至『三界塵勞如海闊，無古無今鬧聒聒，盡向自家心地生，一念不生都解脫』處，恍然自得，即有志遍參。一日，閱《傳燈》至青州布衫話，如撞鐵壁，悶不自解，乃閉戶絕食，竟日趺坐，揭字於門曰：『今日不出戶。』久之，無所得，聞天童法席冠海內，遂定向往。辛未冬，始腰包出嶺，道過夢筆，為覺浪和尚所留。壬申，同抵武林，聞其力詆天童，且信且疑，莫決去就，侍行吳、楚、中原三載，衣不解帶，脅不至席，雖執爨、負舂、採薪、乞食，靡不為之，然於本參毫無影響。甲戌冬，乃棄去，從潁州至天童參先師，相見次，便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棒喝交馳，合明何事？』先師便打。山僧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為甚被生死之所流？』先師打云：『還知麼？』山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先師云：『賺殺閻黎。』一日，問：『萬法

歸一，一歸何處？』先師云：『萬法且置，如何是一？』山僧豎一指。先師云：『此猶是萬法，畢竟如何是一？』山僧無語，先師便打。每入室，長跪請益，先師唯大棒打出。二六時中猶如木人，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日則隨眾作息、夜則倚柱為床。一日，求侍者單，先師云：『老僧無侍者。』山僧云：『大尊貴生。』先師笑云：『你因甚要作侍者？』山僧云：『朝夕得親近和尚。』先師云：『如何是你親近處？』山僧呈偈云『如何是我親覲處？覿面當機絕回互』云云。先師指『覲』字云：『此字錯了。』山僧云：『未審當用那箇覲字？』先師以杖驀口指，山僧當下豁然，便趨出。次日，入室云：『某甲有箇見處，特來呈似和尚。』先師云：『你見處作麼生？』山僧畫一圜相，先師云：『也當不得。』山僧作禮而出。從此，於本分事了無疑滯，但於古人公案猶不能盡透，臨機用不出。一日，隨先師開萬工池次，山僧問：『起石挑沙即不問，冒雨衝風事若何？』先師便打。山僧云：『恁麼則箇箇壁立萬仞去也。』先師亦打。丁丑春，以出山養病呈偈，有『室中若箇呈新見，杖下吾曾豁正眸』之句，先師云：『如何是你豁開底正眸？』山僧云：『瞎。』先師云：『作麼生是瞎底意？』山僧無語，先師云：『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知有者一步工夫，此去不得浪遊，病愈即還山。』山僧奉命至武林調息半旬，即上徑山參雪嶠師太，道過鈀窯遇永覺和尚，遂問：『聞師親見壽昌老人是不？』覺云：『是。』山僧云：『如何是壽昌得力句？』覺云：『若有得力處，不到於今。』山僧云：『者便是壽昌得力處麼？』覺云：『汝何多事？』山僧云：『也不得放過。』到語風居，見雪師太，纔度香儀，太接得便云：『汝那裏得來底？』山僧便掌，太把住云：『者小禪和得恁麼無禮，我不會打那？』山僧云：『師太作打會那？』太乃笑，山僧禮拜起，復問：『雪覆孤峰時如何？』太云：『愁殺人。』『雪厭梅華時如何？』太云：『落也。』『雪點紅爐時如何？』太云：『化。』『雪消春到時如何？』太云：『一點也無。』山僧云：『恁麼則片片不落別處也。』太便喝，山僧亦喝，便禮拜，太云：『老僧自住山以來，並不見一箇[靁/刀]利衲子，當時唯有箇道開禪者是福建老，頗有些氣息。』山僧云：『是家母舅。』太云：『怪道外甥多似舅。』即贈行腳詩一律，中有『綻衲渾身都是語，快情唯汝自相宜』之句，乃留休夏於雜華菴。菴去語風居十里，太一日親過菴相看，山僧門迎，太取下笠子，山僧接得便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因甚被者笠子遮卻？』太休去，山僧隨後作禮云：『適來造次。』夏滿，辭返天童，太為作偈送行云：『今朝喜見雨中秋，萬葉將為不自由，獨許梧桐通此竅，一枝飄泊逐寒流。』到徑山大殿，遇雪關和尚上堂，

山僧出眾問：『獨步大方時如何？』關云：『你腳跟點地也未？』『坐斷孤峰時如何？』關云：『老僧在者裏上堂。』『處處逢渠時如何？』關云：『面面春風。』山僧云：『恁麼則雪消雙徑滑，雲散五峰清。』關云：『洞口桃華開也未？』山僧云：『已被風吹落。』關云：『何曾夢見靈雲？』山僧云：『且喜大眾證明。』關云：『證明箇甚麼？』山僧便喝，關云：『再喝喝看。』山僧連喝兩喝，歸眾，關云：『鼓粥飯氣。』到雲門，見爾密和尚，問：『未得底人如何下手？』門云：『向無下手處下手。』『已得底人如何保任？』門云：『直須恁麼去。』『已得底人與未得底人相去多少？』門云：『今日是幾？』山僧云：『恁麼則聖凡不二觀也。』門云：『猶是自家見。』山僧云：『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門云：『如何是昔愁人？』山僧便喝，門云：『也當不得。』山僧云：『疑則別參。』門留結冬，命掌記室。山僧觀爾老說法詶機，從容自在，邏邏遢遢，不衫不履，了無近時裝點扭捏之習，誠本色宗師，乃就職。期中痛自策勵，必以大悟為期。機鋒轉語，影響邊事，撥向一邊，時中但自揣云：『瞎底意旨分明會得，因甚臨機道不出？古今公案祇是一箇道理，因甚透不得？』日夜鞭逼。一日，經行次，聞僧舉開善謙與宗原馳書公案，直得如放下重擔相似，歸單坐十餘枝香，無著歡喜處。當爾之時，並不見有身心世界，亦不見有昏沈妄想，正所謂常光現前、壁立萬仞底境界，從前疑處如開門見山，因述偈云云。次日，值門落堂考工夫次，山僧出眾問：『脫卻汗布衫，且無蝨子咬，一夜得安眠，清晨起得早，試請宗師大人考一考。』門低頭良久，山僧作整冠束帶勢，云：『一色杏華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便歸眾。門云：『你看者醜驢亂做。』山僧便作驢鳴，門便歸方丈。一日，門上堂，山僧問：『馬祖一喝，百丈為甚麼三日耳聾？』門云：『今日雲靄靄，雨霏霏。』聲未絕，山僧便喝，云：『猶打葛藤在。』門云：『也須細細嚼過。』山僧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天童。』便拂袖歸眾。解制，上堂，山僧問：『兩堂共聚千餘指，大徹心源有幾人？』門云：『並無一箇。』山僧云：『恁麼則臨崖看澀眼，特地一場愁。』門云：『闍黎又作麼生？』山僧云：『九萬里鵬纔展翼，數千年鶴便翱翔。』當日辭返天童，相見次，即問：『單刀直入，擬取師頭時如何？』先師云：『放汝三十棒。』山僧便禮拜而出。次日，入室，云：『昨日觸迕和尚。』先師云：『道甚麼？』山僧云：『裝聾作麼？』先師拈棒，山僧便出，一日，先師為佛音兄舉火，將法語揭於壁上，末云『中有六字欠妥，大眾為我改之。』山僧呈偈云：『謾言打草驚蛇出，自是憐兒醜不知，六字已更停妥了，好看紙墨未形時。』先師覽畢，乃云：『你是死蛇，驚

你作麼？』山僧便向先師肋下築一拳，云：『且解咬人。』先師微笑。一日，開路次，路有兩條，先師云：『祇開一條罷。』山僧云：『兩條都要開。』先師云：『一條尚錯，何況兩條？』山僧云：『不見道路路透長安？』先師休去。先師一日舉熏風南來話問山僧：『你作麼生會？』山僧云：『山月如銀牽野興，閒行不覺過峰西。』先師云：『此是老僧底。』山僧云：『拈匙便舉手，喫飯便張口。不是師子兒，爭解師子吼？』先師大笑。一日，又舉熏風南來話問山僧，山僧便掌，先師亦打，山僧禮拜。一日，舉有句無句話問山僧，山僧云：『雲在嶺頭閒不徹。』先師云：『大慧因甚道到者裏如狗舐熱油鐺？』山僧云：『祇為滯句承言。』一日，先師閱雪竇頌古次，至『楚王城畔朝宗水，喝下曾令卻倒流』，問山僧：『作麼生會？』山僧便喝，云：『者老漢莫不識痛癢。』一日，入室中，云：『某甲有箇頌子呈似和尚。』先師云：『拏來看看。』山僧展兩手，先師便打，山僧云：『者老漢頌子也不識。』一日，先師問：『眼處聞時始得知，意旨如何？』山僧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先師云：『汝今日始作得老僧侍者。』山僧云：『是何言歟？』一日，呈偈云：『一入天童五歲除，箇中消息自如如，汗衫帽子都稀破，扁擔芒鞋尚拮据。眼底了無塵世夢，燈前漫讀古人書，深藏丘壑看時節，臘盡春歸萬物舒。』先師覽畢，顧旁僧云：『者小老卻參得禪。』自此，室中朝夕叩擊投機，語句頗多，不能悉舉。辛巳冬，侍先師於祁御史密園。一日，禮辭先師住山，先師痛罵不已，復呈偈云：『何事衝寒離杖側？把茅欲向碧峰蹲，目前殘局渾休論，壯志深深在報恩。』先師亦不閱，唯加罵詈。山僧云：『某甲終不敢辜負和尚。』竟禮辭。至西江南，安臥雲菴，與二三衲子火種刀耕，喫瓔珞粥，將有終焉之意。未及一載，忽聞先師訃音，乃出山，買舟東下，至洪州，遇同參健堂義公。公以世道亂離，江河梗塞，再四挽留，於西山白法結茅，自癸未至今，倏忽九載，而埽塔之念無時暫置。今秋，始獲遣專使一通法嗣書埽先師塔。伏承山翁、林野兩法兄述偈上堂，極口獎導。山僧自惟不唧溜，資性椎魯，在俗既未能博通經史，出家又未曾遍歷講筵，行腳參禪受盡波吒，枉用許多心力，唯是將勤補拙，始有今日。諸公切不得學山僧不唧溜漢行徑，若學山僧行徑，和諸公亦不唧溜。今晚因頑石禪者請敘行實，不惜向虛空中圖畫一上，回觀三十餘年事，猶如昨夢。且道：未入母腹時，諸公向甚處與山僧相見？」擊拂，云：「石頭點處天華落，雲腳收時夜月明。」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十一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十二

嗣法門人傳我等編

問荅機緣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十扣朱門九不開。」「如何是賓中主？」師云：「滿身風雪又歸來。」「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入門嫺睹妻兒面。」「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撥盡寒爐一夜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腳跟下痛與三十棒。」

問：「如何是死句？」師云：「嘉州大象，陜府鐵牛。」「如何是活句？」師云：「陜府鐵牛能哮吼，嘉州大象念摩訶。」

問：「杲日當空，無所不照，為甚者邊有、那邊無？」師云：「闍黎且莫認影。」

問：「如何是藏身處沒蹤跡？」師云：「月落潭無影。」「如何是沒蹤跡處莫藏身？」師云：「雲生山有衣。」

問：「趙州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是如何？」師云：「一翳在眼，空華亂墜。」

問：「法身畢竟是有相？是無相？」師云：「背陰山子向陽多。」

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云：「因風吹火，用力不多。」「院主眉鬚落又作麼生？」師云：「不因夜來雁，爭見海門秋？」

問：「如何是收？」師云：「笛樓霜夜月。」「如何是放？」師云：「玉殿笑春風。」「如何是收中放？」師云：「池暖冰先化。」「如何是放中收？」師云：「菊敷天漸寒。」

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階前石磉盤。」僧禮拜，師云：「看！看！磉盤動也。」

問：「如何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師云：「八角磨盤空裏走。」

僧呈偈，有「寒潭不是養龍窩」之句，師問：「即今龍在甚麼處？」僧便喝，師云：「好一喝。」僧擬議，師便打，云：「某甲！」以良久對，師云：「寒潭不是養龍窩。」僧禮拜。

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如何是大用現前底句？」師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山子、均可二居士遊羅漢壇歸，師問：「羅漢將何款待二公？」士無語，師代云：「滿谷白雲，一天風月。」

居士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畢竟如何？」師云：「居士喚甚麼作經？」云：「穿衣喫飯。」師云：

「錯。」後有僧問：「如何是經？」師云：「一字不著畫。」
問：「父母未生前，請師道一句。」師云：「明月正當空。」云：「不會。」師云：「片雲迷遠岫。」
雲津楊孝廉問：「達摩面壁，意旨如何？」師云：「倚天長劍逼人寒。」云：「雲門道廿七，又作麼生？」師云：「多年曆日。」
云：「人人有箇不滅真性，未審在甚麼處？」師便打。
僧箍桶次，師問：「參禪須要打破漆桶，你為甚麼卻箍起？」云：「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師不肯，乃代云：「且圖大家受用。」
僧請益唐玄宗斬畫像因緣，師云：「你試道看。」云：「惱亂春風卒未休。」師云：「山僧即不然。」云：「師意如何？」師云：「金風吹一葉，萬樹盡皆秋。」
問：「久嚮西山一日出一馬蹄金，特來借些用。」師便掌，云：「謝布施。」師云：「你作麼生用？」僧無語，師復掌，云：「死漢！」
師問麟上座，云：「麒麟為甚麼祇有一隻角？」云：「築著，磕著。」師不肯，乃代云：「唯我獨尊。」
無念教道人參。師問：「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且道：是那一重關？」道人無語，師代云：「富嫌千口少。」
師問眾：「露柱舞春風是第幾機？」眾無語，師代云：「淡煙籠碧岫，細雨溼蒼苔。」
問：「如何是本來面？」師云：「爛泥團。」云：「擊碎後如何？」師云：「你向甚處下手？」僧擬議，師便打。
甘行者做稻場次，問：「如何是道場？」師云：「寸艸不生。」
問：「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云：「萬象森羅盡陸沉。」「趙州戴艸鞋出又作麼生？」師云：「山盡疑休去，峰高又起來。」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紅爐飛片雪。」
師一日至養牛窩看終南上座，因問：「牛作麼生養？」云：「請大師道。」師云：「遇茶喫茶，遇飯喫飯。」云：「弟子持《觀音經》，常疑一段義。經中道：『若有罪、若無罪，杻械枷鎖，撿繫其身。』有罪且置，無罪為甚麼也撿繫其身？」師云：「臥龍最怖碧潭清。」云：「此是禪機，未審教意作麼生？」師云：「自有三乘座主在。」
問：「不離當念時如何？」師云：「猢猻繫露柱。」
居士問：「弟子做工夫，有時祇要殺人，是如何？」師云：「試借刀看。」士擬議，師便打。
問：「弟子紅塵中人，未審還做得此事不？」師云：「甚麼事？」云：「本分事。」師云：「何用更做？」云：「如何是萬象之中獨

露身？」師云：「火裏鐵牛行。」
問：「圜通拄杖即不問，如何是天童法乳？」師便打。云：「大師原來作者樣見解。」師云：「你又作麼生？」僧便喝，師復打，云：「你原來也作者樣見解。」又問：「百丈再參，意旨如何？」師云：「大洋海底火燒天。」云：「恁麼則木人驟步上台巔。」師云：「且喜沒交涉。」云：「法燈道：『他家自有兒孫在。』意作麼生？」師云：「家無小使，不成君子。」云：「某甲從今向異煩中行去也。」師云：「放汝三十棒。」僧禮拜。
師問一老宿：「聖凡兩絕底人，因甚牽犁拙耙？」云：「種田博飯家常事。」師云：「不是飽參人不知。」云：「請大師代語。」師云：「不風流處也風流。」
問：「古人云：『你若坐，我須立；你若立，我須坐。』意旨如何？」師云：「賓主歷然。」云：「除卻賓主又作麼生？」師云：「切忌向鬼堀裏作活計。」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夜深天寒，明早向汝道。」
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炎天不著褲。」「如何是法身？」師云：「皮裏骨。」
埋菴師舉「洞山好佛，祇是無光」話，問師作麼生？師云：「爛泥中有刺。」云：「還在羅山分上？洞山分上？」師便掌，云：「未在，更道。」師又掌，菴亦掌，師云：「你者掌落在甚麼處？」云：「爛泥中有刺。」師云：「且喜放光也。」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搕[打-丁+(天/韭)]堆頭。」「熏風自南來又作麼生？」師云：「舌拄上齶。」
問：「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意旨如何？」時值版鳴，師云：「山僧騎佛殿過齋堂去也。」僧欣然作禮。
問：「猛虎以肉為命，為甚不食其子？」師云：「石筍暗抽條。」「如何是虎子？」師云：「眼橫鼻直。」
問：「如何是五家宗旨？」師云：「姑蘇城外寒山寺，黃鶴樓前鸚鵡洲。」「如何是第一玄？」師云：「夜半金烏掌上圜。」「如何是第二玄？」師云：「紅爐釣得赤鯽還。」「如何是第三玄？」師云：「胡僧雙耳帶金環。」「如何是第一要？」師云：「鐵錘無孔竅。」「如何是第二要？」師云：「孤雁鳴煙島。」「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拾得遇寒山，拍手呵呵笑。」「三玄三要蒙師指，一句全該事若何？」師云：「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云：「祇如天童、三峰、臨濟的嗣，因甚舉揚宗旨，各各不同？」師云：「師子咬人，韓盧逐塊。」僧鼓掌三下便行，師隨後打三棒。
埒彝姜孝廉和亮公洞詩，有「法界威光從此徹」之句，師云：「如何是法界威光？」云：「請大師道。」師云：「覿面不曾藏。」

問：「如何是正眼？」師云：「金州漆。」師復問僧：「如何是正眼？」云：「爍破乾坤絕點塵。」師指階前石，云：「者箇喚作甚麼？」云：「石頭。」師云：「又道絕點塵。」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茅屋畫麟門。」「見後如何？」師云：「懸崖生石耳。」
師一日至園中，問僧：「諸法真實相，不生亦不滅。如何是真實相？」僧舉菜葉，師云：「如蟲蝕木。」
僧禮辭，師問：「那裏去？」云：「某甲受業師已歸空。」師云：「空歸何所？」僧無語，師便打。
僧舉：「汾陽頌古云『一般叩齒叢林異，出院韓公始得閒。』」師問首座：「出院因甚韓公得閒？」云：「不會，請和尚指示。」師云：「斬艸蛇頭落。」
新到參，師問：「擔囊負缽來何所求？」云：「並無所求。」師云：「既無所求，來作何事？」云：「自己亦不少。」師云：「將出你不少底來看。」僧一喝，師便打。
問：「既是《金剛經》，為甚被蟲蛀破？」師云：「若不蛀破，爭見金剛？」
師垂問：「遍體綾羅，非是衲僧行徑；寸絲不挂，未為作者風規。離此二途，轉得一機相契，山僧與伊一腰褌。」一僧云：「掬水月在手，弄華香滿衣。」師便與。
師問僧：「狗子無佛性話作麼生會？」云：「趙州何曾有此語？」師云：「你甚處見趙州？」僧擬議，師便打。
問：「四賓主還有分別也無？」師云：「槫桑夜半日頭紅。」「如何是賓中賓？」師云：「盡日尋春不見春。」「如何是賓中主？」師云：「芒鞋蹋破嶺頭雲。」「如何是主中賓？」師云：「歸來笑捏梅華嗅。」「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春到枝頭已十分。」云：「除卻賓主，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便打。
師問僧：「一向作甚麼？」云：「學《法華經》。」師云：「經中道：『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如何是實相？」僧無語。師顧春侍者云：「你道如何是實相？」云：「今日肩頭疼。」師休去。
四僧參，師云：「同行耶？」云：「不同。」師云：「既是不同行，為甚卻同到？」云：「一箇鼻子，兩孔出氣。」師云：「有箇無鼻孔漢，汝還知麼？」僧無語，師便打。復問：「汝從那裏來？」云：「廬山來。」師云：「五老峰為甚倒卻？」僧無語，師云：「謾我。」
師問僧：「撥艸瞻風，祇圖見性。即今性在甚麼處？」云：「不離方寸間。」師云：「方寸敗壞時如何？」僧無語。旁僧云：「遍界不曾藏。」師舉栝，云：「者箇喚作甚麼？」云：「喚作一物即不

中。」師云：「世尊拈華又作麼生？」云：「不會。」師云：「又道遍界不曾藏。」

實際參，師問：「如何是實際？」云：「綿密不通風。」師云：「你那裏得者消息？」云：「曾經霜雪苦。」師云：「腳跟下親切道一句看。」云：「步步蹋實地。」師云：「好與三十棒。」

誦戒次，師問：「經中道：『若遇餓虎、狼、師子、一切餓鬼，悉應舍身肉手足而供養之，然後一一次第為說正法。』既是身肉手足都舍了，又將甚麼說法？」僧云：「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師云：「如何是一真實？」云：「遍界不曾藏。」師休去。

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乃現本身為父母說法。未審如何是本身？」師云：「片葉飄庭際，西風萬里秋。」

茶次，問：「用處不換機，請師速道。」師云：「者箇是瓜子。」

洞山專使馳書至，師啟緘，見書中云「祖道垂秋，法多姦弊」，遂問專使：「祇如法中姦弊作麼生除得？」云：「不會。」師云：「你問，我與你道。」云：「某甲不會問。」師云：「舉話也不會。」使禮拜，師打云：「且喜姦弊已除了也。」

僧參，師問：「那裏來？」云：「東山來。」師云：「在東山作甚麼？」云：「作書記。」師以如意打圜相，云：「者箇是甚麼字？」云：「不識。」師云：「者箇字也不識，如何作得書記？」僧禮拜，師便打。

師落堂，垂問：「衣裏有珠即不問，堂中無佛時如何？」一僧云：「天上天下。」一僧：「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師不諾，歸方丈，問春侍者：「你作麼生會？」云：「我者裏容他不得。」師休去。

問：「千里特來呈舊面，請師方便一提攜。」師云：「新羅原在海門東。」云：「恁麼則相逢無主伴，萬里絕塵埃。」師云：「莫將魚目作明珠。」

師一晚落堂，隨眾坐香畢，起身繞堂一匝，豎起如意，云：「祇者是。」便出。次日，有僧進方丈，云：「承師有言祇者是，未審是箇甚麼？」師便打。

師入堂，見一僧經行，師云：「眾人皆睡，你為甚在者裏打之繞？」云：「放不過。」師云：「放不過底是甚麼？」云：「此事。」師云：「如何是此事？」僧擬開口，師便打。僧禮拜，師又打。

一僧胡跪佛前，師云：「更深夜靜，跪在者裏做甚麼？」云：「遣昏沉不開。」師云：「你即今不昏沉也，在者裏做甚麼？」僧無語，師打云：「何得話頭都忘卻？」

春日大雪次，師垂問：「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即今春已到，為甚雪轉深？」一僧云：「竹密不妨流水過。」一云：「官嫌千口少。」師皆不諾。一云：「不妨錦上更鋪華。」師深喜之。
問：「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師云：「子規啼處百華香。」「辨後如何？」師云：「大地盡皆春。」
德侍者作禮，拈兩條坐具，師云：「別人祇是一箇，你為甚卻有兩箇？」云：「和尚莫作兩箇會。」師云：「你又作麼生？」者擲下一具，師云：「依舊是兩箇。」
問：「弟子工夫。」聲未絕，師便掌。僧擬進語，師連掌，云：「者漆桶有甚麼屎工夫？快拈大棒來。」僧便走。
師有偈云：「泥不濁兮水不清，獨清須是解騎聲。」因問眾：「聲作麼生騎？」一僧云：「試聽檐頭水，點點滴舊痕。」師云：「忽遇天晴時如何？」云：「舊痕猶在。」師云：「癩馬繫枯樁。」又僧請代，師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
誦戒次，師垂問：「經中道：『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圜覺》又道：『一切眾生妄認四大為自身相。』者裏合作麼生體會？」一僧云：「達得真常理，身心合太虛。」師云：「如何是真常理？」僧下語不契，因請代，師云：「地水火風。」
問：「承師有言：『拈得翠巖無柄杓，卻是曹谿古缽盂。』如何是古缽盂？」師便打。云：「因甚無柄？」師云：「無汝摸索處。」云：「恁麼則世出世間希有事，顯發須憑過量人。」便禮拜。師與一蹋，云：「者箇是甚麼？」云：「好一腳。」師云：「亂道。」
問：「弟子領了話頭兩年，並無得力處，乞師指示。」師云：「你當初將甚麼去領話頭？」云：「某甲愚蠢，望垂慈悲。」師打，云：「者箇元不愚。」僧復求話頭，師云：「更嫌缽盂無柄那？」
僧患癤，師問僧：「如何是金剛不壞身？」云：「密密清楚悄然機。」師云：「未在。」僧理前問，師云：「臀邊一箇大癤兒。」
周思永居士問：「本來無物，教弟子如何究心？」師云：「剎竿頭上舞三臺。」士沈，師云：「會麼？」云：「說得即不是。」師云：「道火何曾燒著口？」
問：「如何得超終始之患？」師云：「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耘田向日輪？」
問：「如何是門裏出身易？」師云：「低頭不見地。」「如何是身裏出門難？」師云：「春色滿江南。」「如何是回互？」師云：「上無衫，下無褲。」「如何是不回互？」師云：「鳥自啼，華自吐。」

秀才問：「如何是法身？」師云：「鬚髮白如銀。」云：「死了、燒了，畢竟向甚處相見？」師云：「待山僧有舌頭即向汝道。」
問：「如何是不住於相而行布施？」師云：「十二處忘閒影響，三千界放淨光明。」
天童和尚忌日，師垂問：「今日是先師十週忌，若道先師已滅度，是謗先師；若道先師未滅度，亦是謗先師。作麼生得不謗去？」一僧云：「離此二途，請師別道。」師便打，僧歸位，師云：「何不進語？」云：「箇箇飽齁齁。」師云：「直須吐卻。」又，僧云：「有相皆不是，無相亦非真，識得天童面，七月七立春。」師云：「你那裏卜度得來？」云：「和尚不妨疑著。」師云：「我疑且置，闍黎又作麼生？」僧便喝，師便打。
師一晚落堂，連聲云：「了了見無一物。」一僧云：「山河大地礙？」師便出堂。
一晚落堂。舉：「子湖半夜入堂喊云：『有賊，你們快些起來。』一僧纔出，湖便擒住，云：『賊在者裏了。』僧云：『不是。』湖云：『是到是，祇是你不肯承當。』」師云：「子湖老漢可謂射虎不真，徒勞沒羽。翠巖堂中莫有真賊麼？」一僧云：「一場敗闕。」師云：「是者僧敗闕？是子湖敗闕？」僧復云：「敗闕。」師打，云：「卻是你敗闕。」
問：「把住在者裏，無纖毫異念時如何？」師云：「猢猻繫露柱。」僧沈吟，師打云：「繫殺了也。」
問：「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時如何？」師云：「你曾作甚麼來？」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云：「那箇是獨尊底？」僧豎指，師便打。
僧呈偈，有「萬象森羅露真容」之句，師問：「如何是真容？」云：「雪後始知松柏操。」師云：「松柏亦是萬象，畢竟如何是真容？」云：「全機獨露。」師云：「露後如何？」云：「法外無心。」師便打。
問：「盡夜貓兒腳不停時如何？」師云：「亂走作麼？」云：「還許他捉鼠也無？」師云：「不許。」云：「為甚不許？」師云：「無你著力處。」
問：「燿古騰今即不問，天翻地覆時如何？」師云：「待虛空粉碎來向汝道。」云：「粉碎後如何？」師云：「燿古騰今。」云：「既是燿古騰今，為甚麼要虛空粉碎？」師云：「不因夜來雁，爭見海門秋？」
問：「疑情頓發時如何？」師云：「萬里一條鐵。」云：「本來成現事，何故最難明？」師云：「演若迷頭心自狂。」

新到參，師云：「隨喜耶？求住耶？」云：「悉憑和尚。」師云：「不許住，不許去。」僧無語。知客云：「謝和尚安單。」師休去。
問：「學人上來，請師賜棒。」師云：「不打死漢。」
問：「二六時中如貓捕鼠，為甚不知安身立命處？」師云：「老鼠已走卻了也。」僧佇思，師打云：「向道走卻了，又思量箇甚麼？」
問：「學人初到此間，乞師指示。」師云：「何時到此間？」云：「去年到。」師云：「到即不點。」云：「乞師指示。」師打，云：「又說去年到。」
師問僧：「如何是無位真人？」云：「千聖不識。」師云：「無位真人還有身也無？」云：「掬水月在手，弄華香滿衣。」師云：「前三三，後三三，又作麼生？」僧擬議，師便打。
問：「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師云：「牛頭尾上安。」云：「殿閣生微涼又作麼生？」師云：「前三三，後三三。」云：「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便打。
問：「昔日聞風，今朝覿面，覿面一句，請師分付。」師云：「棒打石人頭。」
問：「人人腳跟點地，各各鼻孔遼天，因甚有凡、有聖？」師云：「但得不亡羊，何須泣歧路？」云：「兩頭俱不涉，一劍倚天寒。」師云：「你劍在甚麼處？」云：「拄杖邊薦取。」師打，云：「何曾夢見？」
師一晚垂問：「白日青天即不問你，三更半夜道將一句來。」眾無語，師代云：「眼似眉毛。」
師垂問：「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穌，欺君不得。絕後再穌即且置，如何是縣崖撒手底句？」眾無語，師代云：「阿！」
師因題天童先和尚贊云「我雖腳下兒，自慚百不像」，乃問眾：「既是百不像，爭做得他家兒孫？」一僧云：「曹谿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沈。」
二僧參，師問：「那裏來？」云：「百丈。」師云：「時中如何用心？」云：「看念佛是誰？」師云：「不念佛底是誰？」云：「不會。」師云：「不會底又是誰？」云：「不會，不會。」師打，云：「直饒你不會，也未免喫山僧手裏棒。」又問次僧：「你到者裏做甚麼？」僧默然，師云：「禪和不開口，諸佛難下手，山僧卻下得手。」便打。
獨尊上座為師慶壽，請上堂。師問：「教中道：『本來無有世界，眾生因妄有生。』既是妄生，何足稱慶？」一僧云：「移華兼蝶至，買石得雲饒。」師休去。

問：「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祇賣死貓頭。如何是死貓頭？」師云：「黃連甘艸。」云：「不會。」師云：「拙出死貓著。」
徐居士問：「學人登山涉水，請師弘法，為甚麼不允？」師云：「從來不出戶。」進云：「大唐險峻不比翠巖，馬大師到此出手不得，未審和尚如何出手？」師云：「已踏殺天下人了也。」進云：「色身朽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云：「水綠山青。」士云：「暗點飛龍馬，艸裏出頭來，橫行三界外，萬古絕塵埃。」師云：「夢裏惺惺。」士禮拜。
問：「師子是百獸之王，為甚被文殊騎？」師云：「水流濕，火就燥。」
問：「春雪、冬雪俱不問，如何是古雪？」師云：「一條界破青山色。」
問：「春日溫，夏日熱，未審佛日如何？」師云：「春溫夏熱。」
澹庵莊內翰問：「無生之體在什麼處？」師云：「不離動用間。」又云：「見性成佛，畢竟性在何處？」師舉茶栝，云：「見麼？」莊云：「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師云：「祇如南泉斬貓又作麼生？」莊云：「請師道破。」師云：「推倒西山即向居士道。」莊罔措，通夕不寐。次晨，師問：「昨夜公案作麼生？」莊云：「虛空粉碎，一切不留。」師休云。
師問觀首座：「泗大聖因甚在揚州出現？」觀云：「無鬚鎖子兩頭搖。」又問蓮首座，蓮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又問一僧，僧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師云：「不是，不是。」
師落堂。問僧：「整日整夜者樣走，為甚踏不著自家田地？」僧云：「無下足處。」師云：「如何是自家田地？」僧云：「踏著即禍生。」師休去。
師一日問僧：「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僧云：「某甲喚作無根樹。」師云：「如何是無根樹？」僧云：「從來不開丫 。」師云：「我道春至便開華。」
師問僧：「如何是如如體？」僧云：「衣寶不曾藏。」師云：「卸卻衣時，寶在何處？」僧云：「舟行岸不移。」師云：「如何是真實相？」僧云：「門外缽盂今古傳。」師云：「好與三十棒。」
師問僧：「黃檗為甚打臨濟三頓棒？」僧云：「直至如今痛未休。」師云：「臨濟死去多少年，為甚至今猶痛？」僧云：「阿耶耶！」師便打。

垂問

釋迦峰峻，洪井源深，畢竟是誰親到？

石鐘石磬，晝夜諠闐，因甚不聞其聲？
團圞一缽，常在目前，因甚拈掇不起？
果熟香飄，大家共享，為甚雷偏護橘？

入室

師問僧：「大顛打首座，意旨如何？」云：「倚勢欺人。」師云：「晝夜一百八又作麼生？」云：「切忌當頭道著。」師云：「一般叩齒，為甚擯出？」首座云：「若不擯出，爭得文公悟去？」師云：「忽若問你春秋多少，又作麼生？」云：「向道今年四十一。」師云：「何異流俗阿師？」云：「一任分別。」師云：「爭奈文公何？」
問僧：「一口吸盡西江，玉浪復從何起？」云：「沒溺天下人。」師云：「溺即不無，浪從何發？」云：「好箇問頭。」師云：「青州布衫又作麼生？」云：「是甚閒家具？」師云：「如何是下載清風？」云：「朔風凜凜骨毛寒。」師云：「未在，且去。」
問僧：「如何是涅槃心？」云：「大地無寸土。」「如何是差別智？」云：「萬派皆歸海。」「前三三，後三三，又作麼生？」僧擬議，師便打。
問僧：「你向來用底火杈呈似山僧看。」僧豎指，師云：「道得也杈下死，道不得也杈下死。道不得且置，道得為甚也杈下死？」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師云：「祕魔老漢即今在甚麼處？」云：「作麼？」師云：「者是祕魔底奴子。如何是祕魔底正主？」僧禮拜，師云：「更參三十年。」
問僧：「庭前柏樹子意旨如何？」云：「盡大地風颯颯。」師云：「先師無此語又作麼生？」云：「用處最親切。」師云：「懷州牛喫禾，為甚益州馬腹脹？」僧擬議，師便打。
問僧：「野渡無人舟自橫時如何？」云：「某甲親到者裏。」師云：「死了、燒了，向甚處與山僧相見？」云：「向不生不滅處與和尚相見。」師云：「未在。」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便打。
問僧：「如何是正體？」云：「覿面更無私。」「如何是玅用？」云：「遇茶喫茶，遇飯喫飯。」「體用互呈時如何？」云：「萬派皆歸海，千山必仰宗。」便禮拜，師亦打。
入室畢，復問：「雪覆千山，因甚孤峰不白？」一僧云：「從來不與眾為鄰。」一云：「蓋覆不得。」師休去。
問僧：「如何是第一座？」僧呈座具，師云：「此是第二座。」云：「直下來也。」師云：「未在，更道。」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便打。云：「者箇便是第一座麼？」師云：「莫錯認。」

僧禮拜，云：「謾某甲不得也。」師云：「死了、燒了，畢竟向甚處與山僧相見？」云：「幾回零落盡，又見長新條。」師休去。
問僧：「如何是堂中主？」云：「逼塞乾坤。」「如何是主中主？」云：「橫按莫邪無伴侶。」師云：「未在。」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打殺釋迦，趁出彌勒。」
問僧：「如何是法身？」云：「頂天立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云：「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問僧：「既是歷歷分明，因甚不聞？」云：「綿密不通風。」「如何是前三三？」云：「團圞無縫罅。」「如何是後三三？」云：「何處不風流？」師云：「你明日砍柴時，不要被葛藤絆倒。」
僧入，師云：「一向不曾打得你，今晚要痛打一頓。」便打，僧亦打，師連棒打出。僧良久復入，師對眾云：「叵耐者僧膽大打山僧，明日要擯他出院。」云：「和尚莫作打會好。」師云：「你又作麼生？」云：「知恩報恩。」師休去。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十二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十三

嗣法門人傳我等編

頌古

世尊睹星

燦燦疏星午夜晴，閻浮幾箇獨惺惺？老胡夢裏雖先覺，無奈金沙翳眼睛。

世尊拈華

直指拈華已自彎，頭陀何事獨高攀？而今覿露投機句，萬象森羅盡破顏。

殃崛尊者救產難

谿清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溼人衣。

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指屍云：「屍在者裏，人向甚處去？」一女云：「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遂感帝釋散華，云：「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云：「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云：「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者三般，我實無得。」女云：「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遂同往白佛。佛云：「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

三般皆滯貨，不值半文錢，堪笑七賢女，賺殺散華天。

《楞嚴經》云：「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即真汝心。若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塵非常住，若變滅時，此心則同龜毛、兔角，則汝法身同於斷滅，其誰修證無生法忍？」

若執分別性，缽盂口上重添柄；若離分別性，掘地覓天還落阱。二途不涉契無生，覿體全彰明似鏡，妍媸現時毫髮清，胡漢不來光自淨。絕是非，泯凡聖，龜毛端裏攝乾坤，兔角杖頭行正令。慶喜兄！信不信？滿握醍醐灌頂門，何事夢憨猶未醒？

百丈禪師再參馬祖，祖豎起拂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挂拂子於舊處，乃云：「你已後將何為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亦挂拂子於舊處，祖震威一喝，丈耳聾三日。後黃檗聞舉便吐舌。

一喝西江水逆流，惡聲從此播神州。耳聾吐舌成何事？笑倒雲門六不收。

百丈禪師每上堂，有一老人常隨眾聽法，一日獨留，丈問：「立者何人？」老人云：「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

山，有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云：『不落因果。』遂墮五百生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丈云：「汝但問。」老人便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脫野狐身。

江南塞北一毛頭，鼙鼓何緣戰未休？解用不須霜刃劍，鉛刀拈出鬼神愁。

南泉禪師因東西兩堂爭貓兒，遂提起貓兒示眾，云：「道得即不斬，道不得即斬卻也。」眾無對，泉便斬卻。

拈起當機下一刀，兩堂窮命悉難逃，誰知箇裏乾坤闊？百沸鐺中走活貓。

鹽官國師一日喚侍者云：「將犀牛扇子來。」者云：「破也。」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

扇子破，索犀牛，可惜當機不解酬。若是金毛獅子子，攔胸便與一拳頭。

浮梧和尚因凌行婆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梧云：「浮梧無賸語。」婆云：「未到浮梧，不妨疑著。」梧云：「更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云：「蒼天中更添冤苦。」梧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云：「苦哉！浮梧被者老婆摧折一上。」婆聞，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婆乃哭云：「可悲！可痛！」一罔措，婆云：「會麼？」一合掌而立，婆云：「跂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云：「我若見者臭老婆，問教口啞。」一云：「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云：「為甚卻打某甲？」州云：「似者跂死漢，不打更待何時？」連打數棒。婆聞，卻云：「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云：「可悲！可痛！」婆聞，乃合掌嘆云：「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豎起拳頭。僧回，舉似州，州作偈云：「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云：「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令，幾喪目前機。」

使盡機關用盡心，無輸贏處話輸贏。俊鷹不打籬邊雀，黃鳥紛紛覓友聲。

丹霞禪師至慧林寺，遇天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云：「何得燒我木佛？」霞以杖撥灰云：「吾燒取舍利。」主云：「木佛何有舍利？」霞云：「如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須墮落。

不是風顛不是寒，肝腸如火熱團團。若非碧落浮雲盡，爭見孤蟾出翠巒？

大顛禪師因韓文公問師：「春秋多少？」顛提起數珠，云：「會麼？」公云：「不會。」顛云：「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三門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叩齒三下。及見顛，理前問，顛亦叩齒三下。公云：「元來佛法無兩般。」顛云：「是何道理？」公云：「適來問首座亦如是。」顛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不？」座云：「是。」顛便打趁出院。

碧桃紅杏鬥芳菲，蝴蝶尋春上下飛，祇見落華吹莫雨，不知春色在南支。

齊安禪師因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安云：「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如何是自己佛？」安云：「艸前駿馬實難窮，玅盡還須畜生行。」

葉盡風停境寂寥，巖前古木赤條條，遊人更問途中事，看取虛空背上毛。

臨濟禪師在黃檗會中，時睦州為首座，勉令問話，濟遂去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聲未絕，檗便打。如是三度發問，三度被打，濟便辭檗，檗令參大愚，愚問：「甚處來？」濟云：「黃檗來。」愚云：「黃檗有何言句？」濟云：「某甲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云：「黃檗恁麼老婆心，為你得徹困，更來者裏問有過、無過？」濟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搦住，云：「者尿床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又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濟向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

盡道盧醫有異方，誰知黃檗勝砒霜？命根喪盡空拳在，便把砒霜毒大唐。

黃檗禪師一日普請次，臨濟隨後行，檗回頭見濟空手，乃問：「钁在何處？」濟云：「有一人將去了也。」檗云：「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濟近前，檗豎起钁，云：「祇者箇，天下人拈掇不起。」濟就手摯得，豎起云：「為甚麼卻在某甲手裏？」檗云：「今日自有人普請。」便回寺。

乳虎雖然氣食牛，當機驗勘貴親酬，果能倒握峰前钁，隨處滄波下直鉤。

臨濟禪師在黃檗普請鋤地次，見檗來，拄钁而立，檗云：「者漢困那？」濟云：「钁也未舉，困箇甚麼？」檗便打，濟接住棒，一送送倒，檗呼維那：「扶起我來。」那扶起云：「和尚

爭容者風顛漢無禮？」檗便打維那，濟钁地云：「諸方火葬，我者裏活薶。」

兩箇貓兒一箇獰，通身牙爪任施呈，扶持全得風顛力，老漢而今快一生。

臨濟禪師一日在黃檗僧堂裏睡，檗入堂見，以拄杖打版頭一下，濟舉首見是檗，卻又睡，檗又打版頭一下，卻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云：「下間後生卻坐禪，汝在者裏妄想作麼？」座云：「者老漢作甚麼？」檗又打版頭一下，便出去。

臥龍與鳳雛，都盧在一罔。海宇既澄清，茅廬不須訪。

黃檗禪師因入廚下，問飯頭：「作甚麼？」頭云：「揀眾僧飯米。」檗云：「一頓喫多少？」頭云：「二石五。」檗云：「莫太多麼？」頭云：「猶恐少在。」檗便打。頭舉似臨濟，濟云：「我與汝勘者老漢。」纔到侍立，檗舉前話，濟云：「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檗云：「汝但舉。」濟云：「莫太多麼？」檗云：「來日更喫一頓。」濟云：「說甚來日？即今便喫。」隨後便掌，檗云：「者風顛漢又來者裏捋虎須。」濟喝一喝便出。

逆水興波是巨鼇，盲鰍何事亦滔滔？鉤頭已得吞舟物，今古從他說價高。

臨濟禪師半夏上黃檗，見檗看經，濟云：「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揞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便辭，檗云：「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濟云：「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便打趁令去。濟行數里，疑此事，卻回。終夏，復辭檗，檗云：「甚處去？」濟云：「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檗便打，濟約住與一掌，檗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版几案來。」濟云：「侍者將火來。」檗云：「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

楔出楔，機奪機，疑不決，去還歸。虎須倒捋緣何事？棒下從來有孝兒。

臨濟禪師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云：「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濟便打。三日後，克符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濟亦打。至晚，小參，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

奪人不奪境

煙昏昏復霧濛濛，涿鹿貔貅有應龍，斬卻蚩尤歸細柳，軒轅從此代神農。

奪境不奪人

咸陽庫藏既全封，帝璽分明屬沛公，不戮已降誠大度，三章重約見英雄。

人境兩俱奪

席卷山河數百州，雄雄六國一時休，蓬萊高誓渾閒事，肯著盧公入海求。

人境俱不奪

垂衣而治是陶唐，風不鳴條雨不傷，如日如雲咸帝德，萬邦何處弗歌揚？

臨濟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濟云：「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真正學道人，念念不間斷。自達摩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為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為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

第一句

驅盡耕夫牛，奪卻飢人食，夜半捉金烏，晴空轟霹靂。

第二句

閒步出深村，橫吹無孔笛，點鐵悉成金，還丹祇一粒。

第三句

水煮乾蘆菔，一餐喫一碗，不是嬾逢迎，臂長衫袖短。

三玄三要

第一玄，抬頭不見天，萬里無寸艸，千峰月正圜。
第二玄，靈符肘後縣，當機纔顧佇，鼻孔一時穿。
第三玄，猢猻夜簸錢，燈籠纔拍掌，露柱便擎拳。
第一要，秋山逢野燒，颯颯露金風，翩翩飛鐵鷂。
第二要，殺活機輪票，言下捉獰龍，風前擒虎豹。
第三要，隨流皆得玅，霧起見龍吟，風生聞虎嘯。

四喝

有時喝似金剛劍，海竭山崩天地轉，一任銅頭鐵額來，直下分身成兩段。

有時一喝如師子，踞地咆哮百獸死，凜凜威風遍界彰，全力不施聲自美。

有時一喝如探竿，淺深真贋辨何難？主賓若自知時節，把手相將笑未闌。

有時喝不作喝用，鎮日喃喃口不動，拈起新羅鷂子看，卻是丹山五色鳳。

四賓主

賓中賓，子在陳，思量起，愁殺人。
賓中主，子得母，驀相逢，不相睹。
主中賓，降絲綸，天之下，盡吾臣。
主中主，氣如虎，正令行，無佛祖。

臨濟禪師聞德山垂示，云：「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乃令洛浦去問：「道得為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他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山便打，浦接住棒一送，山便歸方丈。浦回，舉似濟，濟云：「我從來疑著者漢。雖然，汝還見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

賊，賊，擊電之機誰識得？一支箭入紫雲端，三十棒分華嶽色。阿呵呵，見也麼？同風千里從來事，路上行人蹉過多。

臨濟禪師示眾，云：「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支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為下手？」時有僧出云：「某甲下手。」濟度與拄杖，僧擬接，濟便打。

萬仞崖頭跌一交，通身粉碎沒纖毫，起來獨立崖頭上，推落兒孫是幾遭？

臨濟禪師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濟：「還有賓主也無？」濟云：「賓主歷然。」復召眾，云：「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綠楊深處子規啼，華滿支頭月滿谿，玉女憑闌人共見，不知嫂嫂是兄妻。

臨濟禪師將入滅，謂眾云：「吾滅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三聖云：「爭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濟云：「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卻？」

臨濟正法眼，是甚破沙鍋？瞎驢邊滅卻，清光轉更多。

睦州禪師喚僧，僧回首，州云：「擔版漢。」

喚轉頭來，便云擔版。[靄/刀]利衲僧，無處著眼。照用並行兮電光煇，機輪活潑兮有何限？陳睦州！陳睦州！善鼓弄人何日休？

俱[月*氏]和尚，凡有人參問，唯豎一指。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人謂胝云：「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豎指。」胝一日潛袖刀子問童云：「聞你會佛法，是不？」童云：「是。」胝云：「如何是佛？」童便豎指，胝以刀斷其指，童叫喚走出。胝召童，童回首，胝云：「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豁然大悟。

兒童學語亦堪憐，何苦逢人結惡緣？縱使一時遭毒手，奈何十指不完全。

香嚴禪師上堂，云：「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支，手不攀支，腳不蹋支，樹下忽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上座出眾，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嚴乃呵呵大笑。

竹邊拾得蜣螂彈，樹上高縣瑪瑙盤，南海波斯相見了，呵呵笑得舌頭乾。

道吾禪師因趙州來豫，著豹皮褌，把吉獠棒，在三門前等候。纔見州來，便高聲唱喏而立。州云：「小心祇候著。」吾又唱喏一聲而去。

吉獠棒，豹皮褌，小心祇候立三門，不得潘郎低眼看，奴奴賣俏是裝村。

大隨禪師菴側有一龜，僧問：「一切眾生皮裏骨，者箇眾生為甚骨裏皮？」隨拈艸鞋覆龜背上，僧無語。

卦兆纔分事已彰，吉凶何必再商量？孫臏收卻門前舖，直使人人露賊贓。

德山禪師一日因飯遲，拓缽，下堂。時雪峰作飯頭，纔見便問：「者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拓缽向甚麼處去？」山便低頭歸方丈。峰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頭來問：「你不肯老僧那？」頭密啟其意。山來日上堂，果與尋常不同，頭於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雖然如是，祇得三年。」後三年果遷化。

滯殼迷封也大差，數聲羌笛為誰家？至今三月桃華浪，雷電轟轟送爪牙。

德山禪師一日謂巖頭云：「我者裏有兩僧入山住菴多時，汝去看他怎生？」頭遂將一斧去，見兩人在菴內坐，頭乃拈起斧，云：「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不顧，頭擲下斧，云：「作家，作家。」歸舉似山，山云：「汝道他如何？」頭云：「洞山門下，不道全無。若是德山門下，未夢見在。」

把住封疆水莫通，將軍空自逞英雄，饒伊起倒能生殺，爭奈蠻王不展鋒。

巖頭禪師值沙汰，隱為渡子，凡見人來，舉棹示之。忽有婆子抱一孩兒來問：「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頭便打，婆云：「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祇者一箇也不消，二月春風利似刀，兩隻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霄。

高亭禪師參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審。」山乃搖扇招之，亭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

一搖鞭影便橫趨，不是追風天馬駒，未動步前擒德嶠，肯將形跡落江湖？

寶壽禪師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恁麼為人，非但瞎卻者僧眼，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在。」壽擲下拄杖，歸方丈。

赤手全提入鬧藍，是誰不受瞎驢謾？無孔笛逢氈拍版，一唱一和韻高寒。

雲門禪師因僧問：「達摩面壁，意旨如何？」門云：「廿七。」

雲門廿七，達摩面壁。若到翠巖，拳打腳踢。

保福禪師問僧：「殿裏底是甚麼？」僧云：「和尚試定當看。」福云：「釋迦佛。」僧云：「和尚莫謾人好。」福云：「卻是你謾我。」又問飯頭：「饘闊多少？」頭云：「和尚試量看。」福以手作量勢，頭云：「和尚莫謾人好。」福云：「卻是你謾我。」又問僧：「汝作甚麼業得恁麼長大？」僧云：「和尚短多少？」福卻蹲身作短勢，僧云：「和尚莫謾人好。」福云：「卻是你謾我。」

楊子江心泛小舟，隨波逐浪恣悠悠，等閒撒下漫天罔，蝦蟹魚龍一并收。罔中徒[跳-兆+孛]跳，天外孰昂頭？漁歌聲罷秋風冷，萬頃蒼茫動客愁。

鼓山國師赴閩王請，雪峰門送，回至法堂。云：「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孚上座云：「待我勘過始得。」遂趁至中路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云：「九重城裏去。」孚云：「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云：「他家自有通霄路。」孚云：「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云：「何處不稱尊？」孚拂袖便回，峰問：「如何？」孚云：「好隻聖箭，中路折了也。」遂舉前話，峰云：「奴渠語在。」孚云：「者老凍膿猶有鄉情在。」

虎生三子，必有一豹。象骨巖高，徒勞[跳-兆+孛]跳。

鵝湖禪師一日不赴堂，侍者來請赴堂齋，湖云：「我今日在莊上喫油餈飽。」者云：「和尚不曾出入。」湖云：「你但去問取莊主。」者纔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餈。

喫得油餈飽未休，旁觀證據有莊頭，幾多受餓餈邊客，滿口垂涎似水流。

明招禪師一日天寒上堂，眾纔集，招云：「風頭稍硬，不是汝安身立命處，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丈，眾隨至，立定，招

云：「纔歸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趁下。

寒風吹不入，暖室豈能藏？可憐謙獨眼，兩處錯商量。

翠巖可真禪師嘗參慈明，因之金鑾同善侍者過夏，善與語，知其未徹，叱之。真因還石霜，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真云：「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喝云：「頭白齒豁，猶作者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真悚然，求指示。明云：「汝問我。」真理前問，明震聲云：「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於言下大悟。

腦後一槌百雜碎，嶺雲谿月兩悠悠。解醫何必需參桂？鴆毒投來病亦瘳。

翠巖文悅禪師，初參大愚芝，芝問：「來何所求？」悅云：「求心法。」芝云：「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家趁色力健，何不為眾乞食？我忍飢不暇，何暇為汝說禪乎？」悅不敢違。未幾，芝移席翠巖，悅納疏罷，復過翠巖求開示，芝云：「佛法未到爛卻。天寒，宜為眾乞炭。」悅亦奉命。能事畢，復造方丈，芝云：「堂司乏人，今以煩汝。」悅受之不樂，恨芝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箍忽散，自架墮落，忽然開悟，頓見芝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芝迎笑云：「且喜維那大事了畢。」

海若幾回愁渴殺，卻從河伯覓蹄涔。忽然蹋著來時路，始覺通身浸碧潯。

翠巖璣禪師因張無盡丞相過訪，問：「如何是翠巖境？」璣云：「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繞松杉。」張深喜之。

門近洪崖井上安，尊官已被老僧謾，而今若問山中境，向道雙谿月一團。

五祖演禪師因白雲忌日，示眾：「去年正當恁麼時，多前年三件事；今年正當恁麼時，多去年七件事。此十件事，數不過者甚多，何也？去卻七三存一事，是去年說是今日。急如箭，黑如黍，無言童子口吧吧，無足僊人劈胸趯。」乃云：「交。」

今年七共去年三，古廟香爐過海南。蹋斷蒼龍頭上角，霏霏煙雨出澄潭。

圜悟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設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向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大慧在座下，聞舉大悟。

日出巖房暖，風來殿閣涼。翛然行復坐，正體露堂堂。

大慧禪師嘗握竹篦問僧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僧擬議，慧便打。

南蠻鼙鼓諠無極，北狄旌旂拂未闌。巨闕一揮天下定，堂堂擺手出長安。

大慧禪師一日遣謙上座通張無垢書，謙云：「我參禪二十餘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者叱云：「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謙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云：「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云：「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圜悟、妙喜為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事，我盡替你，祇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謙云：「五件者何事？」元云：「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馱箇死屍路上行。」謙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

一道神光，亙古不昧，本自圜成，何須特地？卓爾獨彰兮，誰悟？誰迷？坦然無事兮，何難？何易？飢即餐，倦即睡，自家玅用誰能替？一自同參點破歸，至今不負孃生鼻。

翠巖守真禪師通嗣法天、目禮、書禮，上堂。云：「洪崖井邊，翠巖寺裏，山遮半月，江礙斜陽。不是諸佛眼睛，亦非祖師巴鼻。」召專使，云：「會麼？歸去滕王閣上卷起珠簾，看取十八灘頭煙波鼎沸。」

煙波鼎沸幾時休？法乳皆從太白流。誰謂老真無一字？山遮半月古今幽。

高峰禪師因雪巖問：「日間浩浩，作得主麼？」峰云：「作得。」巖云：「睡夢中作得主麼？」峰云：「作得。」巖云：「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甚麼處？」峰無對。一日，因枕子墮地作聲，忽大悟，乃云：「如在羅罔中跳出。」

夢想見聞俱坐斷，主人面目甚分明。不因枕子敲殘月，爭得殊方定太平？

千巖長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巖云：「野馬入牛闌。」「達摩未來時如何？」巖云：「在西天。」「來後如何？」巖云：「在東土。」

野馬入牛闌，踢蹋任君看。西天并東土，當央受熱謾。忽然謾不得，撞頭磕額乾坤窄。

九曲慶祥禪師因僧問：「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祥云：「以此為津梁。」僧云：「如何是此？」祥云：「築著鼻孔。」

險中以此為津梁，劍樹刀山信步行。築著鼻頭猶不會，覆盆休怪月無光。

唯菴然禪師上堂，眾纔集，菴顧視左右，云：「分明記取。」便下座。

和麩糶麵老唯菴，醜態全彰面不慚，若是久經行市客，禪床好與便掀翻。

海雲簡禪師參中和璋，問：「某甲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和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野榧。」雲云：「某甲因擊石火迸散，乃知眉橫鼻直。」和云：「吾此處別。」雲云：「如何通信？」和云：「牙是一具骨，耳是兩片皮。」雲云：「將謂別有。」和云：「錯。」雲便喝，云：「艸賊大敗。」和休去。

死款供來猶似鈍，生機拶出始驚人，衝開百匝漫天罔，玉轉珠回著著親。

笑巖禪師一日於金沙灘陽濱塌地而坐，二僧侍側，時忽見一沙門執錫緣濱而來，貌古奇雅，逼前卓立，朗聲問云：「仁者可識從上相承密論密義不？」巖云：「密則非論，論則非義。」門退後一步，以錫橫肩上，翹一足，云：「是甚麼義？」巖於地上書一「更」字。門以錫畫地，一畫闊兩脛，立上，復以錫橫按腹上，亞身而視，云：「是甚麼義？」巖於地上書一「嘉」字。門卓錫地上，以兩手叉腰，翹一足，切齒怒目，作降魔勢，云：「是甚麼義？」巖於地上書一「之」字。門分手指天地，復旋繞一匝，云：「是甚麼義？」巖於地上書一「尢」字。門進前一步，叉手作女人拜，復分手指侍僧，云：「是甚麼義？」巖於地上書一「蚕」字。門旋繞三匝，於前作禮，立於巖右，巖於地上書一「[佛/(佛*佛)/魔]」字，云：「會麼？」門擬進語，巖云：「設到此地，更須知有[魔/(魔*魔)/佛]者箇時節始得。」門忽歡喜，合爪歎云：「咦！真摩訶衍薩婆若上士耶？」乃作禮，浩然而去。侍僧皆驚喜罔測，問云：「彼是何所沙門？所為復何義耶？」巖良久，云：「還識此人不？」俱云：「不識。」巖云：「此是應真賢聖所呈，乃金剛王變相三昧及三昧王三昧用來勘吾，然彼亦將有新證。」

大義離言說，最密而最顯。激揚向上機，須具超方眼。紛紛變相辦來端，一一分疏珠走盤。珍重巍巍穿耳客，魔佛應知一體觀。金剛王，三昧王，分明觸處露堂堂。

龍池傳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奇特事？」池云：「蝦蟆捕大蟲。」僧云：「恁麼則不奇特也。」池云：「貓兒捉老鼠。」僧禮拜，池便喝。

一句已彰奇特事，三玄何待更安排？禪和縱爾承當得，電火光中又活薶。

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又僧問龍池：「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池云：「西河火裏坐。」

東山水上行，赤腳波斯入大明；西河火裏坐，焦尾大蟲當路臥。潦倒放癡憨，不知成話墮。不話墮，鬼面神頭能幾箇？咦！

壽昌經禪師上堂，云：「臘月三十日，年年即有之，要似今朝夜，世間是罕希。大眾！且道：今夜有甚長處？」一僧云：「殘雪方開徑，春風送客歸。」昌云：「未在。」僧云：「和尚作麼生？」昌云：「汝不鑑乎？」僧云：「公孫遺布被，大禹衣輕裘。」昌云：「鑑猶未真在。」

年去年來元不變，華開華落盡春風。要知此夜何長處，石女樓邊撞曉鐘。

雲門澄禪師因僧問：「如何是法身？」門云：「背倚秦望山。」「如何是法身向上事？」門云：「有口道不得。」僧云：「道了也。」門云：「好狗不逐塊。」

背倚秦望山，腳蹋滄溟水。覿面為君通，銀盆盛雪子。

天童本師悟和尚，二十七歲，在俗上山作務，見積薪有省。年三十，棄妻出家，祇覺生死到來，畢竟不穩當，每請益龍池，池唯加罵詈。至三十七歲，池命監院事。一日自城歸，過銅棺山頂，豁然大悟，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趨見池，呈所得，池印之。

拾得驪珠百艸頭，盧公活計已風流，無端蹋碎銅山頂，秦楚封疆一筆勾。

龍池師翁一日喚本師和尚入室，云：「老僧昨夜起來走一回，把柄都在手裏了，汝當為我扶持佛法。」尚云：「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〇〇〇〇〇，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為賞罰。」池休去。

鐵牛生下石師兒，一吼寰中百獸危。家計不須分付得，爪牙今已利如錐。

僧問本師和尚：「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尚云：「百萬軍中斬顏良。」「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尚云：「取了荊州放魯肅。」「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尚云：「殺卻陳友諒，并吞數十州。」「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尚云：「當今天下太平，國王萬歲。」進云：「料揀已蒙師指示，全提向上事如何？」尚以拄杖連擲，云：「退去！退去！」

宗旨分明為舉揚，箭鋒相直豈尋常？可憐逐塊韓盧子，猶把虛空較短長。

僧問本師和尚：「如何是三寶？」尚云：「一頓餬餅兩頓粥。」云：「不問者三飽。」尚云：「老僧日日奉持。」

梵語唐言字不同，未經翻譯兩難通。東風昨夜枝頭發，吹出山華片片紅。

石簣陶會元參本師和尚。問：「弟子久於此事留心，何以迴無入處？」尚云：「居士即今在什麼處？」陶云：「有何方便令得入否？」尚涌身，云：「但恁麼入。」陶欣然作禮。

日日黃金殿上行，不知身在九重城，忽聞環珮丁當響，始覺頭頭奉聖明。

僧問本師和尚：「如何是禪？」尚云：「一棒打得髑髏穿。」云：「更有問時如何？」尚云：「足方頭頂圓。」云：「更有問又如何？」尚云：「口裏舌頭鐵。」云：「更有問又如何？」尚打云：「你若喚作禪，入地獄如箭射。」

滔天沃日未為闊，浸爛虛空始是深，堪笑不毛山裏漢，頻將折箸探滄溟。

元公黃司理參本師和尚，問：「風清月白時如何？」尚云：「大家在者裡。」黃云：「弟子有時做到風清月白時候、有時做到山崩海裂時候，畢竟那頭是？」尚云：「總不是。」黃云：「如何即是？」尚便打，黃釋然作禮。

十里涼亭五里橋，桃華落盡李華飄，可憐未到家鄉日，西望長安路轉遙。

錢相國參本師和尚，問：「如何是如來大意？」尚云：「居士今日從甚處來？」錢云：「從人行過底路來。」尚云：「恁麼則不如來了。」錢從此領旨。

玉殿沉沉絕往還，六臣何處覲龍顏？一回指出曹溪路，千古名喧太白山。

居士問本師和尚：「如何是無上菩提道？」尚云：「俗人頭戴僧官帽。」

露柱進燈籠裏立，烏雞向白雪中飛，未曾親入天童室，誰識全提玄要機？

居士問本師和尚：「持咒念佛，還了得生死不？」尚云：「了不得。」云：「畢竟如何了得？」尚打云：「向者裏會得便了。」云：「和尚還有生死不？」尚云：「你若有時我也有，你若無時我亦無。」

丹砂洞內訪神仙，問盡仙方丹未傳，卻向仙家尋玉婦，笑看秋水對長天。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十三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十四

嗣法門人傳我等編

法語

示春侍者(五則)

江河湖海、谿澗溝渠皆水也，而有淺深清濁之殊；日月星辰皆光也，而有小大之別；鳳凰、鴻鴈皆禽也，而有羽毛長短麤細之不同；道一也，而有偏圓種種之見。由見有未至，故各說異端，如群盲摸象，其指出耳、目、口、鼻，非不相似，但不得象之全體耳。是故學者稍得一知半見，不能廓徹圓融，亦猶摸象然，安得如威鳳之翱翔、杲日之麗天、江河湖海之汪洋無際哉？

德山棒、臨濟喝、祕魔杖、俱胝指，皆向上提持，全機大用。學者不究厥旨，才入叢林，菽麥不分、奴郎不辨，是處胡喝亂棒，何異以千鈞之弩而彈燕雀？識者未嘗不為之嗟惜也。

宗門差別語句，直須一一透過，毫髮無疑始得。不可妄生穿鑿，亦不可儱侗推開，明得古人意旨，然後自心明去。古德誠言，豈欺我哉？

吾人最惡賴習氣是貪、怒、癡，然有輕重不等。未見道時，終日為貪、怒、癡所轉；既見道後，便能轉貪、怒、癡。其或無明煩惱逐境遷移，不能彊作主宰，則生死到來，依舊一場懷懼。

曹谿而後，衣缽遂止，不傳後世，但以機緣契合為據。近代學者，名根未剪，學識弗精，唯以衣拂為事，才哄到手，不管七家村裏、土地廟中，裝模作樣，自大自尊，豎拂拈椎，逢人賣弄，獨不思傳持慧命之任重。苟非真操實履，行解相符，不足以弘闡宗猷，報佛恩德。有志法門者，切宜慎之。

示禪人(五則)

學道之要，貴在立志專、用功純，功純則諸妄自息，志專則閒情自遣。古來正因行腳之士，三二十年依附明眼宗師，食不求飽、居不求安、脅不至席，二六時中攢起兩道眉毛，憂戚戚地如瘖啞人相似，獃墩墩地見人扯淡則趨而避之，見日西沈則哭泣嗟咨，見宗師提持箇事則如飢遇食、如渴遇泉。此無他，蓋其為生死之志專而參究之功純熟故也。近代學者多務外無大志，初入門來也說箇生死事大，問伊如何用功也說看箇本來面目，及察其所安則胸中毫無箇

事，恰似了道人一般，見人學書也學書、見人作詩也作詩，人嬉亦嬉、人笑亦笑，逐浪隨波，荏苒過日，竟不知行腳之為何、初志之為何。嗟夫！如此用功，莫道入一叢林、親一知識，直饒走盡四大部洲，參遍臨濟曹洞下尊宿，也祇成得箇老骨董，謂之打野榔漢。一朝老病臨身，死境現前，叫爺、叫孃、叫蒼天，遲矣！暮矣！噬臍何及？悲夫！修遠滋禪者自寶峰來，相依未及一載而告假者三度。吁！白法固是一箇種田博飯喫底村僧，原非善知識，亦無佛法與人，相信則同甘共苦、伴守寂寥，不信則一任奔馳南北，吾復何留？但到諸方被人問著，眼眨眨地，莫言曾見白法來。滋禪臨行，出紙求示，因書此以勉旃。

辛卯臘月朔前一日，雪嶺攢眉，梅華欲吐之際，有一禪客攜囊負缽，昂然而來達摩峰前，合爪作禮。凡夫曰：「巍巍堂堂，來何所求？」客曰：「求戒。」凡夫曰：「持戒但束身，非身無所束，求之何益？」客曰：「禪以戒為基，故先乞戒；戒以禪為極，故必學禪。吾鄉數十里之遙，接壤數十剎之眾，皆傾渴道風，欲棄應歸禪，結社學佛，使禪戒均明，自他俱利。願丐一語，以為前矛。」凡夫曰：「善哉！希有！今天下髡髮而衣緇者如毛，禪戒均明者如角，所以祖道委僻，正宗不闡。公等誠能於此劫火洞然之餘，棄應而戒，由戒而禪，由禪而利他自利，則西江之法道自公輩再振矣。天道無時不見、無處不周、無人不具者也，但以積迷之久，為聲色利欲等妄塵所蔽，固不能返照自歸，必假明眼宗師指點，而後知此本具之道。所謂迷時師度、悟了自度，歷觀從上諸祖，未有一人不是放下萬緣，屏息眾務，瞻風撥艸，訪友尋師，如慈明之結社參汾陽、雪峰之合伴謁臨濟，乃至一語千山、三登九上，蹋破多少艸鞋，始得腳跟點地。公輩果能從此具戒之後誘引同袍，立大志、結大社，繭足千里、煙水百城，浙東西、江南北，一人所在也到、半人所在也到，忽若艸窠裏遇著箇咬豬狗底手腳，驀地親遭一口歸來，始好作大應赴，所謂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譬如釋迦老子棄卻萬乘之尊，攢眉雪嶺冷坐六年，飢得骨瘦如柴，若不得一點明星刺瞎雙眼，爭能分身塵剎隨機接引？豈不是釋迦老子是箇大應赴、達摩祖師是箇小應赴？夫如是，則唯恐應赴之不多耳，焉用棄為？若是打鐃鈸、執手爐、戴毗盧帽者，葷酒不斷、禪戒不知，非應赴也，正所謂光頭百姓耳。今有行光頭百姓之事而諱光頭百姓之名，正猶執熱而不以濯也。果能如佛祖之普應萬邦而不離此座，則思過半矣。且道：如何是此座？試去衣線下攢起眉毛，東卜西卜，忽然卜得著時，大家攜手來洪井洞邊，與汝烏藤三十。」

未入母腹之先，自己在甚麼處住？既離軀殼之後，自己向甚麼處去？識得去處，始不被生死之所縈纏；識得住處，始不為境風之所

搖蕩。古來有志之士，割恩愛、離鄉井，直入窮崖絕巘，木食澗飲，甘心枯寂以勤求者，求此也；雪嶺夜半睹星，南陽竹邊一擊而頓悟者，悟此也；天下大宗師碁布法幢，千言萬語，乃至棒喝交馳、雷轟電摯以指示學者，指此也。知此，則去住自由，隱顯無礙，雖終日住山，不見有青山之可住；終日塵勞，不見有紅塵之可染。此從上達人之標格也。末世法道夌夷，人心怠惰，雖入禪門，不知禪為何物、戒為何事，絕不以生死為念。稍聰敏者，則習經懺、學吹唱，以應和檀那，廣求細滑。英俊者，則工字畫、習詩詞，以資談柄。椎魯者，則從朝至暮、從暮至朝，唯耕作是務，佛不禮、咒不持、課不誦、食不施，銖積寸累以生、放養羊畜豕以征利，聞善言相誡則瞋以為欺己、見客僧食宿則惡之如仇讎，借有司聲勢大張示諭以絕其往來，且曰：「本山自耕自食，并無醆飯盆米。」夫醆飯盆米固當接納方來，而自耕自食，則客僧遂不得稍分其惠耶？殊不知？業已出家，則若田、若屋、若艸、若木，一一皆出信心檀越所施，客僧安得無分？一寺一菴行之，諸山效之，師授諸徒、徒授諸孫，相襲成風，牢不可破，欲望叢林再振，法道重隆，不可得矣。嗟乎！予癸未春遊西山，慕亮座主之高風，誅茅白法，雖火種刀耕，嚙糠歠粥，必與十方共之，正所謂曾為浪子偏憐客也。髻珠菴覺悟禪者，從予受具已來，經今四載，踐履冰霜，通山僧俗靡間揄揚，予因以院事付之，更欲開擴其志，以種般若正因，毋蹈今時流弊。二六時中，忙裏偷閒，看看生前在那裏住？死後向何處去？果能久久不退、密密用心，一旦築著、磕著，則覿體現前，異日生死到來，自然千穩百當。如是出家，方為真報佛恩；如是住山，方為續佛慧命。勉之！

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發明非常之事，須是非常之人。在昔有周西土迦毗羅國，有非常之人，其號曰悉達，偶遊四門，見生老病死眾苦逼迫，遂生厭離，夜半逾城，棄王宮，入雪山，宴坐六年，蘆茅穿膝，鸐雀巢頂，不自知也。一夕，抬眸睹星，豁然大悟，是所謂非常之事也。嗣後道振西天，法流東土，聯芳續燄，列派分支。至梁時，有香至國王季子達摩大師，特特航海而來茲土，傳佛心印，謂之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所謂非常之事也。唐、宋以來，機器漸熟，宗風愈彰，而公卿大夫、宏儒碩學莫不深研此宗，為內外護，其間挂冠鏟艸，如風穴、丹霞之流，不可勝數，皆具大知見、得大辯才，是所謂非常之事也。故張文定公曰：「自孔孟之後，儒門淡薄，收拾不住，天下英傑皆歸於釋氏。」而無盡居士以為知言。嗚呼！自今日觀之，則釋門淡薄又將收拾不住矣，不知天下英傑安所適歸乎？鑑禪負文武全才，稟忠義正氣，適丁國步艱難，未獲展其懷抱，遂斷葷血、割恩愛，來

白法堂前鏟艸、向雲峰峰頂結茅，雖親友屢招、兒女遮留，脫然不回一瞬，此亦可謂非常之人也。既是非常之人，必須發明非常之事。昔香嚴謁溈山，山曰：「聞子在百丈問一答十、問十答百，試向父母未生前道一句看。」嚴不能答，乃憤然入南陽，縛茅以居。一日埽除，聞瓦礫擊竹聲，瞥爾大悟。且道：擊竹聲與父母未生前事相去多少？若也會得，始許發明非常之事，堪與悉達、達摩、丹霞、風穴輩把臂並行。苟或未然，直須放下萬緣、剪除百念，將從前世智聰辯麤重習氣一筆勾下，二六時中單單看箇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我本來面目，自參自問、自審自疑，行住坐臥、動靜忙閒，密密綿綿，勿令須臾間斷，驀地築著打失鼻孔，不妨來白法堂前痛與三十拄杖。鑑禪自謂初機，未達入門捷徑，因書此勗之，并示以偈：慷慨隳冠大丈夫，安名鏟艸越群儒，直須頓徹生前事，始可人間作範模。

空華陽燄，悉是法身；遞水傳茶，無非玅用。爭奈積迷既久，妄見紛紜，乍聞知識提持，不能直下頓徹，所以勞他諸聖出興，設百千方便、無數權巧，鞠其大意，無非要人自證自悟此本有法身而已。近來學者多務虛名，不肯實究，者邊經冬、那邊過夏，全無真實，痛為生死念頭，才入叢林，先學轉語頌古，哄善知識。善知識見學者有些小聰明相似語句，便云：「某人有箇省發。」遞相欺誑，疑誤後昆，所以一期之中常有幾十箇稱悟道，及乎推勘將來，依稀彷彿，了沒相干。此蓋近代禪弊，若是有血性漢子，決不被他牢籠，虛度一生耳。羅雲承子從予薙染以來，志氣越諸儕輩，巾瓶之暇，自肯密密用工。茲擬挈囊行腳，予恐其心志不堅、生死不切，不免為近世風氣所移，故書此以勗之。向去更莫別處用心，但刻刻自問云：「除卻行住坐臥思量分別，那箇是我底法身？」忽然失腳，蹋破虛空，正好歸來迎笑堂中痛領大棒。

示居士(三則)

從上諸聖出世皆觀機說法，因時救弊，斷非膠柱調絃者可同日而語。所以吾佛世尊於四十九年之間，五時八教之別，或權、或實，或頓、或漸，偏圓、半滿，經律、禪淨，教網雖殊，鞠其指歸，無非欲一切人知有父母未生已前一段風光而已。是故權開淨土法門，三根普攝，則曰：「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又云：「七日一心不亂，即生西方。」末後拈華示眾，直接上根，則曰：「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云：「理雖頓悟，乘悟併銷；事在漸除，因次第盡。」然則一心不亂，即見自性彌陀，現在說法，豈非淨土之禪？見性之後，真操實履，漸盡無始

虛妄惡習，豈非禪中之淨土？由是觀之，禪、淨根源，從來不二，頓漸雖異，理事無殊。後代知見未融，涯岸各封者，蓋因不達先聖立法之苦心故耳。宜川為西江奧區，宗風最盛。唐宋之際，剎竿相望，弓箭之聲、禁墮之語，霆震海內。邇來三災競起，萬界滄桑，法門龍象藏牙伏爪於千巖萬壑之間，而邑中諸君子不忘靈山記莂，或結社以修淨業、或訂盟以究禪宗，濟濟森森、轟轟烈烈，初祖所謂震旦有大乘氣象者，非此也耶？丙申春，予以赴請歸里，道過宜川，堅明松公偕禪、淨兩社居士殷勤修供，啟請說法於龍泉，予固辭不允，因念其向慕之誠，特述從上諸聖本懷及禪、淨不二之玅旨，諸公儻能劈破藩籬，親見自性，則父母未生前一段風光頓現紅塵堆裏，令不二法門復啟東土，而金蓮華發，遍界香飄，西方云乎哉？宜邑云乎哉？乃易金蓮為不二，凡禪社諸公於朔望之際仍至龍泉同修淨業、蓮社諸公於修淨土之餘仍究禪宗關捩，彼此互相激揚、互相切磋，非特禪、淨不二，即儒、釋、僧、俗亦不二，乃至貴、賤，老、少，城市、山林皆平等不二，則一會靈山儼然未散於宜川之上矣。雖然，更須知有向上一著，不屬修證悟迷，了無禪、淨階級，待諸公親入不二法門之後，再來與翠巖木上座相見。

戊戌之秋十月望旦，遠山檀越鍾子陳公修設伊蒲塞，再四稽首，悃請陞座，舉揚第一義諦，以求嗣胤。予以赴請之洪都途次，儀式不備辭。鍾子復求法語，且曰：「諸佛不違眾生所願，故求男者得男、求女者得女。和尚續諸佛慧命，師表人天，津梁苦海，而蓼莪諸什諄諄孝道以啟覺末流，三載之間，梓里中感悟者無限。曩歲馳書攀迓，正欲有所懇耳。今和尚固辭不允陞座，願乞指示修何善可以遂其所求、滿其所願，庶幾不蹈無後之愆。」予曰：「善哉問！公為求貴胤以酬孝思，乞法語以行善事，是所謂善求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其斯之謂歟？昔給孤獨長者布金祇園，建精藍以奉佛。當其草創之際，嘗與尊者舍利弗親自牽繩，區畫其地，弗忽微笑。長者詢其故，弗曰：『長者發心建寺，寺雖未成，六天宮殿已備。』者曰：『何以知之？』弗乃借以天眼，令其自視，果見六天宮殿，莊嚴偉麗，非人間可及。乃問弗云：『六天中何天最勝？』弗云：『下三重放恣，上二重怠惰，唯第四重中常有菩薩示生其間，晝夜說法，諸天警悟，精進不懈。』者曰：『弟子願生第四重天。』言畢，五天俱隱。由是知建立梵剎，福感天人，信不誣也。公今施遠山以奉伽藍，捐四事以供三寶，雖在草昧經營之際，而天宮之福已備矣。復從予受三自歸及不殺戒，即至善也。儻能體上帝好生之德，與吾佛同體之悲，堅持不犯，則螽斯蟄蟄可立而待也。雖然，求男得男、求女得女，諸佛菩薩之悲願，接引眾

生之方便耳。所謂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若欲親聞第一義諦，須待石虎生兒，即向公道。」
甚矣！三界之無安也，而欲界為最。三途固無論已，吾人處欲界之中，墮五陰區宇，遂迷本有覺性，妄認浮泡四大為自身相、資身之具為自家相、妻子兒女為眷屬相，童顏皓首，貪戀不休。殊不知？無常老病不與人期，一息不來，即同灰壤。故三界大師火宅之喻，可謂彰明較著者也。然諸子幼稚無識，耽著五欲，東西馳走，不思求出，竟為烈火所燒，得不辜長者之婆心哉？雖然，即此火宅裏面，具有清涼世界，刀兵水火侵害不得、入風五欲擾亂無門，故六祖云：「誰知火宅內，原是法中王？」第吾人未嘗惕然返省耳。昔舍衛國有兄弟四人，入山學僊，得五神通，自知壽盡，悉圖趨避，一藏空中，一藏海裏，一擘山兩半，入中還合，一入市中，俱不可得脫。三界大師聞之，因說偈曰：「雖然藏在空，及處大海中，假使入諸山，而欲自翳形，欲求不死地，未曾可獲定，是故精進學，無身乃為寧。」悲夫！無身之說，非參悟莫委；生死之患，非無身莫除。蓋五陰之身既空，則本有覺性頓現；本有之性既現，則覓生死了不可得矣。彼神僊者流，雖得五通，御風乘雲，猶未見性，故不獲免於無常之苦耳。虔州用韜郭子深信佛語，猒離火宅，久遊龍德之門，學參悟法。客冬聞予抵虔，不憚初寒遠迎，殷勤請法。予以修途勞頓辭，郭子再請，乃諾以今歲。詎料春夏以來，杜門養痾，老病益作，日漸衰朽，因書數語，以代陞座，幸毋謂非第一義而忽之也。郭子其勉旃！
授九峰白長老法衣。「華鋪錦上，語播坤維，九峰果熟，四海香吹。信衣授爾，爾其勗之，博接英靈，紹乃宗枝。」

示靖藩李太夫人(并授戒衣)

如幻三昧，是諸佛母，壽等太虛，河沙莫數。我來粵東，原為佛事，道人成之，紫金光聚。戒是慧根，佛佛相授，時披法衣，三學偕就。一切如幻，乾城露珠，頓悟自心，女中丈夫。

贊

釋迦文佛銅像

塵剎全彰是大雄，堂堂玅相古今同，因從數粒胡麻種，行歷三祇遠劫崇。鏡智已圓空泡影，悲心時發恨童蒙，娑婆億界緣初熟，天竺千門日正中。白象倒騎趨鳳闕，青蓮端坐出王宮，三乘法布

悲無盡，八十形銷像未窮。鏤石鏤檀還鏤玉，烹金烹鐵復烹銅，萬斤模脫三年裏，丈六身成百粵東。未細琢磨仍有漏，再加補飾始為工，通身自是金光紫，寶髻從斯杲日紅。殊勝儼然兜率降，精嚴不異鷲山逢，
王臣共慶酬初願，樵牧同欣見大功。南浦香花迎驛路，西峰鐘磬遲芳叢，二千餘里經旬至，十八高灘一棹通。瑞氣已先凝翠竇，祥光應更耀寒空，願言久住人間世，度盡天人暢本衷。

千佛名經

過現未來三世佛，皆因敬禮五十三，五十三位婆伽名，一一皆從玅光說。玅光佛說釋迦聞，展轉相傳至今日，聞名禮敬如河沙，成佛何啻三千數？我亦三千數內一，幸生釋迦像法中，獲聞如是殊勝名，猶覿玅光親口說。試問玅光佛當時，五十三佛從誰聞？釋迦聞在三千先，何以成佛居賢劫？如我思惟此玅義，佛與眾生本平等，賢劫星宿及莊嚴，猶如翳眼見空華。眼中翳落空華滅，三千佛亦本無名，自心念念釋迦生，自心念念玅光發，自心念念轉法輪，自心念念降魔外，自心念念度眾生，自心念念空三際。八萬四千三昧門，一一皆從自心入；八萬四千塵勞海，一一皆從自心出。了證自心本來空，塵勞三昧將安寄？聖名凡號總虛聲，一切法中無住著。復從無住法中起，示現空華鏡象形，建立殊勝希有事，或權或實難思議。一切時中如是觀，成佛何殊眼中屑？一切時中如是禮，曠劫業猶湯消冰。我今稽首說是贊，如蠡測海管窺天，四十八尊活如來，應信因我得禮你。

七佛(有序)

癸巳臘杪，雨雪迭作，趺坐之餘，偶閱《傳燈》初卷，首列七佛，且按《阿含》云：「七佛精進力，放光滅暗冥。」乃撫几太息，曰：「嗟乎！一切眾生常處暗冥者，怠惰之故耳。去聖時遙，人多若此，安得古佛再來曉此長夜耶？因不揣寒陋，特織蕪辭，百拜稽首而為之贊。」

毘婆尸佛

婆提城內古如來，心識渾無正眼開，樹下嘮嘮三會說，偈中歷歷一時該。幻人步月臨千嶂，鐵馬追風上五臺，謾謂莊嚴為遠劫，祇今現在語如雷。

尸棄佛

覷破風燈聚沫身，閻浮隨處且同塵，深明善惡皆虛幻，卻愍盲聾昧至真。七萬歲人親得見，百千年後與誰鄰？遙知鬱密分陀利，一度華開一度春。

毘舍浮佛

九霄月運絕途程，千佛何妨最後成？地水火風龜背髮，身心世界闥婆城。紙衣不借機非紗，樓子情空眼自明，四句伽陀今古在，未知誰共契無生？

拘留孫佛

賢劫中居第一尊，談何法可利兒孫？金剛圈細應難透，栗棘蓬麤不易吞。身見既亡珠燦燦，凡心未盡月昏昏，佛人固是無殊別，幾箇曾親達本源？

拘那含牟尼佛

死生夢破坦然歸，苦海茫茫應萬機，向道有知即是佛，誰知有佛亦還非？止啼每每拈黃葉，入市頻頻挂垢衣，烏暫樹邊消息在，幾回風送白雲飛？

迦葉佛

波羅奈國示生時，火裏優曇祇一支，二萬人沾新法乳，三千界覿古風規。珠藏衣內何曾失？劍挂眉端更勿疑，直下了然親見性，師姑原是比丘尼。

釋迦牟尼佛

百億分身箇老翁，願深豈啻降王宮？千華競秀春歸樹，四海騰輝月在空。夢裏金人遊震旦，傳來嫡骨是天童，心燈燄燄原無盡，何幸吾生續大雄？

文殊大士(古眉禪師請)

七佛師，五臺主，獅子兒，常作侶。日日談玄口不開，策起眉毛親聽取。

普賢大士洗象圖

缾無涓滴水，亙古用不竭。象無秋毫埃，終朝洗不歇。洗得歇，大地山河一片雪。

觀音大士(有序)

五龍城北有荒岡曰章陵，不知從何處降下古觀音大士一尊，高不盈二尺，其顯應如答響，四方之朝謁者，扶老攜幼，肩摩踵接，殆猶勝於補怛洛伽。己丑秋，予赴翠巖請，道經章陵，得一瞻禮之。辛卯春，亦饒劉公以大士誕日詣翠巖，稽首請曰：「敝邑僻壤也，而大士屢示現其地，若城崖、若章陵，先後感應如生，此亦敝地眾生之幸也。願丐一贊，以報深恩。」予曰：「感應乃大士之餘事也，如公輩之學孔孟，然但患其不能為孔孟耳。夫既已為孔孟矣，則糠秕土苴亦足以陶鑄堯舜，又何患乎修齊治平哉？公既欲報深恩，直須頂[寧*頁]上迸出金剛眼睛，親見大士面孔始得。」公曰：「若據金剛眼睛，大士也著伊不得。」予笑曰：「且喜與大士相見了也。」公載拜稽首而退，因援筆以為贊。
淡抹濃裝，婆心笑面，淨土穢邦，無剎不現。提魚入鬧籃，活蛤登金殿，碧樹囀黃鶯，雕梁飛紫燕，處處啟圜通，時時施方便。可憐今古人，觸目不自見，忽然見五龍，元在安義縣。
一點慈心，千變萬化，奼女形容，不借而借。蒲團寂寂獨跏趺，舉世何人是丈夫？無限風流描不盡，笑看皓月落江湖。
老婆習氣未曾除，小小籃攜大大魚，舉世無人能著價，至今獨立在閭閭。
具足八萬四千臂，為人聊現一十八。雖持劍槊示威雄，無始劫來未嘗殺。雖坐千葉蓮華臺，百億分身遍塵剎。面門豎亞摩醯眼，根器萬殊無不察。或折或攝或慈威，究竟無非令苦拔，苦因拔盡樂因生，便是人間好菩薩。
普天之下，莫非吾兒，兒心所願，吾豈不知？是故求男者得男、求女者得女，求富貴壽考、爵祿利名，與夫辯才智慧、三明六通及八解脫者，靡不相許。所以天擁衛乎雲端，龍侍立乎洲渚，海門風卷浪華飛，綠楊深處鸚哥語。鸚哥有語卻無聲，大士圜通已十成，誰謂僧繇描不得？即今面目太分明。

片石可趺，群華自發，獨有寒梅，馨香在臘。通身爛爛盡黃金，舉世誰人觀此音？觸背二途俱透脫，鳥鳴幽谷總禪心。
捏串數珠抱膝坐，坐下蒲團幾劫破？春風浩浩鳥關關，報與禪流休錯過。
水一盂兮柳一枝，錦鱗躍起互相窺，窺來內外渾無物，正是圜通開眼時。
煩惱海裏分形，怛補巖前宴坐，親證耳根圜通，始知飯是米做。
疏竹下，懸崖頂，靜觀之，皆幻景。欲證圜通門，目前須自惺。
默然踞犵狫而譚，童子袒腹而聽，通身不挂一絲，始能三十二應。
以玅戒為淨水，以慈力為楊枝，歷遍塵沙除熱惱，依然寸步不曾移。
獨步大方，不移半跬，祇貪度人，忘卻自己。紅杏腮，珂雪齒，烏木珠，白玉指。多少癡男兒，日夜思量你。咄！
嬌態美如華，癡心堅似鐵，論劫為人忙，持缾又持葉。欲灑熱惱清，驢年也未歇，誰知聖與凡，總是水中月。

送子像(芝菴周別駕請)

慈至極深，子亦可送，非是情緣，孝思為重。千里之駒，九苞之鳳，如意頭邊，一時俱貢。
不離洛伽，普門示現；不斷髮鬚，恒彰本面。如何是本面？東谿皓月西谿見。
不離蓮華臺，分身遍塵剎，譬如春風吹，百華一時發。所以應群機，有求皆響答，富沙行琅陳，心期在顯達。補衮既已閒，且圖出世法，我今為先容，大士幸深察。

檀香羅漢(手捏胡盧，身披木葉)

六賊俱擒萬國安，通身一具白栴檀。胡盧倒捏藏何藥？木葉橫披凍不寒。台蕩罷遊唯踞坐，人天頻供亦慵餐。眾生病劇還知不？掌內靈丹試借看。

布袋和尚

過逆不瞋，隨流不惑。柳巷華衢，刀山火宅。布袋雖寬，眼孔卻窄。龍華三會下生時，半箇惡人容不得，夫是之謂真彌勒。

廬山香爐峰景法師(有序)

齊大沙門景公，衡陽人，結屋匡廬，神人共仰。一日，語門弟子曰：「吾壽當九十，但餘年無益於世，而四大有累於人，思拯助眾生，不得久留此。」乃端坐合掌，曰：「願即生三途，救一切眾生苦。」瞑目而逝。予閱至此，掩卷長歎，曰：「真大乘菩薩弘誓也。」乃稽首為之贊。
夢落三途中，倉皇毛卓豎。覺來了不驚，目前無可睹。眾生知在夢，百苦一時愈。爐峰大沙門，示作天人父。臨行無別詞，一語超今古。願即生三途，救彼眾生苦。良哉願何深，滄溟焉足數。稽首悲願王，願躡茲步武。

達磨尊者

一葦截千流，全身無向背。若道是神通，依前還不會。會不會？今古長江如鼎沸。

石鞏藏禪師

逐鹿趁牛，雄心未改，射得半箇，又遭人拐。至今弓箭尚全提，誰是英靈識此機？復云：「看箭。」

龍池傳和尚

瘦骨棱層，雙肩挺特，荷笑巖向上不傳之真宗，契滹沱獨脫無依之正脈，覆一笠以深韜，入千峰而誰識？法雷忽響荊谿山，兒孫已遍大明國，賊半邊鼻孔今拈得。

天童悟和尚

一丁不識老樵夫，撞入龍池氣岸麤，踢倒銅棺天地窄，高提鐵棒佛魔悋。惡聲流異域，毒氣滿江湖，聞之者怖，見之者孚，非但使辯者訥、聰者聵、智者愚，抑且能令活者死、死者蘇。盡道獦獠再來，誰知濟北風顛又轉軀？無法說，觜都盧，兀坐匡床風愈孤，一千五百常圍繞，誰敢當前捋虎須？黃面老，見也無？正眼從來付瞎驢。(黃介子居士請。)
示生寒微家，每懷出世想，既壯棄妻孥，事師類廝養。龍池關未摧，旦夕深悵惘，偶過銅棺山，家私一時蕩。三度辭拂衣，六據名方丈，一行與一言，末季真標榜。中興濟北宗，一條黑黍杖，

擣盡野狐窠，兒孫遍天壤。我雖腳下兒，自慚百不象，稽首贊師真，千峰月初上。

大覺山翁和尚寫寄

大覺師兄親寫得，寄與西山小瞎驢。天子呼來曾不動，何緣肯降翠巖廬？渠即我，我非渠，七尺烏藤雙手捏，儼然太白令行初。抹殺五家宗旨，瞎卻四海眼目，一味奪食驅耕，到處取髓敲骨。生得迕逆兒孫滿大明，箇箇罵祖罵爺兼罵佛，惡名塞破乾坤，喚作曹谿正續。且道：是誰？天童老禿。(蓮首座請。)
眼裏有珠，舌頭無骨，不是禪師，亦非古佛。喝散銅棺頂上雲，踢翻濟北蒼龍堀，要知白法源頭，看取天童面目。咄！(白法觀首座請。)
黃巖峭拔，萬仞盤空，谿迴路轉，黛抹霞封，崛起而為西甌千山、萬山之祖者，亦猶天童、太白之卓出乎明州之塢也。巖之巔曰玅應峰，秦漢而後，僊跡接踵，岐僊、梅福往來憧憧，而祖道無聞焉。丙申春，王巖華盛開，予從西江一杖歸來，始弘先師之道於此山。此山峙西甌，天童踞東海，相去千里餘，吾師道常在。後昆未識師，好向黃巖寺裏、白棒頭邊猛自著精彩。(黃巖寺請。)
踢倒銅棺，千古永覺，泉石悠然，儘堪獨樂。太白爐邊盡力吹，茶熟煙消香正奇，半盃快飲宜川上，一默能開四眾疑。(永覺師請。)
南嶽山中見伊蘭，便作栴檀用；銅棺頂上逢沈速，卻當爛柴燒。口如扁擔，眼似眉毛，一雙空手赤條條，問著當頭惡水澆。兒孫滿地成狼藉，若箇超然物外高。

徑山雪嶠師太

那一竺來，忝桶不快，打破疑團，虛空粉碎。從此摯風摯顛，在處為殃為害，遇魔不瞋、見佛不拜，嗣龍池而不肯龍池之語句廉纖、罵天童而卻喜天童之作用超邁，閒吟活句百千篇，淡寫青山三兩塊，喫栝茶罷便抽身，生死關頭真自在，夫是之謂徑山雪師太。

真寂聞谷印師太(德訓耆舊請)

飲龍池水，布雲棲雲，教人念佛，德訓久聞。鞀鼓聲中如大徹，先後天心不必分。

顓愚大師

入空印室，契圜通旨，華發五臺菴中，果結石頭城裏，向人自稱我無起止，子細撿點將來，正是抱橋柱澡洗。而今喜離葛藤窠，壞笠枯笻也自多，颺下不須收拾得，坐看明月挂松蘿。

雲門爾密澫禪師

壅壅腫腫，邋邋遢遢，雙耳聞鑼即便聾，兩眼看山一似瞎。若耶谿畔撒土拋沙，石繖峰前橫該豎抹，道是散木一支，何異澄江浪發？麤瓮深深葬錦鱗，我亦幾乎被淹殺。淹不殺，千古萬古乾坤闊。

五峰學禪師(三目禪人請)

君是老大哥，我是最小弟，支葉雖不同，且喜同根蒂，不讀東魯書，卻會西來意。七月東瓜艸上橫，琅琅擲地作金聲，一言自可傳今古，何必千箱與萬籯？

龍池萬如禪師

龍池猊座，塵埃欲滿，不是吾兄，誰能紹纘？萬指叢叢，千峰岌岌，福耶？慧耶？人天叵測。

少林道詮和尚(佛頂寺請)

不受少林帕子，卻是達摩嫡骨，接得跨灶兒孫，可稱八閩古佛。

碧天太祖

偶爾未披衣，非是不受戒，直續少林宗，豈希罕缽袋？宴坐嬾說禪，知有兒孫在。且道：是阿誰？佛頂老師太。

體空受業師

千年氣象壯禪關，已懸黃巖之讖；一條榔栗遊江海，洞明夢筆之宗。小子無知，卻紹天童，須信根源忘不得，不煩揩背已同風。

自贊

身似翹松之鶴，心同出水之蓮，雖紹盧公之後，卻居王佛之先。釋迦峰下藤條惡，曾把虛空痛著鞭，面目果然邈得像，閒名千古任君傳。(蓮首座請。)

亮公洞裏眠雲，麻葉糠團常作飯；洪崖井邊話月，捏雙空手便成家。繼曹谿三十四世不傳之心燈，棒棒見血；走支那百千萬里忘軀之布衲，法法無差。鐵壁摩空如觀得，庭前枯竹糝梅華。(白法觀首座請。)

天曆一書生，西江大和尚，名相有千差，本身無二樣。雖嗣臨濟宗，不拈臨濟棒，手握銅如意，佛來也不讓。瞎卻人眼睛，破卻人家當，如此大惡人，豈可受供養？分付黃巖眾弟兄，快些趁下山前深深葬。(黃巖寺請。)

數莖瘦骨如柴，一雙眼孔天大，要逼生蛇化龍，擊碎無邊腦蓋。翠巖、黃巖、佛頂，次第已歷三會，座下聽法者誰？師叔、師伯、師太。形儀陋劣不堪，何事紛紛描繪？祇為螺髻峰頭，開法是第一代。(佛頂寺請。)

儒名陳國賓，釋號古雪哲，究竟兩不通，胸中墨漆黑。既賴佛逃生，又揚佛醜拙，手拈如意子，慣點金成鐵。三處攪叢林，惡名遍江浙，語錄幾汗牛，猶自滔滔說。歸來故里中，終朝灑淚血，孝行未能全，道亦何曾徹？喚作活祖師，口唇定笑缺，分付振先公，莫把栴檀爇。(天曆陳振先居士請。)

者箇窮乞相，豈可上丹青？長年不念佛，鎮日不談經。懵懂卻有三四擔，[靄/刀]利都無一兩星，歡瞎天童正法眼，虛名千古挂禪庭。(無念禪人請。)

說你是真錯，說你是假錯，即假即真錯，非真非假錯。翠巖和尚諾，如何得不錯？鎮閣黎惺惺著。(鎮禪人請。)

本是福建山裏人，喚作中興翠巖祖，極禪要明普化機，雪際梅華香正吐。(極禪人請。)

我無你，莊不得。你無我，雙眼黑。燄裏冰，波中月。是阿誰？翠巖賊。(行莊請。)

翠巖真面目，佛眼莫能窺，默坐毗耶室，希音徹四維。(行音徐居士請。)

陳相公之兒，黃巖寺之僧，豫章七返迎將去，祇為親傳太白燈。(石菴陳文學請。)

有時打佛，有時鑄佛。鑄佛時，烈燄亙天；打佛時，痛棒徹骨。權巧百千般，胸中無一物，夫是之謂翠巖老瞎禿。(超權孫居士請。)

志在煙霞，形遊城郭，湛水寒蟾，明天孤鶴。紹臨濟不傳真宗，提天童向上一著，續燄聯芳十九人，詎意虛名附驥末？錯渠無名，貌休圖度。(明天馮居士請。)

齠年探魯誥，滿肚文章不救貧；離塵究竺墳，通身佛法難醫病。慣捉黃牛作馬騎，嘗磨青石當銅鏡。箇樣村僧村到家，何事王臣咸恭敬？就中卻有一毫長，親見天童大法王。(超章王居士請。)

孝子無時不念親，忠臣無刻不懷主，魯郎身在五羊城，念念常思八十母。求偈壽親復求像，遙寄廬陵母供養。我像無相亦無名，誰是翠巖大和尚？(曾醫官請，法名如經。)

古雪大師，翠巖和尚，悉是虛名，那堪供養？不學嵩山，單提白棒，天童門下十餘人，唯有者漢最無狀。咄！(楊參戎請。)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十四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十五

嗣法門人傳我等編

書

復桐城汪刺史

承念承施，至再至三，德薄行微，誠難消受。然艸衣木食，穴處巖居，乃上古之風規，亦道人之本分，此貧衲所願，學而未能者也。嗣後幸勿以區區之故，動勞神思，但望於參究之功，倍加精采。來教謂「心意散亂，不能禁制，計惟辭去官衙，逃歸林藪」者，貧衲道：「也不消得，盡大地是箇解脫門，遍十方是居士自己，更擬逃歸何處乎？殊不知？官衙裏也有佛法，鬧市紅塵中也有佛法，所以《淨名》云：『塵勞之儔，為如來種。』六祖亦云：『離世覓菩提，猶如求兔角。』昔趙清獻參佛慧，後仕青州，政事之餘，多喜晏坐，忽聞雷震大悟，述偈云：『退坐公堂虛憑几，心源不動湛如水，霹靂一聲頂門開，驚起從前自家底。』渠又何嘗猒諠求寂，逃歸林藪哉？須知此事貴在善用心，應機接物，頭頭勿放過；若不善用心，直饒屏息眾緣，依然坐在無事甲裏，終無悟日。所以前對居士道：『但向一念未生以前看取，行也看、坐也看、閒也看、忙也看，忽然看透，方知舌頭元在口裏。』閒忙動靜如太虛之片雲，生滅去來若長江之幻泡，不妨乘悲願力，現隨類身，誘引同倫，齊登覺岸，非特追清獻之步武，抑將與淨名而把臂矣。」又，來教云：「拌取身命，竭盡參求，一生不足，繼以再三，悟徹為期，自他俱利。」此非夙具靈根，安能發是堅固誓願哉？欣羨！欣羨！但能如說而行，剋期可得，貧衲當跂踵以望也。

復會稽滕孝廉(諱煇)

履端伊始，遂承枉顧，苟非真切為道，焉能若是之汲汲耶？欽羨！欽羨！衲昨以行迫，弗及細談，深為悵怏。阻雪征途，忽辱嘉惠遙頒，不勝愧汗。捧讀手諭，知足下齠年好道，且遇明師，遂窺聖學大要，而間斷不恒，渾無得力處，所以耿耿隱憂，未嘗一日去諸懷抱。貧衲竊謂：即此耿耿隱憂，便是入道最喫緊工夫。在今天下之士，終日怏怏悒悒，不憂貧則憂富、不憂名利爵祿則憂妻孥子女，誰肯孜孜惟道是憂耶？又謂：向來只作求靜工夫，若欲於此際了死生，必須有箇悟入處方得。奈障蔽過厚，每一返觀，迷迷悶悶，不

得穩當。不穩當，志便易衰，再似從前作轍，究竟不能出頭，以故深自憂懼。乃至討箇簡捷工夫為第一義，於諸經教隨分參證者。貧衲謂：若據第一義，則無工夫可做、無死生可了、無凡俗可離。何故？盡十方是箇灑落解脫底人，何處更有一物與伊為緣、為對，為障、為蔽，為侶、為伴哉？所以蘇長公玅悟之後，便解道：「谿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張侍郎一聞蛙鼓，頓釋疑團，便解道：「霜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是一家。」楊文公於兩箇大蟲相咬語下頓徹，便道：「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此數老皆儒而禪者也。足下試看諸老悟後之語，何等超脫？何等透徹？此豈剽割記誦之學可彷彿其一二哉？正如足下所謂：「若欲了生脫死，必須有箇悟入處始得，否則，求靜厭喧也錯、動靜交修亦錯。身體力行，如金如玉，惺惺不昧、了了常知，總是盲修瞎鍊，弄業識、認光影，未是大解脫境界。」所以先聖云：「毫氂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蓋凡聖情念未空，知解道理愈深，見性愈難，故云：「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又云：「理障礙正知見，事障續諸生死，欲得二障銷融，直須懸崖撒手一番始得。」至謂儒修、釋修原有分別者，此則在人不在法。如上所舉，蘇、張諸老未嘗非儒，儻不求玅悟，雖方袍圜頂亦無交涉耳。馬師公案未透，二語尚欠妥貼，參究之志斷不可衰，一切世緣漸漸放教冷淡去，自然工夫得力，未有終日紛紛擾擾而克證無上道者。忝承下問，不覺葛藤如許，蓋以途遙晤艱，不敢辜負足下一片真誠，知不以山僧為饒舌也。臨楮神馳，幸祈為道，珍愛不既。

復南昌蕭憲副(諱應聘)

客冬辱承寵顧，蓬蓽生輝。別後病骨日羸，跬步未出，所以楊、李之門，竟未展候，疏怠之罪，何可勝言？正懷念間，忽翰貺下頒，金額煇煌，頓令千載禪庭榮增百倍光彩矣。感佩！感佩！即擬趨謝，稍佈鄙私。緣以腹疾未瘳，弗能躬領大教，唯日夕與湖海衲子焚修，以答涓埃於萬一耳。

復南昌周大參(諱之恒)

企想玄風，末緜晉謁。風雨雞鳴之感，抑殆有日矣。所欽誦者，鈞示創頒，立破魔軍之膽；再捐清俸，宏闢檀度之途。是其惠[雨/濯]仁飆，溢播於方之外者，固深大若是矣。詎直豫章閭閻，一路福星已哉？久擬肅函申謝，奈以託跡林隈，未容造次，乃辱教言，錫之隹什。聲塵寂處，振太古之玄音；川嶽破時，開飲光之生面。

翠巖一袈裟地耳，威光所屆，既蚌蠓之若彼，復揄揚之若此，豈非靈山受荊，示現大宰官身而為之說法也哉？敬壽棗梨，以垂不朽。餘圖晤教，罄所欲言，不備。

復南昌李兵憲

久仰台臺，乘菩薩願，現宰官身，為法門之金湯，作生靈之怙恃。某緣鄙野，抱拙窮巖，雖未獲拜下風，已承台光遠照。茲蒙翰召，飛錫章門，登臺說法，亟宜奔趨。奈以賤軀染疾，自秋徂冬，飲食起居俱未復元。山中藥餌甚艱，尚欲求醫以自治，又安能扶病說法哉？方命之罪，伏祈原宥，肅此奉覆不一。

復奉新宋御史(諱一貞)

曩歲蒙惠佳什，如獲夜光，日置案頭，時沾風味。茲復承示雄峰諸作，不惟增光泉石，且與大智重開生面矣。展手說義，大意目前，豈非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欽羨！欽羨！翠巖山色，承少宰令親翁一披雲霧，漸見青蒼，但即景詩題，未荷驚人之句。今春擬躬候興居，面領至教，而病骨離披，不果所願。遙知台光所被，高下俱周，斷不以西峰為異邑也。臨楮曷勝瞻切，不宣。

復安義劉廣文(諱承寬)

接手諭，悉起居清安，種種稱意，喜慰！喜慰！然稱意事為順緣、不稱意事為逆緣，遇逆緣則慷慨悲歌、逢順緣則貪著無厭，不知逆、順二緣如龜毛、兔角，良由衰、利二風飄鼓識浪，故致八萬四千塵勞煩惱諸門一時俱啟，此舉世人通病耳。來教謂實欲就中打出，隨緣以應，而寸絲不挂者，自在獨露一頭。不忘珠峰一掌之恩者，足徵左右靈根深厚，一撥便轉，其超出世人萬萬矣。古德云：「得在剎那間，履踐須長久。」左右既信得此段奇特因緣，直須如說而行、如行而說，日居月諸，久久不變，則無始麤重習氣漸漸銷融，世法、佛法打成一片，然後隨緣以應處由來不挂寸絲、寸絲不挂時不妨隨緣以應，即塵勞煩惱門翻為大解脫道，逆順無拘，死生一致。所以道：「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耳。左右其勉之。

復瑞州陳文學(諱發新)

夫法界純真之理，唯吾佛親見、親證，表裏洞然，故能不舍一物、不取一物，所以百億分身如鏡象水月，初無生滅去來，豈有成壞空住？譬若春之在華，全華是春；水之成波，全波即水。從上佛祖親見、親契至此，故拈華豎指、行棒行喝，直指一切眾生不離聲色堆頭，頓見金剛不壞之體。是以涅槃後有全身不壞者，有舍利如雨者，有齒牙流輝、目睛舌根不化者，亙千百世而下猶可以福利天人，是皆從慈心三昧中流出，非比外道業種、性命雙修、搬精運氣之輩可同日而語也。今佛牙瑞現筠州，蓋達人感應道交之所致，百韻佳什足徵博雅，承命刪改，故僭為批抹。貧衲敢謂足下祇知崇敬佛齒，實未見佛身在。何則？夫齒牙，佛也，拳指亦佛也。豎指擎拳則為誑嚇，而露牙現齒獨非誑嚇乎？若謂佛已去世數千年而齒不壞，所以為奇。今人所豎之指終歸腐爛，不足為異。如此見解，正未達法界純真之理、萬法歸一之宗，焉能脫離生死、頓超分段乎？足下於魯誥竺墳胸羅萬卷，不妨玲瓏踢透，若是宗門下事，猶隔一線在，差以毫氂，失之千里。貧衲昔年初作八股，閱竺墳時，便知此身是假合底，終歸敗壞；一靈真性是不壞底，亙古常存。及至出家行腳，見宗師提唱，不啻鴨子聞雷、盲人視日，方信宗門別有長處，不敢艸艸匆匆，直至命根啐地斷後，乃知從前皆墮歧路，不免認魚目為明珠耳。末法士大夫學道者，一肚皮自是自滿，唯喜人奉承、愛人贊嘆。山僧即不然，交愈深，言愈直，佛法不是做得人情底，寧可不信、不敬、不理我便休，必不敢曲徇世諦，瞎人眼目。足下幸宥我於形聲禮法之外可也。

復鎮江笪明府

承諭此著，於日用間矛盾特劇，乃至終不敢便謂小歇場即安樂地者，此正所謂識法者懼耳。今天下學佛者，纔入叢林，領略得些門頭戶口邊事，坐在意路窠臼中，及至惡習現前，依然走作，或遇流俗阿師，阿諛奉承，歡喜不了，若遇作家勘驗將來便生瞋恚。求其如門下之真踐實履，隨處解脫，而且不自欺、不自歇，必期親到大安樂地，非大根器，孰能與於此哉？忻羨！忻羨！但貧衲不審門下指何所為大安樂地？憑何得到大安樂地？幸當有以教我。公餘尚冀枉駕空山，互相酬唱，使龐、馬之風再見於今日，是所望也。

復洪都熊廣文(諱文登)

春間行迫，弗及躬詣毘耶室中言別，歉甚。想近來台履亨嘉，道味日濃也。某疏慵暗昧，動多謬舛，幸蒙不棄，垂念祖庭歷年弘護無

斁，故使堂殿煥然，而鐵畫銀鉤五大字如渴驥奔泉、怒猊抉石，額之大廈之上，非特壯觀祖庭，抑足以使一闡提、篾戾車之流知宰官中有大菩薩也。銘謝！銘謝！夏間祭掃之後，哀感過度，形體頓衰，念茲浮漚無復長久於人間世也。緬惟松風堂畔，爐香、茗碗、禪椅、蒲團，三多既全，萬緣不擾，正應拶透祖師關，常作東土維摩詰，是所望也。路遠山遙，會晤無日，伏惟珍攝，不盡依馳。

復洪都熊少宰(諱文舉)

成住壞空，世相所不免；死生聚散，幻軀所必然。是故先聖知有無成無壞、無死無生一著子，乃能空華世相，唾涕幻軀，而於聚散成壞之際澹如也。去聖既遠，裨販益多，視田園屋宅為己有，貪戀護惜，至老死而不忍割舍者，滔滔皆是。苟如是，則焉得為解脫僧乎？某不敏，竊嘗聞先聖之教矣，又豈敢蹈時流之覆轍乎？辱命灑埽祖庭，七八年來，不惜身命，為法求人，實欲行己所學之道，以報知己，非有他也。譬如士之仕也，或鴻臚太僕、或黃閣朱門，無非欲翼贊聖明，澄清海宇，豈區區以朱門黃閣、太僕鴻臚為念哉？疊蒙台召，再住翠巖，自愧緣薄，力不從心，且衰病日增，無益於世，萬祈寬宥。俾衲得投老煙霞木石之間，不為夢幻空華所翳，則弘護之功寧有既哉？肅此裁謝，不盡縷懷。

復洪都陳司理(諱弘緒)

三年違教，七度遠招，入春以來，翰音疊至。苟非乘大願力，呵護祖庭，安能至此？銘佩！銘佩！竊謂祖庭功業浩大，非薄劣所能合鐵者，非敢以翠巖置之度外，而以桑下為釘楔也。自去歲砌墓而後，感傷悲涕，賤體益尪羸，諸病頓發，形未老而先衰。此區區凡情，有不容自己者，豈敢眷戀故土，而暫忘大護法之高誼哉？來諭銅像亦次第有成局，不幸化士遽殞，亟須山野身坐翠巖，示信於遠方，以結勝緣，不可失此機會者，敬如教命。然山野有一問：「昔趙州云：『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金佛不度爐，真佛內裏坐。』敢問左右：那箇是真佛？」若箭鋒相直，則不辜十載相知，千里之外常相見也。不然，尚俟木樨華開，扶病一來，與山谷結此勝緣，正所謂機會不容坐失也。肅此奉覆，無任神馳。

復洪都彭參議(諱份)

景仰高風，未遑晉謁，然神交千里，又未可以形跡論也。昨無念禪人攜《龍舒淨土文》并《大疏》至，益見左右不忘靈山囑付，示現宰官身，隨類隨機以化導群生者也。至謂易濁界為樂邦，不作二觀、不作二念，亦不作一觀、不作一念，則又超出龍舒一頭地矣。非親見作家宗師入不二法門者，安能若是哉？欣羨！欣羨！某竊聞先聖出世本懷，靡不為一大事因緣故。蓋眾生根器萬殊，不能一概直下承當，不得已乃有權實頓漸、偏圓半滿之談，皆因機、因時。初無定法，遇上根利智者，與之論第一義；中、下二機，則以權漸之法而攝受之。今所謂淨土法門，權漸之謂也。執圓頓而廢權漸固非矣，執權漸而毀圓頓得無謬乎？然法久弊生，非特參禪一門為然，即三教九流、乃至百千法門莫不皆然。其起弊在人，其救弊亦在人，不可因人而廢法。若謂參禪弊多，《傳燈》諸老皆未脫輪回，則世尊不當拈華、達磨不合西來矣。今龍舒文中廣引無根事跡以證參禪之弊，其為誣污五祖真如者，姑置勿辨。祇如青艸堂後身曾魯公一段，且謂宋朝有二艸堂，其一曾受曾家婦人供養，感恩不淺，乃云老僧與夫人作兒子，化後果生其家，登高科，作宰相，不脫貪愛，永在輪回云云。及攷之《傳燈》，並無所謂二青艸堂者，而艸堂清乃清濁之清，今龍舒所指青艸堂，既非《傳燈》所錄，則非禪師明矣。今僧中稍有品格者，言不妄發，豈有一代宗師出此猥褻之言耶？此皆庸僧口吻，遂引以為禪弊之證，誣謗古人，自感泥犁之報，固無足惜，誠恐後進初機一惑其說，互相非毀，同墜無間耳。某竊謂龍舒亦法門中君子耳，言不該典，非君子所談，豈有著述立言不稽古訓而可以垂範後世乎？據貧衲細閱，七卷文中必是後人偽增，非龍舒本意。蓋龍舒原文祇有十卷，不然，則大慧諸老何以不為之刪正，而特稱其為火中蓮耶？左右布袍蔬食，心齋坐忘，不減黃學士、龐襄陽之踐履。今復欲流通正法以惠四方，一片婆心，盡善盡美，但譽堯非桀，仁者不為，矧齊東野語誣禪毀聖者乎？數段必求大筆刪定，永作竺墳董狐，使禪、淨並行不悖，則彌陀古佛亦當破顏，非特靈山會上而已。草率奉瀆，無任神馳，伏惟台照不宣。

復常州莊內翰（諱坰生）

昨承台旆，寵顧荒山，兼蒙金額晃耀，佳什過褒，不啻東坡玉帶矣。謝謝！宇內宗風久寂，金紫中弘護法門者，不道全無。求其研究此宗，虛懷決擇者，如披呈揀月。苟非乘願而來，現宰官身，焉能若是？欽羨！欽羨！虛空粉碎、一切不留二語，見解已入微向

去。尤冀全身擔荷，徹悟玄關，直令楊、李、蘇、黃齊立下風，是所望也。

復建州周別駕(諱士瑢)

從上諸聖出世，靡不觀機逗教，因時救弊，故設百千方便權巧，拯溺息焚，非特印、賢二老為然。今以一目而羅眾禽、一方而療眾疾，雖三尺之童，知其為不可。即鼻祖西來，因義學之士溺於筌蹄，極力埽除，然亦不廢文字語言三昧，故其囑神光曰：「《楞伽》四卷，可以印心。」嗟夫！在今之學者，不待達摩埽除，已先自埽矣。主法者自既不通文字語言，不得全機大用，復從而禁之曰：「我者裏祇重行德，不崇機辯。」夫機辯豈易言乎哉？歸宗曰：「馬祖下出八十餘員善知識，唯有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其餘祇是唱導之師。」夫百丈、黃檗有超師之見地，故有逸群之機用。然則機辯豈易言乎哉？即《傳燈》所載，如李駙馬、楊文公諸老，慧辯縱橫，激揚向上，豈學語之流所能企及？苟如近日宗師所言，則學者當如木偶、如啞羊，其不流於默照邪禪也幾希矣！承諭索龐公錄序，將刊出為白衣榜樣者，此舉甚善。向因院務倥傯，至今尚未屬稿。昔者周海門先生曾集儒門得道者為一帙，目曰《知儒編》，其意謂知佛然後乃知儒。荷山集《弘釋錄》，乃以文公諸大儒列於輔教篇。竊窺二老命題之意，雖欲會儒釋於不二之門，似涯岸猶未全泯。衲今據五燈次第集之，目曰《鏡華錄》，僭為序言，并錄寄上。儻可梓而行之，則六十餘員知識一時湧出芝城，豈非左右倡首之力乎？翠巖事有斷不容辭者，深荷法愛挽留，尚圖面布別悰，肅復不備。

復建州謝進士(諱相)

禪學之盛衰，其樞機蓋自王臣。王臣好道則盛，否則衰。是故唐宋之際，上自王公卿相、下而牧豎輿儓，罕有不慕禪學，故禪學大盛於唐宋。凡沙門之有道，可以代先覺覺民者，朝廷必錫號錫衣以旌勸之，崇其屋廬，厚其資產，免其賦役，出入則軒蓋相望，幢旛相導，使彼濫廁緇流之徒，有所觀感而憤發焉。迄元明以來，宗風漸衰，僧尼雜糅，王臣鄙之，非特不屑屈膝奉事於沙門，且將奴隸犬馬其人矣。悲夫！僧既自侮，而王臣侮之；王臣侮之，而魁偉奇倔之士復不屑為僧。欲望教法之隆，安可得哉？衲濫尸師位，無補法門，痛念宗教之衰零，難洗時流之積弊。即敝山丁亂離之後，耆舊凋殘，典型滅裂，所僅存者，數椽而已。因念先御史及列位賢昆

仲，弘護無斁，眷注不遺，雖譾劣無用如衲者，且連篇累牘以留之。則此方法道之機，其在諸閣下之主盟，有以再整頹綱乎？來諭婉辭西江護法，復假數年者，極荷厚愛。尚俟秋清晤教，面布鄙裏，以決行藏，肅復不備。

復建州謝進士(諱玄銓)

昔遠公與十八高賢，刻蓮漏於虎谿橋畔，天子景仰道風，至潯陽，而三召不出，芙蓉不受皇褒，甘就刑罰。汾州天使再至，遂偕侍者坐脫立亡。典型具在，風範凜然。蓋其輕身世等鴻毛，重道德等丘嶽，故於死生之際宴如也。某行業荒怠，遠不及古人，撫己而觀，直令羞殺，然此行亦非為釣沽譽名，實以翠巖繼席無人，不得已一出，與諸知己共議次補之事，所以暫違嚴命。儻一息尚存，斷不敢忘金湯之高誼。來秋歸期，自當踐約。草率奉覆，不備不莊。

復新建歐孝廉(諱德生)

兩辱鈞召，佩德殊深。貴省地處不爭，敝鄉烽煙未靖，誠如至教，苟非真知己，焉能為衲體貼至此？其愛我之深，為道之篤，雖土肝木膽，亦當感激，豈容固辭？第名山顯位，天下有才有德者皆可居，庶幾大同無我之風、揖讓謳歌之世再見於今日耳。若有絲毫憎愛取舍之情存於胸次，是摘空華而撈水月矣。惟高明諒之宥之。聞台駕有長汀之役，未知何時儼臨？幸一顧我於紫雲白石之間，共話不二，何如？遙空布謝，無任神馳。

復安義徐劉眾鄉紳

荊州未識，聲氣已罔；鴈塔雖遙，風光不別。兩承榮召，理合鳧趨，自恨衰殘，難申螳臂。知五龍之飛躍，四海具瞻；冀九傑之恩波，八閩普潤。神交雖久，瞻注猶深。何日向寒鄉一現宰官身？始信是毘耶億變神通手。肅此辭謝，統冀台原，不備。

復南昌齊文學(諱凝烈)

祖庭，法位也。法無有我，我興、我住則與法相違矣。法無有定，膠柱鼓瑟則與法相悖矣。法無取舍、無高下、無愛憎、無小大，苟尊泰岱而卑丘陵，戀顯榮而恥巖穴，是非法矣、非祖矣，又何以異於鷦鷯之戀一枝、黑蚖之營一窟哉？向承門下與合郡紳衿同詞遠

召，已布腹心。迺者華翰再頒，非愛我之深，焉能及此？謝謝！尤冀門下於舉業之暇，潛神祖道，呵護法門，使儒門君子知我法門中人亦自有超然物外，非富貴尊榮所能籠絡者，則佛祖之道當大振於域中矣。翠巖云乎哉？時炎，惟祈為道自玉，不既。

復天童山翁和尚

歲杪專使還山，伏審起居，清勝為慰。忝蒙法愛，特寫先師頂相并如意，遠寄西江。其雨露焦枯，栽培同學之深心，不啻如天普覆矣。焚香瞻拜之餘，感激非可言喻。洎捧讀全錄全集，機用峭拔，波瀾浩渺，直令河伯向洋望若而歎，豈青藍冰水之足況其超卓哉？仰羨！仰羨！頃聞已允青州大覺之請，恨弗獲追隨杖屐，以觀嘲呻，回顧於東魯耳。拙錄蒙為災梨，深煩神思。且維揚丁歲凶之時，又插梓人混擾叢席，并勞兩序諸公照拂之冗，愧恧滋甚，不知何以報涓埃於萬一也。疊承佳惠下及，統此布謝，臨穎神馳，不備。

復黃山恒證和尚

久耳雷震天都，弗及帚趨猊座，乃辱瑤箋遠降，幣錄特頒，愧慰何可勝言？謝謝！先師道價重一時，兒孫遍寰海，獨新安諸剎未聞白椎之聲。既獲金錫遙飛，慈光再耀，雲龍風虎，水到渠成，又奚啻一剎之慶幸而已哉？某鹵莽無似，螳臂徒申，退鼓頻撾，業緣未竟，不知何時得橫肩椰栗，一訪故人於六六峰頭，以話夙昔也？耑使歸促，草率奉復，尚圖專候興居，不備。

東龍池萬如和尚

自辛巳冬違教後，煨鐺窮谷，音問杳然。每聞道弘陽羨，聲播寰中，誠可謂龍生龍子也。弟不才無用，埋影西峰，准擬與草木同腐朽，無何為一夥破落戶拉出洪井谿頭，拖泥帶水一上。客歲始致瓣香於先和尚塔前，曾有小啟奉訊興居專使，以途梗未達，殊為悵然。今秋高足破門闖公來翠巖相依，不幸竟以疾故。弟為之嗟咨太息，親率眾為茶毘，尚有拂一枝及頌古一冊，不敢遺失，敬遣人齎上，想吾兄於白雲巖畔亦不能不為之蹙額也。山川修阻，會晤無期，臨風瞻企，不盡依依。

復洞山元潔禪師

曩寓白法時，聞法駕登峰訪友，深慚蓬蓽未及攀迎，親領玄誨，悵甚。邇來衲子自分寧來者，靡不稱頌德風，然未獲睹全錄。昨辱專使遠惠，如遇差珍。蓋新豐一曲，調高和寡，非潛行密用、洞達源底者，莫能窺其涯涘。今讀尊錄，詞簡義豐，誠可謂玉線金針，不忝為若耶真血脈矣。欣羡！欣羡！翠巖重興，機緣猶如蝕木，何當華袞之褒？客歲力撾退鼓，未獲抽身，虻負之慚，不知何時可謝？然後橫肩竹杖，專訊法履於白雲青嶂間也。臨穎神馳，統祈崇照，不既。

復洞山己任禪師

辱承翰教遠頒，財法並惠，感謝無既。且令法音普示，俾大千界不隔毫端，兩谿山一天風月者，不慧到者裏，直得鉗口有分。何則？燿爝火於太陽，擊布鼓於雷門，得不使明眼人冷笑乎？雖然，老兄幸是家裏人，何妨說說家裏話？生意各別，養家一般，餿飯殘羹，不免搬弄一上，非特因齋慶贊，要且錦上鋪華。昔年太白真贓，悉為據款結案，幸毋謂不慧饒舌也。孟冬漸寒，伏惟為法、為人珍攝，不悉。

復法昌冰鑑禪師

承惠法儀提傳，謝謝！律宗久寒，儀文不備，幸獲令師和尚一集大成，使後學知禪教律之不可偏廢。此書大有裨補於法門，自當與藏典並垂不朽。惜此方未廣流通，足下梓而新之，誠可謂善纘其緒矣。但法惠過多，報瓊無路耳。分寧諸祖剎漸為裨販之區，聞之於邑。足下既發明此一坐具地，正應使盲龜跛鱉、玉象金獅同歸此一坐具地，益見炊煮之熟、積蓄之深，故發用之寬廣耳。專使還，肅函奉覆，厚儀藉璧，統惟鑒原，不既。

復鼓山惟霖禪師

甬水庚峰，乍逢乍別者，不啻幾河沙矣。而流雲翔鶴，天各一方，眼中、胸中無時不有故人面目存焉者，何哉？蓋以法門秋晚，非鐵骨冰肝如足下者，卒難負荷此宗耳，豈區區鄉曲之情耶？頃接翰教，始知聖箭堂中依然陸沉下板，豈所謂大器晚成者歟？抑亦羞與時流同頡頏耶？來諭：「年來開堂之風幾遍大地，其付帕拂者如稻麻竹葦。」某竊謂：非眾星無以顯日月之明，非谿澗無以昭江海之深，非群峰無以見須彌盧之壁立萬仞。夫如是，但患其不遍耳。至

若帕拂之多，其弊蓋自少室評唱公案之徒源源而來者，苟非壽昌、天童諸大老倔起，一整頹綱，則宗風埽地矣。餘枝末流，胡足以較其醇疵哉？惟冀足下全身擔荷，大振先宗，則聖箭之鋒自無敵於天下也。鴻便肅復，不盡依馳。

與佛頂觀長老

一切世法即是佛法，但以凡愚積迷，未免觸事違理，聲聞見偏，因而執理棄事。在今天下宗師高談闊論、具大知見者不少，實履真操、滴水滴凍者亦不少，求其事理圜融、打成一片者指不多屈。所以裨販之徒乘機而入，遂至紀綱廢弛、法化不揚。高者則曰：「吾主持法道耳，區區世務何足關心？」或枯坐經年、或執卷竟日、或吟詩畫畫、種柳栽華。卑者則曰：「吾百城煙水辛苦多年，而今既坐方丈，也須穿些紬絹、喫些美甘、享些自在福。」叢林之成敗、法道之盛衰絕不關懷，此輩所謂竊位者也。山僧行腳時目擊其弊，每以為誡，故三處開堂十年於茲矣，雖無補於法門，清夜捫心稍可無愧。汝言行篤實，履道多年，諸方時弊亦皆目擊，今既出世弘道，與隱居白法時不同，當拌一條窮性命，任他苦惱百千一往而進，所謂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果能如是為眾，則眾心必悅服；如是為叢林，則叢林必隆盛；如是為法求人，則英俊必至，而法燈常朗矣。復何後慮之可斷哉？方丈去寺既遠，時中常宜與兩序商酌事務，調理大眾，急其急而緩其緩、從其重而舍其輕，日居月諸，近悅遠來，湖海浩歸，宗風自當大振耳。書不盡言，惟冀忘軀為道，至囑。

復九峰白長老

九峰勝概甲於筠陽，雖未親遊，久知為諸祖法窟。今輿情歡洽，敦請住持，時至緣熟，於茲可驗。來札謂：「為法而行、為法而住，是衲僧之本分。」誠哉是言！儒者為國求賢，我輩為法求人，苟以弘法為念，則身世可忘矣，去住云乎哉？雖然，法無定相，舒卷臨時，今既應緣，已居勝地，復有明公護持，當晝夜忘疲，及時行道。方來衲子相從者，毋論多寡愚智，時以此事提持，使其自參自悟，一切小過宜廓落寬容。如此，則主伴重重，六種四事不期備而自備矣。法道濫觴，波旬熾盛，敗教傷風，聞之髮指，吾輩言行愈宜小心翼翼，取法上古，自不落今時之覆轍也。勉旃！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十五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十六

嗣法門人傳我等編

啟

復徐王眾鄉紳

伏以玉毫未燭，東震唯尊道德之儒；金粟既生，西乾悉仰髮須之佛。河海雖別，日月寧殊？恭惟閣下筆翻春浪，句燦朝霞。飛鶚表而揚眉，還同拾芥；奪龍標而吐氣，不異探囊。鏡第芙蓉，天眼先窺其兆；華敷丹桂，帝心已察其優。丁五龍之在田，珠藏玉韞；念一馬之去寺，境寂人稀。欲起闔邑已墜之宗風，肯辭大法將興之盟主，由是倩谿聲為長舌，遙吐玅音；拓香飯於鄰邦，廣崇佛事。台函遠降，猊座令陞，五柳之高風未衰，二蘇之芳規再振。杲言慚鄙陋，識乏圜通，難邀天界之華，敢伐雷門之鼓？第厚幣遙施，尤勝鬻心之供；鼎言下屬，殊超斷臂之誠。仰藉台光，聊抒管見。移大唐於西巘，直令五湖四海同登不二之門；掇摩竭於南州，頓使三教九流共入毗耶之室。統倥傯而申謝，唯慶贊以無涯。

復黃巖檀越

伏以玉移丹井，尚留蓬藁之輝；翰灑翠筒，更引珪璋之重。恭承鈞召，義切鳧趨，一錫未飛，千峰尚隔。恭惟眾護法，一剎金湯，八閩山斗。青鹽白酒，天高逸老之風；晉字唐詩，家衍善傳之寶。千匝金迴蘭若地，躬迓仙雲；一莖草建蕊珠宮，親聞天語。門迎五柳，疑看火宅迸青蓮；手植三槐，預教朝陽捧鷲鳥。佛敕長者，覺道津梁。某智窮五技，偶濫瑟乎竽門；才篾一絲，敢受敝于梓里？謬蒙推轂，益懼負墉。瑤簡重開，喜復深于奉檄；星槎欲附，期又掣于戍瓜。毋迺爨底枯桐，有待知音而發響；須知圜中老劍，終逢俠氣以騰光。世叨方外朱陳，道合絃中伯子。寂光沙界，長老之藏身無門；桂子香浮，學士之握手有日。先資露布，漫展葛藤，統冀丙融，并言申謝。

復黃巖耆舊

伏以一葦未折，道氣已兆於神州；五派纔分，宗風多扇於閩嶺。機緣有待，時節無違。恭惟諸尊宿缽傳旰，錫掛紫雲。鋤月耕煙，琛

老家風具在；忘機罷釣，備公面目依然。腳頭未跨飛鳶，芒鞋先破；信手拈來莖草，梵剎已成。禪講緼瀉於當年，英俊雲興於此日。長幼千指，內外一如。某駑駘下質，孤苦頑童。鏟草堂前，早沐提攜之法愛；瞻風海外，俱承激勵之威神。欣遇作家，頓休狂念。爰居大剎，悉非本懷。楓落吳江，每恨友師之隔；鴈飛南浦，寧忘父母之邦？華髮漸抽，歸思愈切。忽蒙書幣遠至，緇素俯臨，慚感惟深，奔趨恐後。然退鼓未撾，百二十斤之鐵枷難遽脫；垢衣已卸，六七尺長之竿木任優游。師祖祖翁，窣堵前之右匝必遶；弟兄叔侄，祇園內之夜話匪遙。第客路飄零，鄉音盡改；他山旅泊，家法俱忘。尚俟趨筵，側聆謦欬。厚儀拜領，禮謝容躬。肅此奉詶，伏惟慈照。

復佛頂檀越

伏以玉殿聳莖茅，久羨賢人之芳躅；金磚羅勝地，咸欽長者之高風。苟非乘悲願輪，焉能現大佛頂？恭惟大檀越，鳳毛濟濟，麟角彣彣。發軔雲程，已見揚眉吐氣；染指法味，自當得髓傳心。會儒釋于不二之軒，誓金湯於大千之土。閩山知為巨擘，吉里共仰儀型。某同邑同門，愧雙眉之不白；異鄉異室，等孤鶴而初還。乍蒞雲端，席未熱而章水之徵書旁午；才登彊仕，面欲皺而岸樹之病葉[(魅-未+畏)-厶][(魅-未+崔)-厶]。所以力拒翠巖之招，痛灑專使之淚。適承華翰，召主祖庭，深荷台光，寵臨寒谷。第以蒲柳之質，復當鋒鏑之餘，未能跨灶起家，徒追水源木本。然黃巖、佛頂兩剎，似齒與唇，豈可同秦越人之視肥瘠？況法乳、罔極二恩，如川及嶽，自當若側陋子之事椿萱。義不容辭，分宜竭力。尚俟登龍之日，親聽指揮，淨除翳目之華，肅清梵苑。伏祈崇照，不既所懷。

復佛頂耆舊

伏以金地遙招，已點江陵之首；玉函再啟，忻瞻佛頂之光。唱拍果爾相隨，風雲自當際會。恭惟佛頂諸耆舊，戒珠獨朗，德水恒滋。退己讓人，不減近代謚師伯；忘身為法，何殊昔日備頭陀？雖未獲挹乎清光，久已懷其令聞。某居塵不孝，難免無後之譏；入道未深，極負克家之望。濫竽祖席於章水，偶爾成文；僭尸法位於紫雲，頹然無補。蓋以幻軀多疾，利眾乏珍，頻興石室之思，久冷津梁之念。曩承檀越命主禪庭，就之力不勝任、卻之分非所宜，雖然冒昧承當，猶自逡巡未決。復蒙再召，益深恧慚，顧駑鈍不堪騁

馳，而頑愚應聆謦欬。尚俟剪如蝟之雜冗，九頓浮屠；捏似鳩之短笻，一登寶所。相見伊邇，不既所懷。伏冀眾慈，俯垂照鑑。

復龍山檀越

伏以山無小大，賢聖棲之即名；法絕窳隆，邪外混之而壞。所以干城之托，全賴檀那；宗教之興，須資苾芻。恭惟眾居士溫恭足法，慈善可風。金布龍山，穢地翻成寶地；玉移紫岫，凡心已合佛心。痛先祖之手澤猶存，鵲巢鳩占；念後昆之門風不振，鼓寂鐘沉。是以飛翰下招，重興上剎。衲癡鈍無似，譾劣不堪。久倦梁津，三卻西江之召；諦思源本，一開故里之爐。百念寒灰，諸緣嚼蠟，但以諸公象駕遙臨，自宜疾荷孤笻，登龍門而聆至教。先祖浮屠在是，分當右遶三匝，酌杯水以酬法恩。尚俟解期，肅遵嚴命。伏祈台照，不備所懷。

復仰山檀越

伏以丹詔紫衣，雨露曾沾於北闕；柏臺章閣，金湯久擅於南閩。最可喜王臣歷歷堪稽，獨奈何宗教寥寥不振？恭惟眾護法望隆山斗，學貫天人。丘索典墳，已窺其奧；偏圜半滿，兼徹其微。扶洞曹之一枝，四海欽聞虎嘯；協孫子之三葉，百里復錫鸞箋。某慕藺有年，瞻韓無自，忽承鈞召，亟擬亹趨。第以久客洪都，謬承公卿之獎藉；乍歸梓里，益深風木之餘哀。是以屢卻翠巖之招，頻興天目之想。且積煙與羅首磕額，祖師面目宛然；菡萏共優缽呈祥，龐老機鋒具在。惟冀遴選實德，勿采虛名。庶副祖庭之休徵，不辜群情之引領。肅此辭謝，無任主臣。

復燕溪李又蓁眾文學

伏以絲浮綠水，意注吞舟之鼇；弩發丹崖，機在衝霄之鳳。所以周流列國，為道求人，立教固分三門，歸元原無二致。恭惟眾居士，仙才超太白，佛種續毘耶。金粟翻身，四海稔聞先太宰；錦標入手，萬家應見活如來。憶對天曆之榴缾，已承寵顧；再揮夜臺之珠淚，復辱鴻招。知按劍以無虞，忻登龍而有自。但以洪都道俗，冒鋒鏑以相迎；故里知交，合邇遐而共挽。且也雷門布鼓，未敢輕敲，而下里巴歌，豈堪垂聽？尚容杯土負竟，勉挈逢場之竿；雜尤埽清，敬躡登山之屐。肅此裁謝，不既縷懷。

復南橋李龔吳眾文學

伏以卜地建精藍，洵大儒之宏願；傾心求至道，乃傑士之高風。所以二尼之教，並振華夷；五宗之燈，同聯緇白。恭惟眾居士、儒門師表，梵苑干城。乃武乃文，已擅名於聖世；若將若相，將繼起於清時。某不孝凡僧之尊者、之神足，再歸梓里，圜先子之夜臺，恨廬墓以非宜，擬離鄉而弗忍。適承雅召，為我創蓼莪，正愜鄙懷，知君同須達。奈以西江紳士，四返相迎，而黃巖弟兄千指同挽。行藏用舍，權衡固不由人；先後始終，舉措必須合法。尚俟婉辭千里之使，或可摳趨萬仞之門。碧水丹山，共新法王宮殿；晨鐘暮磬，偕宣少室宗風。晤教有期，縷懷不悉。

復仁溪王楊張眾檀越

伏以玉兔下千溪，五十三人皆知識；金燈傳萬井，一千七百半簪纓。是知跡似雲泥，心無黑白。恭惟列位眾居士，澤深智海，掌耀神珠。數萬甲兵不動，而波旬潰旅；八千子弟才呼，而野豕潛蹤。詢百里之干城，為一鄉之巨擘。所以遠邇寧謐，雞犬無虞，致澆俗於淳源，保殘黎於亂地。某親同梓里，念切瞻韓，辱華翰之下招，喜登龍之有自。但以久淹客路，陟遙岵而崩心；乍上夜臺，對新碑而泣血。念劬勞之未答，五內如焚；悲蒸嘗之無人，雙眸欲瞽。是以形骸頓槁，飲食俱蠲。尚容殘喘稍蘇，挹清風於丹桂；哀毀將節，刊白字於青松。更冀同心七姓，合里千門，不忘金口之叮嚀，永作名藍之保障。救人救雀，定應獲銜環結草之酬；知佛知儒，自當踐紆金拖紫之域。統此鳴謝，不既所懷，伏惟台照不宣。

復吉田陳鍾子眾檀越

伏以傾蓋相逢，道固資於目擊；隔江趨去，機愈玅於神交。所以良驥追風，不煩鞭影；莫邪出匣，待爐鎚。恭惟眾居士，才堪補袞，德可傳燈。斫額望他，傑閣曾凌碧漢；深心學佛，高軒親到黃巖。琴劍未陞三雪堂，行逕已同一宿覺。某志學離塵，慕道萍蹤同野鶴；彊仕歸里，思親雨淚類春谿。報罔極以無門，趨佳城而運甓。忽承榮召，感激良深。奈翠巖已剪之藤枝，逢春又發；而白髮將殘之病骨，無念不灰。然同鄉同姓且同聲，豈敢方命？俟秋月秋風迓秋色，或遂瞻韓。則遠山木櫂，再撲分寧之鼻；吉田瑞草，同邀濟水之滋。肅此辭謝，不盡依馳。

復高陽本族眾居士

伏以閩吳異域，難忘恃怙之邦；儒釋同宗，每切塤篪之誼。愧大風之未播，思錫類以何從？恭惟亞父諸兄及諸賢侄，家聲克振，浩氣元充，竹林繼茂於高陽，華萼聯輝於武嶺。現居士、現宰官，久佩覺王之先囑；居畎畝、居廊廟，無非金粟之後身。某幼既孤貧，長離鄉族，托空桑而寄跡，類野鶴之翱翔，對風木而增悲，灑皋魚之涕泗。居諸易邁，老大無聞，陞忉利之未能，瞻山斗而倍切。忽承寵召，歸里弘宗，益感殊恩，敢方嚴命。第佛誕屆期，衲子駢至，既添主法於紫雲，復將弘戒於白月，容竣一期之佛事，趨布廿載之闊悰。五穀巖前團圞，叔侄弟兄共唱無生之曲；尚義堂畔相邀，尊卑長幼同登不二之門。率勒楮言，伏祈台照，統此鳴謝，弗及另裁。

復廣州劉總戎

伏以雲自無心，常捧中天之日；春如有腳，能敷遍地之華。草木承滋，煙霞生色。恭惟某居士，才兼文武，教洞釋儒，即兩粵作毘耶，變五羊為佛國。衲景仰徒切，芝晤末由，適承華翰先施，始知金容已現。爐冶之力，何殊淨飯重來？寶座之敷，不異燈王再借。某自當伏迎虔吉道左，瞻注東風；懸知棨戟遙臨，光揚西岫。良晤有期，神馳無息，伏祈台照不宣。

復廣州劉司馬

伏以海不揚波，已見陶唐之化；鱷無遺患，重窺侯伯之誠。緇素同歡，古今共仰。恭惟某居士，仁風久播，德望彌高。鼙鼓聲中，喚醒同袍興佛事；干戈叢內，頓令兆庶樂堯天。誠聖代之孫吳，禪門之韓富也。欽羨！欽羨！翠巖法席，章水名藍。自鳩占以來，久弗獲瞻三十二相；龍興而後，何幸復見丈六金身？若非諸護法慨擲二千五百餘金，焉得新如來遽陞八萬四千寶座？伏願指日高陞，羹調鼎鼐，回機自悟，齒叩春秋，則青史與僧史同芳，王化偕法化並振也。江山迢遞，晤對難期。惟冀不忘十力之囑付，廣培萬劫之津梁。肅復不備，統祈崇照，不宣。

東天童林野和尚

庚峰一別，斗柄十移，不謂法梁遽摧，遂致天人靡恃。恭惟法兄和尚，道契鄮峰，機投欉李。寶華王之法座，次補三陞；師子兒之雄威，當陽一吼。山川迢遞，稱賀末由；日月居諸，神馳匪間。某酸寒無似，蠢笨不堪，匿跡西山，擬與亮公一賽，出頭丹井，敢同真老並驅？念道法之夌夷，西江為甚；觀祖庭之蕪沒，翠巖獨深。由是冒昧承當，展螂臂於轍下；黽勉紹續，燿爝火於日中。然法乳恩隆，捐軀莫報；提攜義重，滴水未將。幾欲致瓣香於窣堵波前，竟弗獲負鍬於玲瓏巖畔。先師靈骨猶在，小弟葵心逾堅，敬遣二禪，代躬一候。麤布衲之薄獻，略輪寸忱；伊蒲塞之遙齎，聊供萬指。仰冀高提祖印，大震雷音，使僻壤遐方均聆玅諦，劣蹄下質共步芳塵，則曹谿之源流歷千古而不竭，太白之苗裔遍塵剎以常存。統冀慈光，高垂鑒可。

復南峰來雲禪師

伏以鏡水秦山，從來飛鳥不度；雲門石傘，還他鐵骨堪掌。詎意不毛之鄉，疊荷如天之幬。恭惟來公禪師，機投胡餅，派接新豐。小老佛之稱，七歲知名於閭里；阿蘭若之勝，六番標指於閩邦。頑石既能點頭，鴃舌亦應歡舞。某爐中鈍鐵，爨後焦桐，出既無裨於法門，退復有辜於罔極。哀毀成疾，百念頓灰，食息不寧，雙門久杜，是以一刺未投於劍浦，寸心徒耿於雲端。忽承鈞命，直揚九帶三玄；深沐仁風，披拂千巖萬壑。但以支離病骨，頗類孟八郎；枯稿餘骸，儼同元五斗。儻乾城其未隳，尚晤對以堪期。方命之愆，統祈原宥；香積之惠，飽德無涯。草率奉復，嗣容躬謝，不備。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十七

嗣法門人傳我等編

偈一

再參本師和尚

雪擁寒空凍色濃，孤懷偏憶最高峰，遙遙越嶺幾番度？蕩蕩堇江一棹通。眼底風光唯獨得，腳頭消息許誰同？扶笻直入清關裏，驚起堂前白髮翁。

參語風師太

空撥煙波浩蕩中，桃華夾岸對誰紅？雪消獨快伶俜子，春暖偏懷瞌睡翁。高臥五峰煨折腳，活蕳雙徑語清風。相逢何在頻頻問？一掌揮開千指宗。

遊普陀

為叩白華老，乘風海上遊，半瓢千頃浪，萬里一孤舟。稽首全身露，抬眸覿面酬，南詢當廿七，誰是善財儔？

雲門解制

荷條椰栗出僊霞，蹋遍谿山覓作家，囚地雲門纔放下，參天枯木便開華。千華臺畔呈機變，萬竹林中露爪牙，今日解開叉袋口，長街短巷總生涯。

輓黃巖受業師

海外忽聞師已逝，初疑似實轉疑非。雲歸故國雖蕳影，月落天湖豈隱輝？一日別離千日恨，十霜父子五霜違。木人本是無情漢，到此難禁淚滿衣。

送林野禪師之金沙

蹋斷春江煙浪聲，眉間霜劍逼人清，為憐滿地忘歸客，閒逐東風入市城。

悼黃檗以直禪師

忽得西陵信，遙遙念故知，楚雲天際沒，江月夢中移。方羨典型在，將扶晚世危，那堪千里外，又賦弔君詩？

登雪竇

乳峰不可極，絕頂勢崚嶒，二覺今何往？孤笻此際登。虛堂縣夜月，古塔繞新藤，寂寂空山裏，誰為剔祖燈？

示文峰

五六十年事，紛紛瞬息間，有身愁白髮，無地覓童顏。欲達無生旨，須明棒喝關，豁開真面目，萬法本來閒。

乾谿晚眺

谿煙靄靄夕陽斜，極目山村數十家，天外暮鴉歸樹杪，千峰明月上蘆華。

休夏高明寺閱圜通疏

熱殺人間六月天，杳無暑氣到林泉，竹梢風入繩床角，蓮子華開古殿前。十卷楞嚴遮活眼，幾家詮疏漫搜玄？信知見月能忘指，教外何曾有別傳？

再遊石橋

一條瀑布分青嶂，千尺飛虹鎖斷崖，為愛此中泉石好，幾回策杖去還來。

徹凡請題牧牛圖

黑白未分誠難狀，纔落丹青多異相，披毛隨類蹋谿山，縱步綠楊芳艸上。四蹄輕，雙角壯，鼻無繩索誰能抗？獨有風前箬笠翁，

七尺烏藤未輕放。

漢萍請題雙龍杖

傑出叢林勢逼霄，一枝分合見同條，翻騰有待風雲際，變化毋勞電火燒。驚走葉公非峻峭，扶歸費老未孤標，而今拈在衲僧手，打斷驢腰與佛腰。

送吳行效歸閩

吾鄉俊傑雖無數，幾箇超然能獨步？羨爾求師千里來，誰道靈根非夙具？要參禪，須玅悟，不悟靈光那透露？者回歸去猛提撕，莫教錯過來時路。

娑羅樹

根苗自是不尋常，託質偏於古道場，一核娑羅名獨遠，千秋太白讖猶詳。華開便見祖師面，葉布還驚帝罔張，從此乾坤承蔭覆，何人不仰樹中王？

叢林十事

巡照

夜深獨自遶廊行，東照西看到五更，欲覺枕邊酣夢客，短笻聊卓兩三聲。

扯磨

兩片磨盤函蓋合，一雙空手就中推，任他皮殼重包裹，到此從教當下灰。

炊飯

日日炊來香滿甑，直令箇箇飽膨脝，不須望月瞻星得，自有金雞報五更。

煮茶

瓦銚聲銷翻浪白，瓷甌氣吐見香清，睡魔縱在眉端上，一到脣邊雙眼明。

知印

從來載道獨憑言，殺木災青代舌宣，玅印全提須好手，一模脫出古今傳。

淨頭

一塵不著方為淨，淨到無塵淨亦蠲，忽爾兩頭俱踢脫，薦華透出糞碢邊。

種田

博飯須栽數畝田，自家活計自攙先，也無大義為君說，把钁還應握兩拳。

舂米

一番襲復一番舂，簸盡秕糠出臼中，欲得精純無糅雜，更經簏過兩三通。

斫柴

刪去朽樗供瓦灶，養成合抱蔭崔嵬，不徒歲月燒無盡，且使叢林有巨材。

燒火

灶底無煙聊撥撥，寒灰燄起木叉頭，一聲飯熟方休也，直得通身白汗流。

即韻酬黃介子居士(三首)

兒女團圞話未遲，瞻風正好及茲時，但能物外逢遷老，便可言前見馬師。玉振斯文應賴汝，金湯我法更由誰？而今歸去蓉城裏，漫把同參次第錐。

先覺非先晚不遲，由來千聖各乘時，拈華已得投機子，斷臂曾聞為法師。正眼親承須自徹，全身擔荷復憑誰？相逢盡是糢糊漢，誰肯深加痛處錐？
箭鋒相直不容遲，筆戰何如法戰時？才涉思惟成野干，蹋翻窠臼是真師。進前退後因憐囝，活捉生擒為阿誰？莫道渠儂無面目，從來牙爪利如錐。

即韻示漳州朱居士(己卯六月十七老和尚命代荅)

十方世界一真人，蓋色騎聲處處真，日用堂堂全體現，非經非佛亦非僧。
火裏蓮華朵朵新，超然非妄亦非真，分明告爾朱居士，切忌將心更覓心。
山僧無法指他人，白棒全提絕謂情，絕謂情邊如薦得，無死無生是據憑。

侍寮自警(六首)

得侍明師非小可，親聞大法豈尋常？而今既入如來室，夙夜無疲必自強。
一二十年爐[革*(苟-口+用)]下，千差萬別盡敲開，徹頭徹尾憑誰力？半是師承半自裁。
時丁末法澆漓極，遍地狂風孰可回？子細更宜加子細，出群須是出群才。
大話等閒容易說，力行寸步亦艱難，直須行說常相應，始可無羞佛祖顏。
古人曾以木為枕，枕畔雖眠常自惺。顧我操持復若何？那堪長夜恣安寢？
自癢自抓方自快，自知自病自家訶，養成一味無欺力，天下誰人奈爾何？

參禪偈(八首)

參禪須是發真疑，莫管人家是與非，自救尚猶忙不徹，肯將心緒別分飛。
參禪須是發真疑，疑不起時痛自笞，逼得身心如鐵壁，何愁箇事不相宜？

參禪須是發真疑，疑處真時悟處奇。擊竹觀桃明底事，有何聲色更參差？
參禪須是發真疑，一處疑通處處隨，識得趙州三寸舌，說無說有任施為。
參禪須是發真疑，剔起眉看更是誰？直下不生顛倒見，形山一寶現多時。
參禪須是大丈夫，舉措昂昂意氣孤，縱使群魔千匝繞，心安如海不驚虞。
參禪貴在死生切，如坐囹圄欲求出，較計窮時活路通，囚地一聲方妥帖。
參禪切忌掠虛頭，一著虛時著著浮，心地未能明似鏡，口頭何必滑如油？白公有頌徒增臭，詰老無言覿面酬，珍重正因行腳者，直須剋實究根由。

庚辰除夕

客路風霜又十年，杖盂隨處獨安然，乾坤物物渾如夢，烏兔騰騰洵不遷。門外任堆三尺雪，座中且對一爐煙，剎那耳畔鐘初動，無限春光到眼邊。

紙爆

身無半箇椰兒大，腹蘊轟雷摯電機，時至為君通一線，驚天動地火星飛。

呈別本師和尚

何事衝寒離杖側？把茅欲向碧峰蹲，目前殘局渾休論，壯志深深在報恩。

輓涵照教授師(二首)

昨日河頭忙問疾，今朝倏爾送闍維，傷心歷歷難藏處，流水松風盡帶悲。
隔旬預別無人信，誰料而今真箇歸？生死在師如旦夕，奈何漸見老成稀？

白法結茅十詠

定基

白法由來古道場，年深幾度變滄桑，而今定奪基偏正，四顧無如此處良。

開徑

一條捷徑沒人行，荒艸年年繞徑生，從此闢開無窒礙，縱崎嶇處坦然平。

運木

別峰有木誠堪用，運得歸來任所施，長短自量還自斷，為椽為柱各相宜。

剪茅

嶺上青茅雖易剪，挈歸奈是路迢遙，鄰菴有箇方摩詰，儒履飄巾為我挑。

豎屋

方方一丈鐵頭屋，豎起雲間四壁空。誰謂法王宮殿窄？大千沙界在其中。

編籬

自芟苦竹東岡下，歸夾疏籬傍綠蘿，穿過篾頭明祖意，禪和幾箇是僊陀？

引泉

東澗源低西澗高，東西汲水不勝勞，分開竹筧雲廚內，免使朝朝舉桔槔。

搭灶

一隻郎當折腳鐺，東拋西擲不堪評，者回搭向孤峰頂，煮月烹雲過此生。

進火

鑽木取之元是妄，靈山傳得亦非優，杖頭撥動無煙火，八面燎人正未休。

供佛

者裏向言著不得，佛魔潛覷總無門，放開線路興悲仰，殿內還須奉一尊。

即韻贈長文宗侯

了知身世幻，不復羨紛華，脫俗能隨俗，居家仍出家。懷中收至寶，物外弄空華，記得靈山囑，分形豈有涯？

山居(二首)

幽居無物令人崇，一味清貧冷淡風，好鳥雜鳴枝上下，野華競發葉青紅。爛煨黃獨思前哲，忽睹明星憶大雄，有客到門仍問問，何須高坐揖王公？
碧巖三度見清秋，是事隨緣嬾預籌，方內有誰忘逐鹿？峰頭輸我倒騎牛。乘雲何必尋僊客？翫月毋勞上庾樓，覷得祖師關子透，不風流處亦風流。

西山懷古(十首)

亮公禪師(闡馬祖一)

信得虛空解講經，何妨垂手入紅塵？也知八十餘員在，撾鼓陞堂自有人。

雙嶺玄真禪師(嗣鹽官安)

足跡難尋是此翁，無神通處現神通，渾身儼在雙峰上，祇是諸人見不同。

翠巖守芝禪師(嗣汾陽昭)

十字街頭石幢子，千峰頂上老眠牛，鼻繩摯斷無蹤跡，唯見洪崖水自流。

翠巖可真禪師(嗣石霜圓)

點胸點肋稱無敵，善老鋒前仍墮機，逴得石霜霜刃子，顛拈倒弄恣橫揮。

翠巖文悅禪師(嗣翠巖芝)

乞米乞炭任堂司，為法忘軀敢固辭，痛恨自心疑未瞥，桶箍忽爆展雙眉。

章江晦堂禪師(嗣黃龍南)

未曾得入須親入，既入門來貴力行，咳唾而今皆祖意，章江日午打三更。

香城順禪師(嗣黃龍南)

千峰盤繞一山城，法道曾經幾度更？順老不知何處去？野華荒艸自枯榮。

雙嶺化禪師(嗣黃龍心)

信手拈來不是塵，森羅萬象現全身，眼中拔出黃金屑，雙嶺華開萬國春。

雲堂貫休禪師(未詳法嗣)

詞壇走筆千篇易，禪客相逢一句難，要識此心真面目，雲堂山下水潺潺。

白法且喜禪師(未詳法嗣，塔存香城)

亮公雖是終身隱，今古虛名隱未曾。何似喜翁更超絕？不將姓字上傳燈。

即韻示楊建明居士

世間名與位俱崇，也是浮雲聚曉風，纔見柳條垂地綠，又驚楓葉拍天紅。齧藤二鼠時堪怖，逼屋群山勢更雄，跳出塵勞須鐵漢，偶因無事語明公。

輓玄阿宗侯(三首)

楊華落盡惜春殘，居士門前倒剎竿，訃未入山先耳熱，杖將臨柩倍心酸。猿啼古渡蒼煙冷，鶴唳空庭曉月寒，安得晤言如往昔？祇應惆悵到江干。

去秋江上笑談時，大喜年來又得師，稱我玅齡聞道早，自嗟老病入山遲。毗耶一榻為誰設？白法千峰祇自思，時不待人良可痛，深雲又作再生期。

雪嶺叮嚀尚不諼，金湯我法破群昏，王臣已現生前願，刀剪猶貽末後言。南浦雲迷新悉達，西峰月憶古王孫，寥寥坐冷巖中客，更對誰談不二門？

悼喻均可文學(四首)

葉墮丹楓萬戶寒，水流雲散太無端，道人撒手迢迢去，誰把空華鏡象看？

春風吹動百華枝，正是山中論道時，今日樹凋群葉落，茅堂孤坐為誰悲？

神前盤子西來意，女作師姑白法禪，一掌當機如透徹，百千公案應時圜。

功名富貴枕邊夢，生滅去來海上漚，君若豁開如是眼，吾何哀悼學時流？

即韻示汪海渡刺史

我是人間無用人，不知誰妄復誰真，從生至老渾如是，月落江空眼更親。

甲申除夕

石帽峰前寄一支，韶光兩度見推移，空華影裏分新舊，乾闥城頭記日時。露地牛烹頻賣弄，遼天鶻放謾追隨，諸方若問年窮句，金鴨香銷錦繡幃。

過田西禮令超禪師塔

石塔巍然挂薜蘿，滿林幽鳥自成歌。超公面目今何在？瞻拜歸來感慨多。

示歐陽元珍居士

打破虛空無可說，語言道斷心路滅，頭頭獨露本來身，韓盧跳入金毛穴。

示方山子居士

青蓮念佛，白法佛念，沙裏無油，麥中有麵，翻身師子牙如劍，渴鹿紛紛趁陽燄。者六時，那六時，箇中端的不曾移，趙州使得成何事？鐵牛橫踞關西路。

印宗禪人送佛入山，書此示之

雨過寒巖艸更青，巖華風送滿庭馨，世衰可笑僧無賴，根鈍翻嫌佛不靈。波底月明知水潔，目前雲翳見空冥，移來白法時談法，珍重諸人著眼聽。

即韻答燕及姜相國

敲落天邊月，光境兩俱絕，萬里淨無埃，正眼頂門揭。傷嗟世上人，幾箇皮有血？浩浩談仁義，矯矯論道德。自負真聖賢，奈何迷聲色？吾門方衣徒，充塞真丹國。律為名相纏，教苦文字惑，更有裨販流，甘作假衣賊，祇圖飽而溫，誰知苦在即？我祖特西來，施茲脫苦法。向道道根源，自性原不乏。自性超色聲，自性離文墨，自性非自然，自性非白黑，自性無生死，自性無失得，但能見自性，是名直指直。世降道亦衰，美食無人食。何期金紫中，卻有斯氣息？試手跳金圈，揚眉吞栗棘。我亦一凡僧，荊州面未識，活薑西峰隈，長年不作唧。神交亦何深？向往如此亟，

寄我白雪篇，字字冰華勒。調羹手既高，說禪口何忒？吸得盡西江，姜裴同一刻。

題木如意

不是曹家女，亦非西嶺木，皮膚脫盡露風骨。麟之角兮鳳之毛，文采縱橫益自韜，填溝塞壑知幾載，知己不逢顏不改。今朝拈山碧峰巔，鐵額銅頭謾近前，薦得機先那一著，明明午夜日輪圜。

示行文宗侯

裴老當年參斷際，卓犖靈根何太利？一呼直下便知歸，覷得高僧半邊鼻。便有倔彊如老韓，上書詆佛恣顦顇，自從親入大顛室，卻道禪機是一般。緬想吾門二台輔，赫赫聲光播千古，吾門近日冷如灰，宇內誰堪追步武？洪州有箇人中傑，彬彬文質夐殊絕，磻谿版築且同塵，陋巷簞瓢自怡悅。至人用舍固知時，窮達於吾何有之？收得中原無價寶，安邦定國猶糠秕。朅來訪我空巖客，[颱-台+弗][颱-台+弗]熏風動庭柏，坐對紅稀綠暗間，慨古傷今長太息。滄桑幾變何足數？浮名浮利如塵土，丈夫唯有道堪尊，道存意氣充寰宇。目前見徹道根源，夜半日輪正當午，裴兮韓兮安足論？祖兮佛兮亦何取？人王孫即法王孫，默默常談不二門，要識天然尊貴處，倒騎鐵馬上崑崙。

示魏明卿居士

不忘靈鷲當年囑，示作南州有髮僧，放下萬緣來選佛，蒲團孤坐氣棱棱。

示羅無塵居士

本來面目淨無塵，遍界明明獨露身，吸得西江涓滴盡，曇華又放劫前春。

即韻答呼總戎

閒看柳線綠含春，縱舞塵埃不帶塵，貌是將軍心是佛，眼如鶖子見如神。新詩謾寄眠雲客，古道曾聞面壁人，端的無身無住著，何妨遍現普門身？

宿香城寺和寂音尊者韻(二首)

古殿鐘寒眼更清，蕭蕭萬籟盡停聲，松根火暖平分座，柏子煙凝列作城。案有缾梅春正好，窗無山月夜偏明，不知竹裏連雲榻，趺坐於茲夢幾經？
漏盡更殘話轉清，時聞隔壁打呼聲，夢緣斷後空雙眼，智境符來逾百城。香解染人稱絕玅，燈能照自是圜明，劇談幸有知音在，誰更區區讀夜經？

示鄧惟憲文學

家近西峰倚翠巒，窗開時復見僊壇，不嘲僊子趨歧路，豈訝桑門作異端？琢句立殘天際月，翻經然盡篆邊檀，達人自具超方眼，三教何妨一體看？

示篤初居士(四首)

結屋西山下，悠然長者家，門迎蕭岫月，窗映北谿霞。不飲陶潛酒，時烹趙老茶，閒同雲外客，一歠破千差。
百年同一夢，夢裏孰惺惺，身世蜂銜蕊，功名蟻逐腥。纔驚槿樹萎，又見柳條青，獨有君先覺，晨昏一卷經。
僧俗形雖異，賢愚性本真，試看燈錄上，半是白衣人。有念皆為染，無心始出塵，有無俱坐斷，全露自家珍。
蔬食堪明道，原居可學禪，但尋衣內寶，便是火中蓮。詰老髻猶在，龐公頂未圜，豁開真面目，何礙共談玄？

贈法空禪友(二首)

音以目觀，雲將耳聽，聞見既超，聲色何病？一翳在眼，萬法紛紜；三日聾後，方堪聽雲。
西峰之上，南嶺之巔，一菴寂爾，百衲翛然。猿鹿既馴，牧樵皆化，凡厥有心，咸知德大。

贈洪浪禪友

巖棲樹宿也安然，況是深峰有數椽？艸榻矮趺三布衲，蓬窗高事一金僊。閒雲靄靄籠幽石，皓月娟娟印碧泉，見道渾忘山共水，桃華翠竹祖師禪。

石幢即景(六首)

石幢菴

依巖結屋兩三重，重疊峰巒聳碧空，奇怪石頭能自立，法幢高建白雲中。

惺惺巖

虎丘曾被生公騙，忙點頭來未是惺，何似惺惺巖畔石？長年無說亦無聽。

別傳峰

祖師足未離西天，碧岫攙先示別傳，文字語言渾不著，朝朝對面共談玄。

師壇石

金襴傳得去匆匆，坐具何緣落此峰？想是頭陀拈不動，至今攤向月明中。

一錫峰

特地橫拖錫一支，穿雲渡水不曾移，多年鈍置孤峰裏，他日還堪付與誰？

三笑洞

薜蘿深處洞門高，把臂何須倩陸陶？幸有二三知己在，不妨談笑破塵勞。

白法院即景(六首)

亮公洞

無地可逃名，有巖堪嘯月。誰謂不談宗？古洞朝朝說。

且喜崖

嶮崖猶壁立，喜翁何所之？古今無限意，低頭祇自知。

石帽峰

登高當九日，帽落幾千載，磊磊戴山巔，狂風吹不改。

龍舌石

片舌慣藏鋒，興雲不吐霧，我愛趺其中，蒼龍莫相妒。

象鼻峰

不萌艸下眠，了無狂奔想，鼻孔自遼天，遍吉徒瞻仰。

選佛場

馬駒久不鳴，此曲誰新唱？選得一尊歸，雙眉在眼上。

示行堅徒

侍我居山六七年，頑皮痛打不曾穿，欲知棒底真消息，石帽峰頭月正圜。

香城即景(十二首)

香象橋

身作橋梁行最高，度人度物不辭勞。若非法堀真香象，誰敢當頭觸怒濤？

石師關

不是凡胎生孕得，豈從烏弋國中來？巖巖獨踞重關上，百獸聞風心膽摧。

戒珠峰

無持無犯是尸羅，掩耳禪和似不多，卻許孤峰知此意，圜陀陀地碧嵯峨。

洗月池

湛水清光亦是塵，誰知影象總非真？者回滌盡光和境，不作茫茫階下人。

講經臺

嶽頂臺高鎖暮霞，是誰多事撒泥沙？縱饒講得天華落，爭似忘言野衲家？

古硯石

盡道古人摩硯石，那知石硯解摩人？張顛懷素今何在？一片精堅尚未湮。

合掌柏

無手如何能合掌？須知開合兩無心。歲寒不改蒼蒼色，節操從來異眾林。

揚眉樞

香寺昔聞樞有眼，誰家又道解揚眉？無中唱出如相悉，露柱生兒未是奇。

青蓮石

誰言陸地不生蓮？一朵青青插徑邊，歷盡寒暄無異色，濂谿應亦羨當年。

白雪谿

浩浩隨流不變色，明明不變卻隨流，分支已潤人間世，古澗寒光尚未收。

羅漢壇

五百聲聞齊打哄，闍黎鬧裏解抽身，壇中高坐渾無事，冷笑諸方捏怪人。

將軍峰

功成名遂在煙嵐，豈羨公侯伯子男？片片赤心麥碧漢，巍巍千古護名藍。

哭本師和尚

壬午孟秋七月七，通玄峰頂西風疾，吹折東南大法幢，人天恃怙從茲失。小子入山方一年，恰拾松柴煮橡栗，俄然千里聞訃音，仰天哀痛不成泣。吁嗟叢林正下衰，野干成群鬧啾唧，濟北之道如縣絲，誰秉慧燈開暗室？吾師傑出陽羨山，揭露玄關猶杲日，不說諸方五味禪，直指當陽一真實。陞其堂者群疑銷，入其室者藏於密，五湖四海導人師，盡是吾師腳下出。六坐名藍振祖風，九重城內曾相悉，朝野同欽古佛來，眾魔不敢生憎嫉。將期永作中流砥，誰謂化緣今已畢？我憶當年初見時，疑團如嶽心如黍，合爪趨前問未申，白棒臨頭兼咄叱。直下皇皇雙涕垂，食不甘兮寢不謐，自此心眸頓豁開，始信眉橫鼻子直。八載周旋左右間，硬掌麤拳何玅密？而今孰是箇般人？更與一頓洵超軼。遺憾滿腔寫向誰？目視重霄空閣筆，也知匝地起清風，與師相見非形質。昔既不來今焉往？相憶相思又何必？奈何師絃忽絕響，眾盲觸處皆成窒。堂堂我師寂光中，寧不略為群生恤？鏡形水月現何難？願輪活潑原無尼，合同船子去還來，震旦不妨重遊踔。颯颯金風玉露垂，枝頭葉落聲蕭瑟，瞬息光陰暗逼人，轉眼於茲一秋卒。師恩如海重如山，慚媿未能酬萬一，風前惆悵漫追思，萬疊雲山高崒嵂。

次韻贈友

缽袋同傳十五春，西拋東擲不黏塵，閒披壞衲隨雲鶴，謾結團瓢類谷神。秤子無心能辨物，頂門有眼卻知人，白峰舊話頻頻舉，老大還驚夢裏身。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十七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十八

嗣法門人傳我等編

偈二

闢亮公洞(有序)

亮公，古之隱者也。亮公洞，西峰之古洞也。古之人道眼既明，直入千巖萬壑之間，茅茨石室，匿跡韜光，目視雲霄，窅忘人世，豈得與叔季沽名釣譽之徒同日而語哉？昔司馬子長之贊孔子也，則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鄉往之。」予於亮公亦然。頃因暇日，偕二三子趺坐龍舌石上，偶見其旁隱隱有石戶，乃相顧而笑曰：「此中幽邃如是，無迺亮公盤桓偃息之區乎？」遂命二三子剪荊莽，抉壤塊，平高就下，外實中虛，幽洞俄闢，曲徑亦成，迺顏其洞曰亮公，蓋亦竊慕其遺風云爾。客曰：「亮公之隱於西山也，埽蹤滅跡，人莫能知，矧已化去數百年矣，而師乃今以洞名之，得非為虛空安耳穴乎？」予曰：「噫！子何見之陋也？子徒索亮公於影象，庸詎知夫真亮公乎？夫亮公向馬駒一言之下，頓息萬機，則盡大地是一亮公，無古、無今，無隱、無顯，無在、無不在，即今松竹搖風、藤蘿抱石、鳥啼華笑、雲散月明，無非是亮公示現處，子何見之陋也？」客曰：「若是，則古洞儼然，亮公何在？」予曰：「伯牙與子期，不是閒相識。」客曰：「忽若覿面相逢時如何？」予曰：「直入深深處，衝開上上關。」客橫趨而去。予與諸子坐洞中，歠清茗，聽清泉，杳不知身之在人間世也。因援筆以志之，時乙酉又六月立秋後十日。

舊洞新開傍翠岑，廓然獨見亮公心，煙霞坐臥遺諠寂，日月聲名自古今。白石猶標無縫塔，寒泉時奏沒絃琴，半千年外風流在，未審何人和此音？

禮大寂禪師塔

石門深鎖石浮屠，落落遺蹤羨馬駒，姓字昔曾揚竺國，兒孫今已遍寰區。艸青古徑憑誰薙？月冷虛堂祇自娛，三拜起來長太息，何時再振舊規模？

寶峰懷友

古寺殘燈冷翠微，是誰重剔見餘煇？象龍喜聽槌初白，猿鶴愁看錫又飛。碧岫暖雲眠五老，寒潭孤月照雙磯，晨鐘未許驚遙夢，我欲登匡扣竹扉。

辭寶峰請小參

說玅談玄數似麻，頹綱委地轉堪嗟，泖潭幸自清如鏡，何事於中亂撒沙？

送洋維那

三回上白法，兩度躡珠峰，畢竟緣何事？歧路自憧憧。四月五月天正熱，腰包又卷忙忙別，且將白紙覓伽陀，誰知此道離言說？君不見？倔彊克賓曾法戰，饡飯罰來趁出院，頂門不具超方眼，臨機未免隨情轉。一機相契萬機休，山川何必都遊遍？風前透得觸背關，千里萬里長相見。

即韻答舒八公茂才

窗外煙收見遠峰，如旒如髻兩三重，地幽易使紅塵隔，苔老難將古路封。玉帶未蒙君子擲，禪關先許道人從，何時吸竭西江水？握手同論不二宗。

石門道中

枝頭蜀魄一聲聲，百里春山送又迎，拈得泖潭潭上月，直教千古照人清。

過匡廬訪[、/(、*、)]菴禪友

揸策原非為避炎，故交今臥五峰鐵，山分兩國人猶舊，水隔千谿路欲淹。楓葉乍驚秋色老，木樨初綻冷香甜，現前幸有陳公案，且對知音一笑拈。

宿雷岸黃給諫谷口艸堂

九州蠻觸各爭鋒，誰識隆中有臥龍？門外及時栽五柳，窗前鎮日對孤松。鬈鬆短髮蓮華笠，瀟灑芒鞋紫竹笻，幾度夜深延衲語，

世情何似道情濃？

贈古雲印菴主

紫竹心空道已南，一枝秀出綠蘿菴，敲殘夜雨風生壑，埽盡晴雲月到潭。小銚且將千澗煮，高名未許萬峰函，翻思長者當年事，羊鹿牛車謾設三。

凌霄崖懷遍融老宿

峭壁層層近斗旁，參差怪石自成房，賣柴客去苔華老，揮麈人來貝葉香。徑窄有階容上下，臺空無地寄興亡，禪家況是超今古，日日門開對漢王。

再遊龍雲寺(乃巖頭㕙禪師說法處)

午夜寥寥霜磬清，冰輪偏向客窗明，雲收古殿龍常現，風鼓寒林鳥不驚。竹榻已空塵劫夢，地爐猶話舊時盟，也知㕙老原無恙，此際何妨一再行？

紀夢

臘月蓮華夢裏開，紅光遙映碧樓臺，已無綠葉擎雲蓋，賸有青莖傲雪堆。十四朵分元並帶，二三友翫不同裁，醒來獨自摩挲眼，猶覺香風枕畔回。

贈竹菴法師

講罷楞嚴入翠微，茅菴深自掩雙扉，一聲竹斷香嚴夢，數點星寒鷲嶺機。木落遙天山正瘦，艸枯平地石偏肥，毿毿玉麈高縣壁，且看紅爐白雪飛。

禮東林遠法師塔

聖哲不再生，淼淼思陳跡，步出虎谿西，餘波吞落日。西阿霜雪林，斜枝徒鬱密，荔塔尚巍然，高蹤何處沕？荒院四壁圮，龕燈久如柰，古路覆苔蘚，砌艸枯還茁。吾慚少苾芻，師堂頗堪騭，理策上空階，荊莽胡能窒？合爪向堵波，歔欷三拜畢，徐徐讀謝

碑，孤標見行實。維昔晉室衰，賢明多隱逸，或謝三詔書、或辭五斗秫，或落知解阬、或為文字桎。師自鴈門來，乘時乃一出。結社匡北村，黑白十有七，蓮漏六時聲，聲聲同一佛。匪不欲談禪，良由機未一，循循善誘之，久乃堪入室。一心苟不亂，成佛亦何必？啟茲淨土門，師實為之帥。師歸門徑荒，蓮池春水溢，紜紜異見輩，巴歌和啾唧。唯師獨不然，文必稱於質，著書盈萬言，厥論高且軼。論高尚可尋，旨深卒難悉，遙瞻擲筆峰，雲端尚崒嵂。末世行解違，空言世所黜，師操逾冰檗，束身猶以律。寧殞夢幻軀，不飲傷生蜜，優曇華既摧，滿地生蓬篳。徘徊不忍歸，臨風多惕怵，安得若而人，為師重繼述？

黃給諫命含輝長老請住東林即韻辭之

忘形為法豈微緣？扶病衝風艸店眠，破曉入雲招野衲，乘時住院繼先賢。蓮華社冷憑君續，柏子禪高敢自專？為我寄聲林下客，祖燈須是大家傳。

再遊西林寺

鱗鱗萬瓦古精藍，幾度憑軒憶永曇，機謝每來雙虎侍，道高嘗卻眾僧參。煙霞有意縈香谷，風雨無端妒塔龕，猶喜波離真子在，閒提金錫振匡南。

偕[、/(、*、)]菴訪別峰法師不值

共友還尋友，深深下艸坡，林空枯葉盡，樹老活藤多。出谷雲將雨，環谿水欲波，到菴唯默坐，閒卻幾如何？

懷青閣

傑閣新營古寺西，登臨便覺萬峰低，鷹披青入寒更夢，人破曉開浩劫迷。直裰有光韜慧日，皮鞋無底出桐谿，而今不和新豐曲，格外家風赤手提。

過東林和本師和尚壁間韻(二首)

四句伽陀一味禪，知音不遇也徒然，當時若得師垂手，法席應超晉宋前。

不談淨土不談禪，白社風流已寂然，十八高人相對坐，忍看秋色滿庭前。

五老峰

不學陶潛隱，雲端共出頭，插霄分五位，閱世幾千秋。石露崚嶒骨，天開紺碧眸，群峰雖雪頂，猶是子孫儔。

五乳寺(二首)

五乳峰頭禮昔賢，行行正值菊華天，憨公已作盧公伴，折腳鐺留待孰煎？
行解深深已入微，全身不壞示真機，塔中莫謂無言說，萬象森羅聽指揮。

別[、/(、*、)]菴禪友歸西山

已盡登臨興，還思返故岑，浪遊非有意，卜築本無心。霜重蒼苔冷，風高古木森，隨身一杖在，信步出雲林。

遊雲居，次日大雪

萬仞歐峰挂夕陽，歲寒猶見柏蒼蒼，禪房彷彿摩星斗，祖道依稀憶宋唐。雲出寺前山轉秀，月臨湖上水生光，我來尚未閒揮麈，何事天華落滿廊？

輓顓愚大師(二首)

繳居常閉戶，語默悉圜通，但願精三學，無心繼五宗。石城華正萎，歐阜月當空，恨我生遲暮，區區仰德風。世外全高節，寰中獨讓師，王侯曾莫致，名利豈能移？一旦津梁歇，千峰猿鳥悲，未諳籌室裏，幾箇是親兒？

雲居除夕

浮生皆逆旅，何處是家鄉？眉底客塵盡，胸中世念忘。燈搖殘歲影，風遞古梅香，坐久推窗看，春光已上堂。

仰天窩示眾禪者(四首)

春日熙熙春氣和，扶笻攜友上天窩，白雲何事多偷嬾？不肯隨風下綠蘿。
為僧最好是居山，山色谿光鎮日閒，欲得不遭閒境惑，直須親透趙州關。
祖師心印沒囊藏，日夕舒光照艸堂，心境未能融得盡，不妨策杖走諸方。
石牌茆屋萬峰巔，夜夜疏星壁上懸，老衲焚香相對語，不知身在率陁天。

瑤田寺

羃歷松煙村路東，寒鐘十里逐谿風，牧童幾度歌聲滑，盡入無生曲調中。

城崖山

百尺崖頭地一拳，剎竿高豎指青天，孤雲片片來投宿，伸腳同參自在禪。

酬慧習耆舊

迦陵久已不聞音，犬馬群喧古殿心，鐘鼓難侵存碧漢，杉松易老賸空林。寰中弘道全憑願，格外知音豈在琴？但可堂堂扶白法，那能眷眷惜黃金？百年雀角穿禪室，一旦狐蹤遠翠岑，霜華景裏蓮華吐，瀑水聲中雲水臨。大功既就傳無際，慧燄常明照不陰，顧我酸寒慚繼席，倚笻崖畔骨毛森。

即韻酬雪堂熊少宰過訪

寶殿夜來書積雪，密機密識神先裂，笑看師象集雲端，立聽疏鐘敲夜月。頭顱雖別願還同，雪上重新古梵宮，誰謂毗耶消息斷？明明匝地起清風。

懷干岸熊廣文

絡緯初鳴萬樹秋，井邊梧葉下枝頭，火雲燄冷金風動，素月涼生玉露流。巖桂香浮人夢覺，田黿聲鬧客情休，遙知方外熊司馬，迷悟雙關一筆勾。

即韻酬士業陳司理

松菊頻栽三徑中，紛紛香氣遠浮空，器堪宰相心慵應，道可傳燈志愈工。瘦柏傲霜枝自老，修筠敲雨節偏雄，鴈行未許柴桑並，白蔏華開優缽叢。

即韻答谷暘笪明府

蓮華社內久潛神，知是多生有正因，指點群迷官即佛，廓清四相幻全真。煙霞已傍林泉老，艸木忻逢雨露新，法運也隨天運轉，匡扶還藉解空人。

翠巖寺即景(十二首)

釋迦峰

星星羸髻聳危巒，鷲嶺西峰不異觀，誰謂法王無面目？峨峨千古露雲端。

迦葉峰

冀埽氈氄髮不刪，多年雞足自偷閒，者回突出孤峰頂，一度華開一破顏。

缽盂峰

雙谿捧出缽多羅，數樹松華蘸碧波，我亦欲傳真種骨，不知誰解說伽陀？

達摩峰

蔥嶺無端誑俗人，幾時藏得祖師身？青峰萬古摩霄漢，舉眼看來更逼真。

無雲嶺

雲影枯來山更峻，月華高處路猶迷，芒鞋踢得虛空破，無限風光在嶺西。

鐘鼓石

巨石雙雙挂半空，橫如法鼓豎如鐘，知音豈在頻敲擊？自有希聲達九重。

磬石

頑石何因遠近聞？祇緣清韻自超群，隨敲隨應無高下，幾度和風奏夕曛。

迎笑堂

金師生得主麒麟，一笑相迎眼倍親，十笏洪爐猶未冷，不知誰是爆箍人？

拍洪樓

西閣崔嵬欲接天，軒窗面面七星縣，洪崖縱有神僊術，應立禪家次一肩。

玅高臺

石摩日月樹摩星，下視群峰數點青，身在其中誰覺峻？悠然如步梵王庭。

洪崖橋

雙谿匯處浪華飛，誰共浮槎接翠微？寶所不遙須進步，莫迷煙柳竟忘歸。

雷護橘

果熟霜林紅欲然，誰家兒女不垂涎？迅雷豈是多偏護？要使偷心當下捐。

蟠龍寺

松竹蕭疏曲徑成，煙籠紺殿碧苔生，世殊莫睹高人塔，碑斷猶存見性名。魚躍淺塘華正發，鳥歸深樹月初晴，晨鐘暮鼓渾無恙，誰續當年說法聲？

登香城寺古基

寶地談空日，焉知我不聞？化移煙艸合，錫振雨華芬。荒砌寒籠月，高臺冷襯雲，順瑛何處是？相笑對斜曛。

即韻酬晦山禪友

萬指叢中我最凡，自甘沙銚煮寒巖，豈期爝火煇名剎？卻出煙嵐種小杉。壁峭四時溫有雪，囊空幾度凍無衫，隔村高衲能同調，寄得新詩貯滿函。

送無住歸石屋

孤峰頂上石為菴，歸去應須著實參，佛到且從門外立，客來休雜世間談。煙霞緲緲堪成侶，松竹森森盡指南，徹見舊時人面目，果然非女亦非男。

示獨尊上座

千重百匝亦何妨？舒卷從來別有長，但得腳跟紅線斷，不須歧路泣亡羊。

贈山翁和尚住青州大覺

傑出庚峰是老兄，令行吳越獨崢嶸，五遷名剎轟塗毒，再握長竿釣巨鯨。東魯佇看迎活佛，西江遙聽播芳聲，須知華雨繽紛處，端為宗門集大成。

即韻答天童奇和尚

鄧峰一語破重關，道譽先流寰海間，霜鬢老兄原不老，灰心閒弟愛偷閒。松培萬樹林添翠，鱗躍雙池水欲斑，閩蜀也知聲調合，同風何似更同山？

寄己任禪師

人境俱忘後，泥牛吼碧潭，燈傳深洞火，華擁綠蘿龕。閩蜀風非別，洪筠月自含，翻思煙水日，無夕不同參。

詠筍寄觀首座

高節深蕤未出頭，和沙和石漫為儔，養成一色麥霄翠，撼月搖風振未流。

送玉浪上座南詢

籬菊香飄細指南，孤帆偏愛向遙參，吳山越水休淹滯，一箭須穿五十三。

示繼曇瑞侍者

細細一毫頭，明明無量義，一蹋便知歸，已自落第二。那堪費鹽醬？捏回野鴨鼻。那堪吹布毛？父子相鈍置。翠巖雖有言，無說亦無示，早晚侍巾缾，莫負參方志。一拳拳透祖師關，曇華繼現千林瑞。

送十虛禪人歸武夷

武夷有峰三十六，拔地麥霄如削玉，之子離塵家此中，老樹蒼藤幾回綠？六六峰前九曲泉，泉中一葉可蹁躚，龍吟虎嘯深如許，玉女金釵高插天。我生半生湖海外，家裏名山曾未會，子當先為卜巖房，待我歸來伸腳睡。睡起夷茶三四椀，笑看藤華落又開，不是儂有鄉情在，從來鳥倦亦知回。

即韻送藏西堂之閩

杖底麥雲氣，飄飄過別區，詩文囊佛缽，日月貯僊壺。頒白猶行腳，毋欺是範模，艸芳千嶂碧，風動七閩孤。劍水浮舟楫，重城

放僕姑，但能舒片志，何在疊雙趺？見翳爭黧牯，疑銷葬野狐，忘機情易竭，囿理蔓難圖。路險鞋頻斷，峰高策自扶，碧谿啼白鳥，綠樹繞青蚨。崿崿關如透，茫茫海亦枯，殺生生始活，棒佛佛方符。颺下荊山璧，寧貪赤水珠，不迷原不悟，誰誰愚？吾里君遊日，君鄉吾化孚，秋風望歸笠，相解愁胡。

示無塵道者

大道幽曠，唯證乃知，鶩子莫測，豈涉言思？言思路絕，無說而說，是以宗門，棒棒見血。英靈道者，直下承當，竹翠松青，了無覆藏。見聞不隔，根塵匪迫，銀漢鶴高，蘆華月白。出死入生，雨施雲行，不作聖解，肯落凡情？凡情不住，常光獨露，朵朵芙蕖，火中正吐。

贈智閒禪友(并序)

智閒敏公與予同侍天童先師於祁御史園中，予擬至西江結茅，呈偈以別，先師擲偈怒罵不已，予竟力辭，先師隨後追至梅墅堅留，予已登舟去矣。公獨侍先師天年後，始誅茅別峰。噫！予事師之不及敏公多矣。昨承訪翠巖，復述其事，予為悽然涕下，因次韻以贈，并懷先師。

御史園中猊座前，別來月色幾回鮮？十年友越千峰至，萬里雲將一步還。白髮共嗟明鏡裏，烏藤誰契峻機先？翻思老漢婆心切，淚滴谿頭顆顆圓。

示春侍者

祖祖相傳傳此心，此心不屬去來今，了知心法傳無際，春到人間萬木森。

示同山後堂

明暗雙彰殺活機，等閒拈出絕思議，主賓分處如相悉，烈燄爐中白浪飛。

壽玉菴老宿(十首)

玉菴承公今臘八旬，予適有閩嶠之行，乃用島詩「一僧年八十，世事未嘗聞」為韻，作偈十首，預為之壽。
雪嶺夢回時，汀州紱麟日，德臘兩俱高，西峰推第一。
塵勞海正出，棲鳳嶺先登，不醉曹山酒，居然一聖僧。
泉洗池邊月，華開石上蓮，片雲橫古寺，憨臥竟忘年。
面門[孝-子+占]固多，耳目猶聰察，偶爾閱殘經，雙眸如二八。
閒步別峰巔，驅烏趁不及，如此老成精，何啻百二十？
殊寺不殊僧，同鄉不同藝，君獨閒一生，我慚忙半世。
壺中天自寬，誰云耋將至？閒坐困即眠，此外復何事？
晝夜一百八，玅機超情謂，不知韓相公，睡眼曾開未？
君且不思鄉，予心豈弗忘？奈何緣未了，鄉水又重嘗。
生即無生句，叢林已猒聞，為君翻別調，孤鴈破寒雲。

示兩序十首(并序)

母難日，兩序設供，請陞座祝壽。予不諾，因垂問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既是不見師，更祝甚麼壽？」一僧曰：「知恩方解報恩。」予曰：「也是順水之波。」僧曰：「老老大大，面皮厚多少？」便出。予因命眾頌「棒下無生」意旨，復以二句為韻，作偈十首示之。
予初入天童，嘗疑此一棒。誰信活骷髏，頓見光明藏？
慚愧老頑皮，知打幾百下，擊出夜光珠，舉世難酬價。
人道常州有，我道常州無，有無俱踢脫，壽量等毗盧。
霜葉此時墜，漚華此日生，虛生三十九，一事總無成。
我生最轗軻，百苦曾備忍，不陟太白峰，驢年苦未盡。
水雲不相約，紛紛自遠臨，翠巖無法說，意路謾思尋。
語言文字外，別有活人機，不是鳳凰子，九霄未易飛。
諸方盡相肯，自家還肯不，偷心如未休，醍醐反成毒。
臨濟正法眼，瞎驢獨親見，肉骨已雙還，突出那吒面。
具得殺佛手，堪與佛為師，逆水能興浪，始稱師子兒。

示行耀齊文學

一點靈光耀古今，莫將知見別追尋。行超顏閔猶歸漸，學邁韓歐未足欽。有念盡為顛倒念，無心方契本來心。谿聲山色分明在，好繼東坡悟後吟。

示普副寺

夢入精藍境亦奇，掀翻缽袋復何辭？鑊頭雖鈍能無倦，囊底常空似不知。青菜葉呈真實相，破伽黎示古風規，會須記取當年夢，莫負蒼蒼兩道眉。

四旬初度

露滴芙蓉四十秋，電光石火一旋眸。道慚北濟波瀾闊，錫卓西江歲月流。紅葉易搖霜後樹，白蘋難翳雪中舟。五湖共豎三千指，誰是金鼇上直鉤？

雪中領眾斫柴(十首)

磨刀

欲取深山雪裏柴，刀兒須是快如[皆*風]。門前有片青青石，莫惜三回兩度揩。

著屨

紅鞋氈襪尚嫌單，芒屨如何禦得寒？欲陟斷崖千仞雪，直須緊捎莫辭難。

呼伴

誰聞行苦不攢眉，況是冰華滿樹時？伴我入林無難色，許伊堪繼獦獠兒。

入山

極目青山盡白頭，單刀直入展雙眸。試看何處堪垂手？莫使衝寒恣浪遊。

選柴

參差散木自宜刪，留得杉松覆碧山，謾謂柴頭情識在，從來殺活有攸關。

剪棘

周遭荊棘貴先除，免使牽連礙短袪，任是葛藤長百尺，一刀剪盡更無餘。

斫斷

柴樁多是凍成堆，凝結層層撥不開，盡力一揮方倒斷，空山依舊碧崔嵬。

束起

斫得艱難束更難，攔腰束起勿令寬，兩頭輕重須無異，始可全提下翠巒。

捶歸

玉樹瓊華滿擔挑，歸來何啻一冬燒？飽柴飽水渾無盡，香積從茲破寂寥。

放下

萬苦千辛得到家，從今放下足生涯，洗將雙腳爐邊坐，遮莫長空墜六華。

再住翠巖

聲鐘極力辭，豈敢負相知？進退非無故，行藏各有思。月高鄉夢遠，歲久道心疲。去去又留住，偷閒在幾時？

擬漁父辭十首(并序)

甲午夏，予與諸子輯元明以來諸老語要入《續燈錄》，因念從上尊宿無不從剋苦真參、大誓奮發中得來，蓋誓不大、志不苦，則中道而廢惰矣，安能透頂透底、徹證徹悟哉？乃摘其參證行由歷歷可稽者，作漁父辭十首，命曰宗門標格，以示諸子。客曰：「法無定相，豈可拘格則乎？隔江橫趨，一蹋便徹，又何嘗費許多鹽醬來？若以死法繩人，則西來大意翻成塗轍矣，焉得為圜頓教耶？」予曰：「噫！子所學者，近代之禪也。寸香未了，心識紛紜，片語合頭，便為省發，一期之間，稱悟道者數十，欺天

歟？欺人歟？予恐圜頓教門將如冷灰矣。今子徒知水潦高亭之得處瞥脫，而不知其苦心研究，非特一生、兩生、千百生而已耳。予試問子：『馬駒一蹋，是死法耶？活法耶？』」客沉吟，予連棒趁出。

天目高峰玅禪師

北澗塔頭才問訊，何事烏藤連打趁？轟雷掣電未為迅。門千仞，垂手相牽不肯進。者漢眉毛都落盡，見聞夢想何須擯？五載骷髏薶鐵櫬。枕兒震，一聲撲碎空王印。

天目斷崖義禪師

六華散處山河殞，客夢初醒松露泯，死關辣手誰堪忍？全身隕，伎窘懸崖心未窘。七日不證誓自盡，朝忘飲啄夕忘寢，南北東西原絕眹。豁然省，石中迸出摩空筍。

靈雲鐵牛定禪師

截取頭做舀屎杓，片語堪為靈驗藥，任他百病一時作。忘驚愕，更不迢迢尋扁鵲。勵精提起本參著，目睫不交雙淚落，驀然擺斷黃金索。乾坤廓，曠劫沈痾從此削。

金陵碧峰金禪師

五穀胡為誓不食？疑團鬱鬱填胸臆，柏葉松鍼且延息。自鞭逼，眉山萬仞曾親陟。伐木丁丁聲太直，呼起法身赤吉力，汗如雨澍歡無極。水莫涘，定中消息誰能測？

玅果竺源盛禪師

大地平沈無一物，誰是人兮誰是佛？參天荊棘從茲剃。非彷彿，全體頓現何潛沕？無間雖深不足恤，苦是袈裟下身失，弘誓不堅焉得出？須委悉，莫待臨婚治癭疾。

天真毒峰善禪師

阿鼻永墜誰欣願？願深志苦行方健，名利牽人蔓復蔓。殷勤勸，休把光陰棄分寸。聲色頭邊原不溷，金鐘未動鼓先噴，大夢未醒猶困頓。正悶悶，一搥敲斷千生恨。

護國無用全禪師

古來剋苦真參者，寧可無言不亂瀉，虛頭伎倆俱消也。居叢社，孜孜日夜如聾啞。一拶當機同大冶，睡不安兮食不下，虛空粉碎方瀟灑。無可把，倒趁泥牛騎木馬。

香嚴古溪澄禪師

大器從來不自肯，已越凡流千萬等，譬似登山須到頂。孤迥迥，丹霄獨步誰能並？趙關未破徒咨鼎，從前解路皆酩酊，奮然一拶頭如剄。夢初醒，團團皓月當空炯。

壽昌無明經禪師

寰中久寂新豐曲，野干啾啾空躑躅。西江再誕古西竺。超流俗，斷絃喜見鸞膠續。日裏開田夜燈錄，一座好山千載毒，默默提撕自催促。驀然觸，石邊飛出遼天鵠。

天童密雲悟禪師

積薪觸發生前事，恩愛牢關一時棄，曉夕咨參求指示。惟罵詈，那知句句吹毛利？情與無情原不二，翳根未拔空華墜，銅棺頂上回頭視。煥然地，謦欬無非西祖意。

懷笑巖和尚四首（有序）

笑巖祖翁以萬曆辛巳春化去，塔於燕之西城，羅公大參銘之甚詳。先師住金粟時，已將南北集并銘梓行於世，天下學者家諭戶曉。頃有蜀僧謂尋之十二年而不得，海內實無一人知之，乃作四詩以紀其事，庶後之稱子孫者知其祖翁尚在。噫！妄誕之談，何異井蛙醢雞耶？因即韻以志感。

從來大隱不居山，柳巷何妨露一斑？霹靂舌藏人莫委，嵯峨門啟孰能攀？蕭蕭煙笠傳南遠，落落浮屠鎮北閒，今古西城城上月，盲龜咄咄淚潺潺。

殘碑幾度繡莓苔，古塔依前郭外隈，蒿長砌邊枯又活，鶴巢鐵上去還回。一燈有燄東西續，八面無門晝夜開，十二年中尋覓者，未曾親見謾疑猜。

小小菴居矮矮楣，誰知正與道相宜？生來不解圖虛譽，死去何須立峻碑？一火活焚真父母，百年遙誕好孫兒，琉璃殿上風光在，門外遊人那得知？

團團無縫亦無方，合爪趨前已面墻，潭北湘南金玉國，鍬頭钁底利羅場。斷磚縱可修殘穴，片石徒勞補上蒼，寄語野盤途路客，祖師不在帝城旁。

焚萬松評唱

公案若依評唱會，祖師焉用特西來？而今一火都焚卻，免使兒孫口亂開。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十八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十九

嗣法門人傳我等編

偈三

即韻答鶴臺熊銓部

北窗高臥獨知微，敝衲曾勝玉帶圍，華滿園林渾不戀，鷗閒湖岸竟忘機。青青五柳今猶在，落落雙蘇世所稀，峰頂鼓鐘聲未寂，隔江招手幸無違。

謝函三蕭憲副送額

寶域重開已六秋，文星時映碧谿頭，霜隨玉輦飛寒谷，月逐銀鉤上翠樓。一帶乍留千古頌，四言雄鎮萬峰幽，仁風自此披泉石，鐘鼓謳歌並未休。

次山谷韻答熊少宰

自顧一身輕，任此天下重，掌握有樞機，縱橫皆玅用。為我豎法幢，幾載切寐夢，一旦獲楩楠，可梁亦可棟。因知雪中書，奇讖今始中，誰云泉石幽，不與廊廟共？試看補袞手，摘取曇華供，我有沒絃琴，遲君同撫弄。

酬黃山恒證禪師

六六峰談最上禪，奇松怪石總三玄，一枝秀出新安迥，四面光浮古殿穿。雲海倒傾機未活，桂輪全落見初圓，知君已得先師意，千里何嘗有二天？

輓林野和尚

汾社六兄弟，唯君最逸群，君先鳴海嶠，我獨臥江雲。柏老蒼枝折，霜寒紅葉分，玲瓏末後句，千里孰親聞？

輓箬菴和尚(二首)

長空為座水為琴，廿載頻宣石磬音，兩浙忽沉天際月，千峰猿鳥亦傷心。
先師金錫下西湖，曾見吾兄捋虎鬚，往事不堪嗟逝水，克家喜有鳳麟徒。

寄夜日杲書記

梨華兩度笑春風，客路迢迢窮未窮，好把善財參遍旬，歸來說與曼殊翁。

即韻酬澹菴莊內翰過訪(二首)

撥草遙尋世外師，翠微推倒更由誰？祖關未透沉空有，玄旨才明越即離。幾樹丹楓霜月裏，一聲牧笛朔風時。袖中無數如椽筆，佳景何妨次第題？
剪盡人間爛葛藤，翛然塵外儼如僧，木天署已傳心學，金粟堂期續祖燈。聲色見聞同水月，鹽梅舟楫亦宗乘，芒鞋頭戴知音者，斬卻狸奴似不曾。

燈華

不借東君力，通紅夜夜閒，一心唯向上，數朵絕纖埃。蜂蝶飛難近，冰霜凍莫摧，昏衢曾照徹，續燄待誰來？

贈天鼓震侄禪師

五老殷勤留不住，衝炎特特到西山，行藏已自超儕輩，真贋何煩更照顏？桂萼漸敷秋色裏，鴈行遙唳水聲間，報恩定有驚人句，一棹姑蘇勿更還。

贈古眉山侄禪師

萬仞峰頭自活薶，世心冷落久如灰，雪迷樵逕人難到，雲鎖蘿扉晝不開。夜靜但聞鳴瓦缶，春深未見響晴雷，應思南澗當年囑，曳杖乘時破碧苔。

南昌槐李寺陞座

不懼彌空雪，軒車自遠迎，地幽新插草，寺古舊知名。春色凝槐李，湖光映塔城，回機如透徹，法法演無生。

宜川石鞏寺陞座

春風為箭月為弓，幾度穿雲射碧空，猿鳥謾驚神臂遠，象龍應識祖機雄。鞏從峭處蒼煙斷，石向虛中活路通，扶杖卻慚登猊座，千年公案話無窮。

臨川南源寺陞座

古澗源深處，濤聲雜鼓鐘，峰迎天外錫，潭育法中龍。慕慚先哲，引宗愧短笻，再來如有約，春到草茸茸。

旰江景雲寺

兩姑如畫峙西南，遙對空王默默參，玉塵豎來成第二，璃盃未舉見前三。池深蝦蟹眠初穩，春暖鷗鳧翥亦堪，信宿卻煩開丈室，閒談誰信是玄談？

旰江資福寺

吾道原無諍，波旬影射空，嵯峨瞻玉殿，寂寞憶金峰。關密人難度，年深草自封，聊將摩詰默，為子會殊宗。

宿蕭君殿

水中月影樹頭雲，印現無心合又分，日暮不須投古寺，焚香下榻有蕭君。

杉關道中

敵樓無戶塞無墻，絡繹寅昏有巨商，閩嶠月同章水月，諸方何苦話關防？

石峽聞警

驟雨狂風報綠林，誰知盡起自家心？欲令萬戶常安枕，斬取心頭殺盜淫。

杭川華嚴堂

鶴影雲蹤廿六年，今朝始飲故鄉泉。雜華已沐如膏雨，一瓣誰先綻曉煙？

龍興寺

蘭若將圮盡，猶存一箇僧，雨多侵佛頂，星朗代禪燈。蕭笠誰重覆？香臺我獨登，杭川春正好，休負古龍興。

龍吟寺

三條瀑布遙空落，一曲深潭浸碧天，夜靜龍吟歌梵唄，應知此地即祇園。

開放生池(十首)

白眾

千指同商茗一盃，碧池特地為誰開？殺機斷盡生機活，今古無煩問劫灰。

問石

麤麤細細石雖多，何處林巒易出坡？盡道東岡歸路邇，宜舁宜載亦宜拖。

修路

峰頭樵逕曲彎彎，巨石如何運得還？斫盡樹根刪盡棘，從教驀直到家山。

運歸

木船撐出碧峰尖，老大如磐亦可兼，莫謂下坡先放意，纜頭牢捉始安恬。

命匠

石頭須是善安排，鍛鍊無勞倩女媧，應手得心稱大匠，誰知不在吉陽街？

下樁

水浸無傷是石頭，緣何徹底用松楸？須知合抱偏多力，一橛長樁百不愁。

築隄

石一層兮土一層，層層高築似崚嶒，逐羶細蟻無容穴，千古如山更不崩。

掘土

頑泥難掘更難傾，黏著如膠不易平，鋤到月沉猶未歇，大家燒竹照深更。

引泉

不須別澗引寒泉，鋤得深時水自涓，門外一泓常湛湛，錦鱗從此見堯天。

植柳

萬物榮枯各有時，柴桑門外獨垂垂，秋風黃葉蕭疏下，隄畔新栽三五枝。

弔黃巖受業師

白侵雙樹後，陵谷幾回遷？舊隱叢新竹，空林鎖暮煙。法言猶在耳，寶月映何天？翻憶古靈事，傷心淚滿川。

禮碧天和尚塔

一林紅葉醉秋霜，祖塔凌空愈有光，須信本來無縫罅，不煩特地問南陽。

悼明吾黃居士

千里迎予意最濃，黃華白髮間秋風。歸來巖上華仍發，不見當年白髮翁。

悼若俊黃文學

干城梵苑經三世，召我洪都歷五秋，誰意法雷初震地？文星先墜百華樓。

黃巖即景(十首)

紫雲峰

萬仞碧崔嵬，紫雲復如蓋，豈啻一枝橫？法雨已滂沛。

木毬峰

團圞在峰尖，四海同珍重，除卻曾家郎，是誰解拈用？

碧天湖

湖碧天亦碧，天高湖更高，源頭如自委，遍界鼓洪濤。

放生池

十千天上客，知恩謝流水，解興同體悲，天華來未已。

解脫樹

生長祇園東，皮膚常脫落，葉葉與枝枝，盡是慳貪藥。

午時蓮

杲日麗中天，芙蕖香正吐，開合自有時，爛泥豈能汙？

貫華閣

高閣倚雲端，是我脫白處，試問貫華人，笑聲何處去。

一味堂

殷勤祀二偎，何如參一味？棒下自知歸，滿室芝蘭氣。

龍門橋

桃華浪潑天，燒尾知幾幾？至今橋上春，歲歲催蛇虺。

金釵關

水泄不通處，金釵一放行，未透此關者，徒聞雪浪聲。

懷王東里御史

玄關親拶透，白簡亦慵拈，漳水今何似？烽煙幾度炎。榕聲猶颯颯，嶽勢尚鐵鐵，受得先師衲，紅塵應不黏。

五穀巖

重遊映雪地，萬籟奏洪鐘，弔古頻揮淚，傷心祇築胸。華開經幾度，葉落又陰濃，誰謂寒巖裏，新聞濟上宗？

與振先居士話舊

我昔棄塵氛，片雲出幽谷，道情高且深，豈知有骨肉？孤身萬里遊，參遍名尊宿，何期紹祖燈，出辭成語錄？皓首歸故鄉，乾坤幾反覆，猶喜麥秀中，再見吾家叔。屈指廿六秋，流光何太速？握手話平生，淚珠傾幾斛？誰謂尚義堂，書聲成斷續？定有鳳麟兒，倔起光吾族。人生一夢耳，隆替何足恤？所貴道眼明，不為夢境束。髮短固非僧，鬚長豈是俗？覷透未生前，清光常溢目。

弔國聘弟

最是傷心處，同胞祇二人，髮鬚予早斷，骸骨汝先窀。已覺彭殤夢，誰將祠[示*(合/(冂@(丨　*丨　)))]陳？鶺鴒原上雨，點點淚痕新。

謝愚谷繼曇若漚眾禪者助祭

爾我而今是佛兒，應知慧命若懸絲，當陽見得親親面，始可還鄉展孝思。

辭來雲禪師請法

慣同石女話三玄，病後俱忘五味禪，何意秋風正蕭索？一天春色上巖巔。

辭仰山專使

仰山古精藍，勝概甲兩府，樵川與潭陽，不過數百武。友公來豫章，堂堂一代祖，師號降九重，佛日光寰宇。闐然三百秋，宗風竟埽土，紺殿長青苔，道俗不忍睹。鄰封七苾芻，請我聲法鼓，正值伏暑天，畏日如畏虎。何當枉高駕？夾脊汗如雨，慚愧老病夫，不足追前古。

辭翠巖專使(二首)

屈曲松枝已向東，從今好作住山翁，才疏應世偏多舛，識陋交人慣不通。石室有床堪寄夢，藤條無力懶敲空，情高最是西江月，千里遙遙到谷中。
百億閻浮露一丸，誰能留作久長看？片雲出岫情無著，倦鳥歸巢興已闌。黃獨既移薤冀火，徵書何事上層巒？休將千尺崖邊寺，勞我雙眉日夜攢。

示石堂陳孝廉

弘釋弘儒是瑋琦，榴華多發向南枝，廟廊未布如膏雨，忉利先尋話月師。恩大君親圖必報，道存性命貴無為，池蛙聒聒薰風裏，撞破乾坤更有誰？

高陽鳳山寺(二首)

芳聯奕葉是南禪，法窟幽深豈浪傳？路隔吾鄉才咫尺，僧能合戶可容千。猿因無鎖攀危樹，鷗為忘機入暮煙。慚愧寶公曾噉鴿，兒孫今古學風顛。
喪盡偷心始契禪，心空正好續單傳，果能實實行分寸，豈在叨叨語萬千？豹背久披蒼嶺霧，鳳毛應拂碧池煙，柳條已束東風骨，莫遣春來又放顛。

過報國訪天怡禪師

青杉四面鬱童童，何代嵯峨闢梵宮？僊谷喚雲迷宿鳥，杜谿將水送潛龍。炎氛盡處清涼至，皓魄升時暗相空，坐對知音追往事，萬千惆悵付薰風。

答瞻百鳴九眾文學(二首)

十里迎將鼓樂揚，彩旗蔽日太輝煌，自慚陋質非生佛，何事氤氳滿路香？
鬚髮雖遺道不遺，道存儒釋總堪師，錦標翌日如親奪，記取榴華爛熳時。

示維遠李文學(二首)

在家欲問做工夫，不必疑他狗子無，但得世情生鐵冷，自然與道密相符。
七歲羅[目*候]千丈藤，雪山雖近豈能登？試看萬乘俱捐者，寵辱渾忘百念冰。

懷古沖李太宰

何故前身一道人，再來便現宰官身？須知悲願原無盡，五葉華開萬古春。

酬李又蓁眾文學(五首)

細樂鏗鏘特特招，輦輿薄暮到山椒，寒松瘦石凄其甚，一旦春風破寂寥。
燕水沈沈冢宰衙，銓衡聖代玉無瑕，道人本自超塵累，鏡裏何妨一現華？

行業文才蓋一鄉，滿庭多士盡琳琅，樓邊茂艸何須慨？試看秋風桂子香。
戶外嵬峨擁翠屏，朝朝說法有誰聽？鉼鵝呼出金魚帶，萬里扶搖起北溟。
新斑兩序立叢林，玉樹森森遠近欽，他日股肱天子室，須知不異此時心。

茸天曆菴(二首)

流水谿橋尚宛然，不知金錫去何天，佛頭再整蕭公笠，金鴨應浮卍字煙。
菴離天曆一牛鳴，童稚時聞念佛聲，割愛為僧今老大，始知活佛亦虛名。

普濟巖

萬仞崖頭話祖關，谿聲日夕響潺潺，已叢古木填深壑，應剪餘枝迓遠山。老屋數椽仍未老，閒僧何歲得清閒？但將身世同雲鶴，普濟人間信不艱。

雪峰菴

雲收萬壑雨初霽，無數奇峰呈遠翠，策杖探奇過別峰，割耳茅深如劍利。茅深路僻杉松老，綠樹亂鶯啼未了，疑是桃源古洞天，一聲金磬千林杳。林間何代佛來菴？菴裏龐眉七十三，馥馥香煙迎道左，活似空生下碧巖。到來卻問空生話，何事小菴名獨大？空生相對默無言，不覺西峰日又夜。緬想吾鄉老雪峰，聲光籍籍怒雷轟，莫問莖茅曾插未，杖藜到處是禪叢。五湖今古仰芳躅，盡道嵯峨唯象骨，誰識高陽有雪峰？不輥木毬惟種穀。種穀栽田也不差，琛公白璧本無瑕，若非九到三參後，未免狂心亂似麻。

示行璧、行[殿/玉]兩文學(二首)

儒師孔孟釋瞿曇，萬論千經共指南，言行但能同白璧，不須遙向百城參。
根本如何得不迷，直須悟徹未生時，夜深燒佛眉鬚落，祇恐顏曾亦弗知。

答謝龍光文學(二首)

擬議固非玅，無思未入玄，豁開情理障，便是士夫禪。霆震知龍躍，燈明任客傳，龐公忻再睹，父子上峰巔。
名場招不去，拉友探三玄，香浣盆中佛，荷翻水面禪。已聞無說說，應達不傳傳，何意東林社，新移向此巔？

與余尼生、屹雲兩文學話舊(二首)

雕梁畫棟已成塵，猶喜還鄉見故人，記得芸窗同舞勺，那堪霜鬢又新新？
君學儒兮我學禪，丈夫志氣各沖天，誰知儒釋元無二？一念回機道自圜。

元度謝孝廉、美斯周別駕率眾請法書此酬之(二首)

虎谿何似建谿深？荷葉蓮華總被沈，格外宗風親指出，群賢中幸有知音。
郭外寥寥秋氣高，玄機試扣野方袍，須知鴈塔題名日，獨許英雄跨巨鼇。

示行善吳孝廉

元為萬善長，可將亦可相，隨處力行之，佛光生頂上。

贈飛鄉謝文學

對奕且能平禍亂？談禪灼可定邦家，東谿源遠東山峻，應作塵中優缽華。

辭翠巖四請為淵閣黎作(十首)

偶因避地過龍沙，數筆青山便作家，誰謂有家偏有累？真人無位自無差。
和尚閣黎太斬新，亮公從此墮紅塵，可憐洞淺難藏月，收取餘光貯八閩。
明月湖邊冒暑迎，海棠初發恰新晴，如今老大成枯木，八面春風吹不生。

不契蕭梁已折蘆，何妨依樣畫胡盧？石幢幸有田園在，戴月披星且種圃。
叢林何幸得蕭曹，隴蜀重重望倍高，詎意石獅關更密，爪牙鋒利付猿猱。
龜毛兔角本無根，杖拂誰知絕點痕？歷遍恒沙何處覓，目連鶖子亦昏昏。
建州到後又汀州，贏得骯髒滿肚愁，鳥道羊腸都蹋遍，豈知公案未嘗酬？
如意何嘗被賊偷，打開直袋任君搜，搜來搜去渾無物，笑殺山中老賊牛。
黃巖山下奪衣時，四品將軍兩度癡，何似缽盂搖不動？一機搴盡五方旗。
獨腳蜘蛛夜渡江，自由句子信無雙，十年又長通身腳，辜負圜翁血一腔。

佛頂即景(十首)

螺髻峰

拔起何巍巍？群峰皆末裔，白雲蕩清風，涌出青螺髻。

西來峰

我來破天荒，君來為何事？天外獨昂頭，共話祖師意。

羅漢洞

石室自虛通，應真頻來此，不是事閒遊，同開新窣堵。

解空石

無情且解空，磊落雲端立，擾擾塵中人，胡乃不如石。

雨華巖

壁立萬仞處，坦然可疊膝，天華落未休，空生豈能識？

寶蓋松

一蓋獨凌空，萬松立其下，是誰親手栽？臨濟钁頭大。

石龜洋

半田獨露身，洋底深藏六，卦兆太分明，孫臏卒難卜。

孕龍潭

澄澄不見底，知有老龍踞，黑霧勃然興，兒孫從此去。

嘯月臺

石臺近月邊，夜闌常獨步，長嘯兩三聲，盡是驚人句。

望雲亭

螺峰去紫雲，一百二十里，亭上曠觀時，不隔些些子。

謝陳學夔眾鄉紳(三首)

同聲同氣且同陳，知是靈山一會人，選佛選官無別意，大家垂手度迷津。
螺髻峰巔古道場，松寒石冷憶龜洋，千城喜有新龐在，秋晚猶聞桂子香。
爝火慚分太白燈，輝光祖域恨無能，十年海內三移座，繼起還須萬里鵬。

建普同塔(十首)

選山

尋將勝地刜浮圖，蹋遍層巒探有無，莫謂牛眠皆可用，也須子細問青鳥。

得地

無陰陽地最為靈，現在人前若箇惺，今日杖頭親指出，免教南北更伶俜。

點穴

玅穴天然不可移，高低形勢貴相宜，定南鋮上分休咎，毫髮無差應在茲。

啟壙

壙中不著臭皮鞋，掘得深時好活蝏，土既爛然呈五色，百千舍利任安排。

鑿石

平日硿硿頗有聲，不因鎚鑿豈能成？拼將有縫同無縫，始信良工手眼精。

起窯

衰草寒煙翳古窯，陶師去後久寥寥，而今再發連天燄，鍊得泥團片片牢。

合鐵

磚鱗鱗並石鱗鱗，聳出雲端樣斬新，絕頂一鐵今已合，不知誰見塔中人？

瘞骨

痛鞭勤禮總成空，憎愛雙亡是普同，狹小一門親拶入，髑髏無復暴荒叢。

植樹

竹鞭能與塔為讎，縱使森森亦勿留，栽得一株無影樹，直教千古蔭神州。

刹菴

塔前小搆屋三間，細艸纔生即便刪，刪盡艸根埽盡葉，雨華巖畔客初還。

示張益叟居士(十首)

尋山問水到東谿，絕頂登來萬岫低，此地既堪為佛地，黃金自古賤如泥。
滿頭雪髮倒氈氄，為法殷勤請再三，送我登山休更去，山中要箇活伽藍。
鐘鼓轟轟二十年，與誰共話祖師禪？信知時節難移易，白菊香飄九月天。
十丈珊瑚一鐵鎚，生前誰解覓便宜？還他須達能先覺，萬古堪為長者師。
我亦身心嬾似牛，項邊犁耙久思休，可憐未了多生債，又被芒繩拙鼻頭。
招提任重最難肩，燄續芳聯賴後賢，欲得十方同選佛，佛門規訓貴先傳。
革盡東堂弊自除，十金難合古賢書，雪山瘦骨如柴橛，豈是王宮庫藏虛？
七十七年精進幢，紅塵堆裏信無雙，西江吸得乾乾淨，誰謂翁翁不姓龐？
問君何處是真家，一語投機儘可誇，大地果然無寸土，不妨隨處立生涯。
兒既賢兮孫又賢，芳垂奕葉自綿綿，不須更為兒孫計，好向蒲團息萬緣。

又辭翠巖專使

千里閩山不易行，況當天際正飛霽？吳宮已絕洪崖夢，何事三回五度迎？

別周別駕洎眾鄉紳

送送又送送，情高山未崇，論心秋夜月，話別桂華風。浪發章江遠，雲行閩嶺通，禪機如大徹，千里見群公。

即韻別簡生、傳公兩昆仲

歸歟才歎罷，忽忽又三秋，夢挂夷山洞，形疲章水舟。不緣孤鴈遠，敢卻二蘇留，預訂蓮華漏，相將破積愁。

即韻別爾上梅生龍光眾文學(三首)

定力難驅障，虛名胡足崇，葵傾雖向日，鶴野又隨風。跪跪欲留住，行行似不通，木樨香再發，預訂向明公。
薔薇開幾度，山勢自來崇，梅傲羅浮雪，蓮披白社風。入磚胡足羨，一貫等閒通。誰謂楓宸遠？重看夢謝公。
儒釋原同道，何妨兩並崇？立殘熊耳雪，笑拂舞雩風。巷陋人偏樂，蘭幽香自通，懸知千里外，相憶有明公。

即韻別嗣啟夏文學

書詩疊疊再三留，衛法風高豈易儔？梁枕固空塵界夢，芒鞋偏與腳為讎。鉤頭綸線何難卷？句裏陽春未可酬。青嶂肯來貽玉帶？擬將敝衲換輕裘。

即韻示峽陽駱應眾文學

白社誰開峽水西，庭前古柏與天齊，鴻儒已自聯鑣入，凡鳥何煩對戶題？鐘為覺人聲漸遠，月因破暗影常低，芸窗信宿添新夢，夢到羊腸路亦夷。

別元熙文學

傑閣清輝尚儼然，白鷗秋水自相便，豈徒千里懷明德？共快西江皓月圓。

示幻菴上座

三界都盧一幻菴，誰分東北與西南？欲開界內人天眼，須是蘧頭自飽參。

舟次桃源洞口和陳體泉司馬韻

洞口危橋鎖亂流，好山無數迓扁舟，桃開四季華如醉，霜落千林樹不秋。壁峭尚留司馬韻，泉清疑自武陵浮。何年駐錫深源裏？

一把茅將萬念休。

遊定光寺

何年一杖到長汀？古佛依然長老形，贈以之中人不識，峨峨玉殿振金鈴。

過隘嶺

百折盤空嶺路長，馬蹄牛跡太忙忙，隘邊萬樹松風發，又送寒雲出故鄉。

雪獅歌

千峰突兀，萬境寂然。寒氣蕭疏，凍雲縹緲。一出六出兮飄飄，三片兩片兮皎皎。牧童樵子皆斂其衽兮徬徨，飛禽走獸不聞其聲兮遯藏。唯白山之獅子，乃獨露而堂堂卓然踞地兮骨髓皮膚渾一色，有時返擲兮乾坤海嶽皆平沈。雙眼兮日月之麗天，片舌兮劍刃之當前。縱牙爪之斑斑，逞風流而孰先？威而不猛，坐而若眠。其裏兮一味冷冰冰，識情心意俱烏有；其表兮觸處淨光輝，萬象森羅不可偶。雖玉碗銀盆之潔潔兮，未足方其姿；或白雲明月之悠悠兮，庶幾可為友。握內毬，尚未拋。項下鈴，誰敢取？朴素兮若愚，約訥兮自守。豈大音之希聲？固默默而緘口。抑待時之將至兮，乃奮怒而哮吼。師兮師兮，天下之望子兮長且久。胡不將兒而出堀，大震洪音高蹋蹴，直使四海五湖，見之聞之皆徹骨。

上灘歌

上灘歌，歌為何？灘高水急木難拖，岸邊行不得，河中石又多。進半尺，退一丈，怒浪驚濤千萬狀，雙手牢將纜子牽，進兮退兮曾不放。黯淡灘，三峽水，飛流直在半天裏，扁舟蕩漾疾如梭，何似此灘高莫擬？灘既高，河又曲，七曲八曲蛇伸縮，龍舒橋上小橋西，塔影參差遙在目。塔南面，是招賢，古廟也堪暫息肩，可憐打盡閒之遶，依舊離披在塔前。日已高，水正熱，炙得肌膚片片裂，皮膚脫落兩三層，笑殺飛龍成跛鱉。細思量，未是苦，苦中有樂人難睹，此身不為法劬勞，浪死虛生復何補？學道人，如拙木，逆水灘頭休觳觫，忘疲直上萬重灘，毫端頓現黃金屋。

獵人歌

勸獵人，休打獵，禽獸與人原不別，祇為昏迷造業多，戴角披毛藏洞穴，形骸雖異性還同，怕死貪生心更怯。千澗冰，萬山雪，打溼羽毛寒凜冽，飢寒無耐出林行，獵犬一聲逃不徹，那知誤入網羅中，百棒千椎椎到絕。氣雖絕，憾未絕，冤冤相報何時歇？謾言他劣爾剛彊，有時他彊爾卻劣，狹路逢時躲不開，方悔從前錯打獵。勸獵人，休打獵，打獵能招地獄業，地獄中苦百千般，盡是人間業報攝，人間添得口頭肥，獄中受苦無窮劫。或剝皮、或拔舌，或薄批、或細切，鐵蛇銅狗相咀嚙，從朝至暮暮至朝，死而復生生又滅，閻羅老子不容情，牛頭獄卒心如鐵。莫怪他，自作業，業鏡臺前皎如月，殺一槍兮還一槍、剉一剉兮還一剉。自作自受自辛酸，悔殺當年錯打獵。勸獵人，休打獵，百歲光陰如電摯，口腹無猒莫恣貪，貨財有命休爭竊，一氣不來萬事空，贏得通身冤債結。要解結，休打獵；要長壽，休打獵；要富饒，休打獵；要子孫，休打獵；要得人身，休打獵。打獵能招貧夭，子孫絕，人身滅，滅卻人身異類中，為狼為虎為龜鱉，受他烹宰痛難禁，始悔前生錯打獵。獵人獵人聽吾說，山僧不是閒饒舌，快把網羅裂、弓箭折，回頭自射自打還自獵，直教曠劫生死無明煩惱當下歇。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十九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二十

嗣法門人傳我等編

佛事

大佛像開光。「度盡自心眾生，空盡自心地獄，圓滿自心願輪，成就自心古佛。古佛既現，魔外潛銷，四眾同欽，萬方共仰。拋開錫杖，月眉斜映海門秋；撇下華冠，贏髻右旋僊島碧。直得大辯長者自除須髮著金襴、道明禪和方便殷勤為侍者，然雖如是，者箇是有相佛，那箇是無相佛？」豎筆，云：「大眾！還見麼？」復以筆點云：「一點雙睛頓豁開，眼光爍破四天下。」(像係地藏菩薩更成。)

韋馱聖像開光。「一向倒戈卸甲，今朝重整儀威，波旬聞風破膽……」以筆點云：「普眼是處騰輝，佇看金碧煥然處，千古天香繞衲衣。」

伽藍聖像開光。「一身尚如幻，七寶寧復貪？靈山親付囑，隨處作伽藍。且道：主持叢林承誰恩力？」以筆點眼，云：「眼裏瞳人吹木笛。」

挂鐘版。「萬古叢林，一朝再振。不離聲色見聞，看取法王號令。」遂擊一下。

挂鐘版。「鐘未鳴，版未響，坐斷千差無伎倆；鐘既鳴，版既響，看看平地波濤漲。正當恁麼時，消息少人知。當陽縣起處……」擊一下，云：「一擊破群疑。且道：群疑破後又作麼生？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香城寺請挂鐘版。「數百年冷落風規，今朝再振；百千眾暫齊號令，特地重新。動靜二相不生，聲色兩關全露。鉗鎚在握，敲擊臨時。」擊一下，云：「但於此處知端的，日用無非上上機。」

黃巖寺挂鐘版。「伐木版，考金鐘，無時無處不圓通，一期頓悟聲前句，萬古同揚濟上宗。」遂擊鐘版一下。

佛頂寺挂鐘版。「報鐘雖圜，不是曹洞；木版雖方，亦非臨濟。一椎粉碎十方空，聲聲直指西來意。且道：如何是西來意？」遂擊鐘版一下。

臨濟慧照祖師忌日，拈香。「一夜雨滂沱，洪爐湧碧波，祖師真面目，亙古絕淆訛。既絕淆訛，因甚當機罔措？不是烏藤三度擊，豈知佛法本無多？」

天童先和尚大祥，拈香。「挂像燒香設忌，歷歷清風匝地，若作世諦商量，蹉過衲僧巴鼻。」拈起香，云：「大眾！還見天童先師

麼？遍界全彰沒變遷，誰云化去已三年？可憐毒手親遭處，萬古千秋恨未蠲。」
天童先和尚忌，拈香。「河鼓天孫相會日，玄峰老漢獨行時，青黃艸色俄驚九，玅體由來不間絲。」遂以手指像，云：「大眾！者箇是老漢底幻影，玅體在甚麼處？」復以坐具打圜相，於中作女人拜，云：「一年一度一爐香，報恩豈在拈三句？」
天童先和尚十週忌，拈香。「十年前施三頓棒，擊碎我頂門；十年後燒一瓣香，穿卻你鼻孔。源流拂子，賺殺多少英豪；提杖挈缾，博得半生懵懂。越王城外密園中，熱罵留我不住；迦葉峰前方丈內，盡力撼你不動。既撼不動，合作麼生？起死回生茶一椀，報德酬恩祇者是。」喝一喝。
天童先和尚忌，拈香。「泰山穨矣，梁木毀矣，哲人萎矣，十二年來秋風數起，不肖稚兒今日向大江之西、洪井之東扶起泰山，重整梁木，喚回哲翁，直令五湖四海行腳高流，年年日日見天童。」拈起香，云：「大眾！不須別處尋蹤跡，面目分明在此中。」
山翁和尚寄天童先和尚頂相至，拈香。「肋下痛還一拳，死蛇咬殺鱉鼻，從茲毒氣衝天，不受然燈剏記。若非面目儼然臨，爭見難兄難弟？大眾！難兄難弟依然在，畢竟將何奉老爺？洪井水烹西嶽茗，一椀卻勝趙州茶。」
天童先和尚忌，拈香。「用閃電機，轟霹靂舌，點鐵成金，點金成鐵。二十五載，吳越令行；一十三秋，晝夜常說。厭原山下炷栴檀，太白峰頭金鼎爇。且道：以何為驗？」插香，云：「萬里河山不隔線。」
天童先和尚忌，拈香。「本師和尚忌辰，年年此日一樣，今秋佛殿經始，毫髮無可供養。既無可供養，畢竟作麼生？爛煮一椀木槵羹，大家相共飽膨脖。」
天童先和尚忌，拈香。「黃巖自開闢以來，未及聞臨濟宗旨，吾師倚杖此堂中，森羅萬象皆歡喜，所以覺來耆舊特走延津，遠分香積，設忌茲辰。大眾！香供已陳，且道：天童先師還來鑒納也無？」插香，云：「桂輪夜夜到天湖。」
天童先和尚忌，拈香。「年年此日分明說，爭奈聾人自不聞？聞即且置，正恁麼時，且道：先師所說何事？」插香，云：「失腳蹋碎銅棺山，情與無情一齊露。」
天童先和尚忌。「通玄峰頂此時滅，螺髻峰頭此日生，十七年來消息在，一回相對一傷情。大眾！消息既在，又傷情作麼？」插香，云：「枝頭梧葉落，片片是秋聲。」
埽馬大師塔。「磚鏡臺前打失孃生鼻孔，滕王閣畔宏開選佛壇場。蹋殺天下英靈，喚回空中野鴨，掀翻窠堀，截斷葛藤。明大用，顯

大機，電光石火較猶遲。藏頭白，海頭黑，鐵眼銅睛皆罔測。燈傳三十二葉，道播四海九州，腳下不肖兒孫昔日親遭毒手。源遠流長且置，到者裏作麼生與祖師相見？」喝一喝，云：「無縫塔中藏不得，森羅影裏現全身。」

埽黃巖受業本師塔。「茅鍼出土快於鍼，一語曾蒙獎誘深，今日鴛鴦親繡出，虛空刺破血淋淋。師父！還記得同在湖廣黃安天臺山中打七時話麼？『你若先悟，我轉拜你。』二十餘年，言猶在耳，可憐道義未嘗酬，一塔先將玉骨收，面目雖然無間隔，傷心難免淚雙流。」

埽住菴本祖塔。「絕葷四十年，已具龐公眼，平生好博施，誰顧蕩家產？晚歲入空門，五子兼一孫，孫今繩祖武，五子半不存。翻思拜別祇園日，一語未終雙淚滴，泪言子去必超群，吾老不煩憂旦夕。孫今垂老歸寺中，祖翁鴈塔已凌空，塔前水碧連天碧，盡是翁翁舊面容。」

送碧雲健堂菴主入塔。「冰鐵門庭迥絕儔，咄訶怒罵鬼神愁，棱棱傲骨非凡骨，誰識終歸土一丘？恭惟同參某，氣厭諸方，身閒一室，撾白峰之塗毒，絕後重穌；分河水之餘波，枯根可潤。句中含錦繡，齊貫當立下風；筆底走龍蛇，永素宜推上座。夫何緣不逮慧，遂致志莫能伸？一別形山，三周寒暑。落華沒膝，碧巖之松竹仍蒼；新月揚眉，窣堵之鋒鋩始露。且全身拶入，不落夤緣一句作麼生道？」遞靈骨，云：「鐵牛喫盡欄邊艸，直向孤峰頂上眠。」

送恒範庵主靈骨入普同塔。「離群索居，先賢所斥；忘軀為眾，列祖風規。隱顯雖然不同，行願從來無別。恭惟同參某，缽傳甬水，酒醉曹山。參少室之禪，遂空文字；杜毘耶之戶，竟絕語言。佛來尚不留，何況人間童行？靈臺非所重，誰憐沒後餘骸？所以化去三年，不免露眠草宿。今日幸遇香城，啟如是之塔、翠巖作不請之友，大家相送入重雲，一任面南看北斗。」

送眾耆舊靈骨入佛頂普同塔。師舉靈骨，云：「直到西方底，依然不曾離佛頂；迸破鐵輪底，不妨親切見法身。法身既見，南北東西共一家；佛頂已登，來去死生無二路。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正恁麼時，寶塔凌雲即且置，涅槃門啟事如何？」喝一喝，云：「雨花巖畔全身入，頑石嵯峨亦解空。」

破門闔法姪起龕。「三吳兩浙，歷盡風霜。尺頭雖短，腳步卻長。便恁麼去，是孟八郎。畢竟如何？請上火場。」　舉火。「道未行，門先破。撒手歸，祇者箇。」豎苣，云：「闔公！闔公！還識者箇麼？」擲下，云：「縱饒者箇自分明，也須洪爐親鍛過。」

宗質庵主舉火。「飄飄煙笠離三楚，半世艱辛參列祖，行到水窮山盡頭，暗地點胸唯自許。從茲直入厭原西，石佛山前倚杖藜，昨夜

碧天霜月落，寒光爍破五須彌。惟我同參某公，生平質朴，不尚浮華，六十餘年示閻浮之幻景，三千里外探少室之真風，遍叩諸方，久經行陣，步步腳蹋實地，頭頭蹈矩循規，誓不自欺，那弄虛頭伎倆？願居學地，常存綿密工夫，誠末世之典型、後昆之模範。今朝時節既到，撒手怡然便行。大眾！行即不無，且道：宗質菴主畢竟向甚麼處去？」以火苣打〇，云：「遠委悉麼？灰飛煙滅無尋處，遍界全彰淨法身。」

靈峰不立真公起龕。「年既高，德亦高，更嫌何處不逍遙？大眾！還識此老轉身句子麼？天際目高冰樹泮，谿邊雲暖凍華消。」　舉火。「真不立，妄本空，鼷鼠吸乾滄海，露柱跳入燈籠。大眾！此是不立真公末後葉落歸根底時節，諸人還識伊生前事麼？三十年住山，勤勞不輟；數千里行腳，執侍大通。導童蒙歸解脫之地，變荊棘成釋梵之宮，如海之納、如山之容，緇素共崇高行，遐邇同欽德風，六十六載幻華在空，今日空華隨燄落，聲光千古振靈峰。」

無相直歲舉火。「屋漏不曾撿得完，牆壁不曾修得好。丹心片片輔禪庭，奈何五蘊山先倒。無相上座還知麼？五蘊山雖倒，一靈恆不壞。鐵牛火裏快翻身，無相光中常自在。」

還霽庫司舉火。「清明今日已還霽，不汝還者原不斃，老胡漏逗知不知？秋風黃葉歸根柢。還霽禪德！汝棄菴舍，入叢林，行苦行，用苦心，一眾所知也。獨有向上一著，未能徹底親契，山僧略藉勝熱威光，為汝重宣玅諦。」便攛苣。

自融德公舉火。「一睹德人容，便諳仁者壽。詎料朔風嚴，搖落同枯柳？八十一春秋，白駒過其牖。要知堅固身，古今長不朽。德公！德公！還知不？但能觸處自融通，火裏金毛常震吼。」

體修禪人舉火。「倚眾修行多少好，無端妄想去居山，腰包尚未安停當，又被山神趁得還。體修！體修！既還家中，還識家中事麼？」豎苣，云：「祇者是，莫顢頇，金剛正體離生滅，火裏張眉子細看。」

隱光禪人起龕。「迎汝入山來，春風拂楊柳；送汝出山去，爍石雲飛走。來兮去兮本無心，迎兮送兮金博金，須信隱光隱未得，堂堂縱步火中行。」

本源禪人起龕。「返本還源去，空中信步行，蹋翻蟾桂影，何處不分明？」

密聞禪人舉火。「木叉猶未受，殼漏已先拋，既是密聞得，何須挂七條？雖然，名實未必相稱，死生未必逍遙，我今為授自性戒，火光騰處赤條條。」擲下火苣。

性宗化主舉火。「五載擊柝，破萬姓之慳囊；一旦染痾，受百骸之楚痛。楚痛不過處，須知有不痛之人；死活不得時，須信有不死之

性。性宗！性宗！即今三寸氣斷、四大皆離，性在何處？」擲芚，云：「烈燄光中全體露。」
寬和耆舊舉火。「體無不遍之謂寬，用無不具之謂和。今朝攝用全歸體，古路分明見也麼？」豎芚，云：「祇者是一條古路，千聖共行。你若見得，便知去處。八十三年，浮雲朝露。且道：雲收露盡時如何？」擲芚，云：「火裏蟭螟嗷木鵝。」
定之禪人舉火。「八苦交煎時，念念常在定，有如是操持，始名親見性。若是半邊白、半邊紅，恰似狂華翳碧空，而今要得狂華落，大火聚中休卜度。」便擲芚。
寰虛禪人舉火。「一身精血同秋葉，萬事紛紜付海漚，賸有那邊消息在，寰中虛寂任遨遊。寰虛！寰虛！要識那邊消息麼？今日分明為汝道破。」便擲芚。
不染耆舊舉火。「紅葉墜西風，千林現秋色，未過祖師關，難免無常迫。恭惟某耆舊，典型法社，鐵面無私，恪守清規，分文不蓄。虛懷問道，竟爾忘叔侄之分；廢灶拍田，慨然作同袍之倡。今則幻影雖拋，弘願堅同鐵石，寧做貧家之兒，不入王侯之室。老耆舊！便現王侯也不妨，隨緣隨分作金湯。」攛芚，云：「水中猛燄連天發，催出荷華滿地香。」
法榮耆舊舉火。「紆金拖紫，未是法中之榮；達本明心，方顯圜顱之貴。恭惟某耆舊，年近八旬，耕鋤不輟，鶉衣百結，儉朴可風。為我作闍黎，千指同師一字；對公談淨土，西方祇在目前。今則火蓮初放，毫髮不留，且道：彌陀如來正談何事？」投芚，云：「腦後眉毛分八字。」
上乘耆舊舉火。「乘最上乘，直登寶所。寶所既到，有眼如瞽。試問大眾：已到寶所，便該雙眼圜明，因甚麼卻瞽？」攛芚，云：「火裏蟭螟吞卻虎。」
澹雲禪人舉火。「奔走黃巖與翠巖，道緣雖薄道心堅。誰知霄漢浮雲澹，又逐南風散遠天？澹雲！祇此堅固道心，火燒不壞，本絕去來，豈有成敗？汝今要知本無去來成敗底麼？山僧聊倩勝熱婆羅門為汝直下點破。」便攛芚。
普印禪人舉火。「癡心戀世間，修行須待老，豈知泡幻身，朝存夕不保？禪戒俱弗知，生死如何了？」豎芚，云：「普印！還知麼？即此是戒，不假師傳。其或未了，更聽偈言：毘壇新掘不多深，堪鍛人間未了心，妄習妄情俱鍛盡，南山下雨北山晴。」便攛芚。
正芳耆舊舉火。「正為迫桑榆，勸公早圜戒，豈期數日間，皮袋果然壞？正芳公！皮袋既壞，當知有不壞者在。其或未知，更聽一偈：三尺火阬親手開，斬新燄鍛眾如來，凡情聖解都燒盡，臘月蓮敷碧水隈。」

雜著

萬壽菴記

菴，所以安僧者也。僧，所以事佛者也。佛之慈光無所不燭，故其金容無處不現、宮殿無方不豎，雖小大有殊、應機不一，而其壽萬乘、福群黎、闢凡情、啟昏聵，則如隨色之摩尼、吹毛之寶劍，無往而不利也。豐樂為西甌奧區，去芝城一由旬地，佛廬僧舍毋慮數百千，其最著者曰斗峰，與梅岐之黃巖、高陽之鳳山鼎峙，於西甌之域皆稱法窟，代有高僧難量。測公蓋黃巖碧天禪師之法孫也，中歲念生死事大，棄恩愛，斷髮鬚，一衲翛然。自受具以來，秋霜烈日，壬申春，偶經豐樂，遂為范氏諸公遮留禮敬，而遠近諸檀為結給孤之緣，測公乃與其徒卓錫於滄洲之測鼎建精藍，命曰萬壽，一時紳衿如某某諸昆仲皆躍然而起，施田及山為助道之具。菴成，冒暑徵記於予，擬勒石以垂不朽。予念其真誠，乃為敘其顛末，使後世君子知測公之德珠藏玉韞、測公之願山高海深，故能隨方利物，剖破凡情，豈非所謂五色之摩尼耶？測公年至從心而精修不倦，則其為四眾所敬羨也亦宜焉。後之住此菴者，其亦能修測公之至德與測公之弘願乎？庶幾無忝為佛之孫子矣。

寶鏡菴記

「十年此地搆茅廬，門外漫漫草未鉏，古佛二尊先後到，無生一曲濟曹符。親懸寶鏡菴常朗，喚出子胡石亦穌，咬得木人紅血濺，足心頭首當時枯。」此誠公貽予詩也。予初負笈參方，即依洞上知識，聞其配合宗旨，臆見紛紜，間有以《楞嚴》之暗相永不能昏訓詁參同者、有以文武頌君臣偏正者，有以圖書奇偶配賓主者，遂謂主有貴賤之別、宗無明暗之殊。予時宗眼未明，勿能甄別，然心竊疑之。迄見天童先師後，乃知濟、洞兩宗，同異、異同，玄玅難測，非可以教乘儒典配合者。嗟夫！元明以來，濟、洞二宗不絕如線矣。先師令行吳越壽昌，崛起西江，實中興二宗之始祖。昌得博山來公，其道益振，然及門之士不輕許可，故潛行密用者，往往於白雲青嶂問遇之。歲戊戌，予以赴請之興福說法，誠公延予至精舍，稽首曰：「某自從博山和尚圜具以來，遍參諸大老，俱承提激，已而誅茅四處三十餘載，末後始住此山，曾蒙古航和尚親蒞獎導，及挺然諸友贊成，像設殿堂，規模稍備。今幸和尚光臨，願丐一額以照林泉。」予乃為顏其菴曰寶鏡。菴傍有石可趺，以其吐舌而蹲，俗呼為狗石，予為易曰子胡。因語公曰：「公久參曹洞禪，

必悉其旨，如寶鏡三昧云：『銀碗盛雪，明月藏鷺。』公如何會？」公曰：「莫是明一色邊事麼？」予曰：「未在，更須細參。」公唯唯。次日呈偈，有「咬得木人紅血濺」之句，予曰：「喚作一色得麼？」公欣然作禮。噫！使諸方見此，不至有支離配合之弊矣，豈非所謂潛行密用之流亞乎？昨送予歸佛頂，復求菴記，因為紀其大概。菴經始於庚寅孟春，落成於壬辰季冬，高二十六尺，去烏石一牛鳴地，去芝城則三十里，共創建蓋自誠公始也。公諱道誠，松溪李氏子，自輝蓋其法號云。

僧護經序

輪回昇墜之說，孔孟之書所不載。唯大雄氏以無分別智洞達過、現、未來三世之事，故能詳言之、顯言之，歷數天堂地獄因緣而直示之，如指諸掌。一聞其言，靡不惕然省、駭然悟，必思所以蕩滌其志慮、澡雪其根塵者。然猶有撥無因果之徒，眇其說為膚淺、為詭譎，不足信，謂一切皆空，復何報應之有？因而放辟邪侈，縱恣餘習，張大言以欺佛誑人，靡所不至。故現報冥報之慘，往往有不忍願聞者。嗟夫！經不云乎「無我、無作、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忘。」永嘉云：「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達摩云：「解行相應，名之曰祖。」然則先聖諄諄苦口，獨不諳一切皆空之理乎？蓋以理須頓悟，事在漸除。吾人自迷本有以來，昇墜於六趣既久，習染既深，縱使一念回機，頓契本有一段風光，而無始習染必須漸盡，餘習淨盡，則一切神通光明自然現前，不從外得。故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至哉言乎！予濫廁緇流二十餘年矣，未聞《僧護經》之名，客歲偶於鄰菴故紙堆中得之，展讀至「獄中出家者眾，白衣尠少」處，喟然嘆曰：「悲夫！出家原為超地獄、脫輪回者也，乃今僧護目擊世尊親宣，謂獄中出家者眾，得不令人寒心哉？因念此經切中今時流弊，而此方流布甚少，久參忽而不閱、初學素所未聞，乃與諸新戒謀鋟梨棗以廣流通，似於法門不無少補云爾。諸公果能入海、出海如僧護之翛然，入獄、出獄如僧護之自在，遊戲無間如三禪天樂，則大雄氏之書可廢為故紙矣。不然，則火樹、火床未易躋攀在。」

經論合鐫序

天下皆知孝道之當盡也，而不知所以盡之之方；天下皆知不孝之不善也，而不知所以革之之源；天下皆謂出家之不孝也，而不知所以孝之之至。此無他，蓋由吾徒不能遵佛祖之教、廣佛祖之言，以開

天下之昧昧耳。予不孝，宿業深厚。幼孤，始從先祖棄家入山，學出世法，而無後之惑，胸中未能泮然。一夕，夢先子示之曰：「欲酬罔極，母越出家。」既覺，遂矢志披緇。嗟夫！生我之身、定我之向往、使我得聞佛祖之道，此恩此德，又豈特昊天罔極而已哉？自惟駑鈍，浪跡天涯二十五年於茲矣，雖造次顛沛，不敢忘先子之明訓。客歲丙申，始獲一撾退鼓於翠巖，還鄉祭掃，哀慟欲絕。今春修葺墳隴既竣，歸山為諸新戒講演《孝論》，雖不足以答劬勞於萬一，亦稍釋蓼莪之痛耳。《孝經》曰：「能令二親奉持五戒，執三自歸，方為至孝。」悲夫！二親逝矣，夫復何言？敬抽缽貲，將斯經論梓而廣之，命曰經論合鐫，俾天下為人子者閱之，知吾佛祖之教與魯誥無以異，則不至有異端之告，而盡孝之方、革弊之源如視諸掌矣。客曰：「人子當孝，儒釋同然，固也。祇如祖師謂：『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其義何居？」予曰：「未曾吸盡西江水，爭解峰頭泛鐵船？」客稽首而退。

輯鏡華錄序

三世諸佛是一朵鏡華，歷代祖師是一朵鏡華，天下善知識是一朵鏡華。極而言之，富者、貴者，貧者、賤者，愚者、智者，彭者、殤者，乃至飛者、潛者，植者、動者，銜鐵負鞍、披毛戴角者，無非是一朵鏡華。舉世間人皆由不知此身是鏡中華，遂於華中起種種妄見、生種種染著、造種種業因、受種種苦報，由是升沉異路，男女殊形，貴賤不同途，修短不同命。是故西竺大聖人愍之，亦於鏡上百億分身，標榜萬世，或現佛身，或現祖身，或現帝王身，或現宰官、居士身，或現比丘、比丘尼身，或現優婆塞、優婆夷身。如華嚴會上，五十三位善知識各各具有無量神通三昧。即赤縣神州，自達摩東來之後，其間王公卿相、白衣黃冠，乃至命婦大姑、市儈婆子，悉皆具大知見，名垂僧史，代不乏人。不斷煩惱而證菩提，不舍塵勞而登覺岸，即此鏡中之華便成優曇缽羅，庸詎謂非金粟之後身邪？富沙於神州為僻壤，自馬大師過化以來，碩學大儒、聯燈續燄者，不可枚舉。邇來宗教濫觴，金鍮莫辨，美斯周公憂之。客秋，予以赴請之東溪佛頂，過富沙，周公乃與其同袍謝公輩躬迓至蓮華社中，舉揚第一義諦。別來未幾，復馳書至佛頂，曰：「龐公，東土之淨名也，其偈頌機緣皆可以世，惜此方罕見，願丐大序以冠其顛，使剞劂流通為白衣榜樣，亦護法之一端也。未審吾師以為何如？」予曰：「善哉斯舉乎！夫欲惡之孽為自性之蒹葭久矣，及其始萌也而芸之，則禾繁以滋，吾輩治心亦然，聖賢之治人、治世亦然。公今為榜樣白衣而先流通正法，是可謂深耕而熟耨者也。

雖然，唐宋之際何啻一龐公哉？今據五燈所載六十餘員皆可標榜萬世者，合為一錄，命曰鏡華，梓而廣之，則可使人人為龐公、為靈照、為計氏、為洞賓、為蘇、為黃、為李、為楊，隨所好而傚之，則榜樣不亦多乎哉？昔內翰澹菴莊公嘗訪予於翠巖，詢及宗乘中事，予舉斬貓話示之，莊通夕不寐，黎明至方丈，曰：『弟子會得也。』予曰：『試道看。』莊曰：『虛空粉碎，一切不留。』乃相笑而別。試問諸公：虛空本無形相，如何粉碎得？若知得此意，則欲惡之孽自除，一靈之性獨朗，八角磨盤馳驟空裏，金毛獅子哮吼寰中。不然，且向鏡華圖上看，看他榜樣是如何？」

翠巖寺規約序

先聖以神道設教，建立叢林，聚眾匡徒，朝夕焚修，祝釐聖壽，正所以陰翊無為之化，同酬不報之恩也。故為住持者，不惜拖泥帶水，為法求人，多中淘汰，覓得一箇半箇，當家種草，以續諸祖慧命，所謂養育材器，陶鑄聖凡。故其門庭不得不峻，禮法不得不嚴，規矩不得不立，所謂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規矩立則上下安，禮法嚴則不肖退，門庭峻則師道尊矣。故住持雖謙光接物，海納山容，而於痛下針錐之時，不得不翻轉面皮，學者往往望崖而退，求其如葉縣浮山、汾陽慈明者，指不多屈矣。是故中、下二機，非規矩無以束其身，非禮法無以制其暴、防其微，杜其漸，而後叢林內外始安於無事，此大智禪師清規所由設也。後世罔知軌度，不守律儀，遂至紀綱廢弛，叢林凋喪，得不辜先聖建立之苦心乎？西江自馬大師開選佛場以來，巨剎星羅，而西山尤盛。西山之名藍固多，而翠巖獨盛。宋元後，宗風寥寥不振，法席遂至滄更。頃者，石磬重敲，海眾雲集，多是法中龍象，無煩節外生枝。恐有一二初機莫知所守，故折裏清規，略摘數條可以救時弊者，揭之於左。儻有英俊衲僧，才入門來，打破牢關，縱橫自在，逆順無拘，超然於規矩禮法之外，而自合乎古轍者，則叢林幸甚，法門幸甚。

黃巖寺規約序

夫巖居穴處，難忘君父之恩；方服圜顱，敢悖佛祖之訓？所以上求下化，夕惕朝乾，正欲同悟一心，仰資萬壽而已。然追風之驥，不策而馳；遶樹之猿，非鎖莫制。頑銅鈍鐵，投大冶而遂作干將；散木樗材，遇良工而崇成廣廈。是知規繩爐[革*(苟-口+用)]斷不可無，而巧匠真師千秋一遇。八閩自鼇山成道之後，四海仰木毬象骨

之高，長者施宅作精藍，王臣傾心為弟子，由是佛廬僧剎碁布星羅，故此寺開山實自唐雪峰禪師始也。後代隆窪，年深莫覈，中興以來四十餘載，昭昭彝訓，凜凜芳規，三喧義虎之聲，一奏新豐之曲，本支七世千指秀出雲間，濟、洞兩宗一時霆震海內，誠西甌之法窟也。某久客他鄉，愚頑無似，乍歸丈室，誠愧濫竽，思創業之多艱，慨法久而成弊，爰集耆宿，共酌重輕，幹蠱雖貴因時，立法自宜倣古，故折裏規約，臚列廿條，仰冀同志遵行，毋恣頑梗，使道德仁義之紀綱頓整，戒定智慧之根本益堅，下導群機，上翼王化，則八閩界內重窺象骨掌天，一味堂中常見金毛踞地。叢林幸甚！法門幸甚！

佛頂寺規約序

建安自五代而後，剎竿林林，高僧輩出，然皆在郊郭之外，而山谷無聞焉。明末有大長者，師事碧天和尚，咨決心疑，慕須達之遺風，自西甌來東溪，遙見一峰插漢，雙澗合流，迺詢里中父老曰：「是山亦有梵剎乎？」曰：「有。」曰：「何聖所居？」曰：「唐龜洋無了禪師肥遯處，其寺曰佛頂。」長者聞之，鞾然披榛而陟，但見殘僧數輩，敗屋隤垣，有不堪其憂者。長者喟然嘆曰：「是祖庭也，豈可久湮乎？」乃迎其師主之。不數年間，百廢具舉，無何而其師化去。長者復偕山中耆舊，削牘至西江翠巖，逆予主席。歲丁酉年秋，籬菊香清，薔薇露冷，長者鬚鬢皓然矣。復親送至山，稽首颺言曰：「某年七十有七，敬為和尚守此山二十餘年矣，何幸垂老猶獲聞臨濟宗乘？向者草昧經營，規條未立，後昆靡所適從。今幸和尚儼臨，祖庭有賴，願定清規，垂訓將來，永為十方選佛道場，以副初志，則某之功不浪施也。」予曰：「深山裏，鑊頭邊，有一句子，千聖難窺，百丈未悉，公還委悉麼？」長者曰：「願求指示。」予握筆曰：「分明聽取。」

募建大雄寶殿疏

夫普光明殿，統凡聖而無遺；大解脫場，亙古今而不易。良由一念背覺，遂至六趣橫生，染淨既隔雲泥，依正自殊優劣。是故棄九五之位，法位彌尊；現四八之身，凡身莫測。隨方寶閣，遍界香臺，非硨磲瑪瑙之所成，豈土木瓦石之能？況皆緣熏修積劫，施珠玉等泥沙；力踐多生，舍身命猶艸芥。故能威懾魔外，福被天人，為暗夜之明燈，作苦海之舟楫也。翠巖古剎，南浦名區。刱始普通之年，鶴書頻錫；中興己丑之歲，瑞兆先呈。然寶殿千楹，未副雪中

之讖；敗椽數段，還同樹下之居。某下里卑人，濫膺重任，朝乾夕惕，行忖坐思，五閱寒暄，未遽輕裁短疏，再觀時勢，乃敢奉啟高賢。一時名公倡首於前，四方衲子戮力於後。祇園既闢，布金應有奇人；法宇重新，插艸寧無達士？放大雄氏之行徑，人人自證大雄；依解脫法而修持，處處無非解脫。陳紅朽貫，堪培歷世之良因；間碧塗金，必獲多生之勝報。萬乘之尊特，原自一笠七錢；百福之莊嚴，正賴雕梁畫棟。幸繼齊安芳躅，佇看明堂瓦插簷；欲知真祖門庭，試聽風甌鳴殿閣。

募鑄銅像疏

土木瓦石，皆是佛身，而世人不信；蠢動含靈，皆具佛性，而世人不知；水流風動、雀噪鴉鳴，皆演佛音，而世人不聞；牛頭馬面、羅剎夜叉，皆呈佛相，而世人不見。所以煩勞黃面老漢，屈曲垂慈，權挂垢衣，假名為佛，遂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坐菩提場，橫說豎說。嘗對空生言：「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又云：「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當是時，黃面老人已自披肝瀝膽，兩手分付矣。爭奈著相者依前眚目迷[目*麻]、沉空者未免金塵翳眼，直至臨末梢頭，拈起金色波羅華，始博頭陁一笑。由是知此道之難明，雖三賢十聖，卒莫窺其閫奧，毋怪夫世人之不見不聞、不知不信也矣。雖然，吾佛之教，權實並行，理事無礙，故一瞻、一禮、一香、一華，或繪、或雕、或塑、或鑄，或讚歎、或恭敬，皆獲成佛。所以《法華》云：「或以指爪甲，而畫作佛像，漸漸積功德，皆已成佛道。」由此觀之，遵佛之訓、事佛之像，成佛可立而待也，又豈特天人福報而已哉？翠巖為洪都名剎，滄更之後，不知古佛飛錫何方？雖土木、瓦石、洲渚、園林，時時現殊妙色身，而凡夫所見不一。頃者，寶殿煥然，香雲蔚靄，四眾瞻依，不可無像。擬覓巧匠洪爐，仍鑄金身丈六，須用紅銅萬斤，十方具眼王臣、信心長者，一擲阿堵，百福齊臻，優填之勝舉再興，紫磨之金色常現。即此火、風、地、水全成堅固法身，頓令牧、豎、漁、樵悉見現前真佛。臨機不昧，直下承當，一會靈山，千古未散。

募禪堂疏

夫叢林之有禪堂，猶國家之有庠序。庠序不立，則賢才無由以生；禪堂不開，則慧燈無由以續。是知紹續三世佛祖慧燈而不斷者，實自禪堂始也。故百丈大智禪師刱叢林，立規矩，設廣堂通單以居其

眾，分兩序列職以任其勞，縣鐘版以定其時，執香版以策其惰，限長期短期以發其勇銳，使湖海有志衲子同堂共命，遞相切磋，曉夜精勤，時刻無間，必期發明本有佛性，及第心空而後已。此其為惠後學，恩至渥也。後世不體先聖立法垂訓之心，反以規矩為贅疣、以禪堂為虛設，由是上下偷安，彼此鈍置，甚至暗室屋漏，靡所不為，一期報終，三塗永墜，可不哀哉！故《梵網》云：「若比丘不教化一切眾生，建立僧坊佛塔及坐禪處所者，犯輕垢罪。」蓋以坐禪之益，廣博無涯，可以破積劫之迷、可以助無為之化、可以資檀信之福、可以報不報之恩，故列祖出興於世，未有不以茲為急務者也。西山自亮公隱居後，列剎相望，近代以來，正宗淡薄，而名藍大剎半屬榛莽，良可慨也。癸未春，予始來白法，縛茅以居，深自韜晦，而四方學者日漸臻，茅舍褊小不能容，因念先德住山，雖獨宿孤峰，而弘法利生之志未嘗斯須忘也。予雖德薄行微，敢不遵大智之遺訓哉？第白法自悅堂喜公後，寸土尺木皆為橫目所有，茲者欲搆數椽以為坐禪之所，其奈難為無米之炊。敬裁短疏，用啟高賢，伏冀不忘靈山之囑，勃興護法之思，大破慳囊，助成勝事，棟梁椽柱全彰古佛風規，穀粟錢財悉露祖師巴鼻。一飯能致天福，七錢尚感輪王，善果既由善因，種穀決不生稗，衲僧頓明心地，續燄聯芳，檀那正信此宗，超凡入聖，皇恩佛恩等報，祖意教意均明，其殊勳殊德豈曰小補之哉？

募建普同塔疏

塔婆之福世利民，滅惡生善也，至矣哉！梵語塔婆，亦云支提，此土翻譯為滅惡生善處。故阿育王以瞋怒心殺八萬四千夫人，罪當淪於地獄，乃問道人：「當修何善，得免斯殃？」道人曰：「唯有起塔供養眾僧，庶幾可免。」王遂如教，於一日中造八萬四千寶塔，散置閻浮，竟免淪墜。故明州鄮山舍利塔，至今以育王稱焉。或謂：「供養如來舍利，獲福固多，祇如凡僧之骨，並無舍利，供之奚益？」曰：「經云：『凡夫比丘有德望者，亦得起塔。』但露盤之多寡有殊，層級之隆殺不一。昔舍衛國有大長者，嘗罄其家資，建立塔寺，命終生忉利天。其婦以憶夫故，常埽此塔。夫從天降，慰之曰：『我以造塔功德殊勝，得生天上。汝能勤埽塔寺，亦得生天。』婦如其言，後果生天，夫婦同證須陀洹果。嗟夫！一念之嗔，遂感地獄；一念之善，遂感天宮。毋論王臣長者、貧富貴賤，莫不皆然。是知一念不生、善惡俱忘者，上也。苟或念慮紛紜，未得無心三昧，則當時時護念，庶幾轉禍為祥，移麤作細耳。」佛頂為東谿名藍，自明季中興以來，德望之僧，不可勝紀。然闍維之

後，散瘞林下，未有塔婆。予恐久而暴露其骸骨，荊棘其丘隴，似非叢林所以祀先之禮，且違世尊所以示人滅惡生善之教，敬裁短疏，奉啟高賢，各發敬信心，共成希有事。非特比丘枯骨普同沾恩，即忉利天宮生生樂享無既矣。

募浴室疏

佛殿放毫光，古靈曾開寶藏；浴堂惺玅觸，跋陀已證圜通。梵剎重興，真風未泯。濟濟開士，何啻二八之多？卓卓群英，寧殊五五之眾？但兜羅未施，誰能覿體承當？金湯再新，便可赤條相見。湘江之滿載珍玉，虛擲無勞；洪井之半掬寒濤，翻騰有待。況乎戈鋋雜沓，多藏總為他留；因果分明，博施還同自得。一言道合，萬善齊臻，天人之福報匪輕，心境之塵埃頓滌。仰祈諾諾，敢惜叨叨？

笑巖寶和尚語錄跋

果地人語言，非果地中人莫能辨其深淺；摩訶衍密義，唯摩訶衍上士始解析其精微。天下之無道也久矣，非儀封人之俊乂，何足以知夫子之木鐸？是故東土自小釋迦而後，騰空羅漢罕聞金錫之聲，據座高僧未獲貝多之贈。然則大聖降靈如晴空霹靂、火裏優曇，固無論已，即知大聖人之道而敬事之者亦不易得。由知己之不易，故顯晦殊途，盛衰異世，安得吾道之常明於天下也哉？吾祖笑巖老和尚，乘願降靈，迅雷再震。關子嶺頭，焚卻本來父母；金沙灘畔，密論從上綱宗。故應真稱為摩訶衍上士，大覺讚為果地中人。苟非小釋迦再來，焉能起臨濟於已墜之際耶？西江鄧文潔公，深於禪者也，敘其集曰：「吾師接引諸方，其機用與先輩無以異。近谿羅先生，當世之鉅儒也，亦以荷鞭策而知向方。然則內而中國、外而西土，若應真、若王臣，皆知吾祖之道大，何以終其身於蓬門陋巷之間也耶？顏子曰：『夫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豈其然耶？」曰：「非也。聖人之生也，求賢以續正脈，力踐以挽頹風。苟有益於時，雖陋巷蓬窗，亦足以明聖人之道，又何暇與庸流競一時之聲利而已哉？」或曰：「『因時救弊，為道求賢。』吾師之言是也。然而聯芳六人，道脈之所係也。囑付伽陀，鑿鑿可據，不數載而煙滅無聞。苟非龍池一滴，則臨濟正宗焉有今日？而南北集中十餘萬言，竟無一字及龍池者，何哉？」曰：「是非爾所知也。師資道契，非語言文字可企及也。方其翹足作修羅障日月時，師翁遂悟去，爾還知否？」或者無以對，予固曰：「是非爾所知也。」曩者先師住金粟日，已鐫全集流通，第未採入師翁機緣，此蓋劉子明緘

之過耳。某忝屬遠孫，不揣暗陋，刪繁節要，以廣流通，蓋欲天下皆知吾祖之道而力行之，則果地不難至、密義不難論、晚近頹波不難挽也。讀是錄者，倘能因一臠而知鼎味，則小釋迦猶在。

祭二親文

維某年月日，不孝男某，泣血百拜於嚴父慈母之墓前。特豎墓上之碑，謹以香茗蔬饈，致祭於二親之靈曰：「烏乎哀哉！尚忍言哉！二親先後仙逝，不孝自此飄零，迄今二十餘年，墓木已拱把，合抱而岑森。烏乎哀哉！尚忍言哉！言之思之，涕淚如雨，肝腸寸斷，咽不成語。烏乎哀哉！尚忍言哉！追憶疇昔，觸境增悲，三度援筆，竟無一詞，其終不言也耶？不孝之言，幾滿天下矣，而獨不能攄一言以告吾親，何以異於雞豚犬馬耶？烏乎哀哉！非不能言也，不忍言也。不忍言也，其終奈何？語有之：『子不談父德，僧不拜君親。』夫不拜親，固遵世尊之明訓也；不談父德，而使天下後世無聞焉？其不孝孰有過於此者？然則不忍言者何哉？夫親之學，富逾五車，三事八磚，易於拾芥，何以齟齬遊泮，而終處巖穴耶？此不孝之所不忍言者一也。以親之仁慈惻怛，恭儉溫良，則宜躋耆頤耄耋之年，何以未登彊什，留一髫於芝城之西，隱百骸於廣寞之野耶？此不孝之所不忍言者二也。甘斷蘧之糲食，服百結之鶉衣，居陋巷蓬窗，而坦然不憂，視不義之金珠玉帛猶艸芥而弗顧，閭里共知其廉潔，疏戚咸仰其孤標，由是而推其盛德大業，則應本支百世而不衰，何以竟至於無後？天之報施，其有驗耶？其無驗耶？此不孝之所尤，不忍願言者三也。以三不忍言而終不言，則何以舒鬱結之懷，展親親之義耶？烏乎哀哉！姑就失恃怙以來二十餘年，流離落魄之狀泣訴於二親，少釋不孝之愆於萬一耳。不孝初入紫雲，志懷猶豫，是夕夢中親承面諭：『子當決志，不必狐疑，出家得道，吾復何悲？』不孝於是矢志披緇，勤求至道，南詢百城，遍諮耆老，席不暇暖，食不遑飽。值天童之法王，聞一言而遂了，乃侍巾錫，前後八秋，始刈把茆，猷原峰頭，思報罔極。陟屺陟岵，臨風愈覺，凄其近淚，信無乾土。痛滄桑之數更，歸故鄉而多阻，爰興兩剎，白法翠巖，禪教及律，數載諵諵。念親恩之未荅，乃眾緣而悉芟，東風正發，千里揚帆，直抵高陽，擊目松杉。烏乎哀哉！睦州之編蒲、玅喜之繼絕、目連尊者之蘭盆、忉利天宮之特說，不孝固未能也。珍玟於墓上，陳芹藻於林間，歌梵唄，誦真詮，亦不過流俗師僧之故套，又胡能俾二親之靈覺皎然如日月之麗天？烏乎哀哉！不孝其無可奈何也。然則終奈何哉？不孝其試以所學之道呈於二親之前，天聽雖高，幸俯鑒焉。唯茲靈覺，包含六合，本無去

來，豈有苦樂？男身女身，空華數朵，夭壽窮通，何有於我？我誠不孝，無可奈何，以道孝親，或不見訶。烏乎哀哉！百拜稽顙，唯靈在天，來格來饗。」
古雪哲禪師語錄卷二十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